

师复文集

师复 著

1908-1915

萬民書社

目录

目录	1
编者前言	4
第一部分 著文	5
《香山旬报》发刊词	5
净慧室随笔	5
民族与国土	9
寒柏斋贻言	11
民族平等观念之发达	15
绸庵谏语	16
不饮酒不吸烟与卫生	21
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与平等主义	23
废婚姻主义	24
废家庭主义	27
心社意趣书	30
《晦鸣录》编辑绪言	32
无政府浅说	33
政治之战斗	36
政府与社会党	37
师复启事	39
致吴稚晖书	39
再致吴稚晖书	40
致张继书	41
答道一书	41
我辈向前进	42
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	43
答凡夫书	45
答悟尘书	45
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	46
无政府党与世界语	49
素食主义之浅说	50
答乐无	52
答江亢虎	53
答英白	53
五月一日	54
答崑任	54
论社会党	57
《反对家族主义》书后	60
答迦身	61
答悟尘	61
答恨痴	62

答无吾.....	63
答朱励工.....	63
答李进雄.....	63
答规臬.....	67
再答崑任.....	68
答乐无.....	70
驳江亢虎.....	74
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	80
答飘飘.....	82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	83
答无吾.....	84
三答崑任.....	85
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	86
答蔡雄飞.....	88
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	89
答恨苍.....	91
答悟尘.....	93
答乐无.....	95
答敖霜.....	95
答规臬.....	96
答微觉.....	97
答恨苍.....	97
起!起!起!.....	98
上海之罢工风潮.....	98
第二部分 译文.....	100
俄罗斯无政府共产党第一次联合大会告失败同志书.....	100
告妇人.....	100
近世无政府党之师表.....	102
共产主义 Komunismo 之特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102
无政府主义之元祖.....	103
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要领.....	104
安那其.....	105
克鲁泡特金学说之特点.....	105
平民之钟.....	106
附录部分 他人评述.....	115
记师复君追悼会事.....	115
记师复君香港追悼会事.....	115
心社创作人刘思复.....	115
丁未刘思复谋炸李淮.....	117
香港支那暗杀团成立始末.....	123
师复居然复活.....	127
师复君传.....	127
师复先生的革命哲学.....	133
《师复文存》弁言.....	135

师复先生传	135
我的纪念师复先生	137
纪念师复先生	138
怀师复先生	139
师复与我及我们	140
从纪念师复谈到无政府主义	142
纪念师复的一点感想	144
想起刘师复	145
我所知的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片断	145
关于刘思复之暗杀活动	149
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片断	152
从刘思复谈到晦鸣学社、心社和《民声》	153
回忆师复	157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节录〉	175
无政府主义者在广东活动的一鳞半爪〈节录〉	180
关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点滴回忆〈节录〉	181
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一些活动〈节录〉	184
袁振英的回忆〈节录〉	185
与师复的会见	185
编者后记	188
相关照片	189

编者前言

如今是公元 2023 年，安那其主义正式传入中国，应当从晦鸣学社创立算起，距今竟也有 111 年了。不禁令人感慨，安那其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有这么长，可是相关研究却是如此贫瘠。这自然与如今的学术界环境脱不了干系，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相关资料本身的欠缺。

而刘师复作为中国安那其主义者的一个模范人物，不仅仅在于其人格的高尚，还在于其卖力的活动，以及相较于同时其他流派期社会主义者的博学多闻。而关于师复的历史研究，却与其人和其如此高历史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谓稀少。

国内唯一研究师复的专著，当属张九海著的《执著的乌托邦追求——刘师复无政府主义研究》，该书尽管进行了专题研究，在事实上却还存在许多细微的谬误，研究方法也并不超出传统研究方式的范畴，对于安那其主义依旧持有偏见。可是，这便是国内唯一的研究专著。

国外研究中国的安那其主义运动起步较早，研究者也大多能保持开放的眼光。可惜，相关著述的汉译本却迟迟不来，市面上仅有一本《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问世，且翻译称得上十分糟糕，在此自然也不能过多评述。

这般之下，毫无疑问应当让了解此历史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才不至于让其它不严谨的，错误的，让人起误会谬论继续猖獗。于是，编修本书的动机也就明了。

比起民国时期编修的《师复文存》、台湾帕米尔书局的《刘师复文集》和大陆编修的《师复卷》，这本资料集最大的优势在于资料齐全，不止收录师复关于安那其主义的文章，更囊括其辛亥革命以前刊登在《香山旬刊》上的一些文章，甚至其他人关于师复的回忆，在此领域，编者有信心称此书为第一。

为了方便查阅，编者将本书大抵分为三个部分：一来是师复自己的著述；二来是师复的译述；三是后世安那其主义者相关师复的一些文章和回忆。

关于本书的其他内容，编者就不在此赘述些什么了。此时，编者只想再次重申编修此书的目的，也就是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到这种研究当中来。中国的安那其主义研究在此前一直遭人忽视，许多人便以为安那其主义在中国是没有真正的历史的。假使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定能让以往的多元思想文化于二十一世纪在中国传播起到一些积极作用。因而，编者联合几位友人编修此书。

编者于此再次劝告，希望读者不要全然将本书当作过眼云烟，应当了解之后，将相关历史知识作为一面鉴镜，而师复的古典安那其主义思想并不值得我们继续视之圭帛，大家应当谨记。

第一部分 著文

《香山旬报》发刊词

(1908年9月)

中华开国四千六百有六年，岁在戊申八月之二十一日，我《香山旬报》出世。本报同人惧《小雅》尽废而中国亡，咸抱大悲，发无边弘愿，为欲令邦人士女，拂拭真智，咸革旧染，兴化厉俗，作我民气，因以恢复自由，振大汉之天声，发扬我邑人耿光，被于中土，乃龟勉而作斯报。扬海潮之音，为民道铎。美满光大，将自今始。我先民陈天觉、马南宝诸公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呜呼，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凡我仁、良、隆、黄梁、所、得、四大、黄圃、恭、常、谷、标、旗十三都五十万诸父老、昆弟、姊妹，庶奔走偕来，听我法音无怖！

(一九〇八年，九月。)

净慧室随笔

(1908年10月，以笔名净慧居士发表于《香山旬报》)

造字时代之男女平等观

近人往往谓中国古代学说罔知男女平等之义者。虽然，是安知我先民创造文字之时，固已深知贵男贱女之俗之不合公理，而隐寓其意于六书耶！

考许氏《说文》女部妻字云：「妻，妇与夫齐者也。从女从中，从又《说文》又部云：又手也，又持事，妻职也。中声。(此二字疑衍)」要，古文妻，从肖女。肖，古文贵字。据此则妻之古文作要，以贵女会意，显斥贱女之非。至篆文则从女从中从又会意。中者，草木初生也，其字形象草木之挺出。妻字既取声于齐，复取义于中，更隐寓挺然特出与男子齐等之意矣。据社会学家言：贱女之俗，由于图腾社会（亦称蛮夷社会）男子特见重于一时，而女子仅供奴役之故。吾意仓颉造古文时，正图腾社会与宗法社会相递嬗之际。其时贱女之俗必特甚，故于字形著贵女之义，期渐变社会之心理，而挽当世之颓风。洎夫作篆文者（妻字之为大篆抑为小篆，今不可确知），其时必已入宗法社会，三从七出等学说渐出，野蛮陋风，视为公理，习非成是，莫可提正。而女子又皆自安卑弱，无才无学，不能与男子争权。古人悯之，乃改其字形作妻，隐欲令为女子者挺出而恢复人权，以期与男子齐等。呜呼，古人以文字教天下之意勤矣。顾猥曰中国人不知女权，何重诬我先民之甚与！

佛教之男女平等观

佛说女身垢秽，非是法器，不能得无上菩提。又说女身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帝释，三者魔王，四者转轮圣王，五者佛身，故沙门二百五十戒中，有与女说法及辄教尼等戒。而《法华经》且谓菩萨不应近五种不男之人以为亲厚（一生不男，二犍不男，三妒不男，四变不男，五半不男：是为五种不男），一若虽男身而似于女身者，且为佛所不重矣。妄人不达，遂有疑佛德亦歧视男女者。不悟佛门戒律，淫戒最重，以戒淫故，常欲疏女。《四十二章经》云：「勿与色会」，《宝积经》云：「一见于女色，能失眠功德。」《阿含

经》云：「一见于女人，永结三涂业。」以是之故，虽与女说法，亦不轻许。盖非歧视女人，特力护未证深位之行人，使勿毁戒体耳。不然，一切众生，等有佛性，皆可成佛，岂其于女人而外之！观于佛应摩诃波暗波提恳求后（佛初不度女人，成道后，因姨母摩诃波暗波提恳求来出家，佛乃度之），男女并度，比丘尼（梵语「尼」译之女）沙弥尼，式叉摩那（译言学法女）优婆夷（译言近侍女）与比丘沙弥优婆塞，同列于七众，凡佛说诸经，皆普为一切善男子善女人说法者也。

古今东西，设教之无外，敷化之平等，盖无逾于此。《涅槃经》有云：「若有男子，不知自身有如来性，世间虽名男子，佛说此辈是女人也。若有女人，能知自身有如来性，世间虽曰女人，佛说此甘是男子也。」呜呼，是可以知佛意矣。

佛教之四厄

佛教之盛，迄于隋唐，叹观止矣。自宋而降，日即衰微，且屡受厄焉。

是义云何？以劣根众生，妄执邪见，谤佛骂祖。复有众生，欣于多闻，未得真谛，自逞异说，各自以为得无上道，因而佛法不显，故名之为厄。于中复有四种。云何为四？

一者，不睹藏典，昧于佛法，徒以出家持戒，礼俗互异，因而兴谤，诋为异端，指为虚无。此为南宋理学家，其一流也。

二者，慕佛虚名，不乐修证，徒逞机锋，妄备说法。所谓诵口头禅，满街是佛。此为明末狂禅派，其一流也。

三者，结习深重，欲爱未除，选色谈空，怖于修行，涉猎三藏然典，资为文章，而妄自备，得证三昧。此为龚自珍派，其一流也。

四者，灭裂圣经，剽窃佛语，取泰西哲学、政治，乃至公羊三世密说，而附会之。以世间法淆于出世间法，无有是处。此为谭嗣同、康有为派，又其一流也。

以是四厄，佛教陵夷，遂几几亡矣。四者中，前一谤佛，后三妄以己说为佛说。以佛法论之，皆世尊所云大妄语成堕无闲狱者也。

迨世末劫，颇有学子，慕于佛名，好诵佛乘，皆各自谓研究哲理，无用持戒修行。呜呼！虽亦知后三者之障，皆坐有解无行为之病断否耶？

我佛尝云：「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如人说食，终不能范。」古德亦云：「若唯有解而无行者，若空有云而无雨，行解相应，乃可进修人道。」我愿学子，谛听谛听！

扬汉

世或讥近代汉学家破碎不周于用。夫诸家之学，不免于破碎，固也。然以诺老处犬羊假扰之世，文网周密，诗狱史祸，株连无厌。学者进退维谷，既不克舒其才智于崇论闳议，乃遁而求其沈暗寂寞之汉学，借以摅蓄念而发幽情，其志则诚可哀矣！

传有之：《小雅》尽废而中国亡。毁冠裂冕之既久，国人不见汉官威仪者垂百余年。一旦得诸老之精诚博学，取前代之典章文物，考订而发扬之，使学者释然见吾族之遗制，则爱国之念，有不禁悠然兴者。意大利之中兴，犹以文学复古为先导，吾又乌知夫汉学诸老之表章古学不将为吾国中兴之朕兆乎？且吾闻泰西考古之学，蔚成专科，为社会学、历史学、地质学莫大之助。诸老之致力于金石考证之学，其功亦尔。若夫阐明物理，证以实迹，如程氏瑶田辈，尤不愧为生物学大家。徒以初启其端，不成系统，未几其风遂衰，惜哉！（余近有志于新字典之著。顾其中有数难题未能解决。即如生物学未发达，动植物诸字难下确释。其古有是字而不知今为何物者，不可倭指，徒顺古为注，则几如商彝周鼎之不适于用，此亦一难题也。倘得汉学诸老之精博，助以科学家之条理，则吾国斯学之兴可卜矣。）

悲宋

闽洛儒言，至为浅薄，以视晚周诸子，则瞠乎其后，校以近世欧美诸哲学家之所发明，更如乔岳之于附娄也。顾其为学以躬行实践为重，尤能谨出处之节，明华夷之辨，兢兢不少失。流风所被，及于晚明，讲学大师，提倡气节，士风称茂。或一旦见危授命，大节卓然彪炳于史册者，往往而有，斯则理学之效也。

此义既废，一二小人儒，醉心利禄，稽首虏廷，如×××××辈，公德私德，扫地皆尽，犹颯然持其所谓宋学者（汉宋之争，至为谩陋，少有识者皆非之。今但顺古为言，仍曰汉学、宋学云尔）号召于众，复不惜缘附经说，以为异族作辩护，昔陆子静讲理学，而剪爪学射，欲一当女真以与之搏。今乃不搏之，而拜之，而又护之。呜呼！学不建许衡，而节行尤下。使其一自返于日夕所诵习之《春秋》大义，当亦嗒然若丧矣。尊王不已，遂以尊夷。然则宋学之流失，其祸殆校孔学为尤烈。岂不悲夫！

改经号

古无经之名也。六经之名，始见于《庄子》（《天运篇》）仲尼曰：「某以六经奸七十君而不用。」班氏因刘向《七略》作《艺文志》，爰序六艺，后世附益不已，乃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盖经之名兹多于是矣。往者龚自珍氏尝慨之，而有六经正名之说，欲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其说甚辩。虽然，正名之义，遂止于是而已乎？

夫经者古之典籍也。有历史焉、有政书焉、有文学焉、有古哲之学说焉，不当概而名之曰经，尤不当置经于一切典籍之上。使古之历史、政书、文学学说，不与后世之历史、政书文学之说伍。

《春秋》以前，凡学者皆诵六艺。经非儒家之专书，更非仲尼一人所得私有。（仲尼因《周易》作《十翼》，略如后人之传注，因《鲁史》作《春秋》，可称著作者止此。《诗》《书》《礼》《乐》皆古所流传，后儒删订之说，纷纷聚讼，甚无谓也。知此而孔学之根据失矣。自以经为仲尼之书，而孔教遂独霸于学界。率天下学者群出于儒之一途，名之不正，学术之所由日隘也。

然则经可废与？曰：恶乎可！经者古之典籍也。黄帝以来之学术政治制度文学宗教风俗，皆于是乎取征。吾国古代之文明，其渊海矣！学者偶得一二古物，尚珍之不忍弃，况经乃三四千年之古书存之足为历史光者乎？

不甯惟是，闻者中原板荡，兽蹄鸟迹，交于中国。吾族之典章文物荡然皆尽。幸其书尚未为恶其害己者之所去。承学之士，得以考见数千年文明之遗制，法古用夏，庶在于斯。昔顾亭林先生序张稷若之《仪礼郑注句读》有曰：「后之君子，因句读以辨其文，因文以识其义，因义以通制作之原，则夫子所谓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幸有之叹不发于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为后世太平之先倡乎。」先生之言，痛深而辞婉。今日之视诸经，皆作如是观焉可矣，恶乎废！

然则将奈何？曰：其书未可废，而经之名可不立。经者古之典籍也，吾今为正其名号，以订古今目录家之谬。《易》者，古代之烦琐哲学也，当还之哲学部。《书》与《春秋》，记事记言之书也，当还之历史部，《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如之。《诗》者，古之歌赋也，与《楚辞》焉，当还之文学部之文辞类。《仪礼》者，三代之典礼最完备而无疵者也，当还之历史部之典礼类。《周官》者，未见施行，盖政治家之所拟议，当还之政治部。《大戴》《小戴》二记，多后儒所伪撰，然大抵先师之遗说，未可尽废，当各篇分析，而各还之哲

学部、文学部、历史部、政治部。《乐》者，当还之文学部之音乐类。《论语》《孟子》还之哲学部。《尔雅》者，古书之雅训也，当还之文学部之训诂类。（余谓今日作艺文志，当废经、史、子、集四部之名，而以学术之分科叙录，略拟门类，为部十有（六）[七]：曰哲学曰政治曰法律曰宗教曰文学曰历史曰地理曰天文曰算学曰兵事曰医学曰农学曰工艺曰物理曰化学曰博物曰商业。部各有类，复为子目数十，不悉述）。夫如是然后二千余年，名不正言不顺之诸经，可以各得其所矣。

经之名既废，孔教之藩篱乃破。学者得各发舒其思想之自由，而不为一家之说所束缚。学术以是而光大，国粹以是而保全。世有识微之士，其必许为知言哉。

若乎步武西法，爰立学制，而必列读经为首要之科。借经学以保孔教，借孔教以护君权。此自佞谀者之用心，不足深论。（经学一科既列于学制，从事教育者，势不得改废，则莫若本顾亭林之遗意，因此讲明三代之典章文物，使青年学生，皆穆然见吾族神明之遗制，不为侏离之礼俗所囿。爱国保种之念，必有油然而兴者。如此庶几亭林所谓太平之先倡，而三十二代之遗民，或不至终沦于左衽欤！吾愿今之为经学教员者，少留意毋忽）。

论文性

文学之道，略含三事：一曰训诂学，文积字而成，训诂者文学之元质也；二曰论理学，文以载道，名不正，道不章，论理者文学之权衡也；三曰字式学（西名葛郎玛 Grammar，马氏建忠译为字式，或翻文规，亦翻文法），为文如治兵，无法则乱，字式者文学之律令也。知斯三者，然后可与言文而列于作者之林矣。

自唐以上，文家皆通小学。故用字之精，确乎不可移易。论理与字式，其学虽未显，然持以校诸家之文，则无不若合符节。逮宋已降，此义少衰，文学陵迟，滔滔不能复古。迄乎近世，缀学之士，鄙夷小学，识字者日稀。文章之权衡律令，更不暇究。乘新学外来之潮流，暗袭东人文体，载歌载哭，声嘶气竭，辞繁而义俭，语博而理疏。十年以来，教本、报章以及著述，去本趣末，相习成风。国文之精英扫地斯尽，斯则梁启超为之作俑者也（余友某君谓近体文之泛滥，龚定庵已开其端。实则定庵文体虽卑，尚未甚劣。近人则仿东人之格调，而济之以定庵之浮词者也）。流俗寡识，乃或奉以文学革命之名。夫文学何革命之有！

三代之文简而质，晚周之文深而达，西汉之文丽而郁，东汉之文渊而淡，魏晋之文雅而远，六朝之天华而密。以言革命，则固无时而革命矣，其可与变革者文之相，其不可与变革者文之性也。文性者何？则吾前此所云三事也。今既大背乎三事，复为是妖形鬼态以相逛耀，而犹谬附于革命之名，斯殆所谓披发伊以之类考欤。

唏孔氏

儒术于六家中至为浅薄，亦未尝以宗教自异。得董仲舒而略具宗教面目，得汉武帝而统于一尊。盖儒教之得成为宗教，乃不由自力而纯借他力者，曷足邵乎？抑历代帝王利其便己，相与推崇，亦固其所。所可哂者：涂说之士震矜他人宗教之盛，因欲起孔氏以与之抗，莘莘学子，冥行盲步而从之。遂使万木草堂之余灰，倏然有燎原之势。夫奸党借保教之名，思敛海外侨民之财贿，彼其术则然耳。不党不党之士，而可无识者是耶！虽然，吾意自今而后，释迦、基督之傍，未必为增一席，而文昌魁星，则有为之代兴者矣。

吊三老

当顾王黄从祀议起，嫉忌者摈太冲，而甯人而农则始终不见绝。嘻！太冲唱民权，甯人而农则岂为专制张毒焰者！且甯人屡起义旅，而农人深山以避秦，视太冲之遣子事朝贵间，尤为倔强，介议者又忘之耶？

今则三老皆翩然与闾里老人揖让于一堂矣。呜呼！三老之学，皆非孔氏所能囿。祀之廊庑，三老不从而大；屏之宫墙，则三老不从而小。

乃必沾笔舌以相校，又复强被以清儒之名。三老在天之灵，其有隐恫欤！

（一九〇八年，十月。）

民族与国土

（1909年1月，《香山旬报》第十三期）

近之非难民族主义者，或谓支那民族自西方来，略苗人之地而有之，今汉人言民族主义，反顾苗人，则己亦在当排之列云，冀以此箝吾民之口。某氏已著论辩之，顾其说未尽善也，余今持以答彼辈之非难者。

其论据有二：

一则汉人侵略苗地之说，考之古史，毫无明证，其妄以黄帝伐蚩尤为逐苗人者误也。二则浑浑大地，孰为地主，本无左契可据，而以能于其地建设国家者，乃为其地之主人。今纵假定苗人先居此土，而只以种人散居，未能成国，不得为此土之主人；汉人从后统治之，第谓之抚服，不谓之侵略。

有此二论据，彼辈亦可以反舌无声矣乎？请一一详说之。

近人往往谓黄帝驱逐苗人，说乃无本。载稽前史，自《尚书》《左传》《国语》《史论》乃主周汉诸子，凡记载苗事者，大略可析为三：

一为《吕刑》之苗民弗用灵。郑玄曰：「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云云。郑君盖本《楚语》昭王问于观射父之言以为说，至今承用无异。此少昊氏时之苗也。

二为《尧典》之窜三苗于三危，此乃四凶之一，本为尧臣，放在西裔。郑玄、马融并以为缙云氏之后名饕餮者，与左氏传文相应。先儒皆无异说（高诱注《淮南·修务训》，以为帝鸩氏、少昊氏、缙云氏三族之苗裔。望文生训，盖臆说也），此尧时之苗也。

三为《尧典》之分北三苗。此为南方之国。据《吴起传》及高诱《淮南》注，其地实在洞庭、彭蠡之间。舜时不服，其事见于《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及《淮南子》《盐铁论》《说苑》及伪古文《大禹谟》诸书。夏禹时其国复逆命。《墨子·兼爱篇》引《禹誓》文，并言禹征有苗者是，此舜禹时之苗也。

三者皆得苗名，而实异时、异人、异地。据《楚语》及郑君说，少昊时之苗民即九黎。九黎为尧时三苗之先世，而尧时三苗实缙云氏之后，则九黎亦炎黄贵胄也。至舜时之苗，其地盖在楚之荆州，近人以为即今之苗族。然否虽无确据，顾按稽地势，准度事理，尚未大诬，而与少昊及尧时之所谓苗，则固截然不相蒙也。舜禹以前，南方之苗，不见于载籍，而吾族旧封，实在黄河南北。有苗负固洞庭，远在大江以南；中原故都，未尝有苗人足迹，此尤彰明较著者也。自史迁误以南方之苗言四凶，于历叙罐兜、共工、鯀三人之后，次之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而下复用《左传》文为言，自相矛盾。尽人能知其谬。及郑君注《尧典》，又混尧窜之三苗与舜分之三苗为一。注《吕刑》，复混凡前史言苗者而并一之，曰：「苗民者九黎之君也。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于西裔者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臣尧，又窜之。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穆王恶此族之生凶恶，故著其氏而谓之民。」云云。自是之后，说家言苗者，

棼如乱丝，不可以理，而近人竟以舜、禹所征之苗为今之苗种，因之九黎亦以为今之黎种。少昊时之苗民九黎，与今之苗、黎混而为一。于是谈历史者遂臆度自少昊以来至于虞夏，九黎屡叛于北，三苗屡叛于西南，一若此苗族在三代以前，与吾汉族竞争至剧，为一莫大之劲敌者，其误实全基于郑说也。

夫尧时三苗竟窜于三危，地属西裔，史有明征，岂得至禹时复在洞庭逆命？是二者显非一事，理至易明，孙星衍亦尝辨之。至尧时三苗本神明贵胄。《左氏传》《山海经》及诸家传说，并无异词。今乃以南方蛮种，抑尤妄矣。原郑说之误，其以《吕刑》之苗民为九黎之君，以窜三危之三苗为九黎之后，说本《国语》，具有根据。其言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者，则误以《禹誓》征苗之事比而同之，其隙易寻，无难立辨。汉学之士，不求甚解，展转沿讹，重纰胎繆，致可叹矣，然犹未至以蚩尤为苗族也。近则直以蚩尤为苗族酋长，久宅神州，黄帝率汉族从西方来，侵夺其地。主张民族论者则以此为夸耀，反对者或即反而相稽。矛盾之攻，循环无已。爰考《尚书》《吕刑》实始载其名。曰：「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郑君谓：「苗民乃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上效蚩尤重刑。」又谓：「蚩尤黄帝所伐，学蚩尤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郑说甚明，并未尝以黄帝时之蚩尤为九黎、为苗民也。而自《大戴礼》《史记》周秦诸子以至诸家传注，言蚩尤者，或以为庶人，或言古天子，或言诸侯，或言霸天下，说虽不一，然从未闻有以为苗人及以为异族者。

以蚩尤为苗人，其繆盖自误会马融之说始。马注《吕刑》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马意本以此蚩尤为少昊之末、九黎之君，固显别于黄帝时之蚩尤，与郑说实无甚异。故朱骏声曰：「按郑注云云，？是黄帝擒于涿鹿者一蚩尤，九黎之君又一蚩尤。如尧时有羿，夏时亦有羿，蚩尤作兵，羿善射，慕之者相袭为名，古人往往有之。」其说甚是。今人不善读书，第谓蚩尤为九黎之君，遂以指黄帝所伐者，而九黎既谬以为即今之苗黎，因之黄帝所伐之蚩尤，亦为苗种。斯不亦远乎？

今再按韦昭注《楚语》云：「九黎黎氏九人。」书疏引之，下云：「蚩尤之徒也，是后民之效蚩尤为乱者。」夫曰其徒，曰后民，则少昊时作乱之九黎，盖即黄帝时之蚩尤之后，而蚩尤盖即黄帝时九黎之君。合之马、郑之注及《史记》以蚩尤为诸侯，适相印证。由是言之，九黎盖古之国名。黄帝时其君名蚩尤者始作乱，黄帝杀之，仅及其身而止（按《史记》及诸书皆止言黄帝杀蚩尤，无有言诛其子孙放其党族者）。及少昊之末，其后君袭蚩尤之名，效蚩尤之恶，是作五刑，而以尧时三苗实其后代。故《吕刑》变九黎而曰苗民。然则黄帝时之蚩尤，亦三苗之先世。三苗既为缙云之裔，则黄帝时之蚩尤，亦必缙云之族，固同属神明贵种矣。是故以蚩尤为苗族，毫无明证，而以蚩尤为汉族，则犹有可验之符。某氏徒据地域以言蚩尤之非苗族，尚未足以塞彼辈之口也（至三者同名为苗之故，犹有可言者，别详拙著《寒柏斋臆言》）。

故余以为吾人欲借历史之事实以兴起民族之感情者，与其言黄帝逐苗人，毋甯言黄帝逐荤粥之信而有证（黄帝北逐荤粥，见《史记·五帝本纪》。此族即周之俨犹汉之匈奴，是为蛮夷猾夏之最古者），勿庸取暗晦不彰之事妄相附丽，而反对者亦未由反唇以相讥矣。然此亦第据历史以明其事实之如是而已耳。

若以民族抚有国土之定义言之，则汉之与苗，来宅神州，孰为先后，亦不必辩。今纵如近人之说，姑假定苗人先来此土，而汉族之抚有诸夏，亦不得谓夺自苗人。何以明之？今之言民族主义者，固与法律家之判断产业有殊。执产业者有左契可稽，主客易辨；民族之抚有国土则否。浑浑大地，孰为原主，岂有明文？惟以能于其地布施政治、建设国家者，乃为其地之主人。苟有先居其地，而或随时迁徙，或徒聚族而居，然未成国家，本无国土之观念。则此民族只可称为种人，不得称为国民。既非国民，即不得为此土之主。其后别一民族移殖其地，为之布设政治，建立国家，抚有此土，即为此土之主人。而对于先民族，

只谓之抚服，不谓之侵略。今苗人之来居中土，尚未成国，自可质言。则中国者固非苗人之中国，而汉族移殖之后，施以宓牺、神农、轩辕之文化，抚翼类族，建此大邦，即无异为抚有神州之左契。何得谓侵略苗地？更何得于四千余年之后，国体已固，主客已定，复谓苗之视汉，亦在当排之列耶？

至于民族建设国家之后，国民之经营，生息于此土者已千百年，乃复有一异族来自他方，覆其宗祀，据其疆土，欺压其种族，蹂躏其政治，攫取其生产，此乃谓之亡国。为国民者，当大张六师，以图光复。其情事实与种人之被人抚服者相去千里，不能为例者也。

是故印度本马来人所居，及阿利安人移殖，乃始成国。不得谓阿利安人之夺印度也。日本本颀罗克人、虾夷人所居，及和人移殖，乃始成国，不得谓和人之夺日本也。惟如今日英人之据印度，乃为侵夺。盖与晋之五胡，宋之辽金元明之满洲同例。故吾闻世界论者有谓印度国民当排英人者矣，未闻有谓印度土人当排阿利安人，颀罗克人、虾夷人当排和人也。何也？印度土人、颀罗克、虾夷人固未尝建设国家，不得称为印度、日本之国民，而阿利安人、和人则明明建设印度国、日本国，而为其国之主故也。

是故民族抚有国土之定义，不以宅居之先后为衡，而必以能建国与否为断。某氏第据来居先后以定主家之数，于是不得不谓中国今日之地无一非为汉族所固有，以自固其说，此则非余所敢苟同者矣（某氏谓支那本部自凉南诸外洋有攫取者，凡所征引皆未甚妥。余别有说辨之于《寒柏斋臆言》中）。

（一九〇九年，一月。）

寒柏斋臆言

（1909年2月，以笔名寥士发表于《香山旬报》）

《日知录》逸书未出：顾亭林先生抱故国之痛，无所舒其愤，乃著《日知录》以贻后世，其与友人书曰：「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旨在其中，惟多写数本以贻同好，庶不为恶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一志矣。」又曰：「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自信其书必传，

而未敢以示人也。」又初刻是书自序曰：「若其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于名山，以待扶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观此则先生全书，尚未刊行。盖如仲尼之作《春秋》，隐而不宣，以免时难，且恐为时君之所毁灭也。今读是书，虽非完本，然其中慨神州之陆沉，悯风俗之颓败，痛深辞婉，善读者又能得言外之意。乃至金石遗文，帝王陵寝，皆孳孳讨究，瞽儒目为琐屑，而不知所以兴起民族之情感者至大也。独惜乎先生全书，所谓藏之名山，未敢示人者，今已不可得见。

昔宋遗民郑所南先生著《心史》，埋之枯井数百年，卒有发见之日。名山有灵，《日知录》必不朽。壁中丝竹，余深有望于所谓扶世宰物者之求耳。

《日知录》之残缺：《日知录》一书，文阙简脱，伪误滋多。黄氏汝成尝为刊误二卷。然所补正，大抵在文句之末，而落落大端，尚多未能误正。如卷六有「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今已亡逸。先生著书，尝称有明为本朝（观卷十三本朝条可见），今则或作本朝，或作有明，或作明末，前后错出。甚至引举古籍之文，如卷二十九引《隋书·经籍志》两夷语字，皆改作国语。凡此之类，难以悉举，黄氏谓原本文句舛脱，又间为稼堂检讨（按：稼堂者，潘耒也）删易增讹云云，呜呼！是殆皆潘氏之所窜改耶？柳先生所谓恶其害己者

之所去耶？是未可知。然潘氏曾及先生之门，夙闻先生绪论，而乃为此。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岂惟不智，抑亦先生之罪人矣！

国语：国语之名，近人已习用，而鲜知其所出。攷《隋书·经籍志》云：「后魏定中原，军容号令，皆用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又云：「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语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此国语之名所由昉也。（按：今满语亦曰国语，满文曰国书）后魏以北狄人主华夏，以夷语对汉语而有国语之名，盖彼之国非复我之国矣。今以汉语对于欧美日本语，而有国语一名，则又收他人之名以为己用。名本无常，然则考其所何自起，则有无穷之惑矣。

敢死：余近颇不欲谈时事。必与之言，则唯有一极单简之主义，曰「敢死」，轻死生者，能独善，能救国，能度众生，能世间，能出世间殆无往而不利者也。宗教取佛氏，学术则颜习斋差近之。新少年衔雪茄烟，饰覆额发，或短鬓欧妆、香水馥郁扑人，饮食尚西餐，衣服矜洋装。略览译书，自由平等不离口，崇拜英语，娴习男女交际。此今日之新少年也。与之谈颜学，说任侠，不掩耳疾走，则古桥不能下矣。

新志士：政治则崇拜欧美，道德则略私德而谈公德。学说重功利，非尧舜边达（边沁达尔文），即神圣杨、朱。登演说台，口如悬河。报纸文字，执笔能为三五篇。诗词摹拟龚定庵维肖。此今日之新志士也。赖此辈救国，譬犹驾驺使行千里，擎朽木使肩大厦耳。

新社会之人物：今之新社会，有教员焉，有办学务、办自治员绅焉，有新闻记者焉，有某某社员、某某会员焉，有出洋留学生焉，有何科何科若进士、若举人焉，有特保人员焉，光怪陆离，目不暇给。一言以蔽之，曰：竞名死利。非汲汲提倡士节，振厉廉耻、不出十年，中国必亡于欧美。

知耻厚重耿介必信贵廉苦行：某氏作《道德论》，痛新进道德之堕落，欲取顾亭林先生所揭知耻厚重耿介三事，益以必信，为对治之药。当举世崇尚功利、驰骛纷华之时，独竭力提倡道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诚冬岭之秀松，郑郊之韶音也。顾余于四事之外，尚欲益以顾先生所举之贵廉，颜先生所倡之苦行，为知耻、厚重、耿介、必信、贵廉、苦行六事。明乎第一事，则今之屈节异类、神圣外人者可以戒矣。明乎第二事，则今之好事修饰、喜作艳词者可以戒矣。明乎第三事，则今之和光同尘、浮沉名利者可以戒矣。明乎第四事，则今之大言欺人、权谄相尚者可以戒矣。明乎第五事，则今之竞争权利、崇拜黄金者可以戒矣。明乎第六事，则今之柔筋脆骨、惟求乐利者可以戒矣。以六事为纬，以吾独一无二之敢死主义为经，散之则六殊，合之则一本。今之新党、今之志士，其倘不以为迂乎？某氏之言，专为某某党说法，余则兼为中立派与乎一切宗旨未定之人下药。吾此论出，当覩心许吾言者之多寡，以验中国之存亡。

著作与舆论：古之著书者所以格世，今之著书者所以媚世。欧美之报纸制造舆论，吾国之报纸盲从舆论。文明国民之舆论切公道，当服从；专制国民之舆论多颠倒，当纠正。

苗字之音义：余既为《民族与国土》论（第十三号论著）辨作五刑之苗民，窟三危之三苗，并与舜时在南方逆命之苗有别，顾其所以同名为苗之故，世莫得而明也。攷《山海经》云：「三苗国，一曰三毛国。」案苗乃假音之字，取音不取义，故亦得假作毛。其本字盖当作猴，尤俟幽与萧宵肴豪音互相流变故也。猴之大者曰母猴。因之苗亦曰有苗（母古音满彼切，有古音羽已切，故以音近相假，）古盖以猴为恶名。其时文字少。未制猴字。故第假苗为之。广雅云：「苗，傷也。（说文『傷』轻也）」是可证苗为轻侮之辞矣。按之今语：因苗字或假借作獠。（周礼大司马遂以苗田，尔雅夏复獠为苗，皆獠之假借，说文云：「獠，猎也」尔雅又云「宵田为獠」）于是荆楚骂人为獠。母猴语转马留。（详前期粤语解）于是吾粤骂人曰马留，此盖古语之遗传。其音已转，其意犹昔也。少昊之末九黎君苗民，弃善道而作虐行。尧时三苗，贪食冒货，是名饕餮。舜时三苗，恃险负固，逆命称乱，是皆有凶德。故竝以苗恶名加之。缙云氏之贵胄，遂亦与南蛮之族同得一名。考古者昧厥语元，

乃猥以名称相同之故，而误以为一。皆由不知苗为猴之假音故也。再攷南方蛮族，古称有苗，今则通称马留。证以粤省方言呼猴属为马留之故，盖知其本为一语，文字假音则为有苗，语言流变则为马留。其语元则固谓母猴耳。

中国土地不必皆汉人所固有。近人往往谓汉族东来，略取苗人土地。某氏辩之，以谓中国土地非取自苗人，因竝欲证成中国土地皆汉族所固有。其言曰：近代所称支那本部者，独凉肃诸州取自匈奴，其他盖鲜有攘取者。因复历举史传事实以证之。愚按吾族之相宅神州，实以黄河南北为故壤，今日南北十八行省，幅员辽阔，谓当汉族初来，即封有其地，抑岂宝录。某氏持论，其意大略以为何族先居其地，即以何族为主人。故必欲证成中国土地皆非取自他族。余则以为民族之抚有国土，不以来居之先后为断，而必以能建立国家为衡，已于前论详说之。则汉土即容有非吾族所故有者，亦不为害，吾辈立言，期于忠实，固非徒诡辞以取胜而已。今某氏所言，大抵皆单文贖义，未足以为确据。且吾意反对者必将刺取故实以为反唇相稽之具，故特取其说之未安者一一辩之。某氏云：「朝鲜箕子卫满之墟，实古营州旧域，中间阔绝，而汉世复设立菟乐浪诸郡，今则已绝。」按《汉书·地理志》云：「立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殷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朝鲜传云：「朝鲜王满燕人，自始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又下云：「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明朝鲜故为夷种，特汉人为之君长而已。」盖其地或当殷周之世，慕化内附，中国乃遣箕子君之。略如今世之殖民地，特有内附与强夺之殊耳？又云：「福建两广安南者，所谓闽粤东粤南粤之地。」《汉书·地理志》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口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后二十世，至句践称王；后五世，为楚所灭，子孙分散，君服于楚；后十世，至闽君擡，佐诸侯平秦，汉兴，复立握为越王。是时，南海尉佗亦自王，传国至武帝时，尽灭以为郡，明此数道，夏时已属中国」攷《汉志》颜师古注云：「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于越地耳，故此志云其君禹后，非谓百粤之人皆禹苗裔。」愚按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夏殷诸侯，封地各有定制，断不应广土至此。盖不特非皆禹裔，且亦不尽禹域。志所谓粤分者，乃以汉世地理与古地理相附丽。犹之上文之言牂柯越隗益州皆宜属秦耳，非谓夏封越君，即抚有百粤交趾诸地也，今直断之曰明此数道夏时已属中国。岂为事实？且越地古称于越，于者夷言发声；犹吴之称句吴，句亦夷言发声也。观其名之用夷言，知其地之本夷种。而汉书闽粤南粤两传，皆以粤人与中国对称。赵佗上书更自呼蛮夷大长，明此诸道，其土著故与汉种有殊，然则少康庶子之封会稽，犹之箕子之封朝鲜，擡佗之王粤，亦如卫满之役属真番耳。某氏又云：「上寻尧典，则南交固在域中，言语想传，亦明其故为同种，《水经注》曰：『九真郡有九德浦，内经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竺枝扶南记，谿濂中谓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谓也。』水之隈隩曰究，与诗言芮鞠毛传训究韩诗作坳者音义正同，言语同则种族一。明交州本是汉民」云云。按尧典言宅南交。汉经师容有以为即南方交趾者，然大传称尧南抚交趾，盖本大戴礼少閒篇及墨子节用篇之言。其所谓抚者，盖抚及四夷之谓。《史记·五帝纪》亦言：「舜南抚交趾，与西北东三垂之外夷慕化者同称。」是适足为交趾本属夷土之证，不得遽谓故在域中也，至谓究之音义与汉训相同，此乃自其来服后以吾国之文字名其地。故九德南陵诸名，皆本汉语，非属译音，未见其即为土语也。某氏又云：「云南、川南、川西、川东、贵州诸道者，昔当称西南夷自庄蹻至滇池，略定其地，而地理志益州郡、滇池县、有黑水祠，禹贡梁洲之域，北抵华阳，南迄黑水，则滇池本在梁洲之域，按禹贡华阳黑水惟梁洲。」郑立曰：「梁洲界自华山之南至于黑水也。」说者或即以地志之黑水祠当郑所云，然滇池远在西垂，非禹迹所及。前人故已疑之，禹贡三言黑水，说经者纷如聚讼，惟孙氏星衍疏梁洲之黑水曰：「黑水者，水经沔水东过南郑县南。」《经》云：「汉水又东，黑水注之，水出北山，南流入汉。」庾仲雍曰：「黑水去高高桥三十里。」诸葛賧云：「朝发南郑，暮宿黑水西五十里，即是此水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黑水原

出梁洲城固县西北太山，以注华阳黑水，盖本古说，案城固今陕西县也，云云。其说至确，以为滇池者，既于地域不相应，且非有古说可稽，仅按地志黑水祠三字，又不知有南流入汉之黑水。乃强取以与郑说相附丽耳，实则郑固未当明指滇池，观其注导川之黑水云。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记此山水所在。下又云：今中国无此水也，则郑固疑其绝远，不足以当雍梁之黑水矣。今某氏必强取以为云南本在梁洲之证，岂不邻于擷落耶。某氏又云：「《史记》言昌意处若水而生颡项，若水之流，据《水经》，出蜀郡旄牛徼外至故关为若水，南过越隗郡邛杜县西，直至会无县，《注》言：南经云南郡之遂久县，青蛉水入焉。」是云南在颡项时已隸汉土，按若水流域本在蜀郡，虽经云南遂久，特如黄河之斗出塞外耳。昌意所居，则在蜀地，于《史记》言其娶蜀山氏女及正义引华阳国志十三州志之言可证。今宜谓云南在颡项时已隸汉土，是犹谓黄河是中国之水，因竝谓黄河斗出塞外之地皆属汉土则非事实矣。某氏又云：「《说文》云：温水出犍为涪南入黔水。《水经》云：『温水出牂柯夜郎郡，盖西南有二温水，亦犹江河间有二汉水，此温字本意则然而经典已借温为寒温之字，观其字之有温，知其地之内属。』」攷《说文》之温水出今四川泸州合江县，经重庆府涪州，入黔江，同人大江，亦曰乌江，又曰涪江。是温与江竝行蜀地，又复合流。当五帝时代，汉人足迹已至长江。古人，既知有江，即应知有温，故自古已有温字，然与牂柯之温则无涉，不得牵合水经以为云南自古属之证也。某氏又云：「江河间未当有象，象之所出，不在交趾则在云南，三苗未窜以前，舜弟已名为象，益知产象之区，旧当着籍，故得有此文语尔」攷淮南坠形训。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高诱注云：梁山在会稽、长沙湘南，有犀角象牙，又《山海经·南次三经》云：「禱过之山，其下多犀兕多象，禱过地虽无考，然按经交道里度之，当去句余浮玉城山会稽诸山不远，与淮南高注所言相应。」又《汉书·地理志》东南曰扬州，畜宜鸟兽。颜师古注曰：鸟，孔翠之属，兽犀象之属，是吾国荆扬间，古固有象，况交趾之地。据《史记》所言：颡项时已当来实，或自古即以象为贡品。是古人知之有象，固不繫乎云南之著籍否也。由斯以谈，今日东南西南诸省，固未必有古著籍。盖五帝时代，建国江河间，而汉人足迹，则已间至蜀楚。禹奠九州，荆扬复确定，流及秦汉，闽粤滇黔交趾诸也，遂皆隸汉土，以前则间或慕化称藩而已。此历史之事实则然，抑亦疆土开斥之次第应尔也。然则大江以南，当未著籍时，其土著者是何种族，今固无庸深考，要皆慕化既久，汉人以渐移居，轮以吾族之文明，使之同化，或遣人分封其地，教以礼义，偶具无猜而以兵力攘取者盖鲜。是固夷狄之侵陵上国者有殊。抑亦与近世帝国主义之贪横、殖民政策之狠毒，动以海陆军工商业亡人国家者，判然不类，不可竝日而谈者也。抑世人狭见未除，每闻其宗族钓游之地，在古或他族，辄若有所嫌而讳之，不寤今之谈种族者，固不徒重血统，而尤以历史为分析民族之要点。今日边陲诸省，在古虽当有异族裸居，而同化已久，无复遗迹，固于吾炎黄遗裔，豪忽无害，无所为讳。若夫苗瑶之旅聚居林莽间，自适其俗，与吾族本无亡国之遗恨，则其为外种窜人，抑为自古土著，亦不必深论。第以正义人道言之，吾汉族当施以同等之教育，为之更化，及其程度已高，力能自治，即与以平等自由之权力，如美利坚之于黑人可也。余固持民族主义，要不鼓天演论之杀耳，而煽殖民家之毒谈，故于此纵论及之。

诸夏，之外人嘲吾国无一定之国号，吾国人之闻之者，亦相视愕然无以应也，愚考吾国固有之名，实以称夏为最古，其在书曰，蛮夷猾夏（《尧典》文）用肇造我区夏（《康诰》文），此其权舆也，按说之文，篆正文作总解云，中国之人也，从刃从贞之页者头也（古文稽首字如此，今读叶误），从日，白两手刃两足也，古文作某字，盖从目从足，上象人头也，制字之本意，章著若此（尔雅，夏大也，亦由中国之人一义所引申，盖大，亦人也，故说文大字说解云，天大地大人亦大，象二人之形），自史颡以来，久以为吾族之特称，亦即为一国之表号，说者昧于六书，猥谓夏乃朝名，中国称夏所谓纪禹功名，不悟唐虞命官，已有蛮夷猾夏之语，明夏之称，远在禹前，其据亦至塙矣（至赵氏说文长笺，谓夏之称起于

塘夏州，顾氏《日知录》已辨正之。夏既为吾国之本名，而封建时代，诸侯又各有其国别之专号，于是别为总称，则曰诸夏，《论语》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公羊传》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诸者非一也」，语出《苍颉篇》，诸夏云者犹言凡诸侯之内也，诸夏之称，盛于春秋战国之世，其时东西洋方始交通，此名盖初传于西域，复由西域传欧洲辗转翻译，昔少流转，在今佛书曰支那（或作至那作脂那作指难）曰震旦（或作真丹作旃丹作振丹），西语则曰差那 China 无非诸夏之声转，凡以其他种种名义笺释此语原者（如宋僧法云翻译名义集，以文物国边鄙地释支那，以日出释震旦，唐僧慧苑华严经音义以思惟释震旦，法人马女吞马基谓差那如秦之转音，英人拉克伯尔谓差那为滇之转音，英人利西德利玄、德人克拉布洛虎又谓差那本马来语，呼我国南部之名说至不一），皆填素绘之譬说也，夏字假借则作华，夏华同音，古多互假，如周官有夏采巾车孤乘夏篆，注云，五采画轂约也，染人秋染夏，注云，染五色，皆假夏为华也，故载籍或称夏，或称华，夏者本字，华者假借字，其实一也，解着不察，乃谓中国之邦乃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服，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此左氏定十年传不乱华疏语），望文生义，殊乖本义，言譌既久，遂有谬合华夏为一名者矣。而英人拉克伯尔氏著《支那太古西元论》，则谓昆仑山下有古名花国，汉族东来，即以此自名曰华，说尤离奇，足无徽信。今人每喜其奇，盛为称述，则甚矣其惑也。若夫中国之称，其原起于《禹贡》，曰中国某土姓（今书作中邦，据《史记·夏本纪》作中国，此本非避讳字，后人遇国字书改作邦，非也）。郑唐成曰：「中，即九州也。」该古者九州之外谓藩服（欠周官大行人），故九州之内，谓之中国。中国云者，其名义殆与云国内、云本国无殊。始第以为外国外藩之对待名词，而非以为国号，更非如后人谓中国居天下之中，四方皆夷狄之谬见所云云也，惜今人遂无有解此者，悲夫，正名之学之亡非一日矣！苟有命世，起定国号，窃以为诸夏之称，既符古义，复不戾于今世普通之译音（即差那），内可与民族之感情，外可得国际之便利，舍斯名盖莫属矣。若其曰髓而通俗，则华名固亦无悖也（但于华上冠以中字曰中华，则不辞矣）。今外人每以中国二字为吾人自尊而卑人之辞，莫肯承认，因误以为夏华等名亦与中字畧同，此由解说家不思本训，徒以文明美大之义解释之，斯闻者之相与疑诧，亦固其所。苟揭而示之，此固无足为梗耳。又今世通称吾族为汉种，此名第起于汉代，亦所谓名之不正者也。据文夏字说解，及左氏传「我诸戎言语风俗不与华同」之言，固以明明夏与华为种族之号，今欲循名号实，亦惟复其旧称曰夏种或华种焉耳。

（一九〇九年，二月。）

民族平等观念之发达

（1909年7月，以笔名丹水发表于《香山旬报》第三十二期）

吾于最近时事中得两事焉：恒人所不甚注意，而实于民族前途关系至巨，且足规吾国人民族平等观念之日渐发达者。斯何事？其一则为吾邑申明亭乡之倡放世仆，其二则为南海某君之倡建蛋民学堂也。

吾友惊鹤生之言曰：「凡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其权利义务无一不均者，斯之谓文明国。若一国之内，门阀互异，阶级厘然者，斯之谓野蛮国。诚如斯言，则今日世仆之对于主家，蛋民之对于平民，其阶级之严，孰有甚于是者？此之不除，而欲免野蛮之消，抑亦难矣。」

考吾国本无奴制。《周官·司厉》郑司农注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风俗通》言：「古制本无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故奴婢实为刑法上之一种罪名，而非人人皆得蓄奴者也。不料至于后世，买奴之风，竟为法律所承认，且明明规定于律书之条文，而禁其种种之自由。斯不亦异乎！

今吴越诸省，富贵之家，有蓄奴至一二千者。吾粤巨室，亦多买奴仆。世世子孙，不能自由，其违悖人道，实与美洲昔日之黑奴，俄国今日之农奴无异。至于蛋民者，考其历史，书阙有间。说者则曰：蛋民本分二种：其一为粤人之不服秦而遁居海上者，其一为卢循之兵。卢循被交州刺史杜慧度所斩，而亦遁居海上者。据其所言，前一种本南粤之土著，后一种乃吾夏之遗黎。然今日则已浑然无间，既无种族之可分。且今日民族之定义，必以历史为根据，而不徒重血统。蛋民之言语风俗，皆与华同，则其当与吾民同享权利，同受教育，自可断言。不谓今日之蛋民，法律上既屏之于化外，民俗中亦不齿于齐民。世世相传，教育杜塞，遂成为一种最愚劣之民族。嗟嗟！同为华种，同具耳目心知，而乃令其卑贱愚盲，形同异族，苟非木石，能勿为之痛心哉！吾粤之有此，盖与奴仆之制，同为民族上之大污点，而被世界文明国民之所耻笑也久矣。不料吾邑之开放世仆，南海之倡设蛋民学堂，乃同发见于一时也。吾故为之喜曰：吾国人民族平等之观念日渐发达，盖可见于此矣。吾闻学使批南海某君之禀词有曰：「惰民脱籍于吾浙，蛋民兴学于是邦。跂余望之。」学使亦有心人哉。（《日知录》云：「今浙江绍兴府有一种人，谓之惰民，世为贱业，不与齐民齿。志云：其先是宋将焦光瓚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

抑吾更有说者，则以蛋民之不独宜与以教育，且当开放束缚而废除蛋民之号也。蛋民之称，不知何自始？然蛋实为蜃之讹字。蜃者，南蛮种也，同属夏族，而世受蛮名，无理孰甚？吾友寥士著《粤语解》，则谓蛋为卵之转音，卵为鲲之假字；蛋民即卵民，卵民即鲲民。鲲者，鱼子也，以其水居，故被以鱼子之贱名。其说之信否，虽不能遽断，然蛋之一字，必为鄙夷贬斥之名辞，则可决言也。今既为之兴学，而不为除其贱名，案之民族平等之义，固犹有未尽矣。吾愿与有志者一商之。

（一九〇九年，七月。）

纲庵谏语

（1909年10月，以笔名丹水发表于《香山旬报》第三十二期）

龚定庵集，吾粤自某伪儒讲学后，一时传诵极盛，几于家有其书。近则新学少年，尤好口哦龚句；下笔摹仿，惟虞不肖。吾尝浏览报章，每有文苑或诗词一门，所登诗词，无论其为东施学颦，抑为宋人楮叶，要无不带有龚集之气味焉（吾尝与某君论龚集，戏谓之曰：「今日之《龚定庵集》，其十年前之《管世铭稿》乎？」某君以为知言）。试问以介因缘，文风之下，乃至于是。则以集中冶词艳句，固与今日轻薄少年之心理适相应而且易学故也。斯岂非风俗人心之患欤？某氏论龚文，至以为汉种将亡之兆，诚痛哉言之矣。

吾国小说虽多，大抵不出海淫、诲盗及神权三种。第二种盛行于下流社会；第三种盛行于妇女社会；第一种则通行于诸种社会，且占最大之潜势力焉。迩来新小说之出，汗牛充栋。检其目录，亦以艳情小说居大半数。噫！佛氏三戒，淫与盗等，而《楞严》且列淫戒于第一。意在斯乎！

犹忆数年前一般浮竞之士，曾倡为小说报，揭槩改良风俗之名，而乃艳称《西厢记》《石头记》《金瓶梅》诸作至不绝口。火之燎也，惧其不炽，而加之薪焉，颠矣！

近人论小说者，惟某氏能持巨识，遣退诸诲淫之作，而独取《儒林外史》为正宗。是书虽非绝作，然其鄙夷功名势利，不可谓非孤怀远识者也。今之有拜金病及立宪热者，此尤瞋眩之药欤？

今浙江有所谓惰民者，世执贱业，不与齐民齿。《绍兴府志》云：「其先是宋将焦光瓚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由斯而谈，盖与今之汉军，事同一例。乃惰民则不齿于社会，汉

军则与满洲贵族同列而并称。性质不殊，而取舍斯异。当王者贵，固非拘迂者所能知矣。然则山涛所谓天有四时，人事有变更，亦何尝非名言耶？

辮发之制，见于史传者，以汉之西南夷为最古。《史记·西南夷传》云：「皆编发随畜迁徙。」《汉书·终军传》云：「殆将有解编发、削左衽而蒙化者。」注云：编读曰辮，盖字通也。乃在古以为殊方异俗者，今则人人皆然，不复知其本始；是亦当王者贵之义与！

奴字始见于《周礼·司厉》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春槁。」郑司农注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服虔《风俗通》及许慎《说文》略同。乃在古以为罪人者，今则满臣奏牍，始称奴才。以皇皇贵族，而自等于罪隶之名。是又所谓天有四时，人事有变更者矣。

《日知录》云：「郎者，奴仆称其主人之辞（《通鉴》注：门生家奴呼其主为郎）。唐张易之昌宗有宠，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晋卿等，候其门庭，争执鞭轡，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郑杲谓宋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安禄山德李林甫，呼十郎。王繇谓王鉞为七郎。李辅国用事，中贵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程元振军中呼为十郎。陈少游谒中官董秀称七郎是也。」乃近人好效倭俗，往经自名几郎。是直自居于主人，而等呼我者于奴仆。若其以之自呼，则以自我为主人，而呼我之我为奴仆。名之不可苟也如是，心醉东风者其庶几憬然乎！

顾先生《日知录》云：「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隋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覆荡，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云云。吾则谓今之清谈，则又较先生之时为尤甚。昔之谈老庄，谈性理，人人知其不周世务。今则谈立宪，谈新政，人人皆以为救国。而实则浮谈无根，与两晋、明末相等，而殉名死利，寡廉鲜耻，甘为戎首而不恤，则罪尤过之。呜呼！吾族神明之遗裔，殆将终于左衽与！

余于现今之政治、学术、宗教，皆主张破坏。唯对道德问题，则以为甯旧毋新，甯迂毋放。有迂谨之道德，而济以通达之智识，庶几可以为良民矣。孔氏斥沮溺，孟氏排陈仲，今日立宪党人之浮竞无耻，皆儒术有以养成之也。

昔日之闾里俗师，今日之学堂教员，其无学等。昔日之博学弘词科，今日之考试留学生，其浮滥无实等。然而荣苑异数，新旧异名者，则时之所趣不同也。斯宾塞曰：「民质不良，祸害有易端而无改革。」信然。

道德与智识，反比例之物也。智识愈开，道德往往愈下。此事于百年来之欧美验之，于二十年来之中国复验之。欧美有法律，暂未至于溃决；中国无法律，其祸真不堪问也。

自歌白尼发明地动之说，迄今小学童子皆能言之。惟吾国旧说，向有天圆地方及日出卯入酉，昼行地上，夜行地下之语。浅学者遂谓古人不知地动，不悟所谓圆云方云者，乃象天地之德，非说天地之形也。所谓昼行地上，夜行地下者（语见张衡《浑仪注》），亦第指日景言之，非谓日体之自行也，瞽儒自不解耳。古人固知地动，且明著其说。《周礼》大司徒疏引《尚书考灵耀》云：「（亦见《开元占经》及《太平御览引》）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春则星辰西游，夏则星辰北游，秋则星辰东游，冬则星辰南游。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复三万里。春秋二分，则其中矣。」郑玄注云：「春分之时，地与星辰复本位，至夏至之日，地与星辰东南游万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还复正。至冬至，地与星辰西北游亦万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还复正。进退不过三万里。故云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礼记·月令》疏又

引郑注《考灵耀》云：「天傍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东，皆薄四海而止。地亦升降于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盖极地厚也。」又《文选》张茂先《励志》诗注引《春秋元命苞》曰：「天左旋，地右动。」《河图》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行，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闭舟而行，不觉舟之运也。」古人之言地动，本甚章明。虽其说不能若今世西法之精密，然当二千余年前，已著其理，则吾国古代历学之发达、诚可为世界之先导矣。往者泰西科学初人吾国时，世人每好刺取古书，妄相附丽，如谓光学出于墨子，电学出于宓戏之类，至迂谬可笑。予自幼入塾时，初闻其说，即心焉非之。惟地动之理，则确为先秦历象家之古说。两汉经师皆遵用之，非由附会，惜世人反遗而不能举也。

近人喜效日本新名词，一时遂有所谓学界政界商界报界善界诸名，令人阅之生厌；甚至有所谓花界者，则尤可谓语无伦次矣。又有最可笑者，予偶阅某报，见有色界二字，其语意盖语女色者云也。予尝闻色界为佛说三界之一，固非女色之云。因就问于吾友寥士君，君乃为说明其义。曰佛说三界，一欲界，二色界，三无色界。欲界者四趣（四趣者：一地狱趣，二畜生趣，三饿鬼趣，四人趣），及欲界六天也。此界男女相考，多诸欲染，故名欲界。色界者，自初禅梵天至阿迦膩吒天凡一十八天也。此界并无女形，亦无欲染，皆是化生，但有色质，故名色界。无色界者，自空处自非非想处开四天也。此界但有受想行识四心，而无形质，故名无色界。此佛说之界之略义也。内典文字，格律精严，凡所谓色者，皆指眼根所对之色尘言之（即寻常言语所谓一切有形可见者也），鲜有第举一色字以指女色者。新学小生读书既寡，徒集合数十新名词，辄操觚为文，登报行世，已为可晒，乃至并色界二字而不能解（如色即是空一语，俗人亦每用以言女色与此同谬）。吁，晚近之世，文学陵夷，于斯可见矣。

予有一幼弟肄业于某校，曩当暑假休业时，自拟论文数篇，乞予评改。内有一《大禹论》，予阅之，盖满纸皆「大禹传子，不及尧舜禅让之公」云云，一派酸腐语。予阅不终篇，头涔涔作痛。乃大笔书其后云：「君主世袭之制，乃政体进化所必经之阶级，东西各国皆不能免此。禹之传子，本无足责，且吾国历史自黄帝以来，居位皆世及，何得以创传子之局一语，厚诬乎禹。即尧舜禹之相传，亦不过选自一家族之内（其世系详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实无异于传子，与欧美民主之制固相去万里，亦与《礼运》所云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义迥殊。凡所谓禅让，所谓传贤，所谓公天下云云者，皆欺人之谈耳。今日读史，当具世界知识，细察古今社会变迁之情状，方能得历史真相。不可复存此等八股家之谬想也。」因思予弟方青年，乃其思想之迂腐一至于此！则彼校国文教师、历史教师之学识，亦可见于此矣。

《日知录》云：「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来曰元来。唐宋人多此语。后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或以为洪武中臣下有称元官者，嫌于元朝之官，故改此字。」余闻郑所南先生自宋亡后，终身未尝作元字，与明人之讳元，所处之时虽不同，然亡国之痛则一也。抑余又闻雍、乾间文字之祸，动以一字一语兴大狱！当其至烈之时，虽「清风明月」亦为之讳。所讳者同，而所感则又各异矣。

《日知录》又云：「文信国《指南录》序中北字皆虏字也。后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谢皋羽《西台恸哭记》本当云文信公，而谬云颜鲁公。本当云季宋，而云季汉。凡此皆有待于后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鉴》至石敬瑭以山后十六州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后，辽灭晋，金破宋。其下阙文一行，谓蒙古灭金取宋，一统天下，而讳之不书，此有待于后人之补完者也。汉人言《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其事皆见于书。故定、哀之间多微辞矣，况于易姓改物制有华夷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习其读而不知，无为贵君子矣。」余谓顾先生抱故国之痛，其《日知录》全文，既藏之名山，不敢尽刊以行世，其所刊行者又往往多隐辞。后之人不独不能如先生所云改正

而补完之，且竟有妄改妄删者。吾友寥士之《寒柏斋滕言》亦既发见一二矣。即如此条虜字不作虜而作鹵，不云燕云十六州而云山后十六州，亦其一也。呜呼，知人论世，固若是其难哉。

日僧月照，以覆幕之役，负大名于天下。余读《日知录》，明嘉靖中有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松江。其徒三千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宋靖康时亦有五台僧真宝，与其徒习武事于山中。钦宗召便殿，命之还山，聚兵拒金，昼夜苦战，寺舍尽焚，为金所得，诱劝百方，终不顾。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许宋皇帝以死，岂当妄言也。」怡然受戮。呜呼，若真宝、月空者，皆能执干戈以卫同种。而月空以三千人同战死，其事尤伟。乃知吾国缙流中固大有人，月照不足专美也。

近世瞽儒往往谓今日当言救国，不宜提倡佛氏厌世之教，而不知佛说之绝嗜欲，同死生，戒妄语，志普度，皆今日言救国者所决不可少之义。今人惟口谈救国，实则殉名死利，蔑视道德，固无怪其视佛说为畏途也。某氏谓佛氏厌器世间而不厌有情世间（以其求出三界而发愿普度众生故），与肥遁之士厌有情世间而不厌器世间者（以其遁世避人而郤乐山林故）回殊。寥士君亦谓佛教非厌世，非非厌世，询知言哉。

余向以为新学说输入，孔教将不破而自破矣。不料迩年以来，专制之政府倡之于上，无识之学者和之于下。于是奸人康有为之谬论，一旦死灰复燃，大有燎原之势。异哉！欲破孔教，当自六经与儒家分离始。六经非程、朱谈性理，自谓祖述六经，本于孔孟。实则灭裂经书，刳狗故训。其说经固大谬，且并非孔孟之学。吾今欲令六经与孔教分离，亦当令程、朱之学与六经分离，尤当令与孔教分离。盖程、朱亦自成其为一种哲学而已。至陆王剽窃内典，得其粗而遗其精，尤与唐、宋以前学术不类。吾甚怪千数百年以六经孔学孟学程朱学陆王学混为一谈而评论之曰儒道也，甚矣专制之毒之烈也（自董仲舒罢黜百家，学界专制至今）。今欲各正其名，某君既为《改经号说》以正之矣。其余若孔丘，若孟轲，若程颐朱熹，若陆子静、王守仁，皆属哲学中之一派，各有其宗旨，各有其学说，分而存之，不相杂厕，庶几有当云尔。至各派中优劣得失，让之他论。

胡元盗夏，尊崇己族，践踏华人，而于孔教尤所痛绝。说者谓儒家重尊攘之义，严夏夷之防，故忌之至深也。又其修《宋史》也，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忧之类，改曰北兵北主。昂为胡星，故曰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河，则仍文不改，盖不能改也）。书中凡虜字皆改为敌。陈康伯《王大宝传》中至以金虜为金敌，意在隐讳，不复计其辞之不通矣。噫嘻，已固明明夷狄胡虜也，既以狙诈横暴盗取人国，遂禁人不得言攘夷，并欲使夷狄胡虜之名，不复再见于文字。其计则诚狡矣，如吾族之不可尽欺何？

自宋以前，郡邑之制，皆以县统乡，以乡统里（宋时《登科录》皆书某县某乡某里人），胡元始改乡为都，改里为图（说本《萧山县志》《日知录》引）。图者，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说本《嘉定县志》，亦《日知录》引），至今相沿不改。俗又省其字作图（图乃鄙吝之本字，读为图谬）。案：古者邑有宗庙先王之主曰都，无曰邑（出左氏《春秋传》《说文》略同），今乃以乡为都，而以县统之，已紊古制。乃至因里籍有图而改曰图，尤为不辞。古人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名之不正，莫此为甚。尝谓有明光复中土，凡胡之制度，自官服，礼教以至语言、姓氏，皆改复旧制，禁沿胡俗。独此都图之名，尚存于今。言念及此，得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乎。

甲子之名，古人用以纪日，不以纪岁（古之纪岁，自有阏逢以下十名为岁阳，摄提格以下十二名为岁阴）。人称甲子岁、癸亥岁云者，盖自东汉以后始。然犹必于干枝之上，冠以元年二年之数，无第称甲子癸亥者。惟《晋书》王廙上疏言：「臣以壬申岁见用为鄱阳内史。」顾亭林先生云：「按怀帝以永嘉五年辛未为刘聪所执，愍帝以建兴元年癸酉即位，中间一年无主，故言壬申岁也。后代人无大故而效之，非也。」余按近人纪岁，亦往往但称

戊申年、己酉年，岂亦有神州陆沉，中原无主之感耶？抑蹈顾先生所谓无大故而效之之失耶？

康熙间大开博学弘词科（后以弘字避讳，以音义相同之鸿字改之），冀以网罗故明遗老，而预弭反侧之祸也。然当时诸故老皆以气节矜天下，耻食周粟，多死拒不就者。惟吴江潘耒为顾亭林先生高第，复曾及徐先生俟斋（名枋，字昭法）戴先生耘野（名笠）之门。三先生皆节行皎然，可以厉俗。耒乃贬节应举授检讨，甯复有面目见三先生耶？甯都魏禧，亦当时名士，声誉籍甚。钱塘汪先生魏美（名汾）方以高隐负时望，禧往访之。先生谢弗见，禧留书曰：「魏美足下：仆甯都魏禧也，欲与子握手一痛哭耳。足下以寻常游客拒之，则可谓失人。」先生省书大惊，一见若平生欢。观此则禧亦满腹牢骚之人也，乃其晚节亦同时应弘博之举。呜呼，古言文人无行，观此益信，甚矣气节之难言也。

顾亭林先生曰：「《晋中兴书》言：樗蒲，老子人胡所作外国戏耳。近日士大夫多为之。安得不胥天下而为外国乎？」今则博掉既遍于闾巷（博揜见《汉书》。颜师古曰：「博，六博；揜，意钱之属也。」案意钱盖即今翻摊之类），麻雀之戏，复由衣冠禽兽之官场，流毒及于士庶。荷兰牌、彩票，又皆南洋番奴之赌具也，今亦蔓延都邑，甚至列于奏办（湖北江南及某部皆奏办彩票）。以皇帝而与庶民竞赌，尤为炎黄古国四千余年未有之奇祸。吾诚不料顾氏所谓胥天下为外国者，迄今已二百余年而仍未有改也。悲夫！神州陆沉，膺腥遍野。举吾先王之礼俗、政教、典章、文物，荡然无存。所触目者惟此侏离无教之俗，吾安得拨乱涤污法古用夏之王者，一举而廓清之乎？

儒家自汉武帝后，始专制于学界。二千年间，学者迷信孔氏，尊如帝天，不惟不敢越其范围，且并不敢有所论列。故今日欲为儒家定论，非取西汉以前学者之说，无由知其真相。余去岁因世俗妄人盛祝孔诞，倡尊孔之论，即欲取董生以前之论儒者，汇而辑之，附以鄙见，以作世俗有孔教热者之清凉散，顾忽忽未果也。至今岁，孔教之焰益炽，方欲握铅槩，适吾友抱香子已集《周秦诸子对于孔子之攻击》载于《时事画报》。异地一心，造车合辙，足征余见之不谬也。

自晚周诸子外，如太史谈之论六家要旨，亦百家未遭抑黜时之说也。其论儒家云：「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前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下云：「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论尤持平，足定儒家之得失。合而观之，则孔子在西汉以前之真价值可见于此矣。

后之学者，不读书，不怀疑，徒以儒术为功名利禄所自出，遂不惜牺牲其天赋之思想自由，以迷信孔子。至于今日，东西大通，奴学解纽，而尊孔之论，仍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象。八股之面目死，八股之精神不死。可哀也哉！

儒家以学者性质，藉仲舒、汉武之力，一变而为宗教。自汉迄今，二千年间之政教、风俗，几无不为儒术所熔铸。以不完全之宗教，而有此势力，诚世界宗教史上之变例也。

夫儒家立说之纲领何在？则所谓礼者是也。吾国历史，自尧舜以来，虽皆尚礼治而不尚法治。然夏忠而殷实，犹以实事为尚，无所贵繁文缛节也。晏子所谓先王制礼不美于便事（言便事而已，不求余也），此言可谓知本。

至于姬周，周公旦缘饰礼乐，仪文日繁。此为礼治极盛之时代。降至春秋，尚文达于极点，而礼治乃大坏。老聃、庄周、墨翟之徒知其敝也，乃倡为破乐废礼之论，冀挽末流。晚周诸子，宗旨虽各异，惟对于礼治则无不思所以破之。孔氏亦明知礼治之流失（于《论语》野人君子之论可以见之），然窥时尚所趋，未易更革，遂为苟且之论，以求合于世。其言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为孔氏一生最大之主旨。观《淮南·要略训》云：「孔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

道而用夏政。」是可见从周、尚礼为儒家之主说，而儒之所以适存于世，较道、墨诸家为易行者，盖亦以此。故一经汉人之提倡，遂俨然宗教面目，而学之者皆重虚文，忘实事，亦遂成为国俗矣。

至于今日，政俗之败坏，已不可方物，而国人犹以礼教二字自豪，不惟其实惟其文。是故政治则重文法而鲜核实，学术则尚文学而轻实科，风俗则崇奢侈而厌简朴。其源导于姬周，其教则成于孔氏也。至儒教之影响于斯民道德者，其害尤烈。盖儒家之病本在务虚名、营禄位。孟子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热中之情，宛然如绘。既鹜名利，即立身不得苟且，言行不得不诈伪。故墨子之非儒也，曰「污邪诈伪」；荀子之非儒也，曰「无廉耻」；庄子之非儒也，曰「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皆能洞中儒家之失。自以儒家之道德为道德，于是热中虚伪之习，成为自然；汉世经师所谓「取青紫如拾芥」，所谓「稽古之荣」，一生志事，不外乎此。

唐宋科举制兴，而风俗益下，学士之卑污狙诈亦益甚。至于今日，科举废而学校兴，思想虽稍活泼，而气节之衰，奸伪之盛，乃为以前所未有。青年学子，所志者亦无外领文凭得奖励。盖始终不出「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幼小须读书，书中有金玉」之第二天性。此自儒家教祖所遗传，而学子搢绅，皆讼言运动，尤纯然游说传食之风气。嗟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斯之谓乎。

孔子游说诸侯，自拟尧舜。其徒子贡，挟其货殖之资财，结驷连骑，扬孔子于列国侯王间，此诚古今第一之大运动家也。南海奸人康有为自称当今圣人，其一生行事，与此若合符节。嗟乎，康有为诚可谓善学孔子也。

（一九〇九年，十月。）

不饮酒不吸烟与卫生

（1912年5月）

吾人以卫生为改良人格之一要事，论者多不谓然。然试问人格何以能改良？断非如匆匆老儒，株守其三家村之伪道德，便可谓之人格改良者也。是故不得不求智识之高尚。智识高者明科学之真理，凡作一事，合乎科学真理者则谓之是，背乎科学真理者则谓之非。所作所为，必悬一科学真理以为衡，而一切背乎科学真理之恶习惯劣嗜好，皆不肯以身为殉。人格之日进于高尚，胥视乎此者也。卫生者，科学之真理，不卫生之事，所谓背乎科学真理之恶习惯劣嗜好也。吾辈希望社会之改良，而先望社会之分子（即个人）各自改良其人格，举一切违背真理之事，摧陷而廓清之，今卫生亦其一端也。

所谓违背卫生真理之恶习惯劣嗜好，亦至不一。而饮酒与吸烟，其最显而大者也。今将分别论之：

一、饮酒之害

酒之种类甚多，性质亦异，然其中最要之质，则必由「亚尔哥」而成。其质为「炭二轻六养」，即所谓「酒精」者是也。酒精之毒，能令脑内微血管忽然胀大，刺激过甚，脑筋因之疲困，脑质渐缩而变硬。久而久之，运用乏灵，渐成无用。各种神经病因之而起。（一害）酒质入胃，胃即发红，久之胃亦变硬而缩小，胃汁渐淡，失消化之功用，故好饮者必生胃病。（二害）酒毒入血，血液因之污浊，血输日渐收缩，不能合法收吸养气，并不能行其各职。（三害）饮酒后神经既受猛烈之刺激，一时兴奋过度，渐致狂乱，性欲亦因而大炽（四害）。其他发生心跳肝痛皮肤冲血诸病，更不胜数。其害如此，而人乃乐之以为甘，真无异于饮鸩而不知其毒者也。

大抵人之嗜酒，其因有三：一则酒能令脑血管涨大，脑因进血过多，一时兴畅意快；二则酒能令神经系麻醉，纵有忧郁失意之事，亦可忘去；三则酒能扩张表皮之血管，体温一时增加，似可御寒。酒有此三者之性，人遂以为酒之功能，而用之益多，遂成嗜好。不知脑筋既受刺激，忽现兴奋之状，迨兴奋期既过，身体精神皆脱力，其甚者遂成昏愤麻木之患。其所以能遣愁者，亦以酒精毒质，麻醉其脑筋，一时万事皆不复记忆，及酒气既过，脑筋疲乏，其闷抑必加甚。天寒饮酒，一时可以催其体温；及醉气既过，体温之亡失，亦必倍于前；反动及脑，则危害必生。故三者皆若偶见一时之利，而不知实有隐害者也。

二、吸烟之害

烟草之害比酒更难见，世人愈不留意，而以为无损。今特详引诸家学说以说明之。司底尔氏云：烟草之烟，含料甚多，其主要者乃「炭养二」「炭养」「亚马尼亚」「炭灰」「尼哥丁」诸质。炭养二气使人昏睡头疼；炭养气使人肌肉战慄，心搏不均；亚马尼亚刺激唇舌，使咽喉干燥，兴奋腭腺；尼哥丁则强烈之毒质也（按即烟精）。以一二枝雪茄烟中之尼哥丁，射入人体，其人立毙。尼哥丁之质颇复杂，烟油中含之尤富。烟草燃烧时，一部分之尼哥丁，又化分为「劈立丁」「劈哥林」等毒质。初吸烟者，毒先入血，传至全身，胃必不舒，多作呕吐，脑体发炎，旋患头痛，既则主动之神经亦受刺激，头部渐晕矣。此乃生理不容烟毒之明证。若一再尝试，渐能耐毒，酿成习惯，毒之浸入，将不复觉。是焉能恒久受毒而无病乎？彼肺脏、皮肤、肾脏，三大排泄器官首当其冲，日事排毒，初或不自觉有害，久则病变叠出，终身之患矣。（中略）不仅身受者积久必病，行且遗传及子孙。盖势所必然也。

李石曾先生云：「烟草普通之质，与寻常之植物略同。其特异之点，则含有烟精是也。」烟精之含素，为「炭二十轻十四淡二」，其性毒烈，一滴之多，可杀狗于十五分钟之间。烧成之烟中所含诸质，为「烟精」与「淡轻三」「炭养」「炭养二」等。烟精固危险，余者亦极有损于卫生。人之受煤气而死，即为「炭养」「炭养二」所致。烟既含此诸毒，其为危险损生之物，夫复何疑。惟烟中所含诸质无多，故其患不能立见。然积久则生弊，亦甚可危。吸烟者有伤胃伤肺伤脑伤血口干喉肿哑音减味耳聋失明健忘作咳心跳无力近老诸患。虽极凶恶可畏，而来之者渐，使人不能骤觉，往往身受其病。或因以致死，犹不知其故。今吸烟者日众，而不以为诫者，亦以此也。烟叶中含有烟精，由百分之一二以至七八，就西人常用之烟而论，所含者百之二三。既经燃烧，其烟精散布于空气中，每烧百分之烟草，居此空气中人，吸收其烟精一分或数厘，自吸者则较多于此。今约计每人每日吸烟三钱（大吕宋烟每枝重二钱，若每日吸四枝，则为八钱。埃及纸烟每枝四分，每日十枝，则为四钱。寻常纸烟每枝重二分，若每日十五枝，则重三钱。水烟每包重三两五钱，吸烟者恒十日或二十日尽之不等。约每日二三钱，平均计之，无论何烟，即作为每日三钱，必不为过）。即以百分之一烟精为计，每日计三厘。每年则一两有奇。以一生所吸之烟计之，当不下四五十两。一两之烟精，溶于水，以滴为量，当以百计。一滴之多，足以杀狗，每人每年所吸约百滴之烟精，即能杀百狗之毒。一生所吸，即能杀四五百狗之毒也。若知某物含毒性，能稍为患，未有肯无故食之者，而今竟以能杀四五百狗之多毒，分日分年而吸收之，其背于卫生孰甚于此哉！

又某医生云：「近来流行病中肺病最多，几于家家有呛咳之人，人人有痰涕之患，此因国人肺弱，加之烟之熏炙，则肺愈弱，微生物之侵入愈易。若香烟进口年盛一年，则吾人之患肺病者必日多一日。而每岁之死于此者亦必依几何级数而递增矣。」盖人所赖以生者为养气，而养气之吸入，则全恃肺脏，若吸烟则增加秽毒于清净之肺中，日日熏炙，肺管及膜剧受刺激，痰涕愈多，受害较易。况吸烟之后，肺部必窄，呼吸必促，吸入之养气必减少，存留之根基气必愈秽浊。如此之肺，乃肺病菌之发育场也。而欲免痨，其可得乎？顾

或者曰：「烟能提振精神，用脑之时，吸烟助之，其思考力益锐，此非烟之益乎？」应之曰：「烟非能有益也，特刺激神经，神经略现兴奋之状耳。」请罕譬以喻之：「烟之于用脑者，犹鞭之于马。马行迟则将执鞭以策之，马受鞭之刺激，必奋兴而疾驰。谓烟有益于人，犹谓鞭有益于马。鞭非滋养料也，不能助马之力，马受鞭，鞭固有损于马。烟于人亦然，不能增人之精神。神经之奋兴，乃受毒质之刺激，毒质非大有损害者乎？若欲增长精神，宜求补脑之法。犹欲马之尽其力，必先丰其刍豆，刺激物固不可用也。」或又曰：「烟能消毒，若近病家，秽气郁积，口衔雪茄，可免传染。」应之曰：「烟有消毒之力，某医报固曾载之。惟所失者大，而所得者小，故不应牺牲肺部脑部心脏胃脏，而得此些微之消毒力。防口中微生物，可取消毒溶液嚼之。其利害视吸烟奚啻霄壤哉？」或又曰：「烟能辟秽，厕所或秽从臭气熏蒸，几不能耐，若吸烟则可以避之。此非烟之利乎？」余曰：「否。烟能避臭乎？抑臭避烟乎？二者不能相迥相避者也。盖人吸烟时，烟能麻醉其嗅神经，使臭气直达于鼻于喉于肺而毫不之觉；其受臭气一也。吸烟以避臭，所谓掩耳以盗铃耳，不得以为烟之利也。然则戒除烟癖，将从何法乎？」则应之曰：「戒之戒之，首在立志。精神一至，何事不成。若必欲借助于药品，则有『爱仆貌芬』可用以断癖。数日之后，即能戒绝。或用糖果代烟，思烟时即嚼糖果，不数日糖果亦不必食矣。」观以上诸家之论，当可恍然于此中利害矣。总而言之：烟酒二物，有损于卫生，有百害而无一利，可断计其为背乎科学真理之劣嗜好、恶习惯者也。在昔科学未明，误而为此，犹可说也。既知其害而故为之，必为知道者所不许矣。今世有明知其害，反借口于交际上所不能免或借为消遣难于戒断为词者。夫人生交际，所以联络感情，联络感情之事亦至多，何必借助于烟酒？况君子爱人以德，倘其为文明之酬酢，道义之交，更不应以有害之物，互相传播。若以为不妨随俗，则世有市井无赖，常借吸食鸦片挟妓饮酒为无上之交法门者，吾辈见之，当以为何如？至谓借为消遣，不能尽戒，亦属无理。夫方今文物大进，消遣之事至多。如音乐美术游艺体操等事，皆可以怡情遣性有裨人生。识者或以为改良人格之要素，当与生活品并重。独若烟酒，则伤生费财，纯为绝无益之嗜好，有文明思想者方避之若浼，安有用为消遣之理。若谓不能即戒，此更推诿之词，吸鸦片受毒最深，苟知其害，亦必戒断，况区区烟酒，无论如何，必不若鸦片之重，而谓不能戒，其谁信之？所贵乎明理之士者，即见义勇为，知过必改，今此戔戔者尚无拔除之毅力，更何大事之可言？自社会学与进化学发明，知吾人对于社会之改良，人类之进化，皆有直接应负之责任。即人人皆当自改良人格以助社会与人类之进化是也。欲人格之高尚，必所作所为，皆求合乎真理。倘明知其非而甯牺牲真理以殉不良之嗜好与习惯，所谓文明高尚者果何在耶？由今文明日进、学理日张之方针所向，可预决吸烟饮酒之事，必将断绝于世无疑也。

（一九一二年，五月。）

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与平等主义

（1912年5月）

自由平等之名，妇孺能道之矣。然有二事，绝对违背自由平等之公理，而人反习焉不以为怪者，即用仆役及乘轿、乘人力车是也。

阶级制度者，平等自由之大敌也。有政治则有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阶级，有私产则有富人与平民之阶级。雇主与佣役，乘车轿者与车轿夫，即所谓富人与贫民阶级中之一部分也。由理论言之：欧美之资本家，以贱值雇贫民工作，己则渔其厚利；言社会主义者，掊击之不遗余力，至称之为强盗。以其掠夺劳动家神圣之劳力所获得之结果（即资财），而以为一己之私利也。用仆役及乘车轿者亦掠夺他人神圣之劳力所获得之结果（谓逸乐），而以为一

己之私乐者也。何以言之？劳动家出其劳力，或治农，或治工，其结果为农产或工业品。此农产或工业品所得之利，皆劳力之所致（其用以生产之材料机器及土地，亦皆由劳动家所制造及垦辟，资本家无丝毫之力）。即应为劳动家所享受。今其利乃尽归于资本家，而劳动家则为其牛马。故谓之掠夺他人劳力所获之结果。今用仆役者，可执最浅之厨役言之：「厨役出其劳力所得结果，为精美之烹调品，此结果既为劳力之所致，亦应为劳力者所享受。今则工作者不得分享，而安坐堂皇之主人从而掠夺之（他种仆役亦然）。」轿夫车夫劳力所得之结果为「由此达彼」，然出此劳力者，本非「欲由此达彼之人」，是「由此达彼」之利益，出劳力者未尝享受，乘轿车者从而掠夺之，此与资本家之掠夺劳动家，其间相去能以寸耶？由事实言之：资本家夺劳动家所获之农工品，仍售之于社会，此社会尚间接得受劳动家之赐。在劳动家一方面，应得之利，虽被人掠夺，而已生产之物品，仍足以供给社会之需要，不失为有功于社会，人格未尝少损，表面亦无主奴之分。若用仆役与乘车轿乃掠夺他人之劳力以为一己之逸乐，在仆役与车轿夫一方面，则徒卖力以供私人之逸乐，而于社会未尝少补。人格已全归消失，与奴隶无异，其不幸视劳动家为尤惨。役之者损灭他人人格，其罪视资本家当更大。此仆役与车轿二者断不应存在之理由，用之乘之者特未之思耳。

昔巴枯甯尝曰：「吾之所以自由，所以为人，因吾认他人之自由，敬他人之人格。因敬众人之人格，而亦敬我。若他人不自由，我亦不自由。他人若为奴隶，我之自由亦失。他人若无人格，我之人格亦减色。」由是言之：「则用仆役与乘车轿者，不独灭他人之人格，侵他人之自由，抑亦不敬自己之人格，不尊自己之自由矣」。

然有误认仆役与车轿夫为社会分功之一事而以为于理无害者。今请释之。在大同之世，人人平等，或为工程师，或为矿工，或为建筑师，或为土木匠，其品位皆相埒，无尊卑贵贱之分，教育平等，智识齐一，所享乐利，一切平均。此时各就其力之所长，性之所近，人人执一有益于人之业，以成互相扶助之社会，所谓仆役之名，车轿之物，自然绝迹，此为分功之极义，亦即人类进化之趋点也。若在今日，则凡正当的职业，为人类生活所必不可缺者，如农工医术教育之类，必有人分任其事，然后可成社会，而断不能求备于一身，此在今日可谓之分功者也。

（此辈在今日不正当之社会中，其地位容或有所不齐，然以吾人社会主义之眼光观之，则皆为最高尚神圣之职业，以其为社会生活不可一日缺者也。若如商贾官吏军人律师警察娼妓强盗等，或非生活所必需，或为社会之大害，皆不得为正当之职业）。至于奴隶的职务，如婢妾奴仆车轿夫等等，乃为丧失人格之人，牺牲神圣之劳力，以博他人之逸乐。既无益于社会，复无益于一身，社会进化必随而废灭。

盖炊爨洒扫行走道路，皆人人之所能为，并非不能求备于一身之事，故不得为百工之一，即亦不能谓为分功，直可谓为奴隶之一种。此种悲惨无告之人类，吾辈稍具自由思想者，当为之疾呼解放，尚何忍借分功之说以自文其背理哉？

乃又有明知其非，而以虑仆役及车轿夫之失业为词者。请以一最浅譬晓之。赌之当禁，人皆知矣，其将虑赌徒之失业而开除赌禁乎？狭邪之当戒，人皆知之矣，其将虑娼妓之失业而以戒狭邪为非乎？吾知其必不然矣。仆役之不当用，轿与人力车之不当乘，其理同也。夫五官百体，人所同具，各有本能，断无除奴隶职业，一无所能之理。故吾谓不必虑仆役与车轿夫之失业，但使人人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则凡为仆役、为车轿夫者，皆将去而别谋正当之生业。令今日社会上无量数可悯之夫，一旦恢复其自由之人格，岂不美哉？

（一九一二年，五月。）

废婚姻主义

(1912年5月)

婚姻之制度何自起乎？讨论此问题者至多，其说亦不可殫诘。然吾敢简单断之曰：婚姻制度无非强者欺压弱者之具而已。

女子以生育之痛苦，影响及于生理，且累及于经济，此为女子被欺之原因。男子乃乘其弱而凌之，制为婚姻制度，设种种恶礼法以缚束之，种种伪道德以迷惑之，视女子为一己之玩物。男子别有所爱、可以娶妾宿娼，女子则不能。男子妻死再娶为合礼，女子夫死再嫁即为社会所不齿。背情逆理，无复人道，莫有甚于此者矣！

狡者知其然，乃创为补苴调停之计，即所谓一夫一妻是也。一夫一妻之制，表面似胜于多妻，而实际之不平等则一。证之欧美女子，事实上终不脱「男子之玩物」之范围。种种法律，亦惟男子是利。其结婚仪式，证婚者向新人宣告之言曰：「夫应保护其妇，妇应服从其夫。」即此一言，欧美人之如何待遇女子，可谓肺肝如见。此由一夫一妻之制，终不出乎男子所制定，故必于无形之中，设为种种不平等之事，以遂其欺侮女子之私，表面上复得免多妻之恶名。其心视倡言多妻者为尤狡。而女子遂永堕奴隶之黑狱中矣。

言法律者乃为之说曰：「婚姻制度，所以使男女二人互相维系，各有定分，意甚善也。则试问所谓互相维系之意何在？岂不曰既正式结婚之后，则男永为彼妇之夫，此女永为彼夫之妇。结婚制度精深微妙之义，不外如此。质言之则不过夫防其妇之苟合，妇又防其夫之苟合，借婚姻之名义，以互相牵制而已。夫妇者本以感情相结合，今乃设为名义，互相牵制，尚何爱情之可言？既非爱情，即为强制，夫妇而出于强制，则又何贵其为夫妇耶？」且以事实论之：「两人之爱情，苟其互相胶漆，永无二心，则虽无夫妇之名，而恋爱自由，亦可相共白首。此岂非男女间之美谈，又何必藉婚姻以相牵制。如其不然，则其心已外向，虽有夫妇之名，亦何能为。此时复以法律之势力，强制之使不得遂其自由，则横决藩篱，任情以逞，其害乃更不堪言。今世卖淫妒杀等悲惨黑暗之事，不绝于社会，皆婚姻制度为之阶者也。」或者不察，猥曰：「男女自由结婚，实行一夫一妇之制，复制定离婚律，使结婚之后不合意者得以解散。如是则婚姻制度可无害矣。」为此言者，吾诚不知其意中所欲制定之离婚律若何。如徒以现今欧美所谓离婚律者言之，则种种限制，仍无丝毫之自由。盖必夫或妇有一同于法律所标出之事实发生（如外遇及虐待之类），经裁判所之审定（男女两人之事，而必经此森严之裁判，可笑）。最少亦须以二人双方之同意，而后可以离异。苟其未有发生之事实，及虽发生而不经裁判之许可；或夫妇二人中，其一人爱情已离，而他一人不肯互允，即均不能离婚。夫如是则虽有离婚律亦何足贵耶？若谓别制一最自由之律，二人之中，苟一人不合意，即可随时自由离异，此则与所谓自由恋爱之说相去无几。所异者仅结婚仪式之有无耳。夫结婚仪式，不过借力于法律宗教及社会制裁，以拘制二人之自由（欧美结婚须经裁判所之认可，及有在教会行礼之仪式，是谓借力于法律与宗教。设或去此二者，而但行礼宣布大众，则为借力于社会裁判）。今既可以随时自由离异，又何必为此无谓之举动耶？

吾人于是宣言曰：「欲社会之美善，必自废绝婚姻制度，实行自由恋爱始。而有为之梗者则伪道德之迷信是也。故欲废婚姻，又必自破迷信始。」

夫男女情欲，不过生理之作用，与饥食渴饮，同为一绝不足奇之条件。饮食所以增补机体所需之质料，犹油所以增注灯中所需之质料也。

机体中所余之质料不多，则觉饥饿，犹之灯中之质料不充，则灯光渐微。故饥饿乃为人体需增质料之表计，而饮食之目的，即为供人体之所需。人之交媾，与饮食之事不同，而为生理之一端则一。盖饮食所以补体质之缺，而交媾则所以减体质之盈。须增则饥饿生，须减则情欲动；情欲为须减之表计，犹饥渴为须增之表计也。故交媾之目的，即所以减其所宜减，而非有奇异之作用者也。以上节录某君之说。但饥渴而饮食，其事只属之一人而

止，若情欲动而交媾，则其事不仅属之一人，而必须男女二人之相配。夫二人相配之事，纯为二人之自由。苟其两人相爱体力年岁相适，因而相与配合，此实中于公道，必不容第三人干涉，亦无事设为程式。此自由恋爱之真理也。顾人之饮食，有过多而生病者，有不应食而食亦足以生病者。人之交媾亦然，有过多而生病者有不应交而交亦足以致病者，故明卫生者不敢纵情欲而滥交，犹慎食者之不敢徇口腹而滥食。此乃卫生之真理，而不必以礼义廉耻贞淫等伪词相制者也。

贞淫之说，不过没尽天良之男子，用以欺压女子之谰言。女子二夫则谓之不贞，男子多妻，则为所谓帝王圣贤所制定之礼义法律所明许。

甚至于外遇狭邪，社会上亦未尝以为不可，而无或加以不贞之名。然则所谓贞淫之说，显然男子借以束缚女子之具，出于垄断妒忌之私心，而非所论于公道也，非所论于真理也。男女二人之配合，必体力年龄性行智识等等，两两相适然后可。而人之体力智识，无永久不变之理（即或有之亦极鲜矣）。及其既变之后两人之情意，必有不适，自当随时离异。如人之交友焉：合则订交，不合即割席，此固极平庸之道理，无足为异。若其既离之后，或别与情意相适者合，此亦合理之自由。盖当其与甲恋爱之时，出于两人之合意，为正当之配合，及既离之后，别与乙恋爱，亦出于两人之合意，亦为正当之配合。既前后两者皆为正当。

即不得訾议其非。更何贞淫之足云哉？

吾尝谓男女之交媾，约可分为三类。一以财交，即非二人之合意，一方面以金钱买他人之己交以遂一己之欲，一方面欲得人之金钱卖其身以遂他人之欲者也。（如狎妓卖淫买妾养俊仆及以财诱婚诱奸者皆是）。二以强权交，即非二人之合意，一方面挟其势力迫他人以遂己之欲，一方面迫于强权不能不从之以遂他人之欲者也。（如强奸、迷奸、抢婚、迫婚等，及支那之专制婚姻，素不相识，迫于法律之强力，为妇者有与夫交媾之义务。皆此类也）。三以爱情交，即以二人之合意，各遂其情欲，为生理上正当之作用者也。以上三者，孰为合于公理？孰为正当之自由？虽三尺童子，当能辩之矣。乃世人宥于社会之伪道德，迷于圣贤之邪学说，以强权之婚姻为正当，而合于公道真理之自由，则立为种种不美之名以污蔑之，曰私通（实则最正当之爱情，何得为私？），曰和奸，既曰和，又何得谓之奸？奸者干也，凡非二人同意，而以一人之私欲，干犯他人之自由，如所谓以财交以强权交者，皆奸之类也。

若自由恋爱，则只可谓之爱情，谓之配合，而并无奸之可言，曰苟合，曰野合，（春秋以前，男女恋爱，尚可自由。观卫郑风诗可证。自孔子倡为男女间种种之恶礼法，逐周公制礼之波而吹扬之，于是男女间之束缚愈甚，其流毒至于今日而未有已。实则叔梁纥与征在野合而生孔子，见于《史记》，确有明征。而彼乃盛说礼法，可谓不自知其身之所由来。

今人亦动以野合为辱人之丑词，而不知彼所最迷信之大成至圣孔子先师，固一有名之野子也，曰淫奔，（雨过多谓之淫，人交合过多亦谓之淫。淫则有碍于卫生，故爱己者不肯为。非因其不合于礼之谓也。至若男女相慕悦相过从，苟其出于二人合意，又非过多而害卫生，则实最平常最正当之事，无所谓淫，更不必以为耻）。故一闻自由恋爱之说，则訾议纷起。至可痛矣！其无识者流，更或谓与娼妓无异。不知自由恋爱，非一般纵欲之淫贼、卖欢之娼妓所得而假借者也。既曰恋爱，即明明两相爱悦；既曰自由，又无丝毫之勉强，各出于爱情与生理之自然，尚何不正当之有？若娼妓者，在彼以金钱之故，卖身以求苟且之生活，其不幸实为可悯。狎之者恃其金钱，侵人自由，灭人人格，违戾公理，莫此为甚！与自由恋爱之理，盖适相反。故一切以金钱，以强权背公道，碍卫生之交合，皆吾人所极端反对。而两相爱悦又无勉强之机会，值之不易，单方之相慕，则末由实行，此即所谓文明程度愈高，而淫纵之肉欲愈减者也。而愚者乃以为导淫，抑何其误会之甚耶？

抑自由恋爱之不能行，除伪道迷信外，尚有一事为之阻者，则女子之经济不能独立是也。婚嫁者，无异立一卖契，女子属于男子，如产业然。女子既为男子所私有，于经济界不能与男子平等，仰其鼻息，以为生活，愈倚赖则愈服从，愈服从则智识愈卑下，智识愈卑下则独立生活之能力愈消失。故今日提倡废婚姻主义，即所以唤起一般女子之自觉心，急谋养成独立生活之能力以恢复其本来之人格者也。

(一九一二年，五月。)

废家庭主义

(1912年5月)

吾人常宣言曰：「家族者，进化之障碍物也。家族之起源，由于婚姻；家族之界域，成于族姓。故废婚姻，所以去家族之根源，废族姓，所以泯家族之界域。二者相为表里者也。」

自有婚姻制度，乃有家庭。己所生者为之子女，同族系者谓之宗族。亲疏之见，如鸿沟然。相沿既久，习以为常。由一家而至于村于邑于国，重重畛域，联环而生。国界种界于是乎起。

世界进化，国界种界，不久将归于消灭，故家庭必先废。

社会者，当以个人为单纯之分子也。自有家族，则以家为社会之单位。个人对于社会，不知有直接应负之责任，而惟私于其家。人人皆私其家，而社会之进化遂为之停滞。

财产者，世界之公物，非人所得私有也。自有家族，老者计积蓄，少者冀承产，无人无日不以私产为念。竞争既久，遂成今日贫富悬绝黑暗悲惨之社会。

人人平等，无能相辖。自有家族，而青年男女遂皆卑屈服从，无复独立之人格。故家族者专制政体之胚胎也。

欧洲古代男子待其家人如俘虏，及乎中世，犹有罚妻杀子之权。法国大革命后，家庭权力乃渐减缩。将来必低至零度而后已。若在支那，则今日仍为家长跋扈之时代，所谓大族大家者尤甚。以纲常名教之毒中之最深故也。

吾尝谓支那之家庭，非家庭也，一最黑暗之监狱耳。此监狱由婚姻为墙基，族姓为砖石，而纲常名教则为之泥土，黏合而成一森严牢固之大狱。家长其牢头，多数可怜的青年男女其囚徒也。此等狱囚、既饱受牢头之苛待，复习熟牢狱的生活，一旦牢头既死，即继之而为后此诸青年男女之牢头。数千百年，蝉联递演。支那之男子遂无一人非囚徒，亦无一人非牢头。其女子则始终为囚徒之囚徒，噫可怜不可怜！

欲破此大狱，其惟婚姻革命乎，族姓革命乎！而助此二者之实行，则纲常名教的革命也。谈纲常革命者，莫善于某氏之三纲革命。附录于后，以代吾说。

去迷信与去强权，二者皆革命之要点。因此二者互相维持以图保存者也。所谓三纲，出于狡者之创造，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

迷信与宗教为一类，与彼相反者，则科学之真理。若取迷信与科学比较其异同，则是非易决矣。

(甲) 宗教迷信：(一) 君为臣纲；(二) 父为子纲；(三) 夫为妻纲。纲领者犹统辖之意也，是臣子妻皆被统辖者也。

(乙) 科学真理：(一) 人人平等；(二) 父子平等；(三) 男女平等。以真理言之，孰有统辖之权，孰有服从之义，故一切平等。

(甲一) 君为臣纲

(略)

(乙一) 人人平等

(略)

(甲二) 父为子纲

就伪道德言之，父尊而子卑；就法律言之，父得杀子而无罪；就习惯言之，父得殴骂其子，而子不敢复。

因强弱之异势，迷信之谬误，故父尊而子卑，父得而统辖其子，于是父为子纲。父之知道明理者，固不肯恃强欺弱，侵其子之权，其他则以此伪道德保护权利之具，侵侮其子，无所不至。故纲常之义，父之明理者固无所用之，而用之者皆暴父而已。

至子之恶者，虐待其父母，偶或有之。然彼固无畏乎所谓圣贤，所谓纲常。至良善之子，必善养其父母，固无所用于圣贤与纲常者。

就暴父言之，纲常伪义，徒以助其暴。就恶子言之，则不足以减其恶。

且恶子较暴父为少，偶有之，安知非因累世之恶感情所致耶？总之三纲之伪德，有损而无益。

暴父之待其子也，当其幼时，不知导之以理，而动用威权，或骂或殴，幼子之皮肤受害犹轻，而脑关之损失无量。于是卑鄙相习残暴成性。更使之崇拜祖宗，信奉鬼神，以成其迷信，而丧其是非；更教以敬及其壮也，婚配不得自由，惟听父母之所择。夫男女乃两人之事，他人亦竟干涉，此乃幼时服从性质之结果而已。及其父母死，而复以繁文缛节以累之，卧草食素，宽衣缚其身，布冕蔽其目，逢人哭拜称曰罪人。

呜呼，父母之死也，其子哀伤，出于自然。然其死也，乃机体衰老生理之关系，子何罪乎。其子当哀伤劳苦之际，奈何反使之背于卫生瘁其精力。

夫哀伤与眠食不安，乃出于自然，本不必他人教使。而彼狡者自以为圣贤，从而制礼以提倡之，而彼愚子暴父，自以为尊崇圣贤，从而效之于幼教之于长，相习成风而其结果则为子孙加此一种迷信。此迷信所以保存父母死后之余威也。

总之为子者，自幼及长，不能脱于迷信与强权之范围。己方未了，又以教人代代相传，以阻人道之进化，败坏人类之幸福。其过何在？在人愚。乘其愚而长其过者，纲常伦纪也。作纲常伦纪者，圣贤也。故助人道之进化，求人类之幸福，必破纲常伦纪之说。此亦即圣贤革命家庭革命。

(乙二) 父子平等

就科学言之，父之生子，惟一生理之问题，一先生，一后生而已，故有长幼之遗传，而无尊卑之义理。就社会言之，人各自由，非他人之属物。就论理言之，若生之者得杀被生者，则被生者亦得杀生之者。既子不得杀父，故父亦不得杀子。

父之杀子与殴骂其子，非出于理，而出于势力。势力即强权，乃反背真理者也。

科学真理，一本于自然，不外乎人道。父人也，子亦人也，故父子平等。子幼不能自立，父母养之，此乃父母之义务，子女之权利；父母衰老不能动作，子女养之，此亦子女之义务，父母之权利。故父母子女之义务平权利等，故父母之于子女无非平等而已。此即自然之人道也。人生于世间，以世间之物为生活，此物非属于甲，亦非属于乙，非属于父，亦非属于子，惟属于众人而已。此至公也。既有家庭，则易公而为私，爱己而忌人。曰我之子，故我爱之。于是慈之说出，推此以求，则人之子遂不爱。曰我之父，故我爱之。于是孝之说出，推此以求，则人之父遂不爱。所以爱我之父，我之子，是因其与我近。然父之与我近，子之与我近，究不若我之与我近。故孝也，慈也犹不若其自私之为甚。故父愿其子孝，且用强迫威骇以得之，而子变为奴隶禽兽矣。

故孝者，父之私利也。子欲其父慈，欲其有利于己（产业），用媚以求之，或以孝之美名为升官发财之运动法。于前之说（遗产）则父母为牛马，于后之说（孝之美名），则父母为傀儡。故慈者子之私利也。若顺乎科学公理，人当本于构造生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若路人有所需，不能因其为路人，不与之不助之。若父母或子女无所需，不能因其为父母或子女遂夺他人之分，而特别与助之。

慈孝者，私之别称也，若世人不私，则无所用其慈孝，即世人慈孝（博爱）世人也。

博爱平等，公之至也。慈孝与博爱，及公与私，皆成反比例。然慈孝有害博爱平等，而博爱平等无损于慈孝，且有益之。因慈孝只利于我之近者，推而及于自利，博爱平等是利众人。众人利我与我之近者自在其中矣。

人道进化程度愈幼稚，慈孝之风愈盛，而博爱之力愈薄，因各私其私也。今之世界，纯然自私之世界也。经济问题，其一大阻力。若经济平等（共产实行），人人得以自立，互相协助而无所用其倚附。是时也，有男女之聚会，而无家庭之成立，有父子之遗传，而无父子之名义。是时也，家庭灭，纲纪无。此自由平等博爱之实行，人道幸福之进化也。今其时虽未至，而进化之趋向已进矣。

家庭革命，圣贤革命，纲纪革命，所以助人道进化者也。

（甲三）夫为妻纲

就伪道德言之，夫尊妻卑；就法律言之，夫得出妻，妻不得离夫。

夫执奸（两人之真爱情，反谓为奸）杀妻无罪而得奖，妻杀夫则为凌迟之罪（妻之杀夫因爱他人不得而为之者百之九九，阻妻之爱他人者，妻之杀夫非妻之罪也）。

就习惯言之，夫嫖则为当然，然妻与人交，则为失节（因夫得嫖，且得有多妻，故无杀妻之事。然非夫之性善也）。

因强弱之异势，迷信之谬误，故夫尊而妇卑，夫得而统辖其妇，于是夫为妻纲。夫之知道明理者，故不肯恃强欺弱，侵其妻之权，其他则以此伪义，为保护权利之具，侵侮其妻，无所不至。故纲常之义，夫之明理者固无所用之，而用之者皆为暴夫而已。是故纲常之义，不外乎利于暴夫而已。

虽有知道明理之夫，而其妻不得脱于迷信之习惯，此非夫妻一部分之问题，乃男女普通之问题也。

（乙三）夫妻平等

就科学言之，男女之相合，不外乎生理之一问题。就社会言之，女非他人之属物，可从其所欲而择交，可常可暂。就伦理言之，若夫得杀妻，则妻亦得杀夫；若妇不得杀夫，则夫亦不得杀妻。若夫得嫖，则妻亦得嫖。此平等也，此科学真理也。

科学真理，一本于自然，不外乎人道。夫人也，妇亦人也，故夫妇平等。

人生于世间，各有自立之资格，非属于甲亦非属于乙，妇不属于夫，夫不属于妇，此自由也。既有家庭则易自由为专制，曰我之妻、我爱之而忌他人爱之，曰我为尔尔夫当爱我，而禁其爱他人。是以玩物产业待女人也。自私也专制也。

若顺于科学公理，人当本于构造与生理，各从其欲，各为其所宜。

人道进化程度愈幼稚，女人愈不自由；愈进化，男人专制愈减。今之世界，纯然自私之世界也，经济问题其一大阻力。若经济平等，则人人得以自立，聚散自由，有男女之聚处，而无家庭之成立。是时也，家庭灭，纲纪无。此自由、平等、博爱之实行，人道幸福之进化也。今其时虽未至，而进化之趋向已进矣。

家庭革命，圣贤革命，纲常革命，所以助人道进化者也。

实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皆不能免激烈之作用。因革命之主动者，与反对党性质正反，必有冲突故也。

至家庭革命则无激烈之作用，惟改革其思想可也。因今之父母、即昔之子女。若其回思昔日所受之压制，不合于人道，则其将行恕道，不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其子女也。今之子女，亦即日后之父母，若其知父母不当以某事某事压制之，则当彼为父母之时，亦当行恕道，不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其子女也。故父母子女皆得而作家庭革命党，助此革命之实行者。

一曰尚真理以去迷信，此思想之革命也（直接）。

二曰求自立以去强权，经济革命与有切要之关系也（间接）。

（一九一二年，五月。）

心社意趣书

（1912年11月）

今天下风俗之昔，民德之堕落，亦云至矣。究厥原因，实由现社会之伪道德、恶制度有以养成之。同人悯焉爰组斯社，坚卓之志。取单简之途，立为戒约，互相切磋，期破坏一切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公道的、真理的新道德、良制度代之。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知我罪我，是在春秋，同人等惟行其心之所安而已。当世同志盍兴乎来。

本社相约力行之事如左：

（一）不食肉（以有知觉能运动之生物为限，若牛乳鸡卵等得在戒外）。

（二）不饮酒

（三）不吸烟（以上三者，若病时用作药品者，得在戒外）。

（说明）以上三者，皆人生最粗暴最污浊之嗜欲也，故欲成高尚之人格，保清明之志气，必自戒斯三者始。

（四）不用仆役

（说明）奴隶制度之不合人道，夫人皆知，故买卖奴婢，稍自爱者亦能自免。独对于雇佣，则罔觉其非，或明知其非，而不肯废。诎知雇佣之与买奴，其名不同，而不平等则一，灭他人之人格，长自己之骄志，世有以为不能废或不必要者，皆所谓徇于私意，见义不为而已。

（五）不坐轿及人力车（病者老人幼子不在此例）。

（说明）肩舆人力车二物，在欧美久已绝迹，而以东洋诸国人之眼光观之，乃习而不以为怪，此文明程度比较高下之一征也，顾世有心知其非，而以不坐车轿则车轿夫将至失业为词者，请以一最浅譬晓之。赌之当禁，人皆知之矣，其将虑赌徒之失业而开除赌禁乎？狎邪之当戒人皆知之矣，其将虑娼妓之失业，而以戒狎邪为非乎？吾知其必不然矣。肩舆与人力车之不可坐，其理同也。故吾谓不必虑车轿夫之失业，但使人人不坐轿、不坐人力车，则凡肩轿子、拉人力车者皆将去而别谋正当之生业，令千百万可悯之夫，一旦恢复其自由之人格，岂不美哉。

(六) 不婚姻 (其已结婚者, 须以二人之同意解除夫妻名义)。

(说明) 人无男女, 皆有独立之人格。重男轻女之俗, 以女子为男子之玩物, 其为不道固不俟言; 即所谓一夫一妻者, 名为平等, 而甲为乙夫, 乙为甲妻, 明明已以甲为乙所专有, 乙又为甲所专有。既曰所有, 即无异以人为物矣, 乌有人人平等之世, 而可以谁某为谁某所有者哉? 不甯惟是, 有婚姻则有父子, 父子者, 不平等之甚者也。有婚姻则有家族, 有家族则有遗产制度, 遗产者又不公之甚者也。又不甯惟是婚姻有永久之性质, 而人情之结合, 无永久不变之理, 情既离矣, 而社会之恶法律、伪道德复从而缚束之, 以离婚为不祥, 以苟合为耻辱, 于是乎狎邪妒杀等罪恶纷然以生, 而社会遂无光明和乐之幸福矣。故吾敢断言曰: 欲社会之美善, 必自废绝婚姻制度, 实行恋爱自由始。今唯有本会社友毅然行之, 以为社会倡。婚姻既废, 遗产制度同时可灭。社友之有财产者得自由集合, 组设公共产育院, 为女社友产子育儿之所 (此为各社友之自由事业, 本会绝不干涉)。斯时无父子, 无夫妇, 无家庭之束缚, 无名分之拘牵, 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者, 斯不亦大同社会之权舆欤?

(七) 不称族姓

(说明) 人类之初, 无族姓之界域也。远者姑勿具论, 即以支那现今之民族言之, 既人人皆自命为黄帝之子孙矣, 则芸芸四亿之众, 同出一祖, 即当同系一姓, 又何有为张为李者之俨如异类乎? 且自达尔得文进化论兴, 其学说已为世界所公认, 是则人类远祖同出猿猴, 五洲万国几百族类莫非昆弟, 又何一族一姓之可言哉? 族姓者, 自私之物也。有族姓则有长幼等卑之名分, 长者尊于天, 幼者卑于地, 蔑视公道, 丧人格, 莫此为甚。希望世界平等者, 焉可不先去此平等之蠹贼邪! 有族姓则有界限, 由族界而县界、省界, 由县界、省界而国界、种界, 小则为乡族之争斗, 大则为国际之于戈, 戕贼人道, 扰乱和平, 皆自此起希望世界大同者, 又安可不先去此大同之障碍物邪? 顾或者曰: 废族姓, 无父子, 然则老者将何所养, 而幼者又何所依乎? 则应之曰: 老人幼子在理有受人供给之道, 今之所谓无父子者, 亦去其不平等之名分已, 岂教人不爱老不慈幼之云哉。要之, 本社俟社友稍众, 即不可不发起三事: 一、公共产育院, 已于前条言之; 二、公共养老院, 即各社友前日家族内之老人得入院休养者也; 三、女子习艺院, 即各社友前日家族内之妇女得入院习艺, 伸他日生活上能自立者也。三者皆当由各社友自由组织之, 其章程办法亦当由创设者自定, 本社惟有赞助, 绝不干涉。盖遗产制度既废, 斯三者自然易举。至是, 则本社会主义庶无遗憾矣。

(八) 不作官吏

(九) 不作议员

(十) 不入政党 (曾入党者, 可即脱党)

(说明) 有受治之平民, 而后有治人之政府, 政府者, 强权之所树也; 官吏者, 使用强权者也; 议员者, 制定强权之法律以授之官吏者也; 政党者, 官吏议员之营业场也, 故三皆强权。强权即平民之敌也。又自其现象言之, 中国固不必论, 即所谓最文明之共和国如美利坚, 其政治之污点 (如贿赂运动等), 政客之官狂, 乃为东方人所未见, 其国之有心人至以「政治家」三字为诟病。此无他, 矢人唯恐不伤人。一人政途, 亦必先灭去其几分之良心, 而后可适存于政治社会, 虽有贤者, 莫能自脱。故官吏、议员、政党三皆污浊之藪也。而有志者愿甘为平民之敌耶? 甘入污浊之藪耶?

(十一) 不作海陆军人

(说明) 海陆军皆杀人者也，扰乱和平者也。一将成功，万骨已枯，军费扩张，加税累累，战胜国之利，政府与富贵者之利，而平民之害也。自社会主义昌，人人皆加国界之当泯，此爱尔卫氏反对军国主义论之所由盛也。是故欲世界大同，必自弭兵始；欲弭兵，必自人人相戒，不作海陆军人始。

(十二) 不奉宗教(其曾奉教者，自入社日作为出教)。

(说明) 神者(佛与祖宗亦神之属)，无形之强权也，而宗教以之。有强权则不平等，有强权则不自由；人欲平等自由，即当反对宗教。况自进化学昌，宗教之虚妄，已妇孺皆知者耶？然此犹但就有形式之宗教言耳。有无形式之宗教焉，即所谓圣贤之教是也。古今一切之伪道德、恶制度，皆一般狡者造作之，现社会千万亿兆之罪恶无非此辈所流毒也，世乃崇信其说，名之曰圣贤，奉之为师表实与认贼作父无异，故本社并所谓圣贤之教亦彻底废绝之。

凡能力行以上十二事者，无论何人(无国界、男女之别)皆可为本社社友。欲为社友者请以函通知本社，俾将名字列入社友录及登之报端，以为嚶鸣求友之助。函内请注明下列各款：一名字，二年岁，三男或女，四曾否结婚，五曾否生子(已生子者注入人数男女年岁)，六曾否入政党，七曾否奉教，八通信地址。

凡愿力行以上各事，而因万不得已之故不能全数实行者，可叙明理由，作为本社赞成人。

(说明) 所谓不得已者，如现为军人，而为法律所束缚之故不能脱籍，须待期满者；又如前已结婚，而夫或妇一方面之宗旨不同，限于法律不能离异者类是。

本社无社长、干事等名称，无章程，无罚则，倘有既入社而不能守约者，得随时声明出社(赞成人亦可随时除名)。其既不守约又不入社者，本社亦无从施以罚条，惟望其本人自抚良心，翻然愧悔而已。

发起者：师复 彼岸 纪彭

本社通信处：广州西关存善东街八号晦鸣学舍

《社会世界》5期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

《晦鸣录》编辑绪言

(1913年8月20日，《晦鸣录》第一期)

二三人相聚读书论道于一室，名之曰「晦鸣学舍」，又取其所读论者，借铅槩纸墨布之于外，从而名之曰《晦鸣录》。其在宇宙，直微尘耳，非所敢列于当世报章杂志之林也。虽然，真理之在天地，本无所间于远近大小，惟潜心澄虑不为物蔽者乃得之。故二三人其势虽微，苟能以正确之真理为准的，不蔽于一家之学说，不囿于一党之瞥见，独立不倚，以达吾良心上之是非，其所言乃往往足以代表真理，而为人人心中所欲言。斯则所谓「平民之声」矣。

《晦鸣录》既以平民之声自勉，其言论即直接为平民之机关。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而自陷于痛苦秽辱、不可名状之境。推原其故，实社会组织之不善有致之。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而改造正当真理之

新社会以代之，然后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晦鸣录》所论列，即悉本此旨。斯非嘹亮优美之平民之声乎？

今敢约举所纪载之纲要于下：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

此外，凡一切新发明之科学，足为生活改良人类进化之母者，亦得附载。并以希望语言统一之故，特设世界语部。一方面传达世界语于支那，一方面披布支那社会之真相于全世界。复以世界语及华文两者征集文件，互译而并载之，使东西两文明日益接近。行将导东亚大陆之平民与全世界之平民在携手而图社会革命之神圣事业。支那泱泱大国，固不乏深识远虑之士，其诸有以教我乎？

（一九一三年，八月。）

无政府浅说

（1913年8月20日，《晦鸣录》第一期）

政府果为何等之物乎？果于吾人类有何等之利益乎？吾人饥则食，寒则衣，能耕织以自贍，能筑室以自安，能发明科学以增进社会之幸乐，无取乎政府之指挥也，亦无需乎政客之教训也。自有政府，乃设为种种法令以绳吾民：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出此网罗陷阱之中，而自由全失。世界之人类，皆兄弟也，吾人本能互相亲爱，政府乃倡为爱国之论，教练行凶杀人之军队，以欺凌人国为义务，于是宇宙之同胞，互为仇敌，而和平全失。是故政府者剥夺自由扰乱和平之毒物也。

政府果何自起乎？曰起于强权。野蛮之世，一二梟悍者自据部落，称为己有，奴役其被征服之人，复驱其人与他部落战，互为敌国；此国家之由来，政府之从出。自今思之，无价值已甚。彼时兽性未去，固无怪其有此，顾今则已由兽域而入于人境矣，以光天化日之人境，而留此兽域之产物，果何为者乎？

政客乃为之辩曰：「政府之作用，将以为民御外侮平争端，而非以凌人也」。则诘之曰：「凡政府皆不凌人，又安得有所谓外侮？必政府本为凌人之物，然后得藉御侮之说以自饰。且即以御侮言之，两国相争，必有胜败，果胜者为能御外侮为良政府乎？则其能胜者必其能凌人者矣。今世之所谓列强皆是也。至于人民之争端，亦非政府所能平之也。夫政府所执之法律，不过集录社会固有之习惯而已（此为近世无政府大家克鲁泡特金之说）。使习惯而可敬守也，则已无可争；既有争矣，又岂其固有之习惯所能平之者乎？争之根源固别在有，不清其源而欲治其流，吾未见政府之能也。」

今世界政府之恶已显著矣，欧美之民，已渐知政府之无用而厌恶之矣。无政府主义之发明，既如旭日当空，无政府之世界，不难实现者也。

愿世人之闻无政府说者，胸中往往有数疑问同时并起，今当有以解其惑：

疑者曰：「无政府则无法律，无法律则秩序破坏而扰乱以起。」释之曰：「法律非能止社会之扰乱者也。扰乱之起由于争，人之有争，由于社会组织之不善，非法律所能为力。观于都市之地，法律最严密，而争讼犯罪者最多；乡野之地，往往为法令所不及，而争讼犯罪者绝少。此法律无益于社会之明证。人之生也，必求满足生活之欲望。生活之欲望在衣食住，衣食住赖乎物产。物产者，土地生之而人力成之者也。故论正当之道理，凡能出力以致此生产者，当然能满足其生活之欲望。乃事实则不然。社会之私产制度既成，有金钱者斯得最高之生活，而不必为出力生产之人。人见金钱之万能也，于是相率而金钱是争。纷纭扰攘，孳孳屹屹，无或出此。争之而得，则骄奢淫佚，视同类为牛马；不得其弱者转沟壑，狡者皆诈伪，拙者卖身，（奴婢妾）卖力（雇佣及车夫）卖皮肉（娼妓）以苟且之生

活。其强悍不驯者则铤而走险，以劫掠为生涯，视杀人为儿戏，于以成今日悲惨黑暗罪恶危险之社会。究其原因，则莫非私产制度为之阶，虽有法律，曷足济乎？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既无所可争；又何扰乱之足虑哉？」

或又谓人民程度不一，教育未普及，一旦无政府，未明真理者尚多，必有率其旧社会之恶习惯以为不秩序之行为者。此说为反对急进派者最普通之论，即今日之心羨无政府主义者，亦往往怀此心理，以为必俟教育普及，然后无政府可实行，因之不敢主张急进者比比然也。不知人类道德之不良，由于社会之恶劣；社会之恶劣，由于有政府。若万恶之政府既去，人类道德，必立时归于纯美，不必俟久远高深之教育者也。何以言之？强盗劫掠，今世之所谓不道德之行为也。然盗之源起于贫，人之有贫，由于富人之垄断财产。富人之所以能垄断世界公有之财产而贫民莫敢谁何者，以有政府法律为之保护也。若无政府则私产制度同时废绝，世界之产物，世界之人共作之共用之，既无贫富之阶级，强盗劫掠之事，自然绝迹于世矣。杀人者，今世之所谓不道德之行为也。然杀人之原因，十八九由于争财，否则争色。财之争由于私产制度以财产为私有，色之争由于婚姻制度以妇人为私有；而二者之所以存立，又无非根据于政府之法律（所谓民法）。若无政府则私产绝，婚姻废，财与色均无可争，杀人之事又必绝迹于社会矣。又如自私自利不顾公益，亦今世最普通之不道德行为也。惟将来无政府之世，无私产；无家族，社会为个人之直接团体，个人为社会之单纯分子，人人各为社会尽力工作，所获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已与人共享之，所作所为，无一非为己，亦无一非为人，此时既无公私之可言，即私利亦无非公益，则不谋私利之公德，又自然人人皆备矣。其他种种，凡今日所称为不道德云云罪恶云云者，苟一考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必由于恶劣之社会有以致之，而非其人之罪。无政府即所以改革此恶劣之社会，而铲除今日所谓罪恶所谓不道德之根苗者也。至谓无政府之真理，愚民未易徧晓，此则先觉者之责任，但能将此种无政府组织之良善，用种种方法，竭力传达于众，使家喻而户晓之，自然无所谓阻力。而此事亦非甚难，盖由今日以至于无政府，其间必费多少时日，多少精神，以从事于主义之传达鼓吹。当传达鼓吹之时，即所以使人知无政府之真理。及乎知者渐众，群起而推翻政府，此时纵有少数不明真理者，无政府党人不难设法晓之。盖此种道理，非有深妙玄微之处，实人人所能知，人人所能行。最要之道德格言，不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使之知固易，行之亦不难者也。倘或有一二枭悍之人，故意与众为敌，敢于破坏公理者，是谓拂乎人性，为社会之公敌，人人得而摈斥之。既能推翻强力之政府者，岂并此区区而不能去之哉？是故今日欲实行无政府，惟有竭力于传达，才者从事于鼓吹及实行之务，不才者亦请先自信之，此实为今日凡知有无政府之名词者所当留意，断不必袖手以望教育普及者也。今日教育之不能普及，由于经济之不平等，经济之不平等，由于政府之保护私产。故有政府之世，断无教育普及之理。（欧美诸国名为教育普及，实则仍为富人教育普及耳）。且有政府之教育，大抵与自由教育之原理相反，一般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等盲学说盘踞于人心，实无异为无政府之敌。故谓教育普及而后可实行无政府者，无异谓地球诸星尽灭而后可无政府也。

或又曰：「好逸恶劳，人之天性，共产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设人之好逸乐者多，惟取所需而不尽所能，将若之何？」则应之曰：「好逸恶劳人之天性」，此语盖大不然。凡人居室既久，便欲游行，苦坐既疲，即思运动。此无他，人之耳目心思四肢百体，皆有运动之本能，无时或息，故断不能无所作为，不必人之强迫也。且人类由兽域而进于人境，其最显而易见之差别，即在于两手。人之有手，即表示其天赋工作之良能。故「好动为人之天性」，实可断言。至今人之好逸乐而恶劳苦则有由矣：「私产制度阶之厉也。私有财产

之制既行，贫富之悬隔日甚，金钱之势力日大，富者驱策贫民如牛马，社会上凡百职务，为人类生活所不可一日缺者（如农工等），富者皆不必自作，而惟贫者独任之。」

富者逸而荣，贫者劳而辱，不知不觉之中，遂造成社会上一种好逸恶劳之心理（实即好富恶贫）。而富者于个人一身之事，亦可以金钱买他人之臂力腿力（如仆役车轿夫等等），以代其四肢百体天然之运动，又复加以烟酒声色赌博种种懒人之生活，以消遣其无聊之光阴。为之既久，精神销铄，生理损耗，由是人身体魄脑髓天赋好动之本能，亦因之而消失，谓为好逸恶劳，亦固其所。至于贫者，终日劳苦，为社会效无量之血汗，曾不得丝毫之报酬。耕田者饥，织布者寒，造屋者无片瓦，厨夫制精美之饌而自食乃馐余，凡劳力所得之结果，皆为富者所掠夺。

无论如何勤劳，只以供少数富贵者之牺牲，而一己不与焉，而社会中多数之同胞不与焉。愈勤苦而所得之幸福愈寡，则其失望而懒，固人情所应尔。盖与其偷惰片刻，尚得片刻无聊之安逸，犹愈于盲勤以丰富者之淫乐也。呜呼，此岂人之罪，实贫富不平等所造成之果耳！罪恶哉金钱，幸福之蠹贼，犯罪之根苗，悉在于此。故无政府必反对私产，同时以共产主义代之。且人人平等，无有富贵尊卑之别，自然无视工作为贱役之理。人人各执一业，合之而成协助之社会，凡所工作，皆以供全社会之生活，人与我同在其中，而非徒供少数人之牺牲。愈勤劳则生产愈丰，而社会之幸福愈大，亦即一己之幸福愈大。此时尚有人好逸恶劳，吾不信也。且今人每日工作时间，八时至十二时不等，劳动过甚，致害生理，虽有可以省力之机器，而富者以佣值廉贱之故，不肯出资购器以代人工。若共产之世，已无金钱贸易之关系，凡百工作，皆可以机器代之，人但司其机关，虽甚污秽及辛苦之役，皆无难变为安闲之事业，即克鲁泡特金所谓秽浊之矿坑，亦可使之精美与大学之试验所相等者。盖既无资本家靳其金钱，自然事事皆可利用科学之结果。而所谓文明之幸福，不至为富贵者之专利品。劳力与实践同时并省，无所谓苦，盖惟有乐耳。试观今日之世，富贵者逸乐不事生产，以大多数官吏政客商贾海陆军人律师警察奴隶娼妓盗贼流氓乞丐棍徒以及全人类半数之妇女（凡以上各种无益于社会生活之人，统而名之曰游民），所需之衣食住，均责之于农工两类之人，工人之中，又耗其一部分于无益之物及杀人之具。以一人而养三四人，（世界人类职业之统计，难得确数。然以上所指游民，必居农工两类之三四倍。平均计之，即以一人而供三四人所需，亦即以一人而养三四人也。是今人大多数皆见养于农工者，而反视农工为贱役，农工所得之幸福，必不及各种游民。冤哉不平之社会）。焉得而不劳。若彼时人人工作，苦乐平均，加以各事利用机器，又无战舰炮台军械等等耗损，人人皆从事于人生正当之工作，其时物产之膨胀，必不可思议。据法国无政府家某氏统计布算之结果，谓将来每人每日作工二小时，已足供社会之所需，今始假定为一倍之数，每人每日作工四小时，时间短小，工事轻易，劳动之苦恼将变而为游艺之幸福矣。今人逸乐无聊，亦往往为游猎旅行游戏体操等等消遣之事。然则每日作工数小时，亦不过消遣之类耳。又何不肯工作之足虑乎？

又有虑无政府时代人类既无竞争，社会将无进化者。不思进化乃天演之原则，向上为人类之公性，断无退而不进之理。世界之进化，全赖科学，今人之发明科学，岂皆为竞争私利计者？盖大抵怀改良社会、图谋进化之心耳。顾今日发明科学之所以难能者，则以有私产之故。人非富者，不能得最高等之教育，既得之后，又以谋衣食之故，暇时无多，而器械试验之助力；亦非有资本者不能。欧美科学研究会，及科学发明家，往往藉富人之资助，此科学为金钱所操纵之明证。若行共产，则教育平等，人人皆有科学之智识。所谓发明，非复少数人所专有之事。每日工作之时既短，研究之时自多，复人人可得试验之器械，斯时凡思想之缜密者，必能潜心研究，科学之发明，比之今日，将有一日千里之势矣。且今人困于私产制度之下，日谋衣食，但求得多金而已足，其猥琐龌龊之态不可向迩；若彼

时则生活丰贍，处于协爱之社会，思想必异常高尚，无有不思为社会谋幸福者。何不进化之足云？

此外又有一最普通之疑虑：「即恐一国无政府，他国遂从而侵割之是也」。疑此者大抵习惯于有政府之下，迷信政府为万能。而不知政府亦人耳，非有万能。所谓御侮者，不外倚赖军队，军队习惯于服从命令，已无独立性质，一旦驱以御侮，其视听命令之心，必重于御侮之心，故不足恃。若人民自为防卫，纯由于保障人道抵抗强权之公理，故必视政府之军队为有力。观于千七百九十三年法国大革命时，以平民抗拒联军，千八百八年西班牙人战退拿破仑第一；此皆以人民抵御外侮之最著而有征者。是可见御侮不必久练之兵，而以军国主义为名提倡扩充军备者，皆不过为政府之私利，而非专以御侮也。不甯惟是，平民既有推倒政府之能力，可以胜一国之军队，即可以胜他国之军队。且无政府党无国界，既推倒一国之政府，且将分其余力，助他国之无政府党以推倒他国之政府。今日无政府党已遍布各国，一国之政府去，其他各国之无政府党必相继而起，各谋去其政府。此时凡所谓政府者，方自顾不暇，岂有余力以侵略无政府之国哉？试观今世所称司战大神之德皇威廉第二，对于无政府党尚为之恐怖，至有「无政府党能合万国为一团体，各国政府不能合万国为大同盟」之言，于此可见政府之力远出人民之下，显然无疑者也。

以上反复申论，皆所以证明无政府主义不但理论正确，且必可以实行。然则闻斯说者又何庸鳃鳃过虑乎？

（一九一三年，八月。）

政治之战斗

（1913年8月20日，《晦鸣录》第一期）

记者所望袁氏退位一语，已成画饼。惟本论主旨，在论政治战斗与社会主义之冲突及证明政治之祸民。至于两方面之是非胜败，皆以为无评论之价值。无论孰胜孰负，真理则亘古如一也。

江西战事既肇，举国汗骇。讨袁讨袁之声不绝于耳。记者屏营深念，独漠然无所动于中，惟日夜怵惕，哀我平民，此次又不知糜几许斤肉，留几许升血而已。

尝应之曰：「持国家主义，作政治家言，讨袁可谓无訾议。若自真正社会主义论之，则未闻战以前，吾反对开战；既开战后，事已无可挽回，惟望袁氏速退以期战祸之早息耳。」

虽然，记者之望袁去，惟袁去则战祸或可早息，非谓袁去即人民可自由也。凡有政府之世，人民必无真自由。今国民党讨袁之辞曰：「破坏共和，谋叛民国。」此语在国家主义范围内，自然名正而言顺。若按之社会主义，则破坏共和，谋叛民国者，即藐视国会，违背约法之谓。吾人意见，以为国会与法律皆在当废之列，藐视云，违背云，皆不过政治问题，与社会主义无关。主张社会主义者，不应藉为口实。凡有政府皆属万恶。袁氏虽去，岂遂无类于袁氏者起而代之；即使继袁者决胜于袁，亦不过其恶之大小略有比较，如五十步与百步之说耳。以欲得一罪恶略减之总统之故，而牺牲无量数人民之生命以易之，曾谓持社会主义肯作此宣言耶？近有味于此义者，以为讨袁亦为抗强权争自由之一种，与社会主义无背。则试问去袁之后，是否仍立政府？仍设总统？政府总统是否强权？当有强权之世，人民能否有真正之自由？论者苟能自返及此，当可憬然悟矣。去今两年间，比利时之社会党（即政治派之社会党），为争普通选举之故，运动总同盟罢工，其势甚盛，独无政府党竭力反对之，其事不久遂寝。总同盟罢工者，社会革命惟一之利器，而无政府党所视为神圣之事业者也。今比之无政府党独反对之，亦以普通选举乃政治问题，而非社会根本的改革，无此重大之价值故耳。夫普通选举，在政治问题中，其事之重大，视易一跋扈之总

统，相去何可以道理计，比之无政府党且不欲与争。今讨袁问题，亦不过政治问题之一，在政治家视为大莫与京之事，又何怪其不惜牺牲一切而为之。若以主张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亦信口附和，鼓吹政治之战斗，独不虑世界之无政府党反对军备党之从旁窃笑乎？李石曾先生者，中国提倡无政府主义之先进也。其为言曰：「吾对于两方面均不以为然。」善哉，庶几准度真理之言矣！抑不独石曾先生也，中国社会党，特国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中立派耳，其宣言亦有曰：「世人狃于政治革命之形式，而昧于社会革命之精神，以为兵力万能，何求不得，长此以往，吾侪小民，惟日供一二英雄魁杰之刍狗而已。」其言亦未尝不痛切而有味也。然则参观各中立者之言论，讨袁问题与社会主义无涉，亦较然明矣。或者曰：「子以讨袁与社会主义无涉，然则社会主义不妨左袒专制之总统乎？则应之曰：「社会主义，排斥一切总统一切政府，何有于专制之总统？万恶之袁氏？特今尚未至其时，吾人当鼓吹准备之事正多，惟日孳孳，犹恐不给，更何暇及此隔靴搔痒之政治竞争乎？」

抑吾更有一说以告吾平民，讨袁之起，起于政治之竞争也。以政治竞争之故，而至惹起弥天之巨祸。然则政治乃不详之毒物，可谓信而有征矣。即间有一二提倡离京开会之说者，亦以被抑于多数不能实行。然则国会又显然不能代表人民明矣。是故讨袁战事发生，愈足见政治之无益，国会之无能。世之迷信政治，迷信国会者，亦可翻然知返，决心从事于反对政治之社会革命乎？

（一九一三年，八月。）

政府与社会党

（1913年8月27日，《晦鸣录》第二期）

去年十二月间，新「社会党」发表未及一月，即被袁世凯下令解散，至本月四日，「中国社会党」党员陈翼龙在北京被逮捕枪毙，袁氏复下令解散全国社会党。先后八越月间，以大总统命令解散社会党者二次，斯诚支那共和国惟一之特色，足以自豪于五洲万国而有余者也。

去年被禁之「社会党」，其宣言含有无政府的意味。以无政府之影，见恶于政府，所谓罪有应得，无足为怪。若「中国社会党」者，其党纲则赞同共和，其章程则规定不妨害国家存立。当去年新社会党被禁时，其首领曾遍布宣言，自称其党宗旨正大，手段稳健，袁总统所赞成，赵总理所保护。据此云云，已足见其党领对于政府之忠顺，当不至为政府所嫉忌。乃曾几何时，终不免大总统之震怒，而受解散之处分。斯岂其党领之忠顺尚有未至耶？抑社会党之名词固非有政府时代之字典所应有耶？

真正社会党决非政府所能解散，而「中国社会党」，则固吾人所不能遽认为真正社会党者，即解散又何足惜。特以蚩蚩愚氓所醉心垂涎之「集会自由」，曾用寸许之大字端楷楷的写在所谓约法之上者，其价值不外如是！吾人于此，当亦可以洞见「政府」之与「人民」，「法律」之与「自由」，固纯然两不相容之物，而勿复再作政治神圣之梦想矣。

袁氏之禁社会党也，根据于军警执法处之宣布。曰：「陈翼龙拟以猛烈手段对待政府，计与虚无党联络以图乘间起事。」曰拟，曰计，曰图，均非有事实发现，是否为共和法律所能干涉？又陈氏即有罪，应否牵连及于全国之社会党？在好谈法律者尚不难振振而有词。但吾人素不惯与政府研究法律，故对于此等问题，均不欲深论。惟读袁氏之命令，真有令人捧腹而不能自己者。袁氏之言曰：「社会党……并非文明各国但研究学理之社会党可比。」袁氏自诩能悉外情，亦知所谓文明各国者，均有社会党之类时时大张旗鼓，亦明知「禁社会党」之恶名，将贻笑于万国，乃不惜设身处地，为所谓文明各国者下一转语。意谓各国之社会党，不过研究学理，非有异志，故各国政府能容之。若中国社会党则大逆不道，不

可同日而语，故禁之亦不得为专制。于此足见袁氏尚时时存一所谓文明各国者在其心目中，凡事皆欲攀跻于文明各国之林，而不敢翘然独异。此诚吾人所钦佩不已者。独惜袁氏眼中所见文明各国之社会党，尚有未尽。袁氏以为各国社会党惟许研究学理，独不知今日运动罢工明日提倡暴动之社会党遍于欧陆，亦得谓但研究学理否？所谓文明各国亦曾以大总统命令解散之否？又不知各国社会党之外，尚有所谓无政府党，皆公然集会，宣言反抗政府，各国亦皆以大总统命令解散之否？听者苟疑吾言，则记者虽陋，斗室破麓中，尚有法文英文之社会党无政府党报纸数张，可以质证。满纸非运动罢工，即鼓吹暗杀，某处为无政府党之机关，某日为无政府党之大会。其大逆不道，不知视陈翼龙何如。而英法之政府，固未闻以军法枪毙其党员，封禁其报馆，而解散其机关也。袁氏欲学文明各国，而不能尽肖，此则吾人于钦佩之余，不能不继之以失笑者矣。（军警执法处之宣布谓「大总统交查社会党首领陈翼龙勾串外国党纲妨害邦交一条」云云。党纲而可以勾串，勾串党纲而至于妨害邦交尤为千古未有之奇闻。袁氏幕府多才，措词之陆离光怪。令人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真不能不叹观止矣）。

（附注）「社会党」与「中国社会党」之别，时人往往混淆，今特附注明之：未革命之前，中国无所谓社会党也。去年一月一日，南京政府成立时，江亢虎始发起「中国社会党」于上海。其党纲有八：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制限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据此八者，实无异一普通政党，殊无取名社会党之价值。惟彼党宣言，不自认为政党，不运动选举，不谋握政权，且间或宣言赞成无政府主义。然既不入议院，不握政权，试问所谓改良法律专征地税限制军备等党纲，将从何实施乎？既赞成无政府，又安得有所谓赞同共和专征地税等等政客话头乎？党纲与宣言，自相矛盾，至于如此，则其内部实力决不能巩固，盖有必然者，及去年十月该党开联合大会于上海，一部分主张政府社会主义（俗称国家社会主义）之党员，提议改为政党，一部分主张无政府主义之党员，又提议删改党纲，期合于真正社会主义。争论至烈，党领乃为调停之计，于章程中加入「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及「党员得以团体或个人从事政治之活动」二语。其矛盾乃视前益甚。所谓「纯粹社会主义」，其界说若何，虽不得而知，然吾闻各社会大家及各国大词典所下「社会主义」之定义曰：社会主义者，废除私有财产制度而以生产之机关属之社会之谓也。今所谓纯粹社会主义，无论属何学派，想必不能出乎「社会主义主张以生产机关属之社会」之定义。社会二字，即为个人及国家之对待名词。然则国家存立范围内，安得有所谓纯粹社会主义乎？且其党纲之赞同共和专征地税破除遗产（而不主张共产）限制军备（而不主张废除军备）等词，果得谓之纯粹社会主义否乎？至党员得以团体名义从事政治之活动语，尤与不认政党不运动政权之宣言相违戾。欲取调停，而自忘矛盾，其不满人意，固有由也。以是之故，大会既毕，两派终不能复合，愤愤（即沙淦）等乃出而别组一党，名曰「社会党」，而无「中国」之名。其党纲目有六：一消灭贫富阶级（实行共产），二消灭贵贱阶级（尊重个人），三消灭智愚阶级（教育平等），四破除国界，五破除家族，六破除宗教。此等党纲及其组织，吾人亦多未能满意之处。然比较上视「中国社会党」为较善矣。此党发表未及一月，袁世凯即据侦探吴天民之报告，下令解散之。于是呱呱堕地之社会党，名义上遂不能公布于内地，惟于上海设一交通机关（法界大马路卜邻里口四百七号），进行上尚未有何等之表见。最近始发刊一机关月报，名「良心」，始出第一期耳。若中国社会党，其本部亦在上海（英界大马路福康里口），「人道周报」为其机关，据所报告，支部已有四百余处，党员达五十余万。然吾料所谓五十余万之党员，不独深明社会主义者绝无而仅有，即求能了解其党之党纲者，度亦不及十分之一也。最近被杀之北京支部干事陈翼龙，政府谓为图谋内乱；其是否不可知，

惟谓北京为其本部，陈氏是其首领，又谓其党纲三条，此则尚未知该党之真相者也。今因论总统下令解散社会党事，遂附叙「中国社会党」与「社会党」之沿革历史及其现状如此。
(一九一三年，八月。)

师复启事

(1913年8月27日，《晦鸣录》第二期)

(一) 本志言论，无论为自撰，为译述或为投稿，概由师复一人负完全责任，至其宗旨已备载于第一期编辑绪言。中外间或有以为心社机关者，虽非大谬，亦微有误会。盖心社社约只为个人道德问题，而与社会无涉。《晦鸣录》则以倡导社会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纯为研究社会问题，而不但拘于个人道德而止。故谓《晦鸣录》宗旨与心社无冲突则可，谓《晦鸣录》为心社机关则不可。

(二) 师复现在除发刊本杂志及致力传播吾人主义外，一切社团、报馆概与师复绝对无关紧，外间传某社、某报与师复有关系者，皆讹言也。

(三) 师复去年与同志发起心社，取绝对自由主义，无章程，无规则，亦无一切组织，各凭一己良心以相集合。倘有假冒混充，或信道不笃，以致背约者，心社亦无从干涉。世人不察，凡从前曾列名或冒名心社者，其所作所为苟有不是，皆举而归咎于心社，甚而责备及师复个人。殊不知心社既为无章程、无规则之团体，于社友个人之行为从不过问。间无论为发起人，为社友，为赞成人，苟其人既甘心违背社约，或为无意识不道德之行为，不合心社宗旨者，即为自绝于心社之明证，即不必认为心社之人，于心社本体实无丝毫阻碍，心社不能为之代负责任，师复个人更不应代负责任。惟师复一己则敢自信，敢设智白：日毁星球灭，师复终不敢犯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之十二神圣社约，及一切与心社宗旨冲突之事。然即使他日师复一旦丧心病狂，倒行逆施，亦惟师复个人自绝于真理，为社会万众千秋百世所唾骂，而于心社本体仍丝毫无损。世有恒言，设使克鲁泡特金（最近无政府党之泰斗）一旦变为何才夫（俄罗斯革命党之汉奸），亦无损于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无政府主义，即此理也。再，心社所有只有十二社约之真理，此外，绝无设施，绝无举动。凡心社社友以个人名义举办他种事业者，皆由个人自负责任，与心社全体无涉。幸勿以个人之故，或误会以为某事某事由心社所举办也。

(一九一三年，八月。)

致吴稚晖书

(1913年8月27日，《晦鸣录》第二期)

案此书虽为私人函札，惟其中所论，关于无政府党之作议员，实为重要之事实。

近日好谈「半面的社会主义」者，往往谓借政治能力可以达社会主义之目的。此等邪说，实足为社会主义之玷。张继与吴稚晖皆中国提倡无政府主义之先进，前数年在「新世纪」操笔政时，持论至激烈。乃张继既作议员，吴稚晖亦时周旋于国民党间。既与政党日益接近，即无异与社会党无政府党日渐疏离。及讨袁事起，其原因本由于政治之竞争原为社会主义所不取。而张氏既竭力主持，吴氏亦日日著论鼓吹。以主张无政府主义之人，提倡有政府之战斗，尤足骇人听闻。记者于此，不禁为无政府主义痛哭。故特附录此书于此，阅者幸毋以明日黄花见消也。

近闻溥泉先生当选参议院议员，并被推为议长。既忤平昔素志，复戾进德会会约，先生与为至友，不审以为何如？此间同志对于此事，惶惑万状，而曾入进德会者，尤为愤激。今日攻海恶潮，陷吾民于痛苦，国人醉心权位，讼言运动，不复知学问道德为何物。其祸殆有甚于传染。长此以往，光天化日之人类，不难立返于兽域。三二贤者，方当卓然独立，为之表率，并宜以有用之光阴，致力于社会，为吾人类谋真正之幸福。乃不此之图，竟相率而逐海滨之大臭，其如吾道何！其如为人之责任何！先生等道义素交，似不宜坐视。师复愚见：以为先生当劝其即日自辞参议院议员一席。日月之过，于君子无损。否则宣布昔日主张无政府之宗旨，今已改变，并同时宣布自请出进德会，以谢同志。狂妄之见，自知无当，幸先生有以教之。

（一九一三年，八月。）

再致吴稚晖书

（1913年8月27日，《晦鸣录》第二期）

近于报中展转得读答书，为述进德会及六不会源流至悉。谆谆不倦，领教无量。惟进德会及六不会之先后继起，其时复适在沪读，于其历史及规则，与乎溥泉先生之未与闻六不会事，及六不会全与议员问题无涉，均颇能知之。前书亦并未齿及六不会一字。至此间诸同志，多属进德会员，且皆爱护之若神圣，固断不至有昧于规则如来书所谓夷视或苛责者。幸勿以此为虑。前书所以涉及进德会者，徒以误忆溥泉先生为丙部会员之故。盖不独复一人有此误，曾询进德会员数人，其误忆亦与复同也。嗣于《民立》报中得读先生「可以休矣」一文，据说溥泉先生实非进德会丙部会员。得此一语，复前书对于溥泉先生之第二疑问，本可以立时取消。惟复仍有不能尽解者先生为溥泉先生辨明语中，略谓溥泉先生亦屡欲改入丙部，第为政界中人所阻，卒未实行。云云。复窃谓先生此语过矣。人之进退，各有自由。溥泉先生不欲入丙部则已，如其欲也，岂其不能行使一己之自由，何至为他人所阻，更何至为政界所阻。夫以出处大节，宗旨所关，乃亦见挠于政界，不能如愿，岂不贻人笑柄耶？溥泉先生之不入丙部，其用意或别有所在，非浅识所敢知。若谓为政界所阻，鄙人虽愚，窃谓溥泉先生磊落丈夫，未必如此。今先生竟以此说宣布，苟人有反诘一语曰：设溥泉先生欲为革命党，欲为无政府党，政界中人从而阻之，溥泉先生亦受其所阻否？先生又将何以代白耶？抑更有进者，复前书对于溥泉先生之作议员，不能释然，其最要之理由，实以溥泉先生为提倡无政府主义之人，曾竭力排斥政治，不应反置身于政治上之生活也。溥泉先生之言论著作具在，反对政治，反对议会，言在耳而墨未乾，一旦言行相反，苟非有绝大之理由，必不出此。复愚无以自释，故欲请教于先生，不幸先生答书，于此未置一辞，致鄙人满腹疑团，至今仍未能释然。今日欧洲之社会党与无政府党，其宗旨本非绝对反对，徒以社会党运动政治，欲以议员之力达社会主义之目的，无政府党则排斥政治以为无济，而相率从事于社会之运动。社会党之异于无政府党者以此。其受无政府党之攻击唾骂者亦即以此。今溥泉先生虽未标揭无政府党之名，然读其著作，固俨然极端排斥政治之一人。忽然运动政治，其理由所在，无人不欲闻之。往者见《民立》报所载溥泉先生历史，中有「自光复后先生以为无政府主义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一语，世或即以此为溥泉先生作议员之原因。惟以鄙意度之，此语必非出自溥泉先生，有可断言者。盖无政府主义，乃世界的主义，无所谓适用于某国与不适用于某国。无政府党之提倡无政府，以为世界无论何国，皆当无政府，非专为一国说法者也。溥泉先生于七八年前提倡无政府主义，尚以为适用，独至今日乃以为不适用，有是理乎？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固多有以为无政府主义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意不外曰中国今日尚未至实行无政府之时而已。此则何

止中国，即以今日号称进化极速之法兰西亦未必即日遂能达到无政府，然则亦将谓无政府主义不适用于今日之法兰西乎？故复以为「无政府主义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一语，反对此主义者不必论，苟其人稍有无政府主义之常识，未有肯出此言者也。曩者白频洲先生又尝来书论兹事，略谓无政府党不妨作议员，其意以为将来之无政府实行，即由各国议员之主张无政府者决议解散政府。此言亦未免过于重视政治，视议员为有莫大之能力。不曰各国之人民决议解散政府，而曰各国之议员决议解散政府，是明认议员为能代表民意矣。而未思无政府主义固不认有所谓代表权也。即姑置是不论，夫待至各国之议员大多数皆为无政府党，其难固甚于河清。而欲各国之无政府党一旦舍其今日反对议会政治之宗旨，转而运动选举，此已属必不可得之数矣。以上本无关于本题，第以欲研究溥泉先生所以为议员之故，反复而不可得，故不惜絮絮言之。吾辈主意，在讨论真理，溥泉先生不过借为借口之题目，故以为不妨词费也。先生达识，当必有以教我。又鄙人已宣布废姓，此后如赐答书，幸勿再如前书于名字上冠以旧姓，尤为幸甚。

（一九一三年，七月。）

致张继书

（1913年8月27日，《晦鸣录》第二期）

去月秒报上见参议员题名，先生哀然居首。初以为或者有所不实，乃不数日而先生竟轩然揭幕而登议长之台矣。师复惊闻之下，神经震眩，半月为之不甯。故延至今日始能执笔奉询二事：（一）先生昔为主张无政府主义之一人。无政府主义，绝对不认政治为有益于社会之物。今先生忽以身驰骋政治场中，是否早日无政府之宗旨今已改变？（二）先生发起进德会，自为丙部会员，曾设不作官不作议员之信约。今忽为中华民国参议院议长，是否已宣布出会，取消进德会丙部会员之资格？以上两问题，望即日见答，并登报宣布，以释群疑。因对于先生为议员一事，不独愚陋如师复惶惑而不能解，即多数有识之同志，亦无不相视愕然莫名其妙。而曾入进德会之会员，则尤骇怪而兼愤激故也。虽先生个人之行动，原无受朋辈质问之责任，特以先生为人所共知之无政府党，又为进德会发起人，今一旦舍其素抱，不惜投身于向日所绝端反对之政治场中，世人将以为无政府党之所谓真理，进德会之所谓良心，皆属无用之物，可以束之高阁，弃如敝屣。此其影响，不可谓细。师复虽愚，窃为此惧。惟先生有以教之！师复白五月某日。

（一九一三年，五月。）

答道一书

（1913年12月20日，《民声》第三号）

读来书，纠绳余过，不愧良友，感佩靡既。惟谓「复因责江亢虎并其党而非之」此则不免误会。鄙意不满于「中国社会党」者，但以其党纲未尽完善，及党纲与党论又自相矛盾，与夫江亢虎先生以迁就政府之故，致主张不能明瞭。提倡者之主张既不明瞭，因之世人对于社会主义正当之解释，亦不免生含糊影响之弊。此实维护社会主义之苦心，并非对于其党而为排斥，更非对于个人而为讥议也。当「中国社会党」初发起时，复无限欢迎，本拟进步党共事，徒以党纲未尽惬意遂而不果。然与党中同志通信往还，几无虚日。两年以来屡欲著论登报，就鄙见所及，对于其党纲之未善者为详细之批评。然以社会党三字，在中国方始萌芽，一旦忽生异议，不知者以为互相攻击，于传播及进行或未免有所妨碍，

故始终未尝发表文字。及去年新「社会党」分立时，发起诸君，屡函招邀入党。复以其时两派方互为剧烈之排斥，鄙意殊不以为然。且新发表之党约，仍未能尽惬人意，故婉辞之，暂不入党。一方面函劝两派之各行其是，勿事攻击，一方面著论登之广州某报，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方在幼稚时代，凡能信服社会主义者，无论属于何派，均可称一国之优秀，如春木之苗芽然，吾人当竭力护持之，万不宜互相攻击，自残其优秀之萌芽」。此亦足见复之用意矣，及至中国社会党被大盗解散时，忽论及被解散，鄙意，正望其党之具有眼光者，趁此机会，改正党纲，淘汰其不良之分子（党中良莠不齐，屡闹无意识之风潮，实为该党不进步之一大原因，其党员亦自言之）。发生一良好之社会党。故乘便批评其党纲，且特下一二讽语，以促其党员之反省。意谓苟能达余所希望，则复虽受论事苛刻之名，亦无伤也。足下以复为薄该党耶？抑爱该党耶？若夫对于个人，如江亢虎先生者，其所取之手段，诚吾人所不能苟同，若其提倡之功，则固不可没也（即如对于张溥泉先生亦然。其作议员诚所不取，若其在革命以前提倡无政府主义之功，则不可没也）。至前论谓中国社会党员真能了解党纲者度不及十分之一云云。十字误作万字，苟非来书之质难，至今亦不觉察，特志于此，以代更正并志吾过。

又来书谓复「因吴稚晖先生与国民党接近，遂疑其有政治上之野心」，此语绝非原意。复前论只有「既与政党日益接近即无异与无政府党日益疏离」一语，纯是理论上之研究。盖真正之社会党无政府党，无不反对政治。政党与无政府党，几成风马牛不相及之物。故谓接近政党者即无异疏离无政府党。此语于论理原无不合，并非谓其有政治上之野心也。吴稚晖先生在中国中实为复所最佩服之一人。复固确信其脑子里绝无丝毫政治之臭味者也。其与国民党周旋，度不过虚与委蛇原非实际上政治活动。惟吾人以为稚晖先生本无政府党之健将，方望其出而提倡，不料其绚烂之后归卒于半淡，东归以后，绝不积极的鼓吹，不免令我辈鲁莽少年之失望，因失望而生恼，因恼而生憾，遂不觉发为斯语。想吴先生见之，当亦点首而一笑也。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

我辈向前进

（1913年12月27日，《民声》第四号）

「中华民国名为共和，实为专制。」此语殆遍于今日之社会，无可讳言矣。满清之对待革命党，其残酷已闻于世界，今之袁世凯政府，会丝毫未灭否乎？满清时代尚无所谓社会及无政府党。人民国以来，二者乃始发生。袁世凯于对待政治革命党之外，忽增加无数之劲敌。盗憎主人，势不并立。故即位数月，即下令解散主张无政府之「社会党」及乎战胜国民党后，顾盼自雄，益无忌惮，复借事下令解散非无政府之「中国社会党」，杀其北京部党员陈翼龙，各省之小民贼承风希旨，于是「社会党」党员愤愤复以他事被枪杀于通州。当此疾风卷地狂涛滔天之时，吾等鼓吹无政府之机关报《晦鸣录》乃适出现。不二十日，龙济光即强禁我出版，侦缉我同志，蹂躏我晦鸣学舍之团体。及吾等迁澳门后，正拟重振旗鼓。李开侁即照会葡领事，袁世凯复令外交部照会，葡公使，要求禁止《晦鸣录》出版于澳门。葡萄牙本一非驴非马之专制的共和国，无异支那之小影，其管理澳门，尤横暴无理，故亦欣然乐从，禁止《晦鸣录》出版，以表同情于支那之大盗。不甯惟是：黎元洪以

窃拆邮信而得晦鸣学舍之通告书，复据以电告袁世凯，袁遂通电各省，严密拿禁云云。此等举动，本不值吾辈一哂，然亦可见民贼之对待吾党，固无所不用其极也。

今者支那无政府之生气摧残殆尽矣。虽然，吾党抱反对强权之宗旨，为反对强权之运动，其受民贼之摧残，固在意中。何足馁吾人之气。自今而后，吾人之劳苦较前倍深，而责任较前倍重，吾人当视民贼种种之残暴，为吾人鼓吹之好材料。彼辈之残暴增一度，吾人之实力必须增一度，则平民厌恶政府之心理当必随之而增一度。夫如是无政府之时期不远矣。我亲爱之同志乎！其益决心！益猛进！无怠！无惧！以至于强权灭绝之域！杀戮囚辱固无政府党之乐乡！惟最后之凯歌则必由我辈唱之可断言也！

无政府万岁！我辈向前进！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

（1914年4月11日，《民声》第五号）

名正然后言顺，此语为凡百事物凡百学术所不可忽；而吾人提倡一种主义欲以号召天下者，尤不可不表揭一正确之定名，以示根本之主张，而一学者之观听。

「无政府」云，「共产」云，此名在中文中为新产物，其主义之在东亚，则犹襁褓时代之婴儿耳。闻其名而却走者固多，道其说而不知甚解者尤多；而浅人又或恶其名之骇俗，强饰以种种离奇可笑之代名词，令闻者之疑惑反加甚，则甚矣名之不可以不正也。乃作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

无政府主义原名 Anarchisme 其定义曰：「Anarchisme 者，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废绝首领及威权所附丽之机关之学说也」。据此定义，则华文译为「无政府主义」，可谓确切而不易。而最近无政府主义之大师克鲁泡特金 Kropotkine 先生则予以最简确之解释曰：「无政府者，无强权也。」强权有种种，而政府实为强权之巨擘，亦为强权之渊藪，凡百强权，靡不由政府发生之而保护之，故名曰「无政府」，则「无强权」之义亦自在其中。都克 Tucker 氏亦曰：「无政府字有多种解释，其要义则反对强权政府，故以为名。」此无政府主义之名，所由不可易也。

无政府主义既以排斥强权为根本，强权之为害于社会最显而最大者即为资本制度 Capitalisme，无政府主义首反对之，故凡无政府党必同时主张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名 Socialisme 其定义曰：「社会主义者，主张以生产之机关（即土地器械等）及其产物属之社会之学说也。」惟社会主义分为两大派，即「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Communisme 主张以生产机关及其产物全属之公共，人人各尽其所能，各取其所需，集产主义 Colectivisme 主张以日用之物（如衣食房屋之类）属之私有，生产之物（如机械土地之类）属之公有（或国家）。二派之外，复有独产主义 Individualisme 之支流。无政府党所主张者为共产主义，而集产主义则「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e（即俗称国家社会党或简称社会党）所主张，独产主义则「独产党」Individualiste 所主张，二者皆无政府党所不取者也。是故无政府党常自标其主义曰：「无政府共产主义」Anarchistel-communisme。

由此言之：「吾人欲表揭一正确之定名以号召天下，莫若名之曰『无政府共产主义』（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从事此主义者曰『无政府共产党』（简称则曰无政府党）」。

乃世人习惯于政权管辖之下，以为有主则治，无主则乱，或误会无政府即为扰乱之别名，视无政府党无异于放火杀人之强盗。虽有心好其说者，亦惧其惊世而骇俗，不敢坦然受无政府之名。于是种种可笑之代名词乃纷然以起，而名遂从此不正，言亦从此不顺矣。今试列举而辨正之。

世有欲浑称无政府主义曰社会主义者，不知社会主义对于经济的，无政府主义则对于政治的，不应混为一物。无政府党未有不主张社会主义者，故无政府主义可以兼赅社会主义，社会党则多数不主张无政府主义者，故社会主义不能代表无政府主义。又况「社会主义」一语，近世已习用为集产社会主义之简称，尤与无政府党所主张相抵触。「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社会党」二语，无政府党人常道之。非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及社会党也。徒以社会主义社会党之名，已为社会民主党及集产社会主义所习用，欲反对社会民主党及集产社会主义，亦不得不沿用其习惯之名而反对之。即如中国近日所称社会主义，已为「中国社会党」（江亢虎发起）所习用，其主张视欧洲之社会民主党尚不能及；甚至孙逸仙所倡之专征地税政策，亦目之曰社会主义。于是社会主义之名因之而减色矣。是故混无政府主义于社会主义，足令闻者无所适从。

又有名之曰「极端社会主义」者，此名不知创自何人，而愤愤、乐无等所发起之「社会党」实以此自标其宗旨。不知社会主义中只可分为共产集产等派，而无所谓极端不极端。即使强而言之，亦只可谓共产主义为极端，集产主义为不极端耳，与无政府主义固不相隶属也。况其名于文义上尤为不辞耶。

又有称为「纯粹社会主义」者，按「纯粹社会主义」即 Socialisme pure，在学术上原无一定之界说，然当世学者多称圣西门派之学说为纯粹社会主义。圣西门 St.Simon 者，十八世纪末之社会主义家也，其学说主张土地资本公有，各人视其能力而工作，公家量其工作之多寡而给以报酬。所谓生产之机关（土地器械）属公有，生产之结果（日用需要物品）则属私有。质而言之，实即近世之集产主义耳。此种学说，在吾人主张共产者方讥其不纯粹，曾何「纯粹社会主义」之足云？（其理由吾有「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文详论之，将载入本报下期）。然吾见近人之习用「纯粹社会主义」一语者，往往误会以为完全之社会主义。揆其原因，实为江亢虎所愚。吾闻「中国社会党」第二次联合大会后，江氏于章程内以己意加入「于不妨害国家存在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一语。此语实异常狡猾，一方面以「纯粹社会主义」之名，影射「完全社会主义」Socialisme integral，冀调停一部分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党人，而掩一般不明学派源流者之耳目；一方面暗示所主张实为圣西门派之学说，而以「不妨害国家存在」七字为抗拒无政府主义之具。其用意盖如此，不料学者竟为所欺，相率沿用，误会纯粹社会主义为完全社会主义，甚或以为无政府主义之代名，抑何不察之甚耶。

于是又有易其名曰「无治主义」者，此名较之前两名为略正，然语不经习，义无定释，或且误以为反对政治之称。凡无政府党必同时主张社会主义，故一举无政府主义之名，在习惯上已足包举社会主义之意，而无治则第以为破坏政治，如老氏之学说而已耳，与社会主义之意不相连属也。大抵用此名者，皆怵于政府之干涉，欲借不痛不痒之名以掩饰之。不知无政府党之运动，有公布的，有秘密的，其公布者当明张旗鼓以与政府作战，无取乎掩饰，若其为秘密运动，则无论所用何名，皆不失其为秘密。倘徒欲苟且一时以避祸，则断非无政府党所应有。且「极端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之变相」一语，已出之蠢侦探吴天民之口矣，然则又何难点窜一二字曰「无治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之混名」？如是，则即欲苟且一时，又岂可得耶！

此外又有所谓「三无主义」二各学说者，尤为离奇而怪诞。此二语实为「中国社会党」所创用，尝有「三二学社」之组织。彼所谓三无者：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也；所谓二各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也。以堂堂正大之主义，而饰以诡诞滑稽之名词，是直射覆之东方歇后之郑五耳，吾党人安能出诸口耶？且所举尤无伦类。夫「无政府主义」者，赅括之名，而非偏举之名也。无政府之字面为反对政府；而含义则为反对强权，其义几无所不赅。凡反对家族，反对宗教等等，皆为无政府党人所倡导，亦为反对强权中之一种，以之统属于无政府主义中则可，以之与无政府主义并列则断断不可。无政府主义中，尚有所

谓无祖国主义 Antipatriotisme。无军备主义 Antimilitarisme，无国会主义 Antiparliamentarisme（正名均为反对祖国、反对军备、反对国会主义等）及其他等等，若必臚举之，不将曰四无五无六无乃至不可计量无耶？不又将以无政府中种种偏举之义一一与无政府主义并列耶？至于「二各」之名，尤为不称，无异剧中丑脚之谐话。「各尽其所能各取所需」，乃共产主义之格言耳，若标其学说之名，则只可曰共产主义或共产社会主义，若执一二精理名言以名其学说，恐古今东西无此奇闻也。且既可名之曰「二各」，亦可名之曰「二所」，又亦可名之曰「二其」，岂惟类于丑脚，抑更甚于眩人之幻戏矣。或者乃曰：名固无足重轻。不知凡一学说之名，必庄重而可敬，方足以起世人之景仰，否则徒增轻褻耳。

况此了无意义之名，闻者不知何指，又安能持此以相号召耶！

吾今请为一简明之语以告吾党曰：吾人所主张者「无政府共产主义」也，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吾党为「无政府共产党」，简称则曰「无政府党」。吾人主义中，若偏举其一二义，则有反对宗教反对家族反对祖国反对军备反对国会等等，惟不能与无政府主义之名并列。至若一切「纯粹社会主义」「极端社会主义」「无治主义」以及「三无二各」等等支离可笑之名，皆所谓名不正而言不顺，此后当相戒勿用，使之绝迹于吾党之口角与笔端。

（一九一四年，四月。）

答凡夫书

（1914年4月11日，《民声》第五号）

来书称「昨阅贵社寄来旅东心社处简章」云云，阅之骇异。心社向无章程发出，亦不闻有所谓「旅东心社处」之名。足下所见，或他人自行拟定，或为外间假冒，均无从悬揣。望将其地址人名及简章内容见示。如为真正同志，吾等当急与联络，若为假冒，则不能不鸣鼓攻之也（要之「旅东心社处」之名已不通。心社无章程，又何得有所谓简章乎？）。

至来书嘱寄本社章程，又自述素慕幸德秋水之为人，想或为吾党同志。用特将此间略情，为足下述之：「晦鸣学舍」者吾等传播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地也。前后汇出印刷物数万册。民声杂志为其机关。近虽被支那民贼摧残，然同人奋步直前气不少衰，且当较前更勇。至「心社」则为同人特别发起之团体（以晦鸣学舍为通信地）。其宗旨在「破除现社会之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吾人良心上之新道德代之」。其范围则在「个人进德」。社中无所谓章程，规则，社费，社长，干事等等。惟有社约十二事：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乘轿，及人力车；五不用仆役；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此十二社约者，即为社友。亦无所谓罚条。盖吾人纯以良心自由集合，与他种结社迥别故也。

总而言之：吾辈对于个人「相戒勿为违背真理之事」，对于社会则主张「废绝私有财产倾覆一切强权以成共产大同之社会」。若来书社我国徽云云，则非无政府党之旨也。

（一九一四年，四月。）

答悟尘书

（1914年4月11日，《民声》第五号）

来书以答书简短见责，诚难辞疏慢之咎。然足下当知师复乃一劳人。此间共同工作之同志，仅七八人耳。而撰述，翻译，排字，印刷，校勘，以及洒扫，炊衅，洗濯，缝纫，

封寄书报，往来通信等事，均此数人任之。夙兴而夜寐，无一暇晷，为日犹恐不给。师复每日所答书，少则十余通，多乃至三四十。而国内国外寄来之书函印刷物，日以数十计，又须一一过目。加以印刷邮费，所耗不资，随时筹划，尤足苦人。由此言之，试问有何暇日，以做详细之通信耶？此当为同志所能见谅者也。

至来书谓「无政府党有排斥政界之必要」。此语太离奇，绝对违反无政府党之宗旨。复敢反而断之曰：「无政府党有排斥政界之必要」。借政治以行社会主义一语，惟今日无耻之「社会民主党」，（德国最多）能颯颜出诸口，久已为无政府党所摈弃，所唾骂。无政府党对于洗濯恶社会之救治，惟有革命，无所容其犹豫。无政府之事业，乃社会根本问题，非支支节节之政府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党所倡图在议院占多数之半面社会主义）所能梦见；更非卑污苟贱之官吏议员，所能容喙者也。无政府唯一之宗旨，即为排斥强权。政治乃强权之渊藪，故无政府党必排斥政治，反对国会。岂有己所排斥所反对之物，一旦可借以行其主义者耶？足下既怀无政府思想，望此后勿复留此等影子于脑中。

（一九一四年，四月。）

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

（1914年4月18日，《民声》第六号）

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即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是二人之有志提倡，记者未尝不感之，顾其所言究足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否，吾人有不容不研究者。近世学子，耳食者众，震于总统党领之名义，不暇论列是非，辄盲信为社会主义之真相，其结果有反足为社会主义之大障者。记者于此，又曷能已于言耶？

顾记者欲论二氏之主张，当先以数语略述社会主义之定义及其派别。

社会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主张以生产机关（土地器械等）及其产物（衣食房屋等）归之社会共有之谓也。其简单之理由，以人类生活赖乎衣食住，衣食住之所由来，则土地生之，器械作之，而尤必加以人工者也。土地为天然之物，非个人所能私有，器械亦由人工造成，人工则为劳动者之所出，故以正理论之，凡劳动者当得衣食住。惟现在资本制度之社会则不然，土地为地主所占据，工厂器械为资本家所独有，大多数之平民，则服役于此二者，为之生产各物，其结果则大部分利益均为地主与资本家所掠夺，劳动者仅得微薄之工资，终岁勤动，曾不足以贍其生，而地主与资本家则深居大厦，坐享最高之幸福，其不乎孰甚于斯？欲救其弊，惟有由地主资本家之手取回其土地器械，归之公共，由劳动者自作之自用之，人人共同工作，人人共同生活，夫然后可谓之平。此即社会主义之原理也。顾社会主义主张以生产机关属之公有，此为凡言社会主义者所公认，无有异辞。惟对于生产物之分配方法，则言人人殊，而社会主义中遂有种种之流派。然大别之可略分为二，一曰共产社会主义，一曰集产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者，主张以生产机关及其所生产之物全属之社会，人人各尽所能以工作，各取所需以享用之。集产社会主义则主张生产机关属之公共，其所生产之物，则由社会或国家处理而分配之；其分配法亦有种种不同，然大致不外视其人工作之多寡，酬给因之而异，各人所得之酬给，即为个人私有物。二派主张虽有不同，然苟欲其主义实现，必须从根本推翻现社会之组织，由资本家之手取回生产机关，此则二派共同之点也。（至二者之优劣，当世已有定评，所谓社会者；乃对于个人而言，故既曰社会主义，则凡社会之物，皆当属之公有，而不能复容个人之私有权。今集产主义以衣食房屋之类属之私有，是明明尚有个人私产，根本上已背乎社会主义之定义。且同一房屋，牛马之圈厩则为公有，人居之房舍则为私有；同一用品，工厂之煤膏则为公有，人家之薪火则为私有，于理论上岂复能通？且集产者主张按各人劳动之多寡而异其酬给，是

则强有力者将享最高之幸福，能力微弱者将至不足以贍其生。夫能力之薄弱，或关于生理，而非其人懒惰之罪，乃结果不幸若是，尚何幸福均等之足云？此吾人所以谓集产主义为不完全之社会主义也。）此外有所谓社会政策者，不欲从根本推翻现社会之组织，惟欲借政府之力施行各种政策，以补救社会之不平。其政策亦有种种，如限制资本家，保护劳动家，行累进税及单一税，以及设置公共教养机关等皆是。此种政策，不过在恶浊政治中自标一帜，不能名之为社会主义也。以上社会主义及社会政策之深别异同大略于此。今孙氏与江氏所倡导者果为何派之社会主义乎？抑但为社会政策乎？以吾意言之，则二氏之言均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也。读者苟疑吾言，请得而论之。

孙氏本政治革命家，社会主义非其专治，惟心醉亨利佐治之学说（即单一税论），欲实施之于中国，故同盟会会纲有「平均地权」之语，即此物也。然亨利氏之单一税论，乃一种之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盖社会主义无论为共产为集产，必须由富人之手取回一切土地器械归之公共，使社会上无复留地主与资本家之迹，单一税制则仅限制大地主，略减其势力，而不能使之消灭。盖大地主固不患地税之增长者，以彼将间接取偿于劳动家故也。以社会主义之根本理论言之，土地为天然之物，固不容有所谓地主，即亦不应更有所谓赋税矣。顾孙氏不但主张单一税而已，同时又自称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其在中国社会党之演说有曰：「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然今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未能达于极端，……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其下复盛称集产主义之元祖麦格斯之资本论，是孙氏俨然集产派矣。集产主义虽非圆满之社会主义，然因主张土地器械均归公有，绝对不容私产制度之存在者也。今既主张集产主义，已从根本上推翻一切地主及资本家矣，又何必有所谓单一税者以骈校于其间乎？孙氏亦明知二说之相左，故辄变其名曰「单税社会主义」，复为调停之说曰：「亨氏与麦氏二家之说，表面上似稍有不同，实则互相发明，当并存者也」云云。不知单税论之所由来，即以惮于改革，惧社会主义所倡向地主取回土地之说之不易行，乃代以单税之法，期稍杀地主之势力，实则因陋就简，不敢实行社会革命者也。若集产主义，无论其合理与否及手段若何，然终不免改革现社会之组织，取回今日地主所占之土地归之公共，如是即断断不必复有事于单税，犹之主张共和，即不必复有事于君主立宪，更无所谓异存者也。今孙氏乃同时主张集产主义与单一税制，吾诚不知其所可也。推原其故，实由孙氏误认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复误认社会政策之所谓国有事业即为社会主义之资本公有，故至以麦氏资本公有亨氏土地公有相提并论，不知所谓资本公有者，乃取回生产机关，操之劳动者之手，由劳动者自使用之，非如国有事业以国家为资本主，劳动者服役于国家，无异其服役于工厂主者比也。麦氏常解释「资本」之意义曰：「资本者乃货物生产之际所发生之一种社会的关系也，故生产机关苟操之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之手，此时即无资本之可言，惟借生产机关以剥夺劳动者之利益，至是始称为资本。」社会主义之资本公有，即生产机关操之直接生产者之手之谓，使资本之势力无可表现者也。国有营业，则仍借生产机关以剥夺劳动者之利益，而资本势力反益膨胀者也。二者在学理上之背驰若此，孙氏乃谓铁道及生利事业收为国有即为解决资本问题，即认为无异公有，是直不知资本之意义者耳。孙氏所谓主张集产社会主义者不外如是。然则满清与现在之政府均尝叫铁道国有矣，亦可谓为社会主义否乎？至亨氏之单税论，纯为枝枝节节之社会政策，孙氏乃以之与麦氏资本论并举，尤为不伦。麦氏虽但言资本公有，然土地实可包括于其中，土地亦生产机关之一，凡集产家无有不主张土地公有者也，且其所谓公有，实以土地归之直接生产者之手。单一税则但由地主之手分润其税金，不但不能名为土地公有，并且不能名为国有，只可名为政府与地主分有耳。而孙氏乃以为能解决土地问题，是又不知所谓公有之意义者矣。由此言之，孙氏之所谓社会主义，不过国有营业专征地税之两种社会政策而已，曾何社会主义之足云。

若夫江氏，俨然「中国社会党」之党领，自当有明确之主张，惟记者尝搜索其言论，则又未尝不病其芜杂也。江氏曾为「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一文，其言曰：「共产主义乃社会主义之中坚，……均产主义、集产主义，其方法不如共产之善，故虽以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不桃之宗可也。」观此则江氏明明主张共产主义矣。乃其下文则曰：「共产主义之精言，不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然徒取所需而不尽所能者，将何以待之？……否则无比较、无竞争、无希望，其于人类进化似颇阻滞矣。若夫不劝而兴，不惩而戒，无所为而为之者，又恐非一般人之程度所能及也。」前后两说乃极端反对之文字，而江氏竟于一文中同时出之，此真足以令人骇怪者矣。以彼所称为「社会主义不桃之宗」之共产主义，竟不免于阻滞进化，然则江氏所言之社会主义果为何等物耶？吾有以见江氏固未尝深知共产主义之真谛者也。抑不独不知其真谛，且亦未知其定义与派别，故又曰：「共产主义，产分动产与不动产，此派中有主张一切共有者，有主张不动产共有而动产仍私有者，有主张不动产公有而动产则废除者，即废产主义。废产主义有名实俱废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计价值也，有名废实不废者，即一种进化的银行汇划法也，此外更有均产主义。集产主义，与共产颇不同。」江氏于共产主义中，分出若许流派，不知本自何人。若以吾所闻，则生产机关与所生产之物一切共有者为共产主义（江氏所谓动产不动产一切共有），生产机关公有而所生产之物则私有者为集产主义（江氏所谓不动产公有，动产私有，按不动产动产等字在此本不适用，今不暇深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共产主义，分劳异给各取所值为集产主义（江氏所谓进化的银行汇划法）。今江氏乃统而纳之于共产主义中。以集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已属可骇，复谓此外更有集产主义，与共产颇不同，吾诚不知江氏以何者为集产主义也。江氏于学派源流淆乱若是，故最近在美洲之演说又曰：「均产集产均非尽善之法，共产亦恐未易遽见施行。」同时取社会主义之各派一例推翻之，是真可称怪剧者也。然而读者无庸骇怪，盖江氏实主张社会政策者，固无怪其取社会主义之各派一律推翻也。江氏之言曰：「鄙人主张教育平等、营业自由、财产独立、废除遗产制度，凡人自初生至成人，同在公共社会中受同等之教育，一屆责任年龄，即令自由营业，所得财产，仍为私有，惟各个独立，不相授受，死后即收入公有。」此即江氏最简明之主张矣。夫社会主义派别虽多，然其共同之点必反对私产制度，故无论共产集产，均主张以土地器械属之公有。

今江氏主张营业自由财产独立，曰营业，曰财产，明明有私产无疑；曰自由，曰独立，更明明保护私产无疑。且中国社会党亦仅以专征地税为党纲，而未尝主张生产机关公有，与孙氏政策如出一辙。其稍异于今世之资本制度者，特遗产归公一事耳。然生前则明明各有私产，且私产之范围不独衣食房屋而止，必可并土地器械而私有之，因欲营业之自由，财产之独立，非得土地器械之所有权不可也。充江氏之论，营业自由，野心家即随之而起，今日之托辣斯大王不难复见于江氏之所谓社会主义之世，虽遗产归公，终不足以绝其垄断之欲望。盖彼辈万恶之资本家，大抵好虚荣，弄手段，以抚有多金奔走奴隶操纵金融为乐事，其目的不但为长子孙计也。故自由竞争一日不绝，即资本家与贫民之阶级永无消灭之日，以此言社会主义，直南辕而北其辙耳。矢口言社会主义，乃于社会主义之根本思想尚且茫然，反谓「虽有私产以有生为断，共产之真精神亦不外乎是」，复自称为社会主义特殊之主张，吾认为江氏之主张称为特殊之社会政策则诚无间言矣，若称为社会主义，则吾期期以为不可也。何也，盖社会主义之根本共同点，土地器械当归公有，必先承认此共同点，始可与言社会主义，今江氏尚未及此。复证以其党之党纲，所谓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破除遗产，普及教育，振兴实业，专政地税，限制军备八事，大抵皆社会政策之条件，于社会主义之根本精神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计。本报前期谓其所主张近于圣西门之学说，实则仍不能企及。盖西门氏固主张土地器械公有者，今江氏则仅仅窃取其废除遗产一事而已耳，于其根本要义不敢附和也。然则江氏虽百计欲避社会政策之名，又乌可恨耶？

由是言之，孙江二氏所言皆社会政策，而皆自称为社会主义，世人亦皆奉为社会主义，此真不可思议之怪事也。然孙氏于社会主义之派别，尚厘然能辨，江氏则忽而推崇共产主义，忽而排斥共产主义，忽而以集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忽而以遗产归公为共产之真精神，颠倒督乱尤难究诘，且孙氏常自称社会政策，未尝讳饰，其所领之国民党，亦有采用社会政策之党纲，故除混称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之一误点外，尚不失为宗旨一贯。江氏则明明主张社会政策，而必坚称社会主义。袁氏登位，则电陈政见，国会开会，则上书请愿，党章中且明著「党员得以本党名义从事政治活动」之条，而必自谓不主张政治运动，必自谓非政党。既非政党，则「中国社会党」之八条社会政策的党纲又将从何而实现之？乃同时又自称「本党之宗旨不违反国家社会主义而可达到无治共产主义，本党之性质可以为政党可以不为政党」模棱两可，饰说欺人，至是而极，是则比孙氏抑尤下矣。至二氏共同之谬误，即恐人但取所需而不尽所能，因之谓共产主义为不可行是也。此等见解几为一般人所通有，记者曾为《无政府浅说》（登本报第一期），于此节已有解释，读者苟一参观之，当能释然矣。

记者之为此论，纯为研究学理，非敢故为苛论，更绝非对于个人而非议。诚以社会主义在中国方始萌芽，正当之书说寥若晨星，世人辄认二氏之论为社会主义之模楷，不知误信孙说，则将以国有营业单一地租为社会主义，误信江说，则将以遗产归公为共产之精神，以营业自由财产独立为社会主义之所尚，而社会主义之真谛遂荡然无存，此实社会主义前途之大祸也。记者为发扬社会主义，保障社会主义计，又乌能已于言？（倘二氏以记者所论为不实，而欲有辩正，此则记者所乐闻也。）

（一九一四年，四月。）

无政府党与世界语

（1914年4月18日，《民声》第六号）

师复按：此为英文《自由》Freedom 报所登之来函。盖欲勉吾党用世界语为交通之利器也。余昨又接巴黎和平自由会寄来和平自由会出版之小册子，亦有《无政府党与世界语》*Les Anar stes et la Internationale Langue Esperanto* 一书，发挥此旨甚详。该会宗旨，即欲传播无政府主义于世界语学者，复传播世界语于无政府党者也。盖世界语既有万国通用语之价值，吾党欲破除国界，及交通各国同志，自宜采用之。然吾人虽采用世界语，而非谓世界语即无政府主义也。世界语之在中国，尚属幼稚，能知此语之真相及作用者实鲜。故恒人对于斯语，辄有两种谬见：一则以提倡斯语者多属社会党无政府党，因疑习世界语者即为党人，一旦社会党被禁，斯语遂亦受波及之影响，几于无人过问；二则以世界语之宗旨在和平，无政府党之宗旨在破坏，因疑二者不能相容。不知此两说皆非也。世界语之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本非一物，特以世界语之宗旨，破除种族国家界限，希望永久和平，而社会党与无政府党亦无不怀此宗旨者。宗旨既同，提倡因之愈力。非谓世界语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亦非谓必党人然后可习世界语也。此语之在欧美，久已推行于各种社会，凡教育商业科学文学邮便铁道等等皆通行之，甚至警察及旅馆亦多通此语者。盖此语为纯粹中立性，无论何人均可采用，恶在其必为党人耶？至无政府党之采用斯语，正惟以其宗旨相同。疑者乃以为一主和平，一主破坏。是又不知二者之真谛者也。世界语主和平固矣，然无政府党又何尝不主和平乎？无政府党之运动万国联合会，鼓吹反对军备，非即其主张

和平之明证乎？至有时不能不激烈行动，实行暗杀革命罢工等事迹，亦无非忍一时之痛苦，求永久之和平，除少数之障碍，谋多数之幸福。凡暗杀革命，皆本此宗旨，盖以至仁之新，行至不仁之手段，此乃恶毒之社会驱迫吾人不得不如此者，非好乱也，非残忍也。以极端希望和平之人，至迫而为激烈之举动，吾党之心乃愈苦矣。世界强权之壁垒固非空言赤手所能使之消灭，不得已而以非常之手段对待之，及其壁垒既去，乃建造真正自由平等博爱之社会，必如是始有真和平。盖和平固非煦煦子子者所能语此也。苟明乎此，又何疑于吾党之采用世界语乎？

（一九一四年，四月。）

素食主义之浅说

（1914年4月25日，《民声》第七号）

素食主义有二义。一，以常人之肉食品，经医家考验，知其中含毒质至多，感动脑筋，污染血液，脑筋肠胃血络诸病，往往因为肉食所致，其中又有传染病之种子，为患尤烈（其详别述于他篇），惟素食者乃能免之，此医学的素食主义也。二，肉食者残杀生物以供吾人口腹之欲者也，以科学言，人为动物中之一族（欧美新动物学书皆以人与猴同列一族，名曰第一系），人之食肉，实无异于肉食兽之自残其类，以心理言，则好生乃人类之公性，吾辈主张扩充本来良德者，何独于此而忽之，此博爱的素食主义也，前者属于卫生问题，后者属于道德问题，要之不离乎科学之真理而已。

顾或有以为卫生问题与道德问题无关，因诟吾人不应混卫生与道德为一谈者。不知卫生与道德，以旧眼光观之，似无关系，实则人类之所以能进于文明，不外知求学以增脑智，知卫生以长体力，二者缺以，均未足以完人类之责任。故二者皆改良人格求人类进化之事也。夫以改良人格，求人类进化之事，而曰与道德无关，则又乌可？且素食主义，自卫生言则为爱己，自道德言则为爱他，己为人类中之一人，人又为动物中之一物，苟言博爱，则己与他同在其中，爱己爱他，均谓之仁，均为人道。不卫生即不爱己，不爱己即不爱人类中之一人，直可谓之不仁，有背乎人道。此卫生与道德实不能离而为二之说也。

或者又谓素食主义，不食动物而食植物、植物亦生物界之一，于博爱之道仍未圆满也，不知动植二科严明之区别，虽或难得，而普通之区别，则人所能知。动物为最近于人类之生物，而植物则否。此固不难以粗略之概念判之者也。吾辈之素食主义，目的在「不食肉」，其代之以植物，亦第谓食植物犹愈于食动物而已。吾人理想上之主张，固未尝不谓植物亦当在不杀之列，且确信科学发明，必有一日能以无生物物质制成食料，用代今日半开化之食品。（近世科学家已多有研究此事者，不久必将有所发明，吾人所希望，绝非不可及之事。）特今日尚未至其时，吾辈亦惟有本去其太甚之义，先取其与人最近痛苦、最甚如动物者戒之，其他则故俟之异日。此固无可如何之事，不能执见牛未见羊之说来相诋琪者也，托尔斯泰曾著《第一级》*Unua Shtupo*一书，发明素食主义之原理，谓素食为人类道德进化之第一级，亦可见素食主义之价值矣。

或者又谓人之嗜肉，根于天性，为人类之自由，不宜有所限制。不知既名嗜欲，何得谓之自由？若如所云，则世之嗜赌、嫖嗜、嗜鸦片、嗜杀人者亦多矣，岂亦谓赌、嫖、吹烟、杀人皆人之自由而不必戒乎？凡事只当问其是否合于真理，不能计及人之嗜好也，食肉者有碍卫生，既如医学家之所言，而人与禽兽，固同为动物，其间非有贵贱之殊，生理之组织亦未尝有异，所差者特脑智之进化略逊于人耳，今世之山番野蛮尚多，其脑智固远逊于开化之人类，设有人杀山番野蛮而啖之，吾辈当必以为大怪，然试问杀禽兽而啖之者相去又几何耶？（据动物学家之报告，今日之野蛮人类，其智慧及善意不及高等人猿者，

尚有多种)。食肉之不合于真理，既无疑义，即嗜好亦当为所诘矣。抑谓食肉为人类之天性，此亦不然。人之饮食，其目的在供机体之需费。人之机体，不过由十数化学原质所合成。故苟有其物，能供吾人体中各原质之需费者，即已足达饮食之目的，不必问其为肉与否，譬之注油于灯，但求其能供燃火之质料，不必问其为何种油也。昔人不明科学，故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之语，而不知二者皆生理之所用，本无所谓大欲，无所谓嗜好，其成为嗜好，乃由于习惯。凡机体愈习用愈发展，习于食肉，乃觉肉之可嗜，久之遂谓非肉食不足以为甘，而以为出于天性。犹之男女之交合，本出乎生理作用之不得不然，及其为之既多，遂习为好淫，而亦以为出于天性，此实不知科学之谬见也。证之素食同志之不食肉，有行之已数十年者，有数年或一二年以来者，固皆居之若素，不特不觉其苦，且觉其甘。行之未久即已厌恶欲食，激烈之食肉，亦自然消灭，而体力未尝少弱，精神则日见增进，更何天性之足言耶？

或又以为不食肉则禽兽日多，将有禽兽逼人之祸。此更杞人忧天，可为发笑者也。上古之禽兽逼人，其原因别有所在，与人之食肉与否无关。不然，今世界动物，据近世博物学家所考定者共有三十六万六千种，而普通人所取为食品者，度其极不过百数十种而止。如必食肉然后可免禽兽逼人，则今日人类所不食之数十万种动物，当久已舞爪磨牙，需人类而吞食之矣，若谓人类所常食者（如豕羊之属）皆孳生最繁，其他则否，此亦不然。吾闻动物学家言，物类之孳生最速倍于豕羊鸡犬等者，尚不知凡几，然皆未至于逼人，可见人与禽兽之可以共同生息于世界之上者，其中实别有至理存乎其间也。

若夫害人之兽，如虎豹豺狼之属，更非人所能食，然既为害人之物，人类自有所以去之之法。吾辈主张革命主义，其最要之格言则曰抵抗强权。故近世无政府党倡导大同博爱，蔼然仁者之言，及其对待皇帝、总统、资本家，则往往以手枪炸弹相向，诚以此辈挟持强权，有害于人，为人道之蠹贼，去人道之蠹贼，乃所以保障人道，猛兽害人（并害他种动物），其为人道之贼则一，去之亦所以保障人道，抵抗强权，固与博爱之旨无所冲突也，推之卫生家常扑鼠以杜传染，灭微菌以保清洁，而人未尝以为不仁，其理亦与此同。明乎此庶知吾人之素食主义，盖与佛氏殊科，佛氏戒杀生，为极端主义，推其极便不惜渍疽以养虫，舍身以喂虎。必如是而后慈悲之说乃能自圆。若吾辈之素食，一方面为卫生，一方面不欲滥杀无辜之物以供口腹。倘其为世界之大害，不去之不足以保障人道者，自然无所容其姑息。故凡一切菩萨之慈悲，媪妪之仁义，皆不足以此语者也。

又有谓虽不食肉，而毛革等物不能不用，仍于博爱之理不全者。不知毛织物第剪毛为之，而非必戕其生，革物自发明假革制造法后，一切革器，用真革者已减其半，设世人皆不食肉，又何难全用假革，即间有特别物品，非用真革角不能者，亦可由老死之动物取之也。至皮裘一物，乃微菌之发育，殊碍卫生，更当废绝，丝织物则纯为奢侈品，无裨实用，可与皮服同废。盖棉麻与毛织物皆较丝绸耐久而卫生也。

记者又尝接俄国世界语同志与我一书，讨论素食主义，其意以为「卫生的素食主义」，诚为至论，若「博爱的素食主义」微有缺点。因现世人类，被种种强权之压迫，其痛苦视禽兽之被杀为尤甚，故博爱主义当先救人类，而不遑计及禽兽云云。不知素食主义，非爱禽兽而不爱人也，人类之痛苦，近在切肤，「救人」固不能一刻缓，而素食主义，亦未尝不可同时并行不悖。既非谓素食即不必救人，又安能谓救人即不必素食。否则一面言救人，一面又任意滥杀广义的同类（即禽兽，其不自相刺谬者几何耶）？

又有疑植物滋养料缺乏，恐其不足以养生者，不知肉食含卵白质、脂肪质虽多，而皆缺金石质（磷、钾、铁等，植物则富于金石质，而亦未尝缺卵白、脂肪等质（即如各种大豆，其所含滋养料较肉食更富。豆浆、豆腐功用几在牛乳之上，此皆科学家所实验者也）。近世新卫生学已提倡少食卵白、脂肪，而注重金石要质。此蔬食所以日益推行也。

试观近来平民之经济状况，日趋于穷蹙，除少数富贵之寄生虫外，能得充足之肉食者曾有几？然未闻其不能养生也。更观乡野耕作之同胞，苟非岁时庆节，几不复之肉味，然其体魄之强健，必胜于肉食者数倍，此亦足证素食之有益而无损矣。其他素食之利，尚有数事：肉食者粗暴，素食者甯静；肉食者腥秽，素食者清洁；肉食者费奢，素食者费省，凡此皆与吾人之德性上、生活上有密切关系者也。

若语习惯，则欧美为肉食派之国，改行素食较难，支那日本为蔬食派之国，改行素食必较易。乃欧美各国之素食会员动以十数万人计而东亚各国本为蔬食派者，反无人倡导。吾愿有进化思想者之急起研究而鼓吹之也。

(一九一四年，四月。)

答乐无

(1914年4月25日，《民声》第七号)

来书疑「无政府」一语，字面若仅反对政府，而欲易以「无强权」，又欲易「无政府共产主义」为「无强权无私产主义」，或「自由共产主义」。记者窃以为未当也。文字有东西之不同，而学术则世界之公物，凡学术上之名词，当从共同之意义，而不必迁就其本国之文字。无政府主义亦为学术上一名词，无论法语英语德语世界语或他语，其字根皆不离 Anarhismo，铀 Anarhio 字之原意，实为「废绝首领及一切统治机关」。据此定义，试问除「无政府」三字外，尚有何语能如是之吻合无间者乎？克氏之释以无强权，乃谓其含义如此，而非谓无强权可代无政府。无强权一语，在西文尚未成专名词也。至恐无政府之字面不能包括反对家族反对宗教反对祖国反对军备反对国会等等，此亦不然。凡此种种，皆为政府之附属物，政府一去，凡百皆随之而倒。岂有无政府之世尚容有家族宗教等等者乎？又岂有无政府党而不反对家族宗教等等者乎？故一举无政府之名，即能知其大略之概念，不必如来书所谓下以冗长之解说者也。若谓「免于恶政府胜于无政府之说相混」云云，此尤无庸虑及。此语出于反对者之口，吾辈安能禁之。吾人即易无政府为无强权，彼辈又何尝不可曰强权胜于无政府乎？盖强权即 Autoritato，所谓权力，所谓国家之权能，皆此物也。今之臭政客，非日夜梦想「强有力之政府」者乎？然则强权固非彼辈所讳言矣。

「无强权私产主义」一语，以无强权无私产对举尤为误会，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者 Anarhista komunismo 乃谓无政府的共产主义，以无政府为共产主义之系词（与无政府社会主义一语同）而非以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为两事而对举之也。无政府党必主张废私产，故社会主义原可包括于无政府主义中。惟以社会主义有集产共产之殊；近世更有独产党主张独产主义 Individualismo 颇为世所诟病，而亦称为无政府党。故吾人主张共产者，尤宜标明宗旨。并非谓无政府之名不能表示反对私产之意乃加入共产一语与之并举也。若如来书名为「无强权无私产主义」，便与原意相戾矣。且「无私产」三字亦不能表示其为共产，盖凡集产党亦未尝不反对私产也。

「自由共产主义」一语，其以「自由」与「共产」对举乎？则病与无强权无私产一语等。其以自由为共产之系词乎？则自由未必即无政府，于义亦不能明瞭也。

总之：「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之两名，译义既精审，命名亦正大。可谓绝无缺点。在中文既已习用，而同文之日本亦复相同，又何必多所改作乎？彼一般无识者避之而不敢用，君等又疑其名之不协，窃谓两者皆失之矣。

又先生等前年发起之社会党，本以无政府共产主义为宗旨，乃不名无政府共产党，而仍名社会党，窃不审其用意。及读「良心」杂志第一期乃曰「变更社会政治之组织，即为无政府，变更社会经济之组织，即为共产，至无政府与共产两主义实行，斯真成一完全之

社会矣。故吾人取名社会党，而不标异名。」云云，不知无政府主义可以包括社会主义，惟社会主义则决不能包括无政府主义。今欲以无政府统于社会主义中，乃谓「变更社会政治之组织即为无政府」此语实不合理论。盖政治乃国家机关之行动，与社会丝毫无关。社会乃人群之结合，而无所谓政治之组织。社会主义 Socialismo 则「主张生产机关及产物属之社会」，此外绝无他意。与变更政治，变组织渺不相涉。今误以社会主义能包括变更政治经济之组织，因以无政府与共产为两事而对举之，与此次来书以强权无私产对举，盖同一误会也。

（一九一四年，四月。）

答江亢虎

（1914年5月2日，《民声》第八号）

昨接江亢虎通信片第七期，纸缝中藤以数语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各行其是，无事相非。愿孟晋前途，为道自爱，悉其锋锐以对非社会主义者，无以身败名裂九死一生之鄙人为介。公私幸甚。」云云，读毕不觉一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岂但当各行其是无事相非而已，二者实不可须臾离者也。记者所提倡即为共产社会主义，方将竭其一得之愚，思有以发扬而光大之，会何相非之有？若以足下所道，记者虽陋，窃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恶莠之乱苗，恶紫之夺朱，故辄不揣冒昧，有所论列，欲使世人知社会主义之真相。正如来教所谓「悉其锋锐以对非社会主义者」也。足下发起中国社会党于今三年，记者未尝下一字贬语，至去年社会党被禁，始略有所评论，其中苦衷，已于《答道一书》中详道之，近见一般学子仍不免误认足下之所倡为真正社会主义，而足下近复在美洲奔走传播，不良之种，将散于海外。记者为保障吾道，心所谓危，即不能复顾私谊，缄默不言。然已声明为研究学理，并非警议个人，此心当为天下所谅，记者与足下无一面之雅，以同揭社会主义之标帜，故亦未尝不互相思慕，有何事以足下个人为介介耶？记者不肖惟视真理为性命，故凡有似是而非不当于真理之说，无论出自何人，必反对之。如足下者，无论其为身败名裂九死一生之江亢虎欤，抑为誉慢天下逍遥快活之江亢虎欤，记者均所不计。盖反对其言论而非反对其个人故也。以公义言，则学理以辩论而益真，以私交言，则君子当乐得诤友。亦正所谓「公私幸甚」者，又何必先设成见拒人于千里之外耶？

（一九一四年，五月。）

答英白

（1914年5月2日，《民声》第八号）

来书云：「袁之该讨实不背于社会主义；特所讨者不当以袁为限耳。窃以为大同之业，首一级在锄去强权，而发轫之始，则先其本国。非有所谓国界也，以其人情风土之所习而易于尽吾力也。就以人类言，吾国居地球四分之一，得所事焉，亦未始不可以促进人类之幸福，视其所持之道如何耳。」据来书之意，以为讨袁即为锄去强权；又以为可以促进人类之幸福；又谓所讨者不当以袁为限。然则足下乃讨政府党而非讨袁党也。苟有政府，苟有强权，足下必讨之矣。诚如是也，则记者当五体投地，奉尊论为经典。然而记者不敢决定足下之本意果如是也。在一般讨袁党，其心目中除讨袁外几无第三字。若曰袁氏一去，孙文黄兴出而登总统之位，天下便太平矣。足下固有识者，其见地断不如是之陋。然以吾意度之，足下之所谓足以促进人类之幸福者，度亦不过如时髦所云建设真正之共和政体而已。

五月一日

若然，则与锄强权之说又自相矛盾矣。世界之所谓共和国，若美若法，非一般政客所日夜梦想者乎？然试问其国人民能得真正之幸福否？有政府一日即有强权，有强权一日即不能有真幸福。此理固甚浅也。故记者之意，以为足下不言锄强权则已，苟言锄强权，则当易讨袁之帜为讨政府，凡有政府吾皆讨之，袁世凯虽去，继袁世凯者吾亦讨之。期乃真所谓不背于社会主义者矣。否则甲仆乙兴，以暴易暴，又何强权之可去而幸福之可得耶？下焉者且日以金钱禄位及种种劣手段诓骗无知军人仓卒暴动，事成则总统都督，不成则逃之海外作富家翁，围棋写字弄下女以度快活之岁月于蓬莱三岛，而以吾亿万平民之血肉为孤注。斯不独记者所谈之齿冷，抑亦足下所闻而发指者也。

（一九一四年，五月。）

五月一日

（1914年5月2日，《民声》第八号）

昨日何日乎？非有名之五月一日乎？非万国工党同盟罢工之纪念日乎？是日也，吾欧美之同胞，无不相率罢工，示威运动，警察为之忙乱，军队为之纷扰，资本家为之胆落，政府为之心悸，一般坐食之〔者〕危惧如临深渊。每经一度之五月一日，工党之进步必愈速一度。今年已入二十世纪之十四年矣。社会革命之时机愈熟矣。「资本制度」之末日将至亦。距今日本报出版二十四小时之前，吾欧美同志所演之好剧不知若何轰烈，若何花团锦簇。惜相隔东西，消息未至。回顾吾支那之劳动同胞，则皆在沈酣鼾睡中，不独寂然无声，抑且不知吾神圣之五月一日为何物。令本报无双字之资料足以报告于读者，全纸为之黯然无光。噫可哀矣！吾亲爱之劳动同胞乎！尔其何时始出今日万丈之地狱乎？尔其何时始从好梦中遽然醒觉奋臂力战以锄此人类蠢贼万恶魔王之「资本制度」而无负此五月一日乎？企予望之矣！

（一九一四年，五月。）

答耑任

（1914年5月2日和9日，《民声》第八号和第九号）

读耑任君来书，盖与吾人主义完全相同，诚一好同志也。特以辨别名义之间，略有误会，答此释之。

来书曰：「读《民声》第五期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然……大著曰：『吾人欲表揭一正确之定名以号召天下，莫若名之曰无政府共产主义。』此其名义诚能赅括一切。独是括弧内之简称则耑任窃不以为可。无政府共产云者其于文字初未尝有累坠冗沓之弊，何所用于简称哉？若必强用此简称，徒言无政府而不言共产，则无政府共产主义能兼赅社会主义一语，恐不能得世人之信仰矣。」

答：「吾人所主张之宗旨以用无政府共产主义之为最明晰，然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者，一方面为言辞上之便利，而另一方面则从世界之通称。此主义在克鲁泡特金以前，大抵止称曰无政府主义（Anarhismo）耳。自克氏学说日益流行，无政府共产主义 Anarhiist-komunismo 之名，用者始众。然苟非辨别学派之时，普通称谓，仍不离无政府主义之简称也。故记者之意，以为表示吾人所主张，固以无政府共产主义之为最当。惟有时简称曰无政府主义，似亦未尝不合（但非如来书所谓强用此简称）。若必以为不可用则必废 Anarhismo（无政府主义）一字而后可，又必谓吾人所主张非？Anarhismo（无政府主义）」

而后可，恐无是理也。至谓（徒言无政府而不言共产则无政府共产主义能兼赅社会主义一语，恐不能得世人之信仰）云云，此则未免误会。所以简称曰无政府主义者，正惟以无政府已能兼赅社会主义，而非谓无政府共产主义始能兼赅社会主义也。（若言共产，则已明标为社会主义，又何必言兼赅乎？）。盖无政府主义一语，以严格之界说言之，则「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废绝首领及威权所附丽之机关」之谓。若从其广义言之。则无政府学说无不主张废除私产制度者。故一言无政府主义，习惯上及实际上均含有社会主义于其中。克鲁泡特金亦曰：「无政府主义乃废除政府的社会主义。」此吾人不妨通称曰无政府主义之说也。但有当注意者，记者之所谓简称，乃谓吾人表示主张有时可简称曰无政府主义，而非以「无政府主义」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之代名词也。此中辨别虽微，然以论理学绳之，即厘然有别：盖无政府主义为 Anarhismo，无政府共产主义为 Anarhiist-komunismo，一为公名，一为专名，二者自然不能相混。犹之「支那人」可简称曰「人」，然不可以「人」字为「支那人」之代名词也，故吾人只可谓无政府主义能兼赅社会主义，而不可谓无政府主义能兼赅共产主义。用无政府主义之简称时，亦只可于非辨别学派时用之，其名之含义则仅及于废除私产而止。而尚未明标其为共产。凡集产 Kolektivismo 独产 Individualismo 等派，亦未尝不主张废私产。而近世之独产党，更常混于无政府党中。故苟当辨别流派或欲表示其为共产时，自然当用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具名无疑。」

来书又曰：「且大著中自『由此言之』一段起，所称之无政府主义皆系无政府主义之简称，当无疑义。而于辨无政府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则又曰社会主义对于经济的无政府主义则对于政治的，……既曰无政府共产主义能兼赅社会主义，而又曰无政府主义系专对于政治的，此其说能免矛盾相陷之讥乎？」

答：「来书之满腹疑团，实因有一根本之误会。即误会本报简称之说。以为『无政府主义乃无政府共产主义之代名』，于是凡本报所用之无政府主义皆读为无政府共产主义。既易本报『无政府主义能兼赅社会主义』一语为『无政府共产主义能兼赅社会主义』已成辞费，而于本报『无政府主义则对于政治的』一语亦读无政府共产主义，且于其中加一专字，几成为『无政府共产主义系专对于政治的』，吾恐三尺童子亦不肯说此语。无怪来书以为矛盾矣。岂知所谓『无政府主义』，从严格之界说，自然系对于政治的；惟从其广义，则可以兼赅社会主义。词意本甚明瞭，曾何矛盾之有？」

来书又曰：「至谓社会主义之名词为近世集产社会党所习用，而无政府党人往往即沿用其习惯之名称而反对之。此说尚任亦为不取，夫社会主义不亦有最明瞭之定义乎？……而徒曰反对社会主义人将不知吾人之所反对者为习惯沿用之名称，而谓吾人之所反对者为社会主义之定义矣。」

答：「欧洲近来社会上之习惯，几几乎以社会主义专属诸运动选举之社会党。故无政府党从而反对之。此乃事实不可诬也。然本报前论之所以引举之者，不过极言社会主义一语之含混，用以证明无政府主义之不应混称社会主义耳，并非提倡此种论调也（故下文即明释之曰非反对真正之社会主义云云）。若就近世之习惯言之：则一言社会党，人人心中皆认为集产派之社会党，而断不至有所误会。犹之人肉与禽兽之肉，皆名为肉，惟习惯上人人皆指食禽肉者为食肉，故一言不食肉，人人皆知为不食禽兽之肉，而断不至误会为不食人肉也。」

来书又曰：「……然而始终未尝以无治主义之名词为非。盖人不相治，是谓无治；人自为治，是谓有治。政府以刑法军备及种种恶制度治人，是之谓治；资本家及地主以金钱魔力及种种恶行为治人是之谓治。所以无治云云实不专对于政治的，而亦兼对于经济的。吾人于此未尝不可以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定义与之。」

答：「无治主义之名，虽不知始自何人，然以记者所知，则以宋教仁《社会主义商榷》一文用之最先。顾宋氏胪列社会主义之派别曰「一无治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二共产主义」

云云，是则无治主义之名，其初仅以代无政府主义而已。今来书并欲代无政府共产主义，此则未之前闻也。案治之故训为理（《说文》治本水名，段玉裁谓假借为理字因训理），《尚书》之所谓治民，《戴记》之所谓治国，《孟子》之所谓治人，皆言上之理下也。故政府之行动谓之政治，其性质为束缚自由，若资本主义，则以阴谋掠夺劳动者劳力之结果，其性质为剥夺利益。二者本不能一例。来书乃谓「资本家及地主如何如何治人」，又谓「无治兼对于经济的」不免牵合附会。无治则无政治而已，简单直捷，与经济方面纯无关系。故「无治主义」之不能代「无政府共产主义」实可断言。抑即如恒人之用以代「无政府主义」，记者亦以为不可，其故有二。一以无政府之名，用之已久，耳目既习，故一言无政府主义，即可知此主义之概念。若「无治」则知者殊鲜，亦无人为下一一定之界说（如常人用以代无政府主义，而来书则用以代无政府共产主义是为无界说之明证）。凡一学术上习用之名称，苟非有奇谬大误，即不应轻率改易，以乱耳目。况如无政府一语，用以译 Anarhio 意义实吻合无间者乎？此一不可也。二以无政府一语，实吻合乎 Anarhio 之意义，若「无治」则意虽近似，仍未吻合。凡破坏政治，反对政治，皆可称为无治，而于 Anarhio 则尚去一间也。此二不可也。是则无治之名，用以代无政府，尚且不可，更何有于无政府共产乎？」

来书又曰：「三二学社……其性质为党人自由组织之团体，而非全党附属之机关，大著谓为中国社会党所创用，殊与事实不符。」

答：「本报谓三无二各之名为中国社会党所创用，其所以举述三二学社者，特以证其用三无二各之语耳。非谓三二学社为中国社会党之全体所组织，亦非谓三无二各之语为中国社会党全体所创用。其意盖谓创用此语者为中国社会党之党人而已。在中文称一党之全体与称其党人均可谓之某党，譬如言某某为社会党，固非谓某某为社会党之全体也。」

来书又曰：「三二云云诚不免稍近靡漫，然而支那文人之积习往往如此，所谓要言不烦者近是，初非有意褻侮堂皇正大之主义也。」

答：「既近靡漫，既为文人积习，则其不当可知。更何能谓之要言不烦（要言不烦靡与漫及文人积习适成极端之反对）？所谓要言不烦者，必能以一二语赅括无数要理于其中，方克当此。今所谓三无二各者，果为何等物耶？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在学理上又有对举并列之价值否耶？根本上名既不正，所谓要言者安在？然则虽非有意褻侮，而事实则明明落于褻侮矣。」

来书又曰：「且既为学社，其旨趣行事，皆与党帜有间。故此项团体之名称，不与其旨趣相抵触斯已。不必泥定以名其团体者名团体中之旨趣也……对于三二学社之命名，……又何必丑之唯恐不尽耶？」

答：「本报前论只谓三无二各之名之不当，而举三二学社为用三无二各之名之证，惟始终未尝论及三二学社之命名。盖前论之意在辨正学术之名称而不干涉其他。今来书乃误会本报为论三二学社之命名，且以为丑诋三二学社，此则未细读本报之过也。然来书既为三二学社之命名解释，然则必以三二学社之命名为当矣。既以三二学社之命名为当，则三无二各之名亦必因之而俱当。若然，则足下当有说以证明之，斯固记者之所乐闻也。否则三无二各之名根本上既已不正，而本此语以取名之三二学社，其不当自无可为讳。更何必为之解释耶？来书乃曰：『此项团体之名称，不与其旨趣相抵触斯已，不必泥定以名其团体者名团体之旨趣。』窃谓此语不免近于自欺矣。三二学社发起之初，非尝刊布绿色之小传单，开宗明义即曰『纯粹社会主义有三无二各之学说』乎？非明示以研究三无二各之学说为宗旨者乎？是三二学社之旨趣明明与其名称相同矣，何今竟谓不必泥定耶？要之三二学社之命名，本报以为无庸深论，所恶者在以三无二各四字名此学说，斯则大大不可耳。」

来书又曰：「无政府无强权云云系消极的、排除的，而共产云云系积极的组织的也。」

答：「来书如此分别无政府与共产二语，实无有是处。无政府主义之定义，在学者解释，实甚包举。如克鲁泡特金所谓无政府主义即废除政府的社会主义是也。然学者之解释尚不

免聚讼。则莫如取欧文大辞典所下之界说，本报前论所谓「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废除首领及威权所附丽之机关」，即由某氏之法律辞典及某氏之世界语辞典所译出。既云主张人民完全自由，其义已无所不包，安得谓为消极的排除的而非积极的组织的乎？如老氏之学说乃真所谓纯粹消极的、排除的者，若无政府主义之学说，无论其为巴枯甯派，为克鲁泡特金派，为托尔斯，泰派，或为都克派，其所主张对于政治，对于法律，对于产业，均有卓然成家之积极的主张，断无纯粹消极的者也。特以「无政府主义」乃公共之名，尚未表示其属于何派，于是主张共产者乃有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称，而主张独产者则亦可曰无政府独产主义也。于此可见无政府共产一语，实不能分别之曰此为某的，彼为某的者也。」
(一九一四年，五月。)

论社会党

(1914年5月9日，《民声》第九号)

顷得「社会党」发起人乐无君来书曰：「足下既批评孙江二氏之社会主义，尚望一块社会党二纲六目之瑕疵，既释众疑，亦为亚东社会主义史中留一鸿爪」云云。犹忆前年「社会党」发起时，愤愤、乐无诸君屡函招邀入党，惟记者对于《社会党约章》及其组织法不甚满意，未敢轻诺。方欲有所论列，又以其时「社会党」与江亢虎所领之「中国社会党」互相水火，凡所非难，辄出辩论主义范围之外，记者颇不以为然，对于两党是非，自守中立，而不欲加以评论，致助其激争之焰，故卒未赞一辞。今虽时异境迁，然乐无君既拳拳下问，记者亦乐得此机会，一述从前所未发表之意见。读者幸勿以明日黄花见诮也。记者对于「社会党」之意见，当分为数问题如下：

(一)「社会党」之立名果当乎

读《社会党约章》，盖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也。乃不名为无政府共产党，而曰社会党，揆其原因，盖误认社会主义可以包括无政府主义之故，记者于本报第六号《答乐无》中已略言之。大抵社会主义之在中国，幼稚殊甚，能介绍其学说于国人者，尚属寥寥，时人对于社会主义之定义及界说，均不注意。好古者则又执其保存国粹崇拜祖国之陋见，取中国经籍牵合而附会之，以为社会主义本吾国所固有，而社会主义之为物，乃愈觉迷离变幻不可究诘，甚至一切革新事业近于自由平等之类者，皆认为社会主义所能包括，而社会主义之真谛反因此而愈晦。此实社会主义在中国之不幸也。今「社会党」发起诸君岂遂不知此，而仍未能免俗，则甚矣习之难移矣。记者以为无政府党不可名为社会党，其故有二。(一)学理上之不可。社会主义之定义，有以为「主张废除私产而以生产机关(土地器械等)属之社会公有」者，此普通之定义也，有以为「主张废除私产而以生产机关及其所生产之物(衣食住等)全属之社会公有」者，此严确之定义也。社会主义之学说千流万派，要其大致不离乎此。盖纯为社会的学说，而非政治的学说，与无政府主义不能和混者也。今社会党既宣言消灭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阶级，显然为无政府党，即非复「社会党」三字所能包举矣。(二)事实上之不可。社会主义本有共产集产之殊，而近世之所谓社会党，则大抵为主张集产者之通称，如英美之政党的社会党，均但名「社会党」，而各国之社会民主党通称亦曰「社会党」。今既主张无政府共产，而又取名曰「社会党」，将何以自别于各国之社会党及社会民主党乎？或者乃曰：此为欧美各国之习惯，吾辈不必奉为圭臬。不知社会党非一国的，乃世界的，文字或有国界，而学术则无国界，社会党、社会主义之名，乃由翻译欧文而来，并非中国所自创，岂复能以国粹骄人！况即在中国，江亢虎之「中国社会党」，人人皆简称为社会党者也，今主张既不同，名称乃相混，致令举述者不得不辨而别之曰「愤愤乐无所发起之社会党」，曰「江亢虎所发起之社会党」，其冗沓词费为何如耶！记者曾晤

一英国社会党人，示以英文无政府主义之《自由》报，彼一见骇问曰：「子非主张社会主义者乎，何故爱读此报也？」予笑应之曰：「何尝非社会主义，特共产的社会主义耳！」彼复曰：「然则子非社会党矣，不然，何与江亢虎所言各异耶！」于此可见，今日之习惯以为「必江亢虎之徒，始为社会党，必江亢虎之言，始为社会主义」者，固不独中国人为然矣。加是，吾人又何取此含糊影响之「社会党」三字乎？至《约章》第二条以极端社会主义为宗旨，其名亦有所不妥，已于本报第五号《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详论之，今不赘述。

（二）无政府党有组织机关之必要乎

无政府党极端反对管理代表等权，而主张绝对自由者也，故无政府党不应如当世之政党组织机关，自定党纲，招人入党。各国之无政府党，大抵只有自由聚集之场所，而无全体固定之机关，其性质不过如俱乐部，其作用则传播聚谈而已。其集合亦完全自由，而无一切手续。盖凡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即为无政府党，非必写一志愿书，领一入党证，然后可谓之党员也。无政府党之行事，皆自由独立，不受指挥，不俟全体之议决，即或有联结多人同时并举之事，亦只有同意者合力为之，而非如当世之党会，由党中少数人议决一事，而令党员遵行也。今「社会党」乃悉取当世政党之形式，有章程（即约章），有党纲（即二纲六目），有入党限制（须党人介绍及守戒约），有入党志愿书，有党员证书，有党旗，有分科干事，凡此皆与无政府宗旨相抵触者也。据记者个人之见，以为吾党如必欲设聚会之地，惟有建置研究社或俱乐部之法，无论何人凡愿为无政府事业者，即可为会友，借此以为传播主义聚会研究联络交谊之地，固甚善也。若欲宣布吾党公共之意见，则当别开「无政府党大会」，当众讨论吾人进行之方针及当为之事业，发表宣言书，布告于社会，以示吾人之所主张者如是如是，吾人进行之共同目的如是如是，庶几与吾党宗旨不背耳。〔但今日中国内地同志寥寥，开无政府党大会之时机似尚未至，吾人惟有于万国无政府党大会时（本年开会于伦敦）取其种种报告，译为华文，宣布于众足矣。〕

（三）无政府党有制定党纲之必要乎

世间政党皆三二党魁制定党纲，本此党魁以号召徒众，故一切皆以党魁为主动，而党员为被动，实则利用多数党员之声势，制造党魁之名誉，以为他日禄位之阶梯耳。若无政府党，则各个独立，人人有自由发表其意见之权，安能以少数人之意见制定党纲而强多数人之同意乎？故吾可断定之曰：无政府党不应有所谓党纲。然则无政府党无一定之主张乎？则应之曰：有。无政府主义之根本要义，即无政府党一定之主张，此为凡无政府党所同具，可以不言而喻者也。顾一般社会，未能共晓，无政府党乃随时发表意见于大众，有个人发表之意见，即书报演说等是也；有公共发表之意见，即本大会讨论之结果，用「无政府党大会」名义所发表之宣言书是也。二者皆自由言论，而绝无所谓党纲党目之名称。今「社会党」之二纲六目，其非个人意见，固不待言，若比之大会之宣言书，则又不可。盖社会党纲目乃悬此以招集党徒，与宣言书之但发表公共意见者固迥别也。《社会党约章》明著入党者须信从纲目之条，曾亦思信即崇信，从即服从，崇信服从，固无政府党所极端排斥者乎？其与各政党之服从党魁果何以异乎？

（四）二纲六目之分别果合于学理乎

今姑舍无政府党不应有党纲之说，专论二纲六目之当否。社会党之纲目曰：「纲一：消灭阶级。目：（一）贫富（实行共产），（二）贵贱（尊重个人），（三）智愚（教育平等）。纲二：破除界限。目：（一）国（无远近），（二）家（无亲疏），（三）教（无迷信）」此二纲六目者，条分缕析，有如表格，两两对举，无异骈俪，所谓文人积习，原不应施之发布公共主张者。然特小疵，可无深论。第论其落落大者，不当亦有数端。今世所谓智愚，特比较的形容词耳，非如贫富贵贱之显示区别者也。富贵者虽愚，亦俨然居于民上，贫贱者虽智，终不能不受制于人，是则智愚又何阶级之可言？宗教之派别繁多，出主人奴，自不免各有界限，第吾党之排斥宗教，其目的不在泯教争，而在除迷信，重自由，是则又何界

限之可言？此纲目分隶之未当一也。消灭贵贱阶级尊重个人一语，其以尊重人权为尊重个人耶，则尊重人权乃法律家之所尚，而非无政府主义所有事。其以个人主义为尊重个人耶，则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o，在社会主义学派中又译独产主义与共产主义 Komunismo 学理上各相背驰，恶能同时并举？及读《社会党纲目说明书》，则其意盖指消灭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阶级而言，然则质而言之，实无政府耳。夫无政府党之废除统治机关，不受法律束缚，此乃恢复人类之完全自由，其意义不但尊重个人，其目的亦非徒平贵贱而已也。苟欲表示无政府之意，最简单者莫若曰废除政府，否则曰废除统治机关，又否则曰废除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阶级，然后意义可以明了。若徒曰尊重个人，则不知其主张云何矣。此第一纲第二目措辞之未当者二也。实行共产，废除政府，此诚为无政府党之根本要义，若夫教育平等，则未可与之并语也。盖今日教育之不平等，乃由于贫富之不平等，未行义务教育之国，贫者固未由得丝毫之教育，即义务教育已行，贫者终未由得高等之学问，科学美术徒为富人之专利品，此非有他种原因也，贫富阶级使之然耳。今既主张共产，贫富阶级既除，教育又安有不平等之患乎？吾党所有事者，惟在剿灭强权，强权之魁首（政府与资本家）既去，即百事皆了，其时如何工作，如何教育，自能由大众之公意条理而布置之，势如破竹，而今日则不必特别提出者也。彼政党则不然。欲以政治之力实施其政策于目前，放往往有所谓教育普及教育平等之党纲，而江亢虎亦主张社会政策者，故其党纲又有教育平等之条。若无政府党性质既殊，即亦无庸相仿，此教育平等与无政府共产并列之未当者三也。国界者，政府之所造成者也，小则争权利，大则起战祸，皆由政府发生之，与平民无与。苟无政府，吾平民即能互相亲爱，又安有所谓国界乎？家族主义虽为强权之一种，然其细已甚，苟无政府，苟无私产，家族即未由存立。盖法律既废，婚姻之制自然消灭，公共教育之机关既备，即亦无人自私其家室，而谓此时尚有所谓家族，吾不信也。此破除国界，破除家族列入纲目之未当者四也。此外二纲六目之当存者，除「无政府共产」之根本要义外，惟一破除宗教而已。宗教为保护强权之利器，导人安贫守分，服从强权，排除宗教即使人思想自由，抵抗强权，故凡宗教皆在无政府党所排除之列。然由其本原论之，则宗教究不过政府与资本家之附属物耳，排除宗教自是无政府之一种手段，而不必与无政府共产之根本要义并列而对举如纲目所云云也。故吾人常谓政府为万恶之源，政府一去，百事皆了，惟对于产业之意见不能不示明确之主张（即以别于集产与独产），自有「无政府共产」一语，遂可以赅括无遗矣。

（五）无政府党有预定建设之事业乎

《社会党约章》有曰：「事业分鼓吹进行建设三种」，鼓吹进行，诚为无政府党所有事，若所谓建设者（原注指育婴院学校医院养老院农工场公园等），其指推倒政府后之建设耶，则其时已为无政府之社会，人人皆为无政府之民，而不复有所谓无政府党，如何建设，自有大众无政府之民各尽所能而为之，不必专属之无政府党，更不必今日之无政府党预为之设想也。其指现在之建设耶，则无政府党方竭其心力以谋推翻强权之不暇，尚有何余力，有何余财，以作此补苴弥缝举一漏万之建设乎？大抵今世俗人每以「办事」二字为口头语，凡一党一会，必须有创办之事，始合时趋，无异贸易之公司焉。今「社会党」亦不能免此，于是有建设之条，其实不明无政府党与政党性质之分别者也。政党以施行政策为职志，建设建设，固属时趋，若无政府党，则以推翻强权为职志，除传播主义实行革命之外，皆非无政府党所有事，又何贵有所谓建设者云云耶？今世之无政府党，固有组织工会建立学校以图主义之普及者矣，然此乃播传事业之一种，乃党人运动之方法，而非所云于建设也。

（六）无政府党当有戒约乎

《社会党约章》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充军警不奉宗教不称族姓之戒约，必遵守戒约者始能入党，窃以为过矣。所戒之事，皆无政府党所反对之事，既以无政府为宗旨，自不必复立戒约，此无政府党不必设戒约之说也。无政府党以绝对自由为宗旨，不能

预定戒约，使人遵守。虽戒约六条大抵采自记者所发起之心社社约中，然心社与无政府党有不同之点。心社乃以道德问题为准的，除社约外无他事，故有与社约同意者集为社友，其于自由之旨固无背也。若无政府党则以推翻政府及资本制度为目的，凡从事于此目的者，即为无政府党，而不必再问其他，乃于目的之外加以种种限制，便与自由之旨冲突矣，此无政府党不可设戒约之说也。不独此也，无政府运动之方法，不能限以一格，故无论何种社会，皆当有人以运动之鼓吹之，而尤以军人社会为最，要故常有坚忍之同志投身军队以行其活泼之运动者。今乃弃之如遗，相戒以不作军人，不亦自绝其运动之路耶？且军人既被拒于无政府党，则军人必为无政府党之敌，欲行革命，而反自树革命之敌，何其不思之甚耶？（至心社所以有不作海陆军人之说者，以心社乃道德的问题，社会运动则非心社范围内之事，故凡与真道德相违反者，皆得列入社约，倘其别有怀抱欲隐身军队以行其革命之职志者，则可暂居赞成人之列，而吾心社亦不至失此良友也）。然则戒约之当毁，可不烦言而解矣。

以上为记者个人对于「社会党」之意见，而非攻击社会党，读者当分别观之。

（一九一四年，五月。）

《反对家族主义》书后

（1914年5月16日，《民声》第十号）

反对家族主义及自由恋爱之学理，已略如兹编所述。近见世人味于此种真义，致生种种误会，颇为主义之障碍，今当有以解之：世俗无赖，以纵欲渔色为生涯，不知生理与心理为何物。一闻自由恋爱之说，辄欲借为护身之符。而一般社会，亦遂误认此辈之行为，锡以自由恋爱之徽号。反对者乃愈得所借口。此最大之误会也。亦有二三君子，道德厚重，明知家族之害，思有以破除之，而鉴于世人之误会，不敢持极端之论，遂致强生别解，以为自由恋爱须以道德为强制，或又以为自由恋爱仍当专属于一人，以期自异于一般之无赖。其结果乃至自由恋爱与自由婚姻实际上几无区别。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窃以为自由恋爱其根本之原理，乃在去束缚而取自由。男女之交合，由于生理作用之不得不然；自宜纯任自由，而不容有所拘制。惟所谓自由者，乃男女两人之自由，而非单方之自由也。彼辈恃金钱及种种手段以购买他人之爱情，侮辱他人之身体，视人类为玩物为货品（如娼寮狎妓狎优诱奸迷奸及其他等等皆是）。在女子一方面，或为势所迫，或为利诱，或为甘言诡计所炫惑，皆绝对之不自由。在男子一方面，则为侵人自由蔑视人道，实与强奸无异。此正自由之蠹贼。自由恋爱之名，岂此辈所能假借者耶？然苟男女二人互相爱悦，以纯粹之爱情，自由结合，而绝无强权金钱骗术等关系与其间，是即为合理之恋爱。而不必问其专一与否，久暂若何。爱情既出于自由，更不必有所谓强制。倘若预悬一格，以为当属于专一，又必期以长久，甚或侵人道德问题（婚姻制度之大谬点，即在误生理问题为道德问题）。此皆与生理学心理学相抵触，而尤背乎自由之真理者也。至有虑自由恋爱既行，男女之肉欲必益炽，将于卫生有妨害者，此亦不足为虑也。男女之交合，乃由于生理作用之害。男女亦然。交合为生理所必需，而过多亦足以生病。交合过多者世谓之淫，淫非生理所固有，乃由于习惯而生。盖凡肢体愈习用则愈发展（如习于行路者足力健，习于拳击者筋力强）。故习于多食者食欲愈炽，成为饕餮，习于交合者肉欲愈炽，成为淫夫。顾今人之往往习成为淫，其原因亦有二：一则由社会恶劣，可以金钱买交合；一则由婚姻制度，夫妇同

居，几以交合为惟一之义务。交合之机会既多，则人之习为好淫，亦固其所。然若自由恋爱，则二者皆可免除。纯以男女二人之爱情为根本，其机会岂能多得？又何至习为好淫？故吾谓自由恋爱之理明，男女之肉欲必较轻，而交合之度数亦必较减，即此故也。惟处于今日之社会，自由恋爱之所以难行者，厥亦有故：即妇人经济不独立是也。女子既不能自营生活，无论如何，势必有所倚赖于男子。如是则爱情之施与，复安有丝毫之自由？呜呼，此经济革命之所由急也。

（一九一四年，五月。）

答迦身

（1914年5月16日，《民声》第十号）

来书以吾党急进之法当如何之为文。记者以为吾党进行之手段，当因乎各地社会之情形而异：有宜于急进者，如欧美之情形是也，有不能急进者，即中国今日之现象是也。总而言之：「传播」乃吾人无时无地可以或息之事业，由今日以至于无政府成功皆所谓「传播时代」也。文字口舌，奔走鼓吹，此固谓之传播；即暗杀罢工暴动大革命，亦皆为传播之作用。克鲁泡特金即主张以猛烈手段为传播之方法。所谓三数日之风潮胜于数十万册之书报者，盖谓此也。记者固完全服膺克氏学说者。惟欧美情势既隔非吾人所能为力，以言中国则机会未至，不能不少有所待，姑用全力以从事于文字口舌之鼓吹，苟一旦时机既熟，则记者今日之秃管一枝，异日即可变为轰动全球之炸弹，特所谓急进者，终不过借为传播之力，而未必一举即可成功。当其未成功之前，不能限定取何手段，惟察其所处地方时势之如何以致吾力而已。

（一九一四年，五月。）

答悟尘

（1914年5月16日，《民声》第十号）

来书疑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已有无政府之意义。又疑共产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之变相，此大不然。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明明为两种学说（有主张共产而不主张无政府者，亦有主张无政府，而不主张共产者）。无政府主义本质，为对于政治之学说，虽含对于经济之意见，而不限定为共产，共产主义则纯为对于经济之学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出自法之鲁意布郎。专为生产分配而言），而对于政治之意见，则尚未表示。倘共产主义，而兼主张无政府者，是谓「无政府共产主义」Anarkiiste-Komunismo 此中区别，请细读民声各论，当能了然也。

来书又问。共产实行之始，吾人衣食住之配置，必须有详细组织方法，预示世人云云。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非即最完善之方法乎？吾人须知，无政府共产主义，乃绝对自由之主义，无所谓繁密之组织。所贵乎繁密之组织者，特集产主义耳。资本制度之末日一至，吾人即各尽力工作，以供给吾人之衣食住。有屋者可居之如故，而不必给租。无者即居于无之屋。又不足，则大众合力建筑以居之。大衣服店之衣服，均吾人之衣服也，可往取之。大粮食店之粮食，均吾人之粮食也，可纵食之。此等平平无奇之事，尚须吾人预定方法以教之乎？若恐物产不足，美恶不平，或从此而起争端。则吾人第一著当先知共产主义何以能实行？以社会革命之成功也。社会革命何以能成功？以平民多数已知共产主义之真理，乃同起而革命也。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有厘然不同之点：即政治革命为英雄革命，为少

数人革命，而社会革命则平民革命，大众革命也。政治革命，以二三英雄运用手段，便足以成功，而平民大多数均不知其所以然。故革命之后，组织机关，制定法律等事，即须随之而起。若平民革命，则大多数已明此真理，一旦成功，即以真理为天然之法律（非真法律）而已。又何至有种种争端，而须预谋组织防范之方法乎？若犹疑吾言，则请细读「无政府浅说」，及其他诸家之学说，自可涣然冰释矣。至于工作之分配，公共教养之设置，此更容易。亦无非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已。此时平民既能推翻政府，推翻资本家，试思其聪明才力何若？岂有此等小事，而不能处置裕如者乎？至谓须有一至精密详细之图说云云。此在小说家，不妨各以其所见而为之，用以为茶前酒后之谈助，若学说则无需乎此也。

盖此时社会之进化，人智之特出，固非吾人今日所能拟议。即强拟之，亦必不能密合彼时之情势。且其时人人自由，安能步步趋趋，死守吾人今日之计划乎？总之无政府共产主义，乃完全自由之主义，无政府共产之社会，乃完全自由之社会。故吾人研究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亦当本完全自由之脑想以研究之，而不可杂有丝毫政党政策之见解，如政治革命党之预定革命方略，以为他日如何组织，如何施行之地也。

来书又问。纯粹社会主义与真正社会主义之别，是否一为集产，一为共产云云。按纯粹与真正，均为有所对待之词。以华文字义释之，似无甚分别。惟日人所用纯粹社会主义之名，乃以释英文 Pure socialism 一语（亦作纯正社会主义）。据英人 Kaufmann 氏所著社会主义一书，其所下纯粹社会主义之定义曰：「社会主义。认各人之才能不同，需要互异，因之生产之分配，当视工作之多寡以为报酬之比例。故土地资本，主归公有。而各人岁入则仍许私有。」此实集产主义之学说也。著者原为集产家，则其以集产为纯粹社会主义，固无足怪，惟吾人则不能承认也。至于近日中国学者所用纯粹社会主义之名，则又不同。如三二学社之通告曰：「纯粹社会主义有三无二各之学说。」而「中国社会党」之章程，所谓「于不妨害国家存在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一语。亦全为调停无政府派之党员而设。故世人遂即以「纯粹社会党」名愤愤等所发起之「社会党」，是则所谓纯粹社会主义，实即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前所述，相去绝远。然则此一名也。或则以集产主义解释之，或又以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混名。迷离扑朔，无从分辨。故记者敢断定此为不正之名，吾人屏之勿用可也。至于真正社会主义，乃对于集产社会主义而言。盖吾人常目集产主义为伪社会主义故也。克鲁泡特金尝曰：「无政府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克氏之意，盖指无政府共产主义也。要之所谓真正者，对于不真正而言。若无对待，则真正之名亦无由立。故真正社会主义一语，以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注释则可。以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别名则不可。盖此语本非专名词，即亦无一定之界说也。

（一九一四年，五月。）

答恨痴

（1914年5月16日，《民声》第十号）

（一）普通素食家不禁牛乳与鸡卵，其中亦有理由：牛乳非生物，此人所共知者也；鸡卵则虽为未来生物之胚胎，而此时尚未成为有知觉能运动之动物，无所痛苦，故鸡卵与鸡不能并论也（至有以人胎与鸡卵并论者，此则不能相拟。盖胎未产时，必杀其母，始得其胎。若已离母体，则已名为人，而不复名为胎。与鸡卵之无损其母体者固迥别也）。虽然，此特素食家之通例如是耳。若以记者所见，牛乳鸡卵，必一切不食，方为完全之素食主义。盖食乳者近于夺牛子之食，食卵者亦足以断未来之生机而伤其母心（凡物无不爱其所生）。且牛乳含微菌，鸡卵亦易腐败，与卫生终非所宜故也。惟为初行素食之第一级计，少进乳

卵，似亦权宜之法（因习惯食肉者，一旦素食，往往觉其无味，遂致半途中止者，固不少也）。俟其行之既久，渐知素食之甘，而鸡卵牛乳，亦自悟其腥臊，不期戒而自戒矣。

（二）废除姓氏，乃一己之自由，若对于他人，则称之可也，不称之亦可也。盖其人苟未废姓，则吾虽不称其姓，奈其实际明明有姓何？

犹之婚姻为吾人所反对，然苟其人确有夫妇之关系，则吾虽不称之为夫妇，奈其实际固明明为夫妇何？夫姓之所以当废者，以家族制度之当破也。故废姓者当以破除家族为前提。必能破除家族者，方可谓实行废姓。如何谓之破家族？非摈弃其父母，屏斥其妻子之谓也，乃男女独立生活，不相统属，不相倚赖，无复家族的关系是也。不然者，家族未除，徒于名字上不冠以姓，曾又益何之有乎？

（一九一四年，五月。）

答无吾

（1914年5月16日，《民声》第十号）

来书以吾人所用之新世纪十四年乃由于耶稣基督之降生岁数而来，因谓以宗教纪年为纪年，不免予教徒以口实。不知此种纪年，已为今世界所通用，无论其人是否为基督教徒，其国是否为基督教国，均无不用此纪年者。如支那、日本原与基督教相去甚远，然苟为世界的交际（无论条约或个人之交通），即不能不用此纪年。而在学术上分别历史之时代，尤必以某世纪为断。然则所谓一千九百若干年者，其起原虽本于基督之降生，而在今日则已成为全世界交际上学术上之公物，而不能复私之以为宗教之所有矣。原夫纪年之法，不过表志年代之符号，而非有若何深意于其间，（中国旧史家囿于正统之论，以纪年为历史学上一大事，门户聚讼，纷纭莫辨适见其陋耳。）苟有一法能令人周知而不偏于一地一事者，即属可用（如云中华民国若干年，日本大正若干年所谓限于一地。孔子若干年，释迦若干年，所谓限于一事）。今一千九百若干年者，既已通用于各地各种社会矣，吾人又何不可沿其通俗而用之乎？

（其不称一千九百十四年而称新世纪十四年者，亦非有他意，不过取其数字简单易于举述耳）。至来书谓当联合世界同志共同研究云云，窃以为殊可不必。一则吾党当研究者正多，为日不给，此事无关宏旨，何必虚费光阴；二则吾党即自定一特别纪年，而社会上除党人外均不通用，反觉其诸多窒碍。何若俟无政府实行时，即以其年为无政府第一年之为愈乎？

（一九一四年，五月。）

答朱励工

（1914年5月23日，《民声》第十一号）

本报（《民声》）第十一号以对家族主义一文乃系意译而非直译其中有不能明晰者由译者补语申明之但求不背原本文旨而已。

（一九一四年，五月。）

答李进雄

（1914年5月23日和30日，《民声》第十一号和第十二号）

来书云：「读民声第五号《中国社会党之现状》一则……云云。余持此以质诸江君，据云『无政府共产主义虽未敢决其可行与否，然亦未尝有只字明白宣言无政府共产主义之非也』。云云。据此则贵报所载，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抑有所误会也？」答曰：本报谓「江氏对于无政府共产主义已表示不赞成。」盖据江亢虎通讯片第三期江氏演说谓「共产主义恐未易遽见施行」，是表示不赞成共产。又谓「无机关，无组织，无契约之说所未敢深信」，是表示不赞成无政府。本报又谓「江氏从前尚未敢明白宣言无政府共产主义之非，（于其发起「三二学社」自称研究无政府共产主义见之）今则论调一变」。三二学社之发起，虽有「能否实现」之疑词；然既结社研究，则自然是赞成一方面为多，故谓未敢明白宣言无政府共产之非。今则曰未易遽见施行，曰未敢深信，是俨然研究有得，知其不易施行，知其不可深信矣。非论调一变而何？然则本报之言，安能谓之无据，又何尝有所误会耶？

顾以上所举江氏前后矛盾之论，不过随手举示一节耳。实则江氏一生言论，几乎处处矛盾。本报以社会主义之在中国幼稚已甚，闻者不察，遽以江氏之言为的论，贻误后学，实非浅影，故特著论与之商榷，以期真理渐明，并非好为非难江氏也。足下试读本报第六号《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论。当可略知本报之旨趣矣。顾是论所举，仍有未尽之意，今请再为足下言之。

江氏最近之论，谓共产未易施行，谓无机关无契约之说未敢深信，显为不赞成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证。夫赞成，反对，均为江氏个人之自由，他人何由干涉。独可怪者，江氏往日持论，尝谓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中坚，为社会主义不视之宗，又尝著论倡三无主义（无政府无宗教无家族），又自称倡尊社会主义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五非（非私有主义，非家族主义，非宗教主义，非军国主义，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又自夙所主张无政府社会主义，又自称愿为无政府党一学子（以上均见《洪水集》）。据此数节，江氏固俨然一宗旨极定之无政府共产党也。乃一方面又曰未易施行，曰未敢深信，且声明「非无政府党」（见通信片第一期）。请江氏试平心思之，其能免矛盾否耶？然江氏又或自辩曰，余但谓恐未易遽见施行耳，非不赞成也，非反对也，但谓未敢深信耳，亦非不赞成也，非反对也。若然，吾亦有说以证明之：

按江氏谓共产未易遽见施行，并未说明理由，颇难测其命意，然以上下文参观之：江氏谓「均产集产均非尽善之法，共产亦恐未易遽见施行，鄙人首倡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之说……」是明明谓均产集产共产均不如其所倡之善而易行矣。是非不赞成共产而何？又以江氏平日持论证之，则其反对共产，更有明据。江氏尝曰：「……共产主义……与记者平昔所主持者颇相迳庭。」又曰：「共产主义之精言，不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而徒取所需，而不尽所能者将何以待之？若制定规条，过于繁密，则措施之际，必多烦难，近于无事自扰，且甚妨害个人之绝对自由。否则无比较，无竞争，无希望，孟子所谓巨屨小屨同价，谁则为之？其于人类进化似颇阻滞矣！若夫不劝而兴，不惩而戒，无所为而为之者，又恐非一般人之程度所能及也。」又曰：「有主张共产论者，财归公业，力出私人，各取所需，各勤所职，然徒取所需而不勤所职者当奈何？……况人之性行，既有能有不能；其见之操行，又有力有无力。故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若尽十分义务者得十分权利，而尽一分义务者亦得十分权利（原文作亦得一分权利，然以文义考之，一字当是十字之误）。就所得之权利言，看似平等；就所尽之义务言，实是不平等。且无比较即无竞争，无竞争即无进化，意美而法殊未良也。」（以上亦见《洪水集》）凡所云云，皆极端反对共产主义之论。江氏尚谓未尝有只字言其非耶？夫思想言论各有自由。反对共产斯反对共产耳，又何必模棱两可，忽而推崇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不视之宗；忽而自称倡导二各五非；又忽而结社研究三无二各耶？抑江氏既谓共产不易施行，复有种种反对共产之议论，吾辈即不能不辩而辟之，以解世人之惑。江氏之对于共产斤斤以为虑者，即「徒取所需而不尽所能者当奈何？」一语也。吾共产党可简单直捷答之曰：倘有此者吾人可竭诚劝戒之，戒之不听，

可以众意屏之社会之外。此非刑罚也，非法律也，天然之公理而已。吾党有一格言曰：「必已尽其力之所能者，方谓清偿宿债之人。」又曰：「无业者请他往！」而克鲁泡特金先生亦曰：「众人协合而为群，无须条约，无须罚律，无须裁判，惟公众之热诚行之，有悖谬者可为众人所屏斥！」此种格言在共产之世，即为天然之法律。而无肯犯之者。何也？良心使之然也。夫良心之失，由于恶劣社会迫之使渐就撕灭耳（如诈伪者乃得衣食，正直者必日就穷蹙，饥寒所迫，则流为强劫杀人，此其最显之证也）。若共产之世，无私利之可谋，无金钱之可争，吾人本来之良心，自然发达。相互扶助，各事其事，以工作为幸乐，以无业为耻辱，断无不尽所能而徒取所需之人。即万一有之，吾人惟惻然告以「无业者请他往！」一语而已。固无待繁密之规条，苛刻之刑罚者也。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未有不趋而救之者，在律书中固未尝有「不救孺子入井者处某刑」之条也。然而无肯不救之者何也？良心使之然也。各尽所能之理亦然。不必设「不尽所能者处某刑」之条，而人自无肯不尽所能者，亦良心使之然也。共产之世，无物足以蔽其良心故也。况乎工作轻易，时间短少，每日劳动数小时，与游艺无异：人又何苦而不工作耶？至谓人有能有不能，有力有不力，尽十分义务者得十分权利，尽一分义务者亦得十分权利，实为不平等云云。此尤不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意义者也。在江氏之意以为人有智愚巧拙之不同，智者巧者所作多，愚者拙者所作少。而所得权利未尝有异，于是谓之不平。不知智巧愚拙，乃由遗传与感化而来，而非其人之功罪。同是人类，智者巧者非天然当驾乎愚者拙者之上者也。（今日之地狱社会智者才者辄欲居愚民之上此实最劣之心理）人乃有理性之动物，已有所长，当以助他人之所短。岂有自恃智巧而与愚拙计较权利之理？况天下事万汇千门，有宜于智巧者；亦有适于愚拙者。分工任事，相需以成，及其成功，则皆相等。如建一屋也，智巧者可任绘图测量之事，愚拙者岂不能胜运砖斫石之劳？及其落成，则绘图测量，与运砖斫石，皆为构成此屋之要素，而绝无轩轻于其间也。然则无论何人，苟既尽其所能，即为尽十分义务，纵有弱者拙者竭其能力所作终属无多，然亦不能不谓之已尽一分义务也。彼所谓尽一分义务，亦得十分权利之说，果何自来乎？至谓无比较即无竞争，无竞争即无进化，此语尤谬。天演家谓「自由竞争为进化之母。」攻击社会主义者几无不借此为口实。社会主义家则力辟其说，有以社会主义废衣食住之竞争，而仍存道德名誉之竞争者。论据未免薄弱。易其说者，则谓人类进化与一切生物不同。生物之生存竞争，以个体为单位，人类则个体之外，兼有其公共心与社会性。以社会共同进化为目的，而非特个人之自由竞争。至克鲁泡特金先生更以生物学证明「互助为进化之母」之原则。谓生物之集而成群，必相互扶助乃能生存。所谓「适者生存」一语，且能互助者能生存之谓。而指出赫胥黎优胜劣败说之谬；且证明达尔文学说原意并无优胜劣败之论。自是天演学中乃辟一新纪元。自由竞争为进化之母之说，论据全失。而反对社会主义者遂亦无所借口。不料反对者用以攻社会主义而遭失败之论，江氏乃拾之以攻共产主义。得不令人失笑耶？以自命中国五十万社会党人之代表，而竟承认自由竞争为进化之母。又几何不轻支那而羞天下之党人耶！至其所主张财产独立，营业自由云云，其根本谬误，即由于误认个人竞争为进化之母，遂至倡为是说。而不知已大背乎社会主义之原则，视集产主义尚远不能及。记者于民声第六号断定其为社会政策，而不认其为社会主义，非苛论也。夫社会主义何自起？起于经济之不平等也。富人垄断生产机关（土地机器），生享大利，工人则为之奴隶，仰给其工资以度活，不平莫甚于此！社会主义乃从根本上改革之，推翻资本家，取回生产机关，由劳动者自掌之，自用之，此实社会主义共同不易之原则。无论其为何派之社会主义几皆同此主张。苟非然者，即不能谓之社会主义。今江氏号称社会主义，独于生产机关公有一问题不敢置一辞，而但曰财产独立，营业自由，虽有遗产归公之言，而私产之存在如故，地主资本家之存在如故，资本势力之跋扈亦必如故。无资本无土地者（即平民），仍须服役于资本家以谋糊口。与今日之资本制度何异，与社会主义之精神相去奚止千里。足下侨居美洲当知美洲托辣斯之害。彼托辣斯

之资本，岂必由遗产而来耶？其资本主之多慾无厌，又岂徒为长子孙之计者耶？若但为子孙遗产计，则煤油大王一分钟之收入，已足坐享数十世而有余。又何必耿耿逐逐，甘与世界公理为敌耶？于此足见遗产归公，终不能绝资本制度之流毒明矣。江氏乃欲窃共产之美名，谓共产主义之真精神亦不外乎是。是直不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何物者耳！

江氏之反对共产，前段既论之矣。今当再论其反对无政府之谬。江氏通信片谓「鄙人非绝对否认政治者。……若无机关无组织无契约之说所未敢深信也。」据此以为江氏反对无政府之证，江氏或尚有遁辞。吾今再举其《洪水集》之言以互证之。江氏曰：「无政治即无系统，无契约，无机关。如此之世界，试以吾人设身处地思之，能安居乎？能进化乎？」痛诋无政治之流弊至于不能安居，不能进化，谓非反对无政府而何？江氏尚有辞可遁否？无政府何以不能安居，何以不能进化？江氏并不能道出只字。而惟信口讥议，既不研究无政府之学说，而一概字之曰无系统，无契约，无机关。又不审所谓无契约，无机关之意义，而以为纷纭扰乱之谓。其武断为可恶，其鄙陋抑又可怜矣！无政府之学说，千条万绪，有主张无契约说者，高得文托尔斯泰司梯尔等是也。有主张有契约说者，蒲鲁东巴枯甯克鲁泡特金等是也。重理想者主无契约说，而重实行者，则大抵主有契约说，今请举克鲁泡特金之学说以代表之。克氏曰：「无政府之世，众人结合而同活于社会中，不本于强权之管辖，而本于众人之协约。」又曰：「无政府之世，法权全灭，信权不灭，仍有契约为众人志愿所认可，保此信权者，共同工作，互相协助，虽有不肖，不敢犯众也。」又曰「众人协约组合而为群，无须强为协约之条款。无罚律，无裁判，惟以公共之工作，大众之热诚行之。有不践行者，可为众人所屏斥。」于此可见无政府之真意。江氏乃以无契约三字抹杀无政府主义，吾党岂能承认乎？至无机关无组织云云（机关即组织可不必分二语）。尤非无政府主义之本旨。无政府所排斥者强权之机关，若自由之组织，则固无政府主义之所尚也。蒲鲁东之国民银行，巴枯甯之公民会，固为有目共见之组织。而克鲁泡特金言无政府之组织尤精。克氏曰：「无政府之世，以自由组织为社会组织之新法。各业皆有公会，如食品衣物以及技艺皆然。无论何种出产，互取所需而无界限。道路，铁轨，学校，机器，物具，均由工作者自经营之，自组织之。将来之社会，即阻代今日之政府。」于此足见无政府自由组织之大意。曾何无机关无组织之有乎？至于无系统云云，更不解其何谓，以意测之，其殆纷乱而不统一之谓乎？夫无政府固非纷乱，前已言之。若统一者，乃国家统治机关之所尚，政权统一即强权集中之谓。无政府党之极端排斥者即在于此。以此责无政府，吾党固顺而受之，然不统一即不能安居，不能进化。其理由又何在乎？今世之所谓立宪国家，可谓达统一之极轨矣。其人民果皆安居否耶？果得真正之进化否耶？江氏又分政治为官治与自治。谓「自治如教育，实业等当取积极手段俾日进于完密。」其下即接以「若无机关，无组织，无契约之说所未敢深信也。」语意之间，一若无政府主义惟有破坏，对于教育，实业亦不措意也者。其不知无政府主义之本旨而误会以为如此耶，则是盲吠也，明知其不然而故为此语耶，则是诳语欺人。其心更可诛矣。夫无政府主义排斥政治法律，何尝排斥教育实业，排斥国家统治，何尝排斥人民自治。无政府之组织，以各尽所能，共同工作为社会之基础生活之本原。工作者即今世之所谓农也工也，即江氏之所谓实业也。教育更无政府之所重，主张人人皆受完全高等之教育，其时任教育者亦不啻工作之一种。安见其不日进于完密，更安见其不取积极手段耶？抑岂必有政府然后能完密能积极耶？吾党常曰：无政府者，人民自治而不用政府统治之谓也。江氏一孔之见乃以为无政治即不能自治又何其陋耶！吾今更以简单数语总括江氏言论之大谬点条列于下：

（一）江氏不主张生产机关公有。不主张废私产。违背社会主义之原则。故江氏所主张非社会主义。

（二）江氏对于政治主张限制军备，采用单税。对于产业，主张营业自由，财产独立。皆属国家的社会政策，故决不能窃社会主义之名。

(三) 江氏既主张社会政策，与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去太远。故不惜诋共产为阻滞进化，诋无政府为不能安居，不能进化。因是之故，吾人不能不认为反对党。

江氏如不承认，则请取《民声》第六号之论及此次《答李君书》一一解答。记者亦断不偏执己见，自以为是。倘江氏有圆满之理由，为记者之浅学所不识者，当即为之更正，或更当舍己见以相从。若不能以圆满之答辞。则请江氏自今以后，慎尔出话。勿再鼓其簧舌，以荧惑海外华侨之观听。盖江氏之言，在国内已无价值，而在海外则为患方长。哀我华侨！方失望于政治革命之无效，忽闻有所谓五十万社会党员之代表者不先不后，应时而至。遂举其信政治革命者而信之，而不悟其患视政治革命为尤甚。此吾所以不避好辩之名而亟亟与之商榷也。

(一九一四年，五月。)

答规臬

(1914年5月23日和30日，《民声》第十一号和第十二号)

(一) 读来书，知近持吾人主义，辩服年逾六旬之老父，钦佩奚似！懽喜奚似！他日无政府主义传播史中，又留一段佳话矣。至问「其说虽善暂时不可行」一语当持何说以破之云云。大抵今日无政府主义之阻力，全在此语。不独脑浆陈腐之老人为然，即一般自命赞成无政府主义之人及大名鼎鼎之社会党，怀此疑问者亦几十人而九。盖无政府主义理论圆满，实无可以反对之隙，故欲抵拒之者，惟有「暂时不可行暂时不可行」一语而已。今试问所谓不可行者，其冥冥中有一上帝尼之使不可行耶？抑别有他故耶？则答者必曰：「人民程度不足无政府党势力尚幼稚」矣。则又试问所谓人民程度不足者，非人民信无政府之理者尚少之谓耶？所谓无政府党势力尚幼稚者非无政府党之人数尚少之谓耶？若然，则公等即人民之一分子，公等即有可为无政府党之资格之人，倘公等及与公等怀同一疑虑者，（度一万人中几乎一千九百九十九人与公等所见相同）一旦深信无政府主义，毅然挺身而为无政府党，则人民程度立时充足，无政府党势力立时不幼稚，而无政府立时可行矣。然而公等将又有辞曰：「吾等得闻无政府之说者尚居最少之数，其余多数之人民，尚未闻其说，虽欲信而未由，虽欲为无政府党而不可得。吾等少数人虽信之虽为之，于事无济也。」则又敢问公等谓少数人于事无济，然则何法可得多数人耶？是又必借传播之力无疑矣。然公等既知无政府主义之善者，尚不肯深信之而传播之，试问将赖何人以传播之耶？吾知公等必又曰：「此乃无政府党之事，非吾人所敢预闻。」公等须知所谓无政府党者，非四手八臂飞天遁地之人也。无政府党亦犹是人。苟公等一旦深信无政府主义，即为无政府党矣。然则传播无政府主义使人民程度不至不足，使无政府党势力不至幼稚者，非公等之责而谁责耶？是故公等苟反对无政府主义，以为无政府主义如何如何不善，是则吾可无言矣。若既以为善，而又以为不可行，则非公等所应出口也。何也？所谓不可行者，非真不可行，实公等使之不可行耳。盖知而不为，其罪尤甚于不知。苟天下人皆如公等之知而不为，则将地老天荒终不可行，又岂仅暂时不可行而已耶？天下事特患其不为耳。焉有为之为不成者？当十年前，人人皆谓中国暂时不可行革命，然革命党人聒而不舍，不数稔间，满洲政府果推到矣。今日之言无政府，犹之十年前之言革命也。公等苟能聒而不舍，无政府实行之期，又岂甚远耶？此外有谓教育未普及无政府不能行者，有谓强邻交迫无政府不可行者，吾皆已于「无政府浅说」明辨之。又有谓无政府党经过国家社会主义之一级者，此则社会民主党人之谬论也。夫天下事安有所谓阶级？中国未革命前，保皇党人皆曰民主共和必须经过君主立宪之阶级。今则何如耶？阶级之说果尚有价值否耶？姑勿论国家社会主义之无益于社会，又姑勿论今日民主社会党之手段决不能达到国家社会主义之目的。即使如愿相价，

果达到国家社会主义之境矣。试问须用若干时日若干勤劳然后可达到此境。及其达到，又须为第二次无政府之革命，取前功而尽废之，吾人果何苦而不为此不惮烦之事耶？今吾请正告公等曰：无政府之可行不可行，全在乎公等。公等以为可行而为之斯可行矣。斯无政府矣。以上即所以破无政府暂时不可行之说者也。请持此以语老父，何如？

（二）来书又谓本报第七号以禽兽为人之同类，不若易禽兽二字为一切动物。夫禽兽与一切动物又有何别耶？禽兽二字，在旧社会之陋见，以为鄙贱之称，若以科学之眼光观之，则禽兽与人确为同类，此固可以倡言而不必讳者也。贱视禽兽，即为残杀之一种原因，亦即为社会迷信之一种陋习。吾人欲使道德进化，欲使思想正确不可不以科学之真理药之。是则禽兽为人之同类之说，正当提倡之，阐明之，无庸避而不言也。

（一九一四年，五月。）

再答崑任

（1914年5月30日，《民声》第十二号）

崑任君于本报第八九两号之答辞，意仍未惬，故复列举八疑。而根本之辩难则绝对否认无政府主义之简称，以为必不可用。凡读者对于本报言论既有所疑，记者自当负解释之义务，且恐怀其疑点者当不止崑任君一人，则解答尤不可以已，故不必絮絮，先答其根本之辩难，而后再释其八疑。

答辞之先，记者当重复申明一语，以告读者。本报第五号所谓「吾人欲表揭一正确之定名以号召天下，莫若曰无政府共产主义（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此数语之由来，根于上文先叙无政府主义一名之正当，次叙无政府主义对于产业问题有共产集产独产之殊。吾人主张为共产学说，故谓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语尤为明确而完足，惟有时意在表示无政府之概念，而非详示对于产业之特别主张，则不妨简称曰无政府主义，然非以无政府主义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别名也。犹之主张共产社会，主义者，当辨别流派时，必曰共产社会主义，而有时尽可浑举之曰社会主义，亦非以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之别名也。今来书以为无政府主义之义名绝对不能用，其理由则谓恐闻者误会。不知无政府主义自有其本质，一闻无政府主义之名，无政府之概念可以同时联想而得。无政府者，无强权之自由组织也，何至有所误会？犹之一闻社会主义之名，虽未明示其为共产或集产，然社会主义之概念，则总不离乎无私产之组织，亦断不至有所误会也。前次答书，以为简称之用，一方面为言辞之便利，来书则曰：无政府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仅差二字，无若何之便利。不知一文之中，常有用无政府主义之名至于数百者，在一二语不以为简，在十百语则以为简矣。故苟所言非有表示共产主张之必要者，即不妨但言无政府主义。况所谓便利者，更不独简便之谓，有时立言之体，适宜于无政府之名，而无政府共产之名反觉其不惬者。最浅而易见之证据，即本年之无政府党大会，发起者皆为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团体，而其所揭之名，则但曰无政府党大会，而不曰无政府共产大会。然吾人不以其名为不正者，以此时立言之体，实适用无政府故也。又英德法等无政府党联合会，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然除法兰西因有特别历史标明共产外（此会成立于去年之巴黎大会，因排斥独产党故特名为「用法语之无政府共产革命党联合会」），其余英与德皆但曰无政府党联合会而已。于此可见无政府主义之名之用法矣。记者又谓简称之用，一方面从世界之通称。来书曰不必从人之通称。不知通称之不当者可不必从，通称之当者安可不从？无政府之名，并无不当之处，何尝不可用？如克鲁泡特金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发明家，然其生平所著书除表示其特别主张外，十八九均通称无政府主义。今来书以为不必从，岂将取克氏之书尽易其无政府主义之字，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乎？又岂将尽取各大家汗牛充栋之书，一一易其无政府主义曰无政府共产主义

乎？度足下亦必知其不可。然则世界通称，盖有不能不从之势矣。总之足下苟审及无政府主义非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别名，及知无政府主义一名并无可以误会之弊，自可涣然冰释矣。

以上来书所谓根本之辩难既已解答。今当再释八疑：

第一无政府主义乃一概括之公名，以为克鲁泡特金以前诸家之无政府主义可，以为克鲁泡特金之无政府共产主义亦无不可。盖无政府主义自有其共同之意义，无论何家学说，均无所出入者也。

第二，第一疑既释，第二疑可不辨自明。

第三，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在欧文实以二字合成为一名词。今来书之意，止许用无政府共产主义，而不许用无政府主义，是无政府主义一字已失其单独之效用，故谓无异废去无政府主义一字也。又无政府共产，主义实为无政府主义之一派，今来书绝对以无政府之名不适用，无异止许称人而不许称人为动物。设有人问于足下曰：「足下是否主张无政府者乎？」当此之时，足下将答之曰「然，吾为主张无政府主义者，且为主张无政府主义中之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乎？抑将答之曰「否，吾非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吾乃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乎？由前之说则是适用无政府主义之名，足下必不以为可，由后之说，则是不主张无政府主义而主张无政府主义之一派，于名学为不通矣。

第四，来书谓：「无政府主义之定义曰排斥政府，废除私产，然皆系一种手段，而未明言目的之所在，其主张要为不完全。」此语未免大误。推翻政府及资本家，此可谓为无政府主义之手段，而其目的所在，即在无政府无私产之自由社会（此为无政府主义家共同之目的）。其主张何尝不完全？如来书所言，则无政府主义名家不下数十，除克鲁泡特金自号无政府共产主义外，岂其他皆主张不完全者耶？来书又谓：「社会主义以废除私产为手段而以共产集产为目的。」此亦不然。社会主义，以推翻资本家为手段，而以取回生产机关归之社会公有为目的（此乃可谓社会主义家共同之目的）。若共产则共产社会主义之目的，集产则集产社会主义之目的。如此分说，方合论理。社会主义虽未明言共产或集产，亦自有其共同之目的。若如来书所言，则社会主义苟不系以共产集产之辞，即不免成为主张不完全，有手段而无目的之主义矣，因之社会主义一名亦将如来书所谓绝对不适用矣。足下岂背道此耶？记者所谓无政府主义能兼赅社会主义，即谓其能兼赅社会主义共同之目的也。足下始终误会之点，即在误会无政府主义只有排斥私产之手段而无财产公有之目的，因恐无政府主义一名不足以起世人之信仰，而其所以致此误会之原因，则又由于忘记社会主义共同之目的也。今辨析及此，度足下必可豁然无疑也。

第五，来书谓：「舍无政府共产主义外，无所谓无政府集产主义：而主张独产者，亦非真正能主张无政府。」此又大误。无政府学说中按其对于产业之意见，实可别为三派：一共产派，克鲁泡特金之无政府共产主义是也；一非共产派，蒲鲁东 Proudhon 之国民银行策是也；（蒲鲁东学说不自表其学派，故作学派史者，或列入排产派或列入独产派，或列入集产派。以愚意论之，蒲氏排斥共产主义主张国民银行策、以劳动时间之多寡而定所得之厚薄，与其谓为排产独产无宁谓为集产矣。然迳列入集产，仍觉未惬，故特名曰非共产派）。一独产派，都克 Jucker 之个人无政府主义是也（都克之个人主义，在无政府主义中，亦卓然成一家之言。近在欧洲，其势亦甚盛，几欲与共产派争衡。特流弊滋甚，主张共产者乃极力排斥之耳）。此外又有称为集产派者，巴枯甯 Bakounine 是也（巴枯甯所主张，原与今日之共产主义无甚出入；特因当时集产社会党之元祖马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自称共产主义，巴枯甯反对之故自谓主张集产主义，以示区别，此实历史上名称沿革之问题，原与学理无涉。特因其明明自称集产主义，故学史上不能不列为集产派耳）。无政府主义派别之不一如此，安能以无政府共产主义之一派耳尽蔽之？更安能谓无政府主义非一种之公名乎？来书之误会正由忘记无政府共产主义为无政府主义中之一派，因生种种枝叶之辩难，

实则无政府主义之有无政府共产主义，犹之社会主义之有共产主义。吾人之简称无政府主义，则犹之主张共产主义者，亦可浑言之曰社会主义也。

第六，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一派，惟无政府主义则只可谓兼赅社会主义，而不能谓兼赅共产主义者，此亦易明。盖所谓兼赅者，乃同时兼具之意。谓凡无政府主义必兼有社会主义于其中。社会主义者何？即生产机关公有之共同主张也。若共产则为社会主义之一种特别主张，除共产外尚有集产及其他各派。第举无政府主义一公名，乌能同时兼具之？犹之谓「凡国必有人」然不能谓「凡国必有支那人」也。

第七，无政府主义之所谓主张人民完全自由，即主张无强权之自由组织（与野蛮社会之自由，夫人皆知其不同），是即其积极目的之所在，复系以共产，主张乃更进一步。是无政府与共产均不失为积极之主张，而断不能谓无政府为消极之手段也（无政府与排政府意义迥别）。况世人道听途说，往往误会无政府主义为单纯破坏之主义，因之一闻无政府三字，几以为杀人放火之别名，甚或讥为无思想无实际之暴徒。（及欧美人亦不免此）。吾人为发扬主义计，正当极力解释此种误会，使世人皆晓然于无政府主义理论与主张之完善，而勿误会为单纯破坏之主义，实为今日传播者之急务。故吾党有恒言曰：「无政府非但破坏政府之谓，乃人民自治不用政府统治之谓。」此语即所以解释一般之误会者也。今来书始终谓无政府为消极手段，不几重世人之疑惑耶？

第八，来书谓：「必无政府而后能真共产，故共产主义不必藉无政府三字表示之。」此说亦非。共产主义家不主张无政府者固数见不鲜，即发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两大原则之鲁意不兰先生，亦为主张政治之人。故吾人于共产主义之上必须系以无政府其说始完也。来书又谓无政府主义不能成为公共之名词。此亦不然。其说已详第五节。

来书结末处又言此后当以「从有政府达到无政府之经过」及「无政府时代之状况」两事发为问题以资研究。愚意以为此两题尚不免宽泛，不若先取《克鲁泡特金学说》（载入《无政府主义丛刻》中，于此两问题均已道其大略）研究一过，苟于其中或有疑点，再提出讨论。方不至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也。

（一九一四年，五月。）

答乐无

（1914年6月6日、20日和27日，《民声》第十三、十五和十六号）

乐无君既见本报第九号《论社会党》后，惠寄一文，题为《答论社会党》。其弁言曰：「乐无对于师复君之论社会党，不得不取社会党之陈迹，重申答辞，自白其纰缪之由来，意见之从出。」而前后复盛称本报之言论，甚或予以不虞之誉。然则此文似不过陈述已往之意见，自表其误，而非现在答辩之辞，本可不必再事讨论。然细读篇中所述，乃一若对于本报而为答辩，自陈不误，而非但述已往之意见者。记者于此未免少有惶惑，故特就原论中有为记者所不敢苟同者，不避辞费，再申辩之。仍附于讨论之列。盖无非欲求较是之真理而已。

来稿曰：「社会二字，为家族以上，国家以下人类组合之名词。」按社会者，群众之谓也（在西文不但称人，凡动物之群者皆得此名）。当未有人类之先，动物已各有其群。

及演进为人，孤立独竞之时亦必甚短，不久即能合群而为社会。故虽谓自有人类即有社会亦无可。若家族则成于婚姻制度创立之后，国家则成于统治制度创立之后。是二者皆为社会之后起物。举而譬之，则社会犹土地也，家族与国家则犹地上之建筑物也。今来稿谓社会为家族之上国家之下之一物，得无误认由家族而成社会，由社会而成国家乎？若然，则未有家族之前，岂遂无社会乎？国家以上尚有世界，此世界又果何物乎？若谓世界

亦社会，则社会又忽在国家之上矣。此种误点，一似无关宏旨，不知吾人今日所讨论者即为社会问题，若对于社会二字之观念既不正确，则其他之误解，必随在相缘而生，是固不可不慎者也。

来稿又曰：「无政府则去国家，共产则去家族，故无政府而共产，则人类之组合，惟有社会，而无国家与家族。自其消极者言之，曰无政府无私产，自其积极者言之，则曰有社会有共产。」按社会为人类群体之浑称，无论有无国家，有无家族，其为社会则一。当国家与家族存在之时，谓之有国家、有家族之社会。当国家与家族消灭之时，谓之无国家、无家族之社会。盖社会固非与国家、家族并列成三之物也。今来稿既误认社会为国家与家族中间之一物，即误认三者之并列。意谓三者之中，一善而二恶，当去其二而留其一。因谓无政府共产主义为无国家、无家族而惟有社会。殊不知国家与家族均为社会之后起物，足为社会之大害者。无政府共产主义则排去社会之大害，改造良善之社会，而非去二留一之意也。又谓无政府无私产有社会有共产云云，亦不免语病。政府与私产，均可以人力去之而使即于无者也。故不妨曰无政府无私产。若社会乃群体之浑称，将从何而有之？（如言「有人群」此语可通乎？）共产则为处置产业之一种方法，又将从何而有之？（如言「有集产」此语可通乎？）来稿始则误社会为与国家、家族并列之物，再引申之遂至以社会共产与政府私产亦为并列之物，故于此则无之，于彼则有之，而忘其立言与事实之冲突矣。

来稿又曰：「其实际则无政府无强权……此强权为政府所必有，而社会所必无。故无政府而仅有社会，则人类可免强权之束缚，而得完全之自由。」不知当政府存在之时，其社会即为有强权之社会，固不得谓社会必无强权也。此误之所由来，亦无非误会政府与社会为并列而不相系属之物之故。

来稿又曰：「有共产即以生产机关及其所生产之物全属社会公有？…故共产仍以有社会而得名。」按共产以产业共有而得名，犹之集产以产业集有而得名耳，非以有社会而得名也。共产主义明明为关于社会之学说，共产之于社会，？自然为须臾不可离之物，简直了当。又何必迂回曲折谓为以有社会而得名耶？

来书又曰：「本此理想上之定义，认为真正社会主义，行此真正社会主义，名为社会党。因确认社会主义能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党能包括无政府共产党。」此数语即所以答辩记者「无政府党不当名为社会党」之说。而以上种种枝节之辞，无非此数语之注脚。盖来稿之意，务欲牵合社会二字，嵌入无政府共产主义中。意谓「无政府者无政府而有社会之谓也，故无政府主义者有社会之主义也；共产亦仍以有社会而得名，故共产主义亦有社会之主义也；故二者皆社会主义，故社会主义能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不知无政府而有社会云云，共产以有社会而得名云云，其理想实未能正确，既如上述。然则所持以为社会主义能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论据，亦因之全失矣。

来稿又曰：「凡人类所生活之域，皆可以社会名之。如曰政治社会、贵族社会，乃至盗贼社会乞丐社会等。社会上加以政治贵族等字样无非对待上形容上区别之词。……政治社会为社会之一部分，政治非能为社会对立之名词，而与形上之制度，形下之财产，同为社会之附属物。故废除社会之政治制度，则曰无政府；变更社会之经济组织，则曰共产。要之，凡附属于社会而以对待上形容上之区别支离社会者，如种族宗教祖国家族等，皆废除之，于是乎无界限无阶级，惟有平等公共之社会。以此定义，名为社会主义，名为社会党，不唯能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并能包括无政府共产所不能包括者。」此又所以答辩记者「社会主义不能包括无政府主义」之说者也。记者尝谓社会主义乃对于经济之学说，与政治无关，此实世界者之公言，非记者独创之说也。今来稿乃谓「政治社会为社会一部分，政治制度与财产同为社会之附属物」，因以为社会主义能包括政治。不知所谓政治社会者，乃谓政治家之社会（指以政治为生活之人），而非指国家统治机关所设施之政治也。政治家与政治本不同物，不能因政治社会为社会之一部分，遂谓政治为社会之附属物也。犹之科学社

会（即科学家之社会）亦可谓为社会之一部分，然不能遂谓科学为社会之附属物也。且政治为国家统治机关之行动，用以统治一国之人民者，谓为人类之害物则可，谓为社会之附属物则观念不免淆杂矣。政治既非社会之附属物，则来稿所谓「废除社会之政治制度则曰无政府」一语，未免戾于论理矣。以政治制度乃政治之所设，而非属于社会故也。至谓「凡附属于社会而以对待上、形容上之区别支离社会者，如种族宗教祖国家族等皆废除之」，此语尤不可解。充来稿之意，则凡存在于社会之万有，皆为社会之区别，皆为附属于社会之物，而皆当废除。何以言之？来稿谓政治社会、贵族社会等为社会对待上形容上之区别。然则科学社会、文学社会农工社会以及其他等等，亦将以为对待上形容上之区别而尽废之乎？（按欧文社会一语原含二解：一为人群统称，一则小部分之团体。政治社会等乃属于第二义，非指第一义之社会也。今来稿混而为一，故有此误）。

来稿又以种族宗教等为附属于社会亦对待上形容上之区别而支离社会者。若是则天地间之万有，自农工百艺以至科学教育交通等等，何一不可谓之社会之附属物乎？又何一不当在废除之列乎？来稿根本之误，乃在强牵政治为社会之附属物，欲以为社会主义能包括政治范围之证。既以政治为社会之附属物，于是种族、宗教等亦以为社会之附属物。因谓社会主义废除一切附属物而惟存社会，欲以示社会主义所包括之广，而不悟其别面之差谬，乃至不可思议也。原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废除政治废除私产，盖以其有害于人类，而非因其为社会之区别为社会之附属物也。其破除种族宗教等等，亦以其有害于人类，而非因其为社会之区别，为社会之附属物也。社会上区别之词，苟其无害于社会，又何必一概废除之？更何必废除社会一切之附属物，然后可谓之社会主义乎？总之社会主义主张经济平等，无论如何，不能牵入政治范围。苟必欲牵入政治范围，未有能免牵强附会之弊者。此来稿谓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说，所由不独有背于学理，抑且不成其为理想也。

来稿又曰：「有此二种理想为根据，乃不名无政府共产党而名社会党，不名无政府共产主义而名社会主义。」所谓二种理想者，既如上所述，一则以为无政府即无国家，共产即无家族，无政府共产即无国家无家族而惟有社会，故无政府共产可以有社会三字括之；二则以为政治财产等等均为社会对待上、形容上之区别，为社会之附属物，社会主义则一切废除之，而惟存社会，故社会主义不独能包括无政府共产，且能包括其他。此即来稿所谓两种理想也。此种理想之是否正确，能否成立，既详辩于上，读者可自得之。记者向以为「社会党」之不名无政府党及不明揭无政府主义之故，或为求内地鼓吹之便利，不得不如此，亦未尝非当局之苦衷，同志尽可相谅。不料今读来稿，及参以他方面之议论，始知其中实有一种特别之意见，误认社会主义为能包括无政府主义，又以为无政府主义之名不及社会主义之善也。此其致误之原因，盖有二端：一则误认无政府仅为排除政府之消极手段；二则江亢虎三无二各之谬论先人为主也。因第一种误解，遂疑无政府主义仅排除政府而无积极之主张；因第二种之误解，以为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三者并举乃谓之纯粹社会主义，无政府则仅其中之一事，遂疑无政府主义为不完全。

合此两种误会，乃觉无政府主义之名总不及社会主义之善，而又以社会主义向来之解释非如此也，于是执著社会二字，向字面上迂回曲折，多生别解，务求其牵合于无政府主义而后已。既乃觉其与学理不相容则强而名之曰「理想上之定义」，此即来稿所谓二种理想之所由来矣（观于来稿所谓「自其消极者言则为无政府」，又谓「社会主义能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所不能包括者」，更参观《社会世界》第五期答客公之论与江氏三无二各之说全同。是乐无君确因有此两种误解，然后生出此二种理想，并非记者所敢武断也）。不知社会主义主张产业所有权属诸社会。

此定义不独为世界学者所认定，且为一般普通人所认定。若必以个人之理想，执华文字面上之意义，强加以支支节节之别解，其不贻世界之笑柄者几希矣（譬如名学化学之类若于字面上强加别解，则名字化字之范围既广，别义亦多，不难生出数十种理想上之定义

矣。然乐无君当必知其不可，社会主义亦犹是也。至无政府与排政府意义不同。无政府主义并非消极之主义，已于《答尚任》书中再三言之。三无二各说之谬亦已于《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详论之。苟能排去此两种误解，自不必疑无政府主义之名不当，即亦不必斤斤思以社会主义代无政府主义矣。

来稿又曰：「复以欧美各国及中国习惯上之迷误，以集产主义及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故于社会主义上加极端或真正二字以示区别。」按以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自是迷误，然凡略有常识者，皆能知之能辨之，可不必论。惟集产主义固明明社会主义之一派，为世界学者所公认，不能谓为习惯上之迷误也。亦正惟社会主义中有集产之一派，吾人主张无政府共产者乃不能不正其名，而不当仍用社会主义之统称耳。

今来稿谓加极端或真正二字以示区别，亦既知区别之必要矣。则何不直接正其名义曰无政府共产主义，而必取此绝无界说之极端真正等字乎？

且言及区别，尚有一最显而易见之事实，足令「社会党」之名决不能成立者。何以言之？乐无君之发起「社会党」也。当时亦有社会革命之言，然则「社会党」必须与世界党人联合而不能以闭关自豪也明矣。则试问将与世界之无政府党联合乎？抑将与世界之社会党联合乎？度乐无君必答曰与无政府党联合，既与无政府党联合，则此名不正言不顺之「社会党」一名尚能存在否乎？抑将坚持一偏之理想而强世界之无政府党易其堂皇正大之名以相从乎？苟涉想及此，「社会党」之名虽美，不能不割爱矣。

来稿又曰：「社会党社会主义之名，虽由翻译欧文而来，一经集产派政党袭用，吾人岂便不可纠正其谬误，但须服从彼谬误之习惯学术乃无国界乎？」不知苟有谬误，岂但可以纠正之，虽排斥之可也。

惟集产主义则明明社会主义一派，虽吾人之主张共产者，有时排斥集产，谓为不完全之社会主义，甚或字之曰非社会主义，然不过充类至尽，极端之论调，不能为学术上之定论也（在集产党之攻击共产，亦未尝无此种极端之论调）。论学术者贵持平，集产主义虽卑，终不能屏之社会主义之外，是吾人乃服从真理，而非服从谬误之习惯也。

来稿又曰：「彼欧美各国区别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之界说，吾人岂即须奉为金科玉律如教徒之守圣经，不容决择变通乎？此盖吾人自由之思想，非关乎国粹也。」不知思想之自由，无论达何极度，而真理则不能不服从。故苟其言而是也，无论其出自何人，吾人称述之，承认之，甚或奉为不可易之格言，皆所谓服从真理，不能以教徒守圣经相讥议者也。今当世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之界说，来稿亦未尝指出其谬误，而惟恃不充于学理之理想，以为思想自由，记者窃不敢妄为附和。

且乐无君亦知今日之世界乃科学之世界乎？十九世纪以来，徒凭理想之唯心论，已为事实征实之唯物论所战胜矣。故凡立一论持一说，苟非有科学之精神以为基础，其说必不可图存，不待攻而自破。今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虽尚未成为专门科学，然社会主义自有马格斯之后（马氏虽为集产派之祖，然其学说之一部分亦自有甚精之点，不能一概抹煞之也），无政府主义自有克鲁泡特金之后，均各就其主义，洗净从前不正确之理想，而纳诸科学之轨律中，于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亦赳赳具有科学之精神矣。世界学术之趋势方日向于实证之科学，而我乃持蹈空之理想以相抗，岂能有济乎？抑更有一义。凡一学术之定义，其重要有非普通理论所能比拟者。学术之名称，其字面之意义，与其学科内所含义理，往往各不相侔。最浅而易见者，如伦理学（或译名学）原名为 Logique，溯其字之古训，实为思想，与伦理学之意义故迥别者也。然自有定义，则人人皆知其为立言推理之学，而断不至误为思想之学矣。

今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亦然。社会之字义为群众，其范围至广，然自有定义，则人人皆知其为主张财产公有之学说，而不至误生别解。无政府原名 Anarchie，普通解作扰乱，然自有定义，则人人皆知其为主张无政府之学说，而不至谓为扰乱之学说。然则学说之定

义，其价值于此可见，不能执著字面以相求亦于此可见。今来稿不惜舍当世认定之义，而执著社会二字，生出两种理想之定义，而以为思想自由，充类至尽，不难谓伦理学为思想学，谓无政府主义为扰乱主义。足下必知其不可也。

来稿又曰：「况考之社会党、无政府党之历史，无政府党本出于社会党，因安潭士大会（按：巴马分离乃在海牙大会，安潭士三字当是误忆）。马格斯主张有政府集产主义，巴枯甯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分离而示区别，故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党之名，即克鲁泡特金亦有无政府主义即废除政府的社会主义之解说，然则无政府三字，特用之以为社会主义一派之区别名词，……而社会主义能包括无政府主义，于是益明矣。」按巴马二派分离之历史，乃国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冲突决裂之历史，而非无政府党出于社会党之历史。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党之名，亦非始于是时，《驳江亢虎》文中已详引当时历史说明之，今不赘述。至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即废除政府的社会主义」一语，乃适足为社会主义不能包括无政府主义之明证。何以言之？社会党与无政府党同主张废除私产制度，惟有一不同之点：无政府党主张废除政府，而社会党则未尝标此主张。故克氏之释无政府，特于社会主义之上状以废除政府云云。盖社会主义只能表示无政府主义关于经济一部分之意见，而未足表示其废除政府之主义，故必须状以废除政府一语。然则单举社会主义，其必无废除政府之意义彰彰明矣。社会主义，既无废除政府之意义，则社会主义之不能包括无政府主义，又彰彰明矣。更安得以无政府三字为社会主义之一派耶？「废除政府的社会主义」一语与集产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等不同。共产集产均社会主义本有之意义，废除政府则非社会主义本有之意义也。

（一九一四年，六月。）

驳江亢虎

（1914年6月13日和20日，《民声》第十四号和第十五号）

「江亢虎新大陆通信片」第十一期内载一文，题为「纪民声杂志论载事」，对于本报批评江氏言论之要点，均置而不答；而惟以诋毁，干涉，专制，横逆，幸灾乐祸，世态炎凉，下井投石等丑语加之本报；甚而攻击及记者个人。本报于第六号经已声明辩论范围：「纯为研究学理。绝非对于个人而非议。」复于第六号申说记者之反对江氏乃「反对其言论而非反对其个人。」江氏苟不以记者所论为然，自可根据学理，反覆辩论，虽千百回不为赘也，不料江氏绝口不谈学理，而惟以恶声向人。江氏诚工于趋避而善于骂人哉！今试撮举本报第八号以前批评江氏言论之要点条举于后，而附注其有无答辨，俾读者略清眉目。

（一）本报谓江氏不主张推翻资本家，收回土地资本归诸社会，是为违背社会主义之根本要义，故江氏所主张，不得称为社会主义。（江氏不能答）

（二）本报谓江氏不主张土地资本公有，而惟主张营业自由，财产独立以及限制军备专征地税等，均属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江氏不能答）

以上二条为最握要之论点。此外则：

（三）本报谓江氏忽而称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不视之宗，忽而谓共产主义阻滞人类进化，赞成反对，同时而出。是为自相矛盾。（江氏不能答）

（四）本报谓江氏并举共产集产之学说，统称为共产主义，是为不明学派。（江氏虽有答辨而其谬加甚于下文再驳之）

（五）本报谓江氏举社会主义之各派（均产集产共产）一律推翻，而自称为特殊之主张（不啻自居于社会主义之外），益显见其所主张为社会政策。（江氏不能答）

江氏既于以上各要点不能置答，则其他连篇累牍，刺刺不休之谈，其有无价值可想见矣。今请取其误会及强词夺理者顺次驳之：

江氏曰：「粤人刘师复君，本『同盟会』会员，政治革命党人也。满清时谋炸李准试验炸药，自断其腕。革命后复谋刺袁世凯挟巨资北上，行及沪而和议成，乃转而刊布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小册子。并发起『心社』及『晦鸣学社』于广州，彼又以毒毙李世桂之嫌疑去粤。」

按此一段文章，全为师复个人作传记，写履历。江氏之笔墨如此休暇，诚可谓不惮烦。岂与人辩论必须为其人详叙过去之履历然后可讨论耶？则试有人与江氏辩论一事。而开宗明义即曰：「江亢虎即江绍铨满清之进士（或举人？）而兼小京官也。」此语为有意识否？抑又或以本为「同盟会」会员本为政治革命党即不可主张无政府主义耶？则记者曾入「同盟会」为会员固未尝自讳。十年前之「同盟会」会员，与今日之无政府党，岂复可以相提并论者？（记者之人「同盟会」在东京同盟会最初创立之时。彼时可谓纯粹之政治革命党。越二年谋刺李准方出门而弹发，事觉人狱两年余。经种种刺激及研究，而余之思想一变。出狱后组织暗杀团，章程为余所起草，以「反抗强权」为宗旨，取单纯破坏之手段。自是之后，余虽未尝标揭无政府之主张，然敢自信确为反抗强权之革命党，而非复政治之革命党。且此后皆独立运动，与「同盟会」亦几无关系矣。是时团中同志各谋其单独行动，多注重广州方面，如炸李准炸风山等，余与同志数人则担任入京刺载沣本在四川湖北革命军未起之前。某君实先行，并输运炸弹，不料中途败事，余等计划更动。故延及革命军兴，始得成行。此时强权之魁首已转为袁世凯，故余等之目的物亦因而移于袁世凯。抵沪时南北议和适开始，某君止余等勿急行。及议和既成，余等之意以为可以乘此机会散布社会革命之种子，而单纯破坏转非所亟；此即「晦鸣学舍」之所由发起，冀以为传播无政府主义之机关者也。以上为余个人思想变迁之琐事，殊无载入本报之价值，以耗读者之目力。徒以江氏既赘述余之生平，而又不能尽实，不得已略述之以告江氏耳）。至谓余以「毒毙李世桂之嫌疑去粤」一语，则尤非事实。余之去粤由于民贼之封禁本报及「晦鸣学舍」此固无人不知，且曾具述于本报第四号。江氏夫岂不闻而必故为此语，其有意耶？抑无意耶？明眼人可以判之矣（余之由广州走澳门时为去年九月。在澳复被葡萄牙干涉。则又去澳时为去年十二月。若陈某之毒杀李世桂则在本年一月。其后牵涉余名，则在本年二三月，时日之相隔乃如此至此事嫌疑之由来，尤为可笑，余固不必辩，亦且不屑述之，请观本报第五号之启事可知矣）。

江氏曰：「自社会党解散，入室操戈下井投石者，颇不乏人。惟绝不意世态炎凉，虽至高尚纯洁之无政府主义家，亦不免竟为其所中。现师复近所发刊之民声杂志。对于社会党及鄙人，冷嘲热骂之作，刺刺不休，幸灾乐祸之心，跃跃如见……攻击过去之社会党，诋毁出亡之鄙人。……」

嗟夫，江氏老羞成怒，乃欲以幸灾乐祸，世态炎凉，下井投石等语诋我耶？「中国社会党」虽解散，而江氏之言论与主张具在。批评江氏之言论及主张，与中国社会党之解散有何关涉？夫人苟对于现社会而思有所改革，无论其属于何派，必不免为政府所嫉视，此乃题中应有之义。区区一命令解散，安足当社会党之一晒，何灾害之足言？又何所谓下井？更何所谓凉？必江氏脑筋中先存有重视政府，崇拜政府之印象，故一遭大总统之命令解散，即大惊而小怪之，曰灾，曰祸，曰下井，曰凉（又如在上海编登报纸。亲友荣饯然后出游美洲亦必饰其词曰出亡，曰九死一生，与灾祸等词，同一声口），反而观之，无怪未被解散之前，时时宣言曰孙前大总统推许，唐前总理赞成；又曰袁大总统赞成，赵总理保护。一若无上之光荣无上之炎热矣！自己既怀此齷齪思想，更无怪一见有人批评其言论之不当，即指为幸灾乐祸……云云矣。且余既屡次声明「反对江氏言论而非反对个人」。至社会党则业已解散，其物已不存，更无所用其攻击。有时取其党纲而批评之，则以党纲为江氏之手

笔，批评其党纲，乃批评江氏主张耳。非批评其党也。今江氏则指为「攻击过去之社会党诋毁出亡之鄙人。」余究有何语为攻击社会党，何语为诋毁江氏个人者，江氏能指出否乎？若谓芜杂矛盾……云云。即为诋毁，则当定先诋毁之界说。诋毁者，攻击个人身上之私德，及并非实情而造谣以非议之，若是者方可为之诋毁。倘为批评一人在社会上之行动及其主张，则言论自由，无论其批评合否，惟有辩论更正，而不得遽为诋毁。即使武断之曰：凡批评不合者即为诋毁，亦必须指出其批评不合之实证，方合辩论之道，今本报谓江氏平日所主张为芜杂矛盾……云云，无一不举出江氏原文，加以评论，然后下此断语。并非凭空造谣以诬之也。江氏苟以为不然，当一一答辩之，证明其非芜杂非矛盾非……而后可。今江氏则未尝有只字剖辩，而惟悍然辟之曰周内，曰诋毁，然则江氏之言论及其主张殆所谓神圣不可侵犯之物。设或有人评论之，即加以诋毁之罪，吾恐俄罗斯皇帝之上谕，亦未必如是之尊严也。

江氏曰：「其最奇者，既痛斥极端社会主义纯粹社会主义名词之不经；而直接标揭为无政府共产主义矣，而又申言即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不知真正完全字样胜于纯粹极端者何在？且谁全谁偏？谁真谁假？有何凭据，有何标准？」

记者于本报第五号「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中以为极端社会主义纯粹社会主义等名均属不当。其理由已具述于该论。然并未申言无政府共产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也。江氏果何所指而为此言耶？该论虽有「非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及「吾见近人之习用纯粹社会主义一语者往往误会以为完全之社会主义」之言。然非申言即无政府共产主义，苟稍通文义者当无不能辩之也。「无政府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此语出自科学大家无政府主义之泰斗克鲁泡特金 Kropotkin 先生，吾人固常常称述之。完全社会主义，则对于集产主义之不完全而言，办为近世所习用。然所谓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者，均有所对待之词，而非有一定之解说。亦非专有之名词，以为无政府主义或共产主义之注解之形容词则可，以为无政府主义或共产主义之别名则不可。本报第十号答悟尘书中已论及之，吾人所以谓极端社会主义及纯粹社会主义等名为不当者，亦以其用为无政府主义之别名耳。倘其但用为诠释，而非用为专名词，则既无关于正名之要旨。吾人又何必斤斤讨论乎？至谓谁全谁偏，谁真谁假，有何凭据，有何标准云云。余亦有说以证明之。真正社会主义一语，出自克鲁泡特金完全社会主义一语，尤为共产主义家所习用。如马龙氏 B.Malon 曾著有「完全社会主义」[*Socialisme Integral*] 一书。黑拿尔氏 G.—Renard 又有「完全社会主义与马格斯主义」[*Socialisme Integral et Marxisme*] 一书。此外尚不可枚举。用语既有来历，即不能为无凭据。若问何为真正何为完全，尤属易晓。社会主义者：废除私有财产而归之社会公有之谓也。既以财产公有为社会主义，则必如共产之说，生产机关及所生产之物全属之社会，然后可称为真正可称为完全。若集产之说，则生产机关归公有，而所生产之物仍归私有。是仅得财产公有之半面，即不啻为不完全之社会主义，不啻为失其真相之社会主义矣。是即偏全真假之确切标准也。总之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等语，已成为当世无政府家共产家之熟语，江氏自未之闻，故讶以为无标准无凭据耳。

江氏曰：「以余所闻，社会主义发起于圣西门集成于马格斯，社会主义之马格斯譬之中国儒教之孔子……吾人可反对社会主义，而不可谓马格斯非社会主义，而自有其所谓社会主义。犹之吾人可反对儒教，而断不可谓孔子非儒教，而别有所谓儒教。」

谬哉江氏。社会主义之理想，实渊源于希腊之古哲。逮十八世纪之下半期，社会主义家蔚然勃兴。如巴比夫 Bahoeuf 加彼 Cabet（以上二人主共产）孚理亚 Fourier 圣西门 St.Simon 等同时并出。以言发起，则不独圣西门一人也，特溯集产学说之渊源者乃称圣西门耳。社会主义乃一公共之名，其中派别自夥。即从其最简单者言之，亦必有共产 Communisme、集产 Collectivisme 两派，固不能以集产主义独占社会主义之名也。今江氏乃谓社会主义集成于马格斯（即麦格斯）譬之儒教之孔子，岂知马氏以前，共产主义之理

论已极发达。鲁意布兰 Louis Blanc 出，更与圣西门派之说立于反对地位。马氏既主张集产，纵能集圣西门派之大成，然岂能集共产派之大成乎？若比之孔子尤为拟于不伦。儒教倘认为宗教，则孔子实为教主。以马格斯比孔子，然则马氏其殆社会主义之教主乎？然则一切之社会主义家，必皆马氏之徒乎？然则共产派之社会主义，江氏其殆屏之社会主义之外乎？江氏之谬妄一至于此，可谓叹观止矣！至谓：「不可谓马格斯非社会主义而自有所谓社会主义，犹之不可谓孔子非儒教而别有所谓儒教，」尤为怪绝。马氏之集产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一派，此固记者所承认，且屡次称载于本报。谁谓彼非社会主义者。然马氏只可谓为社会主义之一派，而不能以社会主义为马氏之专利品。马格斯派之外，固尚有理论圆满之共产社会主义。今江氏乃欲谓马氏之外别无所谓社会主义。比之孔子之外别无所谓儒教。呜呼江氏其善忘耶？抑梦寐萦萦于教主。遂不觉加大成至圣之冕于马氏头上耶！马氏有知将唾之矣！

江氏曰：「当巴枯甯、马格斯未脱离分立以前，无政府主义实兼贖于社会主义中。及其脱离分立以后，无政府党特标无政府主义之名词，而以社会主义之名专属之马格斯。从此无政府党绝不自称其所主张为社会主义。……而师复反谓圣西门马格斯为片面的社会主义，而称无政府共产之主张为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吾恐不但全世界社会党人不公认，即全世界无政府共产党人亦不肯公认也。此真所谓怪剧。不啻夫子自道矣。」

谬哉江氏。巴枯甯派与马格斯派分离之历史，乃无政府党与国家社会党分离之历史，而非无政府主义由社会主义脱出之历史也。世之耳食者流，往往误会以为巴马二派未分以前，无政府主义实统属于社会主义中，而别无所谓无政府主义，一若巴枯甯之无政府主义亦由马格斯之社会主义所产出也者，此实不明历史之故，江氏亦其一人也。夸请以简单数语约举二派未分离以前之历史以告读者可乎？一八六四年「万国劳动会」International Arbeitet Assoziation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开会于伦敦是为劳动者国际同盟成立之始。是会宗旨，在联合各国之劳动者，谋直接推翻资本家，取回生产机关，由劳动者自用之。至于取若何之手段，及采用何种之分配制度，其初固未有规定。且屡次大会，均不能得确定之决议。是万国劳动会乃劳动者反抗资本家之团体。其命名非社会党，其性质更与国家社会党悬殊。凡赞成劳动革命者，无论其属于何派，均不妨入会。故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之马格斯与焉，主张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之巴枯甯、克鲁泡特金又与焉。会员中学派既各有不同，则关于进行之手段及目的，均必有所争论。以是之故，马格斯之国家社会主义派，与巴枯甯之无政府主义派，乃互相角逐，互有胜败。及其最后（一八七二年），卒致意见决裂而不可合。是即国家主义派与无政府主义派分离之历史。所谓分离，乃两派不合并为一党而分离，并非无政府主义由社会主义分出之谓。当未分离之前两派主张，固始终各执一说，各树一帜，并非巴枯甯之无政府主义原在马格斯之社会主义中至是始分离也。江氏乃谓未分立以前无政府主义原兼贖于社会主义中。其欺人耶？抑不明历史之由来耶？无政府主义始于蒲鲁东一八四八年发表其意见，实在巴马二派分离二十余年之前。试问此时蒲鲁东之无政府主义是否兼贖于社会主义中耶？且即言巴枯甯无政府之运动，亦不限于万国劳动会，两派未分离之前，巴氏亦自有活泼之运动。当一八六七年「万国和平自由会」开会时，巴氏实首先提出无政府主义于该会。主张废除政府以保全和平与正义，该会议决采用。巴氏遂被推为终身会员。翌年巴氏复提出议案，主张极端破坏。当此之时，巴氏尚未入万国劳动会。试问此时巴氏之无政府主义又是否兼贖于社会主义中者耶？又翌年（一八六九）巴氏始入「万国劳动会」为会员。当未入会之先，劳动会之瑞士分部已有「罗马联合舍」之组织，与马格斯派意见不合；而赞成无政府主义。巴氏入会而势愈张，反对马格斯派最烈。次年（一八七〇）拿破仑第三帝政倾覆，巴氏遂乘势运动，欲实现其理想之无政府社会。以里昂为根据地，宣言废弃国家。不幸而遭失败，复之瑞士，次年（一八七一）万国劳动会第五次大会于伦敦，

马格斯派势力日盛，巴氏乃与「罗马联合会」共组织「犹拉会，Jurassienne」以无政府主义为宗旨。又次年（一八七二）乃与马格斯派完全分离。由此观之，巴氏之无政府运动，在未入劳动会以前，已明标无政府主义，固与马氏无关。即入会以后亦时时有独立之运动，亦明揭无政府主义之名，既与劳动会不一致，更与马氏绝对不一致。是巴氏之无政府主义，与马氏之社会主义，始终绝对不相合。所谓合者，不过同在劳动会之三年中互相角逐互相争辩而已。相合且不可，更何兼赅之可言耶？江氏又谓「分立以后无政府党特标无政府主义之名词。」然则未分离之前，巴氏果未标无政府主义之名耶？巴氏由一八六七至一八七一数年中之种种运动，其社会主义耶？抑无政府主义耶？请江氏稍展其眼光，一读巴氏之历史及著作，当可恍然悟矣。

江氏又谓「从此无政府党遂以社会主义之名专属之马格斯而绝不自称其所主张为社会主义」。

岂知社会主义之中，有共产集产之两派。马氏特集产社会主义耳，若共产社会主义则固无政府党之所主张者。安能以社会主义之名专属之马格斯乎？克鲁泡特金，吾党之泰斗，而极端排斥集产主义者也。然其生平著述，乃往往称述社会主义，其辞辟集产主义时，必明著集产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之名，而不单称社会主义。且常曰：「无政府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也。」又曰：「无政府主义者废去政府之社会主义也。」其他无政府大家之著作，论述社会主义者，尤触目皆是，不可以缕述。江氏乃谓无政府党以社会主义专属之马格斯而绝不自称其所主张为社会主义，果又何所见而云然耶？夫今日一般人之习惯，以社会主义之名专属之社会民主党，固诚有之。吾无政府党人因社会上既有此习惯，乃于名义之间，辨别益严。自称或曰无政府党，或曰无政府社会党，或曰无政府共产党，而不欲单称社会党，以免与社会民主党相混，此亦诚有之。然此乃习惯问题，若夫论述学理则社会主义之名，吾人固不必讳言。安有绝不自称主张社会主义如江氏所云云者耶？江氏又谓「师复反谓圣西门马格斯为片面的社会主义而称无政府共产之主张为真正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且谓全世界之社会党人无政府党人必不公认，而指为怪剧。按本报第二号尝曰：「近日好谈半面的社会主义者，往往谓借政府能力可以达社会主义之目的。」盖吾人以为社会主义当向社会谋解决，不当向政治谋解决，以社会问题而乞灵于政治，是自失其社会主义之价值，故目之曰半面的社会主义。今江氏乃易其词曰以圣西门、马格斯为片面的社会主义，便与原意不符。因圣西门固未尝主张政治运动也。然此或称引之偶误，亦姑可以不论。第就学理言之：则西马二氏之学说，谓为半面的社会主义，亦非苛也。何以言之？社会主义必废绝一切私产，方得称为圆满。今西马二氏之学说，对于生产物之分配，均许私有。是明明尚有私产，焉得逃半面之诮乎？至无政府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一语，及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相对待时，往往称为完全社会主义。吾既于上文历历证明之，江氏乃指为怪剧，谓世界党人不公认，抑何所闻之不广耶？江氏若必以为怪剧，则克鲁泡特金先生及当世之多数共产主义大家当先承其咎。如师复者又何足道耶？且江氏以三无二各为纯粹社会主义，又谓「纯粹社会主义乃对国家社会主义而言。」（见洪水集）然则国家社会主义之不纯粹，不言可知。国家社会主义非他，即马格斯主义也。然则江氏明明谓马格斯为不纯粹之社会主义，而称无政府共产（彼之所谓三无二各）之主张为纯粹社会主义矣。全世界之社会党人无政府党人肯公认乎？抑不肯公认乎？怪剧乎？抑非怪剧乎？忽而奉马格斯为社会主义之教主，忽而谓其主义为不纯粹。怪剧之中，复有怪剧。吾于是又不得不叹观止矣！

江氏曰：「师复又痛斥余不明社会主义之深别，而以马格斯之集产主义纳之共产主义为可骇。以余所闻，则社会主义最通行最紧要之第一著作，即马格斯所手草。固明明日共产主义宣言也。马格斯自己不明社会主义之派别，而自己纳之共产主义中，当尤为师复所大骇特骇不一骇者已。」

噫，此即江氏欲借以掩饰其不明学派之答辩词乎？一八四七年。马格斯发表共产宣言。自称共产主义（此宣言之纲领，即禁土地私有课累进税禁相续权等等；即今日社会民主党之党纲所奉为蓝本者也）。盖因当时共产 Communism、集产 Collectivism 两名词，尚无正确之定义，故马氏得混用之。而巴枯甯即以反对马氏主张之故，特称集产主义以自别。若在今日，两名词之定义，既已无人不知。便可纵而诠释之曰：马氏名为共产，实即今日之集产。巴氏名为集产，实即今日之共产。可见马格斯之所谓共产主义，不过历史上之名词（在今日论学派者则皆以马氏为集产派），稍读社会主义史者当无不知之。记者于本报十二号第九页答尚任书亦尝下以诠释，曾何足骇之有？惟江氏之不明学派，其病不在以马格斯为共产主义（江氏向未尝有此语。记者亦未尝谓江氏有此语）。而在臚列共产与集产之学说统而名之曰共产主义。（参见《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今江氏欲护其短，乃易之曰：「师复斥余以马格斯之集产主义纳之共产主义为可骇。」思借马氏之共产宣言以自掩。此其狡狴欺人何如耶？马格斯之共产宣言谈历史者不妨仍其共产之名。若诸家之集产学说，则无论如何，决不能谓之共产。今江氏则统而纳之共产主义中，其言曰：「共产主义一产分动产与不动产，此派中有主张一切共有者，有主张不动产共有而动产仍私有者。」有主张不动产公有而动产则废除者，即废产主义。废产主义有名实俱废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计价值也。有名废实不废而此主义之性质作用及定义，则固未尝有所出入。断无在 Anarchism 则其义可广一易以无政府主义之代表名词其义忽变而为狭之理也。今江氏乃谓一译作无政府即不能包括，其理由果何在？岂所谓无政府主义者，在西文则其义广，在中文则其义狭。如水银之忽缩忽涨者乎？在吾人之意：以为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反对一切强权，所包甚广。苟于其中特标政府（或国家？）家庭宗教三者反对之，尚不足以尽其义。惟取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之名，然后其义乃无所不赅。前后意义一贯，何所谓忽取其少忽取其多耶？且吾人但谓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可以包括无家庭无宗教耳，固未尝谓「政府」二字之字面足以包括宗教与家庭也。今江氏乃强易之曰：「若谓政府二字即有家庭宗教种种之含义……」云云，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通，是无异吾人谓 Anarchism（无政府主义）可以包括 Anti-familism（反对家族主义）Antireligionism（反宗教主义），而江氏则易之曰 Government（政府）一字可以包括 Family（家族）Religion（宗教）岂不令人喷饭耶？夫无政府党无有不反对家族与宗教者，其反对家族反对宗教之学说，亦皆纳之无政府主义中，固未闻以反对家族 Anti-familism 反对宗教 Antireligionism 与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三者并举。江氏乃谓姑沿用其名词而别须分疏其定义，然则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苟非无江氏之分疏以无政府（或国家？）无家庭无宗教即不足以知其定义耶？江氏之所谓无政府（或国家？）无家庭无宗教果可以尽无政府主义之意义耶？以无政府（或国家？）无宗教无家庭三者平列分疏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果出之何家之学说耶？今请正告江氏曰：所谓无政府主义即 Anarchism 文字虽不同，而此主义之定义与范围则未尝有异。惟江氏执著字面误为排斥政府反对政府。无怪其格格不入，阻为不能包括无家庭无宗教，而特创所谓三无主义之名矣。江氏又谓以文字言无治主义较为适当，吾不知无治二字与江氏之所谓三无又能相合否？无治则无政治耳，又岂能有家庭宗教种种之含义耶？然则所谓较为适当者又果何在耶？

江氏曰：「主张无政府主义恒攻击社会主义，此各国无政府党人之通病也。攻击社会主义，又自称为社会主义，而反谓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此则中同无政府党人之特色也。」

无政府党所攻击者：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也，而非攻击一切之社会主义也。无政府党多数主张无政府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是无政府党不独不攻击之，抑且主张之矣。江氏挟其一孔之见，以为国家社会主义集产社会主义之外别无所谓社会主义，甚至欲奉马格斯为教主，以社会主义为马格斯之专利品，于是以攻击社会主义为各国无政府党人之通病。陋哉！至余之反对江氏乃反对其遗弃社会主义之根本要义，（土地资本公有）而以社会

政策为社会主义，江氏所最尊崇者马格斯，而马氏最要之主张（土地资本公有）江氏即不敢附和。是江氏虽欲窃社会主义之名，而其实尚不足以望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之项背。然则吾人之反对江氏特反对社会政策耳，尚未足以语各国无政府党之反对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也。而江氏乃谓余攻击社会主义，江氏诚欲借社会主义以自重，其如实不足以举其名何？至谓「攻击社会主义，又自称为社会主义，而反谓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为中国无政府党人之特色。」今请即如其言以释之曰：吾人之所攻击者，江亢虎之社会主义（实即社会政策）也。吾人之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乃主张共产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也。吾人谓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者（此语有语病，特姑仍江氏之语耳），乃以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为不完全之社会主义。而江氏之社会政策则更每下愈况尤不足以列于社会主义之林也。此种意见，不独中国之无政府党为然，即万国之无政府党亦无不皆然。江氏原文此下尚有八九百言，欲求其意旨之所在，了不可得。无非对于师复个人，谩骂而狂吠（如谓余不欲中国更有倡导社会主义之人。谓余干涉彼之言论行动。谓余专制胜周厉王秦始皇百倍。如此种种。颇类疯人之语。）江氏自己不重惜其人格，惟记者则决不愿效其尤，与为村姬之角口。故惟有一笑置之，而不欲赘述以污读者之耳目。自今而后，江氏如能循辩论学理之范围而有所答辩，记者当乐与讨论。若犹是一派谩骂之谈，记者亦只有自守言论上之道德，决不与之晓晓，江氏之骂人自由，尽可达至圆满之域也。

（一九一四年，六月。）

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

（1914年6月27日，《民声》第十六号）

我亲爱诸同志乎，吾党在欧洲之现状，诸同志知之稔矣。若其在东亚之实况如何，则知之者必居极少数，且即知之，亦决不能详。吾于是知君等之亟亟欲闻吾东方同志之报告与意见也。此次大会，吾人未能躬与其盛，殊为抱歉。然窃喜得乘此机会，陈述中国无政府党之短期历史及吾人之主张与夫对于大会之意见于我最亲爱而尚未能握手之诸君之前，诸君幸少留意。

当中国未革命之前，人民言论行动绝对不能自由，故凡革命党多避居于东西各国，以是之故，得吸受各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思想而转贩于国人。一千九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吾党之在巴黎者，始发刊华文无政府七日报，名曰《新世纪》，主笔政者为李石曾君，是为吾党第一之言论机关。同时在留日本之张继刘光汉等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于东京，与日本党人幸德秋水辈游，是会不但研究社会主义，实研究无政府主义者也。至次年，刘氏复密刊《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是时东京之中国留学生数以万计，张刘以著名之革命党提倡斯道，以故留学生社会中，对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诸名词，颇耳熟而能详。惜其时学生之思想，大抵亟亟于种族革命政治革命，而对于社会革命之义理不免冷淡。未几刘氏返国而为端方之幕宾，张氏亦去东京而走巴黎，于是东京社会主义之声响阒然沉寂，而巴黎之《新世纪》遂为独一之机关矣。《新世纪》继续出版者三年，编辑李君不但热心，且精研学理，多与法、比党人游，凡克鲁泡特金 P. Kropotkine 及其他诸大家之著述，时时译为华文，复别刊传播小册子多种。虽当时满洲政府文纲禁密，邮禁殊严，《新世纪》绝不能输入内地，然中国无政府主义之种子，实由此报播之矣。至一九一〇年四五月间，竟以他故停版，至今言之，犹为惋惜，李君现仍居巴黎，潜心译著，欲以科学教育灌输无政府主义，欧洲之中国留学生感受其思想者殊众。

一九一二年十月，中国革命军兴，南方各省次第独立，江亢虎乃在上海发起「中国社会党」。其党纲有八：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

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就表面观之，颇类社会民主党之主张，惟江氏宣言非政党，且不运动选举，而对于资本制度之解决，则只主张遗产归公，而不主张土地资本公有，又批评共产集产以为均不可行，而仍赞成自由竞争，此则视社会民主党为尤下者也。尤异者，江氏尝自称主张无政府社会主义，然忽又批评无政府，以为不能安居不能进化，又谓无政府党采用强权，其矛盾而可笑，于此可见矣。

一九一二年五月，晦鸣学舍发起于广州，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数年前《新世纪》所下之种子，至是乃由晦鸣学舍为之灌溉而培植之，刊布多数之印刷品，介绍其学说于内地，一时风气颇为之披靡。凡一般研究社会主义者，皆知无政府社会主义之完善，且知国家社会主义之无用矣。

无政府之思想既渐渐发生，故是年（一九一二）十月「中国社会党」大会时，遂有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之两派提议分离。惟江亢虎则骑墙中立，提议在「中国社会党」之内，分组两党，一「中国社会党之无治党」，一「中国社会党之民主党」，两党皆冠以「中国社会党」之名，皆须奉其所订之八条党纲（前所举），其说颇堪发噱。开会后无人赞成，两派分离之议亦无结果。卒有愤愤乐无等宣布脱党，别组一「社会党」，主张：一实行共产，二尊重个人，三教育平等，四破除国界，五破除家族，六破除宗教。其思想及其组织，虽与吾人见解微有出入，然不能谓非昙花一现之无政府的社会党也。惜发起仅一月，即为袁世凯所禁止，不能自由运动矣。

一九一三年夏间，袁世凯复借内乱之名，解散「中国社会党」。袁氏之骄横暴戾，固不待论，而「中国社会党」亦以分子复杂实力缺乏之故，一经风潮，立即瓦解。当是之时，全国之中硕果仅存者，惟一广州之晦鸣学舍耳。风雨飘摇，传播事业仍孜孜不已，至是年八月二十八日，其机关报《民声》乃乘南北战争风潮最烈之时而出世，直接鼓吹无政府主义。仅出二期，遂为龙济光所禁止，并封晦鸣学舍。袁世凯及黎元洪且通电各省拿禁。诸同志出走澳门，期继续吾人事业，而彼等复耸恿葡人干涉，《民声》不能公布，虽曾在澳秘印两期，然侦缉过严，举动悉不自由，不得已复去而他适，《民声》得续刊至今。

最近一二月间，上海同志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本社之设，一方面传播主义，一方面联络世界同志，期为一一致之进行又一方面则鼓励内地之同志，各就其所在地设立传播机关，以为将来组织联合会及实行革命运动之预备，此则本社之目的也。

此外，如常熟则有无政府传播社「Ant auen gisla Venko」，南京则有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广州不日亦将有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团体成立，凡此皆足为传播机关者。至言论机关，除《民声》外，尚有《正声》出版于南洋，在中国工人中传布颇广。

以上即中国无政府党十年来之历史及现在之实况也。

无政府主义之在中国，所谓襁褓时代之婴儿耳，吾人述之亦殊滋愧，然而无足怪也。当满清时，国人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遭最痛苦之苛政，受最腐败之教育（大多数人且并此亦无之），人格全失，新思想何由发生。及其季年，欧、美、日本之新思潮虽渐渐输入，而其间有志者又皆岌岌于政治革命之一途，未暇留意于社会之革命。迨乎清室既倒，宣布共和，吾人以为可以乘此机会自由传播矣。不料袁氏秉政，其专制乃甚于满清，不独吾党备受摧残，即温和如「中国社会党」，亦且不能相容。言论集会之自由，剥夺净尽，以吾党之幼稚，而处此艰难之恶境，其不能有若何猛厉之进步。固有由矣，是故吾党今日在中国之运动，有较欧美为易者，亦有较欧美为难者。何以言之？中国之无政府同志几皆主张共产主义，而无主张个人主义 Individuallsmo（亦译独产主义）者。思想既一致，门户之见自泯，易一。中国向无社会民主党，亦无人倡集产主义之学说，至江亢虎所倡之社会政策，则自「中国社会党」解散后，声响已寂，虽江氏仍在美洲，期传播于中国之侨民，然信者绝稀，不足为吾人主义之大梗，易二。然既有二易，亦有二难。中国工人智识极低，全无

普通教育，识字者稀，即或略识之（无），亦鲜能读书报者，各行业虽间有工会，然绝无社会的及政治的思想，故欲激发之使能抵抗资本家，颇非易事，难一。中国政府既嫉视吾党，在内地不能自由行动，吾党之书报均被禁止，官吏之对待平民，稍不如意即加杀戮，故皆相戒不敢阅读及收藏无政府书报以期免祸，因之传播事业异常棘手，难二。虽然，吾人固绝不畏其难，抱至死不挠之精神，竭尽能力，以与境遇战斗，非至达吾目的不止。

今度大会，吾人虽未能赴会，然窃有无限之欢欣，无限之热诚，邮贡于我大会之诸同志，并欲有所提议于大会者如下：

（一）组织万国机关——吾党万国机关 Tutmonda organizajo 之议，发起者已非一日，今则时机已至矣。吾党散在各国，非联合 Unuigo 则声气不通，势力不厚，其要固不待言。然图精神之联合，不可无联合之机关，此万国机关之所由不容缓也。顾此种机关，其性质只为吾党交通声气之枢纽，而次非权力集中之主体，其职务只在联络各分会及各小团体，倡导吾党事业，而无统辖各分会及各小团体之权。

（二）注意东亚之传播——此事固吾东亚党人惟一之责任，惟吾等势力幼稚，外围之压迫复酷，苟非得欧洲诸国吾党之先进，本其所经验，竭力相助，以匡吾等之不逮，则进步倍觉其难。今日无政府主义之传播略广者，仅欧洲一小部分耳，欲图世界革命之实现，不可不注意于人口极众地积极广之亚洲也。

（三）与工团党 Sindikatistaro 联络一致进行——吾人恒言，无政府其目的，工团主义 Sindikatismo 其手段，明两者之不可须臾离也。近来工团党与吾党之联络，似尚未达圆满之域，吾党不可不留意。

（四）万国总罢工——总罢工之议，吾党历年运动，均未得圆满之效果，是皆吾党未能联合之故。目下奥塞战争，全欧之和平，势将破坏，窃谓宜即乘此机会与工团党及反对军备党携手运动，实行万国总罢工。则吾党之进步，必有一日千里之势。

（五）采用世界语——吾党散在各国，言语不一，此实为不能联合之一原因。窃谓宜采用世界语，以收语言一致之效。凡吾党之正式文字，均以世界语为主，而各国语为辅，并多结团体，传播世界语于吾党（如《自由星》Liberiga Stelo 之类），多刊世界语印刷品，从事于万国传播 Internacia Propagnado。此举不独足收言语统一之效，且于东亚之传播有绝大关系，盖东方同志之谙世界语者颇多故也。

以上卑无高论之意见，想诸君早已见及，惟诸君有以教之。并引领以祝大会之成功。

无政府万岁！

大会万岁！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启

Anarchist-Komunista Grupo

凡此次大会之报告，及以后关于吾党之一切消息，与夫各团体各个人之愿与本社通信者，

均请寄至下列地址：U.S.P.O. Box 913, Shanghai.

（一九一四年，六月。）

答飘飘

（1914年6月27日，《民声》第十六号）

来书曰：「蒙所疑者。恐将来（指无政府之初期）之工作，分配不均。例如机器未十分发明之时，必有挑担之工。然同是挑担，草担轻而粪担臭，孰不担草而担粪乎？」

答曰：「无政府之世，工作之分配，纯以自由之意志及互相之热诚为根本。吾人苟认互助为人类之本能，则规避工作及苟且塞责之弊，在无政府之世可决其必无。虽有用力较劳

之工作，其筋力较强者，必争先担任之，而决无所畏避。至于一切有碍卫生及令人厌恶之事，则必竭力求其改良。如笨重之输运，秽浊而危险之矿坑，以至如来书所举之挑粪等等，均必改用机器。此等机器，现在欧美发明已久。其应用尚未广者，则以有资本制度之故。凡较人工略贵之机器，即不肯采用耳。若一旦无政府共产实行，便可自由使用。其未有此种机器之地方，立发一电曰：『此间需用某种机器若干，朝接电而夕装运，不及数月，无论天涯地角，机器鳞鳞于道矣。』若谓需用太多，一旦不能应其所求，此亦不必过虑。盖此时凡军事之大工厂及一切无益之消耗品制造厂，皆将改为制造日用必需品之工厂。且各处均可招请技师，多开机器制造所，依式仿造，则机器之出产，自无缺乏之患。至于运输未到及制造未成之最短期间，吾无政府党当力守多劳力而少享福之格言。凡一切艰苦之工作，吾无政府党当率先勉力任之，须知无政府何以能实行，必无政府主义已得多数之赞成而后。是即无政府党已占多数也。以多数之无政府党，独不能任此区区乎？」

来书又曰：「初行共产之时，道德尚未充分，又无法律之限制。共聚一方之人，固能尽其所能，取其所需。若志好游历者，今日之东，明日之西，东西之人，岂可不许其各取所需乎？苟其许之，道德未充分之多数人，尤而效之，将若之何？欲摈之一群之外，则彼辈东西无定，摈之无所摈。若设法限制之，则彼辈任意掠夺，限之无可限。若武力对待，又恐寡不敌众，此则不能无疑耳。」

答曰：「讨论此问题者，当先承认两前提。一则无政府共产之所以能行，必无政府共产主义传播已广，赞此主义者已居多数。二则私产虽废，不道德之根苗已绝（『道德』一语，本无界限。在无政府党之意见，则以为不道德之根苗，纯由社会组织之不善。宗教法律固足为道德腐落之原因，而私产尤为万恶之源泉。若一旦私产废除，复无宗教上法律上之伪道德以束缚人心，则人类本来之良德，必异常发展。此理由无政府浅说曾详论之）。此两前提既认定，则来书所疑「道德未充分之多数人」一语，必无从见之事实。而所谓任意掠夺，寡不敌众云云，尤可决其必无者也。至对游历者之工作，办甚易解决。盖聚处一方者既当工作，则游历异地者在理亦当工作，在势亦未尝不可工作（如以半日游历半日工作于势极顺）。且聚处一地者既能各尽所能，则游历时亦必思有以尽其所能。是事实上亦断无于此则工作于彼则不工作之虑也。至谓专借游历之名，以规避工作，此等卑劣不进化之种子，吾不敢谓天地间必无其人。然即有之，亦必最少最少。此则可断言。既属最少数，则屏斥之，或感化之。均属不难。断不至如来书大多数云云之所虑也。夫人而至于借名游历以规避工作，其苦更甚于今世之逃犯。游历之快事，反变而为无限之苦恼，人又何乐而为此哉？（逃犯为避惨酷之刑罚，且为抵抗强权之一端。故比较上又觉其乐。若仅避轻易之工作而受良心责骂，社会摈弃之苦恼，谁肯为之？」

（一九一四年，六月。）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

（1914年7月4日，《民声》第十七号）

一九一四年七月，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立于上海，聚会既毕，乃公宣言书于众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

资本制度者，平民第一之仇敌，而社会罪恶之源泉也。土地、资本、器械均操之不劳动之地主资本家之手。吾平民为服奴隶之工役，所生产之大利，悉入少数不劳动者之囊橐，而劳动以致此生产者反疾苦穷愁，不聊其生，社会一切之罪恶匪不由是而起。故吾党誓殄此巨孽，废除财产私有制，凡一切生产机关，今日操之少数人之手者（土地工厂及一切制

造生产之器械等等)，悉数取回，归之社会公有。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无男无女，人人各视其力之所能，从事于劳动。劳功所得之结果（衣食房屋及一切生产），劳动者自由取用之，而无所限制。

政府者，名为治民，实即侵夺吾民之自由，吾平民之蠹贼也。吾人有自由生活之权利，有个人自治之本能，无需乎强权之统治者也。故政府必废。将来之社会，各个人完全自由，无复一切以人治人之强权，是之谓「无政府」。行无政府于共产社会，是之谓无政府共产主义。

抑「无政府」以反对强权为要义，故现社会凡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吾党一切排斥之，扫除之，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斯时也，社会上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幸乐。

吾人为欲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所用之唯一手段则曰「革命」（革命者，非但起革命军之谓也，凡持革命之精神，仗吾平民自己之实力，以与强权战斗之一切行动，皆曰革命）。对于真理之障碍物，以「直接行动」划除之，无所容其犹豫。

吾党乃宣言于支那之平民曰：「无政府共产主义，乃光明美善之主义，出汝等于地狱，使人正当愉快之社会者也。「无政府」乃社会进化必至之境，近世纪科学之发明，与夫进化之趋势，皆宛与无政府之哲理相吻合，故谓「无政府」为理想世界无从实现者非也。无政府之社会，人人自由人人自治，以独立之精神，行互助之大道，其组织之美善，必远胜于政府之代谋故不必虑无政府即秩序扰乱也。无政府党万国联合，不但为一国说法，故中国无政府他国必来干涉之说亦不必虑也。吾人之反对资本制度，乃主张废除资本之私有，非但反对大资本家而止，故中国尚无大资本家，社会革命非所急务之说，亦不足以阻吾人之前进也。人类之罪恶，实生于社会制度之不良，吾人改造现社会之组织，即所以灭除人类罪恶之根苗。改造社会，同时即改造个人，故人类道德不良不可无政府之说亦无由成立也。总之，无政府共产乃人类天然生活之本则社会进化之要道，亦为二十世纪不可避之趋势，吾人可无庸疑虑者也。」

又宣言于支那之同志曰：「无政府共产之实行，赖乎吾党之实力，而欲增进吾党之实力，则联合全体，一致进行，实为今日惟一之要务。凡我同志，当各在其所在地与宗旨相同者联络为一，相其情势，创设自由集合之团体或为秘密之组织或为表面研究学术之机关，以为传播主义联络同志之机关，以为将来组织联合会之预备。联合会未成立以前，则以本社为暂时之交通机关，无论为个人，为团体，均望随时与本社互通声气，务使散在各地之同志，精神上皆联为一体，实际上皆一致进行。」

又宣言于世界各国之同志曰：「『万国联合』已为吾党今日一致之趋势，吾人虽不敏，窃愿互相携手，向此同一之途径而行。当支那无政府党联合会未成立之前，暂以吾社为交通机关。凡世界各国吾党之团体或个人，均望随时与本社互通声气，凡吾党之国际的行动，本社同人愿勉力担任之。」

我辈向前进！

无政府万岁！

通信处，上海合众国邮局九百十三号信箱转区克谨
或 A.K.G.U.S.P.O.Box 913, Shanghai.
(一九一四年，七月。)

答无吾

(1914年7月4日，《民声》第十七号)

此次欧洲之野蛮大战，各国社会党与无政府党之机关报，无不竭力持反对之论，各处之党人，示威运动反对开战者，尤所在皆是。至于反对无效，则固非党人之咎，且亦明知其未必有效，特表示反对之态度，以见真理之未灭于天壤，且以促进一般平民之醒悟而已。一言以蔽之，政府者，司战之魔鬼而和平之大敌也，政府不灭，世界必无和平之日，吾人欲不见此种兽行之战争，于「无政府」求之可也。

至询记者对于此次战事之观察，则窃以为无论何国胜败，亦无论战期久暂，战事完了之后，世界平民之痛苦必较前倍蓰，政府之罪恶愈显，经济之冲突愈烈，欧洲大陆必将起一度之社会大革命，此则可为预料者也。

(一九一四年，七月。)

三答崑任

(1914年7月4日，《民声》第十七号)

来书复列三问题：

否认无政府共产主义简称曰无政府主义。

答曰：「所谓『吾人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一语其意义经解释于以前各号，意谓『吾人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简单言之亦可曰主张无政府主义。』犹之吾人主张共产社会主义，简单言之亦可曰主张社会主义耳。既经解释，误会当可免。今来书仍以为不可，则直如来书之意，改『简称』为『浑言』可也。」

否认无政府主义能兼赅社会主义。

答曰：「来书之意，以为无政府主义只有废除私产之意，而无财产公有之主张，故谓无政府主义不能兼赅社会主义。不知废除私产，即为财产公有，如二五之于十耳。社会主义亦可谓为废除私产之主义，(当世学者如此解释者甚多)无政府主义亦未尝不主张财产公有，并非社会主义乃主张财产公有，而无政府主义则只主张废除私产也。来书既谓无政府主义有废除私产之意，是即能兼赅社会主义矣。」

否认无政府主义为一种公名。

答曰：「无政府主义中有种种之派别，经略举于前次答书，且所举不过为最简单之分派，据当世学者各以其所见分列种种派别，尚不止此、实难殚述。无政府主义中既有种种派别，则『无政府主义』自然为一公共之名词。今来书之意，以为『克鲁泡特金由无政府主义进而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因之不认无政府共产主义为无政府主义之一派，且因之不认无政府主义为一种公名。』余按克氏学说，始终皆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绝无由无政府主义进而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说，来书不知何所据而云耳。来书又引本报第五号所言「无政府党所主张者为共产主义而集产则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独产则独产党所主张，二者皆无政府党所不取者也」数语，以为无政府主义非一种公名之证。不知第五号之文，主旨在正名而不在分辨学派。凡分辨学派，只当胪列派别，而不必参一己之主张。若所谓正名者，则本一己之主张而为之正其名，记者既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则独产与集产，均所否认，一如克氏之意见，以为无政府党必主张共产(克氏尝曰：『无政府党对于社会主义则主张共产，对于政治组织则主张废绝政府。其去年致法兰西无政府党大会书亦曰无政府党同时必为共产党，独产党若必坚守其单独思想必不能为无政府党』)。彼文所谓集产独产均无政府党所不取，即谓此也。然此特以一己意见所下之断语，若论列学派，则自有普通派别，不能一笔抹煞之也(犹之共产主义家往往谓集产主义为伪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然论列学派则集产必为社会主义之一派)。」

以上三问题之答解，倘能满足下之意，则其余来书中种种支节之辩难，皆可涣然冰释矣。

(一九一四年，七月。)

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

(1914年7月4日和11日，《民声》第十七号和第十八号)

余与江氏辩难既详且数，雅不欲再读阅者之听；惟见江氏最近宣言书，其中对于无政府主义之意见，独具别解，足令闻者愈滋疑窦，故不避词费，再辩之以解第三者之惑，固不为江氏一人发也。

江氏之宣言曰：「鄙人……对于无政府党，不赞同其采用强权，否认机关。」江氏以采用强权否认机关二者为无政府党之咎，此吾人所不能不一为研究者也。

「强权」一语，在欧文为「奥陀利替」，Autorite (法)，Authority (英)，其译为「强权」，实始于《新世纪》报。如克鲁泡特金所著之「La Loi et l' Autorité」译为《法律与强权》。此外凡遇「奥陀利替」字均以强权译之。而日本幸德秋水译克氏《面包略取》一书，亦沿用此译语。考之英法各大词典，「奥陀利替」者，法定之权力，如「法权」「亲权」「首领权」等是。申言之，凡法律或章程所规定或社会习惯所认定之一种权力，足以命令人或限制人者，谓之「奥陀利替」，实自由之对待语也。此物在法律家视为正当之权力，惟无政府党则恶之如仇。无政府党之反对「奥陀利替」，与社会党之反对资本制度无异。盖无政府主义主张无限制之自由，绝对不承认法定之权力，凡所谓法定之权力，必侵夺他人之自由以为权力者也，故命之曰「强权」。凡无政府党无不以反对强权为职志。今江氏反指无政府党采用强权，真不知其从何说起也？或乃告我曰：江氏之所谓强权，盖指无政府党之主张以武力对待政府耳。若然，则以武力为强权。不但误解字义，抑且重诬吾无政府主义矣。夫政府挟其政治势力，侵夺吾人本来之自由；资本家挟其资本势力，掠夺世界共有之生产机关及工人劳动之结果，两者皆与强盗之挟武器以行劫掠无异。人苟被强盗劫掠，而以武力抵抗之，取还其赃物，无论何人，均许为正当之防卫者也。今无政府党以武力对待政府与资本家，抵抗政治上及经济上之强权，恢复本来之完全自由及正当生活，与抵抗强盗，事同一例，亦为合理之防卫。而乃诬为采用强权，此何理由乎？然则吾人当任政府与资本家之迫压，束手帖耳而不与抗，始谓之非强权乎？或又告我曰：江氏之意，亦未必如此，特欲用和平手段而不主张激烈耳。若然，则激烈手段更不得指为强权也。江氏不曰激烈手段，而曰强权，是已显存先入为主之见矣。且无政府党之手段，向分两派：一不主用强劲手段而欲以渐变者，是为改良派 Reformiste，如高得文蒲鲁东等是；一主用强劲手段而不主渐变者，是为革命派 Revolutionnaire，革命派之中，又分为两支派：一主张抗税抗兵役等者，是为抵抗派 Rénitente，如都克、托尔斯泰等是；一主张暗杀大革命等者，是为扰动派 Insurrectionnelle，如巴枯甯克鲁泡特金等是。可见无政府党并非全数主张激烈。江氏如不主张激烈，尽可曰不赞同扰动派之无政府主义，而赞同抵抗派或改良派之无政府主义，固不必以激烈手段概尽一切之无政府党，更万不能诬激烈手段为强权也。

至谓「无政府党否认机关」，吾已于答李进雄详辩之。盖无政府党只排斥强权的机关，而主张自由的机关，并无绝对否认机关之说，世人不察，往往怀此误会。故托尔斯泰 L. Tolstoy 尝曰：「世人常谓无国家即无公共事业（如教育等等）之机关，噫！此何说乎？吾人不用统治机关之后，何故不能组织生活必要之机关乎？吾人此时自治吾事，岂不较统治机关之为他人治事者为更善乎？在今之世，吾亦见有种种独立的组织，并不籍国家之力而反胜于国家统治机关百倍者矣，『劳动工会』『合作团』Cooperative『工团』Syndicat 等是

也。况在无国家之世，一切强权，消灭净尽，吾人岂反不能从事种种组织乎？」托氏此言，可以辟尽一般之误会矣。

然江氏之所谓无政府党否认机关者，其仅如一般人之误会乎？抑所谓机关，固别有他解乎？吾尝参之江氏平日之言论，始知江氏之所谓机关，固非如是云云者也。

江氏之《洪水集》有曰：「俄国无政府党人史特孟君……谓无政府实无强权之意，非无机关组织之意。若免官税，撤军备，专从事于教育与实业，则教育与实业之机关组织，必更繁密完美，而政府者，不啻公司之经理，学校之教师。无强权即无罪恶矣，意与余全同，窃自信为无政府之正解也。」（记者按：史氏现在上海为律师，自称非无政府党，且非社会党，惟其人学问尚佳，当不至为此无意识之论。余尝以所述之言质之，询以有无讹误，史氏谓当直接致函江氏嘱其更正，但不欲宣布意见于报上云。然江氏既自谓「意与彼全同」，则上述之言，是否出自史氏及其中语意有无出入均可不论，直假定为江氏之意见可也）。所谓「无政府实无强权之意，非无机关组织之意」，此语极是。惟所谓「强权」与「机关」当先为界说。强权者「奥陀利替」Autoric也（其定义已述于上）。凡握有「奥陀利替」之机关，无政府主义必主张废绝之。何为握有「奥陀利替」之机关？即政府是也，即立法行政司法三部之种种机关是也（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换言之，即由法律或章程规定有权管理公务之机关是也。此种机关既含有「奥陀利替」之性质，即为强权的机关，故无政府党必废绝之，而主张自由组织之机关。何为自由组织之机关？即关于生活必需之公共事业，如衣服饮食建筑教育交通及其他等等，当自由组织种种公会或团体以经营之，由单纯以至复杂，惟绝无丝毫之特别权力（奥陀利替）可以施号令定规则含有管理之意味，一切经营，惟按公共意思之结果而行之，若是者为自由之组织。今江氏之所谓「机关」者，其为自由组织的机关乎？抑为奥陀利替的机关乎？由前一说，则当与无政府党完全同其意见，何以宣言书又自称「所异于无政府党者在有机机关」乎？且既主张自由组织，则必排斥「奥陀利替」（强权），而凡属政府，在所必废，何故又谓若政府无军备关税即无强权乎？由后一说，则既主张「奥陀利替」的机关，即主张强权之存在，即为主张「强权主义」Autoritarisme「强权论家」，即与无政府主义之宗旨根本反对，即当绝对否认无政府主义，又何必为无政府多作解释，且自称为无政府之正解乎？两说无一可通。江氏之讨论学说，或表示主张，向皆语焉不详（无非只下断语而不说理由），故令人无可捉摸。然试细按上文所引之言，则江氏之所谓机关，实指政府而言，盖为后一说之解释无疑。何以言之？江氏谓免官税，撤军备，政府即无强权，是江氏明明主张有政府者，特反对关税军备而已。盖江氏之意以为政府惟有关税军备乃有强权，若但从事教育与实业即无强权。对于「强权」之解释既误（世人往往以强暴行为Violence为强权，而不知强权乃「奥陀利替」，江氏亦同此误），斯对于无政府之见解亦因之而俱误。殊不知无政府主义之反对强权，乃反对一切「奥陀利替」（以其侵害完全自由之故），而不但反对暴行而止。所谓政府者，乃由「奥陀利替」建筑而成，纵无军备关税，而既名政府，则必有政府之性质与作用，无论如何改良，如何缩小权限，然必认为法定的机关，必以法律或章程规定管理者之权限，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必有行使之职权。人民对于此机关必有应负之义务，且必受此机关之规则所制裁。有一于此，即所谓「奥陀利替」，即所谓强权，即为妨害完全自由之障碍物，凡无政府党，无论属于何派，无不绝对排斥之者也。江氏乃以为无强权，则其误解可知矣。

江氏又以政府比公司之经理，学校之教师，不知公司之经理即为公司之首领，凡首领必有规定之首领权，且与其他职员各分阶级，尤为显而易见之强权。江氏引喻及此，足以证明其所谓机关，确为强权的机关（至学校为教授学业之地，而非处理事务之机关，以比政府，更为拟于不伦。且即就学校言，其管理员教员皆有特定之权力，对于生徒能施以种种命令制裁及罚规，是亦「奥陀利替」之一种）。江氏既是认强权的机关，则其基本思想既与无政府主义相乖舛，而所谓「不赞同无政府党之否认机关」者，质言之，实不赞同无政

府党之否认政府耳。江氏只否认有军备有关税之政府，而是认办理实业教育之政府，无政府党则否认一切政府（即凡含有「奥陀利替」的机关），是无怪其格格不入不肯赞同矣。然则江氏心目中之所谓无政府，不过裁撤海军部、陆军部及税务处，而留教育部与农工商部耳。所谓无政府之正解如是如是，此其所以为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也。吾乃约为简明之语以告读者曰：

（一）江氏之所谓「不赞同无政府党采用强权」，实则「不赞同无政府党采用激烈手段（或武力）」，然不曰激烈手段（或武力），而必目之曰「强权」，则未免与当世之资本家及绅士常诋无政府党为暴徒者，同一声口矣。

（二）江氏之所谓「不赞同无政府党否认机关」，实则「不赞同无政府党否认政府（即强权的机关）」，无政府党以主张完全自由，排斥一切政府，实为无政府主义之根本思想。今江氏不赞同，质言之，则不赞同无政府主义。

（一九一四年，七月。）

答蔡雄飞

（1914年7月11日和18日，《民声》第十八号和第十九号）

（一）问：「无政府之实行，各国间必有先后。其先行者难免受他国之干涉否？」

答：「将来无政府之革命，其为一国先举，抑为数国合举，今日尚难预测。然其起事最先者必在欧洲，且必为现在之所谓强国，此则可断言者。以今日无政府主义之传播，最广而最速者，实不出乎所谓数强国也。欧洲壤地接近，党人之声气素通。一旦有事，或一国已革命，则欧洲诸国必同时接踵而起。各国政府方自顾不暇，安得有所谓干涉。即使有之，无政府党能抗本国之政府者，独不能抗外来之政府乎？欧洲既纷纷革命，列强次第倒毙，则美洲亚洲诸国亦必相继而起。此时情景，可不必征诸远，但观前年中国之革命，各省皆闻风宣布独立，即将来无政府革命之小影也。故今日最要者莫如竭力传播吾人之思想。待人民具此思想者日多，一旦时机既熟，有响斯应，沛然莫之能御矣。」

（二）问：「中国改革政治之人物，皆主张国家社会主义。将来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实行，彼等难保其不阻碍否？」

答：「中国今日所谓改革政治之人物，大抵迷信国家主义之政客，尚未足以语国家社会主义也。要之无论其为国家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均为无政府之障碍。吾人欲实现吾主义，一方面与政府战，又一方面与此种谬说战。必先战胜此种谬说，然后吾主义能得平民多数之赞同；然后人民能推翻政府；然后吾主义能实现。故无政府共产主义实行时，已无所谓阻碍矣。」

（三）问：「中国人民程度尚浅，共和尚不知为何物，何有于无政府共产主义。若遵以军队革命，实行此主义，社会上能免种种纷扰否？」

答：「无政府之革命，乃平民革命，而非英雄革命也。英雄革命，可以三数英雄，驱遣党徒，运动军队而为之，于大多数平民无与也（从前一切政治革命，多属如此）。若平民革命则必由于平民之自觉，以平民自己之实力行之。断非但使用手段，运动军人仓卒起事所能成功者。故吾党第一级最重要之工夫，即为「平民传播」，要求平民多数之赞成。所谓平民者，除政府资本家外皆是也。言平民则军队亦自在其中（近也各国皆行征兵制度。中国不久亦必效颦。凡平民皆不免经过数年兵役之苦难。而入伍之前，退伍之后，终平民也）。故将来传播成熟，平民大革命起，军队亦必倒戈而向政府。此时惟有平民革命之大义，不复有所谓军队革命之特别名称矣。然平民革命，须俟传播成熟，闻者必疑其难，不知天下事无所谓难，惟自畏其难，斯易者亦难矣。欧洲二三十年前，无政府主义传播之艰难，与

今日之中国等。然党人不畏其难，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至今日则妇人孺子皆知有所谓无政府党，有所谓无政府主义。虽尚未至『多数赞成』之境，然而相去不远矣。今中国之传播，既得欧洲诸先进之成法以为前事之师，已觉事半功倍。况近日世界风潮，汹涌澎湃，为历史以来所未有，其力足以震撼一切进化之障碍。中国虽僻处远东，然直接间接终不能不被其影响。故传播之成效，比之欧洲二三十年前，自当迅速数倍。吾人倘能群策群力，坚忍前进，各相时势之所宜，利用种种手段（或文字鼓吹，或教育补助，或激烈行动）。以为传播。吾敢谓难之一字，当消灭于吾党之传播史中也。

（四）问：「中国第三次革命之机熟时，即别竖一帜，实行此主义，各国同志能响应否？」

答：「中国第三次革命，充其量不过军队革命。然非所云平民革命也。凡平民之机会未熟，而欲遽达至无政府，必无由成功。观法兰西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之役，其往事矣（参见民声十四号巴黎之自由市府）。然则传播未熟之时，必不可起激烈之风潮乎？曰：不然，激烈行动，亦为一种最良之传播方法，如罢工，罢市，暴动，暗杀等。苟有合宜之机遇，随在可以行之。三数日之风潮，能胜于千万册书报之散市。特仍须恃吾人自己之实力以为活动，万不可使用不正当之手段（金钱权位），运动少数军队或无赖仓卒起事，徒足贻吾党之笑柄也。至问各国响应云云。在吾人之意，以为将来世界革命之起点，必在欧洲。以彼中数国传播极广，革命之时机已渐渐成熟故也。然则吾党在中国之工夫，即预备为欧洲响应之实力是矣。若不从事实力之准备，而欲于政治革命中以少数人虚揭无政府之名，侥幸欧洲党人之响应，此则所谓贫子说金耳。」

（五）问：「各国政府，乘中国之危，屡行其蚕食手段。而各国同志，竟任各国之政府横行，不加阻止。其故可得闻欤？」

答：「各国同志对于各国政府之蚕食中国，无不发指眦裂。吾党各国之机关报，时时攻揭其非，不遗余力。又有反对军国主义之运动，以杀其势。此皆口舌上手腕上之阻止也。至言根本救治，则当言灭除，而不但阻止。如何方可灭除，即运动无政府革命是也。此种革命，固无时不在运动之中。特时机未熟，未如之何耳。须知所谓蚕食手段者，在政府之口中，则有种种美名，曰帝国主义，曰殖民政策，曰……。当其吞食中国时，中国人深恶痛绝之。然各国之政府，则以为最正当之手段，最光荣之主义也。即中国若一旦达至所谓强国之地位，其蚕食他国，亦必与今日各国之政府无异。此时中国之爱国主义家，或将赐以嘉名，而忘其为蚕食手段矣。然则蚕食手段，实可谓为政府最大之事业，亦为政府唯一之义务。必能行蚕食手段者，方谓之「强有力之政府」，方谓之「国利民福」，方谓之「国家光荣」。是蚕食手段与政府，实为须臾不可离之物。苟一旦有政府，即一日不能免蚕食手段之横行。空言阻止，胡能有济？是故根本之救治，舍无政府革命外别无他道也。吾人不忍中国之被蚕食，则勇猛前进，与各国同志携手而促无政府革命之成功可矣。」

（一九一四年，七月。）

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

（1914年7月18日，《民声》第十九号）

何为无政府共产党乎？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果何在乎？试以简明之语述之。

（一）一切生产要件如田地、矿山、工厂、耕具、机器等等，悉数取还，归之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同时废去钱币。

(二) 一切生产要件均为社会公物，惟生产家得自由取用之（例如耕者自由使用田地及耕具，而不必如今日之纳税于地主或受雇于耕主；工业者自由使用工厂之机器原料以制造物品，而不必如今日之受雇于厂主）。

(三) 无资本家与劳动家之阶级，人人皆当从事于劳动（如耕、织、建筑、交通、教育、医药、保育以及其他等等，凡人类正当生活所应有之事业，皆为劳动），惟各视其性之所近，与力之所能，自由工作，而无强迫与限制。

(四) 劳动所得之结果如食物、衣服、房屋以及一切用品，亦均为社会公物、人人皆得自由取用之，一切幸福，人人皆得同享受之。

(五) 无一切政府（无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凡为统治制度之机关，悉废绝之。

(六) 无军队警察与监狱。

(七) 无一切法律规条。

(八) 自由组织种种公会，以改良各种工作及整理各种生产，以供给于众人（例如长于农事者可联合同志组织农会，长于矿业者可组织矿会）。公会之组织，由单纯以致复杂，惟组织某种公会者，即为某种工作之劳动者，而非首领，非职员，任此者亦视为劳动之一种，而无管理他人之权。会中亦无章程规则以限制人之自由。

(九) 废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产育者由公共产育院调理之，所生子女，受公共养育院之保养。

(十) 儿童六岁以至二十或二十五岁，皆入学受教育，无论男女，皆当得最高等之学问。

(十一) 无论男女，由学校毕业至四十五以或五十岁，从事广劳动，此后休养于公共养老院，凡人有废疾及患病者，由公共病院调治之。

(十二) 废去一切宗教及一切信条，道德上人人自由，无所谓义务与制裁，使「互助」之天然道德，得自由发达至于圆满。

(十三) 每人每日劳动时间，大约由二小时最多至四小时，其余时日，自由研究科学，以助社会之进化，及游息于美术技艺，以助个人体力脑力之发达。

(十四) 学校教育，采用适宜之万国国语，以渐废去各国不同之语言文字，而远近东西全无界限。

以上即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也。欲达此种目的，当用以下之手段：

(一) 用报章、书册、演说、学校等等，传播吾人主义于一般平民，务使多数人晓然于吾人主义之光明，学理之圆满以及将来组织之美善，及使知劳动为人生之天职，互助为本来之良德。

(二) 当传播时期中，各视其时势与地方情形，可兼用两种手段：1. 抵抗，如抗税抗兵役罢工罢市等；2. 扰动，如暗杀暴动等。此两种手段，既所以反抗强权，伸张公理，亦所以激动风潮。编传遐迩，无异迅速有力之传播。

(三) 平民大革命，即传播成熟，众人起事，推翻政府及资本家，而改造正当之社会也。

(四) 平民大革命，即世界大革命。故吾党万国联合而不区区为一国说法。现在传播时代，各同志各就其地位之所宜与能力之所及，从事于（一）（二）两种方法，将来时机既熟，世界大革命当以欧洲为起点。如法德英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均已传播极广，一旦起事，或数国合举，或一国先举，其余诸国必皆闻风响应，工党罢工，军队倒戈，欧洲政府将次第倒毙。吾党之在南北美及亚洲者，亦当接踵而起，其成功之迅速，必有不可思议者。若就今日中国言，则最要者莫如急起直追，致力于传播，庶免欧洲一旦有事，而东方传播尚未成熟，反足为世界进化之梗也。

以上又即吾党用以达吾人目的之手段也。

抑时人对于吾党主义，往往多所疑虑者，无非以为「难行」而已。或则疑今日人类之道德不齐，一旦无政府，必有种种纷扰及规避劳动任意夺取需要品之流弊；或又疑大地人类众多，传播势地难普及，各国政府之强权，终非少数之无政府党所能敌。此两种疑虑，大抵为今日一般人所通具者，今当有以解释之。

(一) 吾人已言，欲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须先传播吾人主义，要求平民多数之赞成，倘多数人晓然于此主义之美善，则少数人之未明晓者，感之固自易易，曾何患其纷扰？况无政府之人民，非必具有若何高深难行之道德。无政府之道德，不外「劳动」「互助」而已。二者皆人类之本能，非出外铄，但使社会改善，生活之状态日趋于适。此种天然之美德，必能自由发展。且彼时之劳动，乃最愉快之事，非如今日之苦恼者也。科学发明，复无金钱之束缚，凡事皆可使用机器，无论何种工作，必求其轻捷省时，合于卫生，故每日数小时之工作无异于体操游艺，人亦何乐而避之？夫既有机噐之迅速，加以作工者之众多，生产之丰富，当不可思议，需要品唯有过多，无虞不足，又何所用其夺取？倘仍有冥顽强权之人，必欲他人之为之服役，而已则饱食安坐者，吾人当本反抗强权之大义，摈之社会之外，彼少数人岂能为患哉！

(二) 凡事不合天然之公理者其传播难，合于天然公理者其传播自易。今无政府共产主义，实人人良心上所同具之公理，其传播又岂极难，但视吾人之毅力何如耳！试观欧洲无政府主义之出世，不过六十余年。党人从事运动传播者，不过四十余年耳，然今日欧洲各国已异常发达。近十年间，其进步更有一日千里之势。无政府之团体，遍布各地，无政府之书报，汗牛充栋，在中国人闻而咋舌者，在欧洲则已视为老生常谈。今年万国无政府党大会于伦敦，已预定有万国同联合机关之组织，万国革命之实行，且将不远。尤可喜者，欧洲社会，除资本本家外，即是工人，今日之工党，脑中皆已深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义理，观近年工党之活动，即为无政府实行之朕兆，政府所恃者不外军队，而各国皆行征兵制度，当兵者亦无非平时之工党，故在数年前，已常有政府调兵禁压罢工，而军人均不肯从命，甚或倒戈相向者，盖不肯为政府以攻其兄弟朋友也。然则将来一旦大革命起，军人亦将反抗政府，此实可断言者。彼食肉之政府与资本家，何足惧哉！若就中国今日情形论之，此主义之传播，诚不若欧洲之广，然吾东亚同志，苟能群策群力，牺牲二十年之时光，竭力从事于传播，吾敢决吾主义行将遍布于东亚大陆。此时欧洲之进步，当更不可思议。实行之时期，必为吾人所亲见，慎勿视为不可实现之理想也。

呜呼！欧洲战云弥漫天地，以亿兆人之生命，为彼富贵者之牺牲，政府之罪恶，至是而完全揭露矣。战事完结之日，即为宣布政府资本家死刑之日，无政府风潮，必将汹涌而起。愿吾东亚平民，急从好梦中醒觉，奋步疾追，幸勿瞠乎落后也。

(一九一四年，七月。)

答恨苍

(1914年7月25日，《民声》第二十号)

来书曰：「予每与友人讨论吾人进化之方法，多数皆主张渐进，而否认急进；非反对急进派之学说，不过以为渐进（即改良派）则手段和平，而措施不尚急迫，及成功时，人人皆能深悉无政府之旨趣，而于无政府社会中之种种布置，必较易为力。若急进（即革命派）则手段激烈，措施尚急迫大有以最短期达到无政府目的之心理，深恐一般人民，于此短期内，不能普及无政府智识，及增进其个人道德，至成功时，不免有布置艰难，甚至大有窒碍（如惰者不肯工作但取所需或避重就轻之弊），故不若含彼就此之为愈。以予愚昧，对

于上述，亦不能定取舍之途，愿有以教之。又《民声》文字太深，倘能演为白话浅文，以期普通人之能晓，则尤善也。」

按时人往往误会「急进」二字之意义，以为「欲于最短期间达到无政府」，此却不然。吾人之所谓急进者，质言之即激烈行动之代名词耳。激烈行动之作用，一方面为反抗强权，伸张公理，一方面为鼓励风潮，迅速传播，其用意则无非欲使多数人明白无政府之真理，赞成无政府之组织也。浅而譬之：中国革命之迅速，人人皆归功于广州黄花岗之一役，及迭次之暗杀案，此即所谓激烈行动。自此之后，从前之反对革命者，亦不期而附和革命矣。可见激烈行动之效果，真有胜于十万书册之散布者。无政府之革命亦然。若徒藉口舌笔墨之外，不能不更以激烈行动助之，如罢工暴动暗杀等等（暴动在欧文为 Insurrection 并非不美之名，其意犹云突然而起之激烈举动耳。黄花岗之役亦是也），皆可视为传播之一种方法者也。然吾人主张激烈行动，并非逐舍口舌笔墨而不用也。或印刷物或演说或教育或戏剧以及其他种种，皆为由今日以达至无政府之传播期中不可一日或息之事业。激烈行动则行之于一时，遇有可用之机会乃始为之耳。且中国目前之情势，此等机会似尚未至，故吾人于现在最近之时期，当先致力于口舌笔墨之传播，俟吾人之思想渐渐发达，然后再谋激烈举动以助其进步，似尚未晚也。

更有当注意者，无论如何急进，凡欲无政府之成功，必须无政府之思想普及于大多数，此为不易之事理，特用急进方法，则思想之普及较速耳。来书所谓「急进恐不能普及无政府智识及增进个人道德，」此实不然。所谓无政府智识，不过如吾所谓无政府思想，而急进则传播思想之最良方法也。至个人道德，在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根本论据，以为必社会改良然后个人道德可以改良，与「个人无政府主义」之学说（即都克氏所倡导），适成极端之反对（个人主义以为必先改良个人然后可以改良社会）。个人主义之哲理，与共产主义比较，孰长孰短，今不暇详论。然试以最浅而易见言者之：如欲人之不争夺，必须衣食丰裕，衣食既丰裕，自然无所用其争夺；欲人之亲爱互助，必须生活共同，利害共同，否则各怀个人主义，人人各为其私；爱他之念又从何而生？又如人之口情，乃由于雇佣制度职业不自由所致，终日为他人服役，焉得而不惰？若人皆劳动，劳动之结果，即为自己之利益，自无虑其偷懒，而反足以生奋勉之心（今人无论何种职业，无非为强权者服役，而与己无关。又择业但求多得薪金，而未必己心志所欲与性之所近，又服役时间太长，为卫生上直接之苦恼。皆所谓职业不自由，皆为令人懒惰之原因。余尝为某学校教师，无权参与全校之改良，徒为上堂领薪之教员，形同雇役，因之教授亦苟且塞责，及自办学校，虽无一文之修金，而教授异常热心。又尝为报馆记者，每日勉强草成若干字，付之手民，即出而闲游，且觉其苦。今编辑民声，每日执笔十小时以上，反不以为苦而为乐。于此足见职业之自由不自由与个人勤惰之关系）。凡此皆须共产实行，然后可望实现者也。个人主义根本论据，远不及共产主义之精确，即在于此。吾人亦研究已熟，乃决主张共产主义。然则吾人今日之预备工夫，惟在使多数平民知无政府组织之美善知无政府道德之自由（劳动互助）足矣。若欲人人于有政府之世先具无政府之道德，此可决其不能，且亦不必也。

来书又谓「急进则……至成功时不免布置艰难，甚至大生窒碍如惰者不肯工作但取所需或避重就轻之弊，」此亦无足虑。无政府之成功，必由于平民革命，即大多数平民赞成无政府乃起而革命之谓也。而所以能得多数人之赞成，则由于吾人用口舌笔墨之传播，复从中助以急进之方法，乃能得此。急进方法，其用意亦无非在要求多数之赞成。并非用急进方法，即不顾平民之赞成与否，而徒以少数无政府党仓卒起事，便以命令颁布无政府之谓也。然则所谓成功，必由于平民自己之革命，以平民自己之革命，布置又何至艰难？窒碍更无庸论矣。至所虑不肯作工避重就轻云云，吾前已屡屡辩之。如无政府浅说，答李进雄，答飘飘，以及散见其他各论者，均已解释颇详，请参观之。

来书又指渐进为改良派急进为革命派，亦微有误会。渐进急进，本无一定之界说，第吾人所论之急进，实指激烈之举动。若改良革命云云，则别有解释。改良者即变法之谓，不彻底推翻现在社会之组织，而以变法之手段从渐改良之。革命则主张以实力推翻现社会之组织也。浅而譬之：保皇党之变法立宪，谓之改良，革命党之颠覆帝政改建共和，谓之革命。又社会民主党欲借议会之力实行社会主义，是为改良派，社会革命党（法国此党甚盛其目的则仍不外集产）不藉力于议会，而欲以革命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是为革命派。今吾人之无政府主义，实即革命主义，断无改良变法可以达到之理。故近世之无政府党主张革命者盖十之九也。但主张革命之中，仍有和平与激烈之两种方法。文字教育之鼓吹，所谓和平，暴动暗杀，所谓激烈。和平方法用之于常日，激烈方法用之于一时，各视乎一己能力之所及，与乎地方时势之所宜，取其适者而用之可矣。

来书又谓本报文字太深，宜兼用白话或浅文，以期一般人之了解。此说极是。但本报之用意，原为通晓文字者而设，冀于阅者之中，得多数研究有得之人，以助吾人之传播。今日同志寥寥，以极少数之人，置之地积极广之中国，欲期思想普及，岂不大难。然则养成多数之传播家，实为今日惟一之要务。故吾人第一期望多数人游学欧洲，或研究西文，直接阅读无政府书报。然力能游学及通西文者无多，而华文书籍关于此主义者，又绝无而仅有，虽或有志研究而无从，故本报所最注意者，为介绍名家学说，解释一般疑问，及报告世界之社会运动，其用意则无非欲供无政府传播家之研究品而已，其他普通鼓吹，尚须多刊白话通俗报或书报，惜为财力精神所限，一时未能急就耳。

（一九一四年，七月。）

答悟尘

（1914年7月25日，《民声》第二十号）

（来书）近来对吾主义进行之意见如下：

一劳动者简易识字塾之组织。欧美各国，强迫教育已行，人人皆得受初等之教育，读书阅报，无甚困难，故主义之传播较易。中国则文字既繁难，贫者复绝不能得丝毫之教育，全国之中，不识字者占大多数。

数千年来，举国人民，竟为一二腐儒操纵而左右之，发号施令，令愚者盲从，真理公道，未由表见，故欲公理发挥，必使一般劳动者能自觉悟，由真理判断双方之利害而后可以。以是之故，平民教育，实为首要。

吾党处此困苦颠连之境遇，建立学校，虽非易事，然有一最善而易举者，莫如劳动简易识字塾，其用费甚简，于劳动工毕之暇，使其自由入塾，为之讲解单字，由简入繁，以期其能直接阅浅近之书报为目的。

本报按：教育为社会进化之原动，亦为吾人传播之良法，故吾人于此，所当注意者有二：一为科学教育（所谓科学乃真理的科学，而政治法律军事等无用之学不与焉）。世界之进化，与人类之幸福，胥于科学是赖，顾中国今日学术之幼稚，欲使科学教育发达，非得多数人留学欧美不可，故鼓吹留学，养成多数他日改造社会之工匠，实为教育上之根本大计。李君真民近日颇专意于留法俭学会之经营，其意即在此也。二为平民教育。平民教育对于国家教育而言，政府所经营之教育，无论如何，只能得皮相之教育，而决无精神之可言，甚或足为真理之障碍（即如提倡宗教宗法爱国主义军国主义等是）。故私立之平民学校最为要务，即来书所谓简易识字塾，亦属此意。顾记者以为当名平民学校，或平民学塾，而不宜曰简易识字塾，盖此种学校，其目的不仅在识字而已也。欧洲平民学校之办法，除教授浅易实用之科学外，尤注重于演讲戏剧歌曲等，一方面与以应用之智识，一方面即以

传播吾人主义，对于劳动者精神之教育，全在乎此也。中国同志，苟欲委身于此，亦当注意及之。尤当相地方情形之不同，而各异其教法。如在都市或商埠宜予以制造厂工人所应具之智识，在乡落则宜予以农业所应具之智识，其他类此。时间则或半日学，或夜学，或星期日学，亦各视其地方情形而异。大抵中国劳动社会中，农人及手工家识字者最少，此两种工人，多在乡落而不在都市，而乡落中经营此种学校，比都市为尤易以所费更廉，而得校地亦不难故也。此种事业，吾同志随在皆可为之其事易举，其功极大，慎勿以为无用而忽之。又南洋美洲华工所集之地，凡旅外之同志，亦宜留意于此也。

（来书）一劳动白话报之组织。资本制度之害，直接受其痛苦而占势最大者，莫如劳动家。吾党对应于劳动家之传布方法，第一劳动者之教育，第二白话报之组织。所以开通其智识，而启其反抗强权之决心。

彼劳动家终日劳动，秉具朴素诚厚之天性，一闻新社会之组织，未有不乐从而欢贺者也。故悟主张鼓吹之事，应注全力于劳动界。若于一般人中传布之，用心虽苦，而终难得一二真同志殷殷以主义为己任也。以彼等正孜孜于吾党反对之事中而讨生活耳。是以有力能多刊白话报，输入一般劳动家，较发刊高深之学理报为要也。

本报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质言之实即劳动阶级与富贵阶级战斗之主义。故吾人传播事业，自然不能出乎劳动阶级之范围，断无向敌人方面（富贵阶级）而希望传播者也。所谓富贵阶级与劳动阶级之辨别，虽若甚难，然有一最显而易见之点，即凡不劳动而亦能生活者谓之富贵阶级，申言之则地主商业家工厂主官吏议员政客以及其他等等是也。凡必赖劳动而后能生活者，谓之劳动阶级，申言之则农人手工家工厂工人苦力雇役，以及其他等等是也。凡家无恒产之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亦属此类。对于前者，吾人不但未必希望传播，且当亟谋所以颠覆之；对于后者，则因其人之智识程度各有不同，吾人之传播方法亦当因之而异。就以报章论，对于通文字及稍有教育者，不妨用文言以达较高之学理，对于未通文字者，当用白话或浅文专论寻常社会所亲见之事实与道理是也。然劳动社会中，不通文字者实占大多数，故论普通之传播，当以白话浅文为最要，记者亦久已有意于此，特以种种困难，一时未能成就，然固无日不有此事盘旋于脑中，且甚望各地同志之匡我不逮也。除此之外，尚有数法极利于传播者。（专就报章论，）一为普通之日报，不必标明吾人宗旨，但每日载入一二段关于吾人主义之记事或评论或小说，使阅者于不知不觉之中，浸润真理，必有一旦领悟之日，其功实足与机关报相敌，因机关报固非一般人所爱阅也。二为画报，三为小说报，此二者皆借美术文学之趣味，引人入胜，对于向未受吾人感化之人，其收效视机关报为尤胜。四为科学报，无政府主义实为科学之一种，近世最进步之科学，无一不与吾人主义互相发明，故借科学以潜输吾人思想于研究学问之人，及学校之教师与学生，亦比机关报为易入也。总之，传播方法，千万门类，不可殫述。惜记者个人精神财力均已受不可伸展之限制，故卒未由实行其一二，是不得不望各地同志，各就力之所能与势之所宜，人人各任其一分，则传播之途，或能以渐开辟，而不至为最狭之范围所限矣。

（来书）一无政府试行地之组织。今之反对我主义者，多谓吾党乃空想而不易实行也，故在今之世，非有一试行地之组织，不足以启世人之迷，是不得不以集资购地为人手之办法也。

本报按：试验地之举，倘能办到，固亦甚佳，然其中种种困难，不可殫述。况处现政府之下，吾人在内地者，一言一动，尚须秘密，遑论所谓试验地乎？

（来书）再，女子性质，似胜于男子，故传播吾主义，以女子为尤宜，在儿童之教育，亦有最大之效力也。

本报按：男女性质，各有所长短，女子性质胜于男子之说，今姑可以不论，但女子同为平等之人类，其地位与男子相等，故吾人论事，无论对于何种社会，均统男女而言，不应置女子于例外（即如上文所论之劳动家，亦统男女言之）。且儿童教育，于母教为尤接近，

则今日为传播吾人主义计，自当同时注意于女子，更无疑义，因之女子教育，亦不可忽（昔日鸭笑君尝来书主张女子教育，今附答于此）。惟吾人所当知者今日之女学，其人学者大抵富贵社会之女子占大多数耳，于劳动阶级无与也。故苟经营女子教育，当以平民女学为急，即上文所论对于劳动家之平民学校之一种也。

（一九一四年，七月。）

答乐无

（1914年7月25日，《民声》第二十号）

（一）万国无政府党大会通告书中之「召集」二字，不过译者之随宜使用，其意犹云招请同志来会耳，并非如法律条文上之所谓「召集权」也。此次大会，由德国同志发起，经英法同志之赞成，于是定期开会，盖吾党之在此三国者为最多，又皆已设有固定之交通机关（即联合会）声气极为直接，互商极为便利，故由此三处同意发起之。并非法律规定此三国之党人有权召集开会也。以事实论：五洲各国之党人及团体，散处四方即欲发函互商，亦势难遍及，若必全世界之无政府党人一一皆互商妥协，然后开会，窃恐地老天荒，亦无开会之日，然则任由一二处大多数同志所聚集之团体，便宜协议，定期开会，实为事实上不得不然者也。至谓与各个人完全自由之宗旨相戾，则不必虑，盖发通告者不过招人赴会，并未尝迫人必须赴会，各个人既有赴会不赴会之自由，又非规定某人有名集之权，于自由之旨何尝违戾乎？来书又以通告书中有君等之字样为不当。愚意亦以为于理无碍，盖此次通告之署名者为德法英三联合会之书记，所谓吾等，即署名者之自称，所谓君等，即对于所通告之人之称（君等二字，在西文为汝等，非特别之尊称也），既有通告，即不能免此等字样，亦事实上所必然者也。

（附言）德法英无政府党之联合会，不知者或疑其尚有国界。此实不然。盖语言文字。法国联合会之原名 Federation Communiste Anarchiste Revolutionnaire de langue Francaise 译即「法语革命无政府共产业联合会」，所谓法语，即用法语之人（除法国外尚有比利时瑞士及德国之一部亦用法语即其他各国之通法语者亦在内）。所谓联合会，即联合各地之小团体而设一中心的通信机关也，其他德英等国亦类此。其以同一语言文字为范围者，不过为传播上交通上之便利，非国界亦非种界也。今次大会有万国交通机关之提议，则又为世界的联合会矣。

（二）来书又谓「本报第十号所载《平民之钟》；有所谓共产屋者，彼时人类所需用者无非共产，何必特以一屋标名曰共产，又何必于共产屋中置簿籍二，一书所作何工，一书所需何物乎？」云云，按《平民之钟》乃一种小说，近于寓言之体，所谓共产屋者，譬之共产社会也，簿籍二种，譬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天然大法也，人人皆书于簿上，譬之人人皆实践此原则也。设谕之词，幸勿误为事实，否则共产社会中，有所谓共产屋及如何之簿籍，岂非千古之笑话乎。

（三）关于无政府共产就会之概情，及吾人如何能达此目的，已拟为「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业经刊布，来书所谓传播上不能少者殆近之乎。

（一九一四年，七月。）

答敖霜

（1914年7月25日，《民声》第二十号）

来书谓「世人误会共产主义以为共他人之产，而不知所谓共产者，乃以己之产与人共之也。」云云，窃以为二者皆非也。所谓共产主义者，乃本此主义以改进现今之社会，非少数人之单独行为也。共产主义，乃社会问题，而非个人之道德问题也。推翻现社会之私产制度，取回地主资本家所窃据之生产机关，如土地工厂机器等，全归之公共，由劳动者自由使用此生产机关，共同劳动以致力于生产，凡所生产，亦全归之公共，若是者谓之共产主义。至语其理由，则以一切生产机关（土地器械等），皆由数千百年来无量数之人力所垦辟所经营所造成，不应为少数人所占有，故当由地主资本家之手取回来以归之公共，是谓取回少数人所夺据之私产与社会全体共之，而非某人之产与某人之共之也。至各个人劳动所得之结果（衣食住及用品等），察其由来，亦无一事不须社会之协助，（例如耕者必需乎他人所制成之耕具，制造者必需乎农人所种植之原料等等）。故亦不应据为己有，而当归之公共。凡致力于生产者，皆得自由使用之，是谓以社会全体共同劳动之结果与社会全体共之，亦非取某人之产与某人共之也。是故共产云云者，谓取他人之产与我共之者固非，谓以己之产与他人共之者亦非。必曰以全社会之产与全社会共之，其说始可通。若来书所谓以己之产与人共之，此乃朋友通财轻肥与共之义，乃个人道德问题，非「共产主义」之的解也。共产主义必须推翻现社会之组织，非革命不能成功者也。每见世人不明此理者，一闻共产之说辄来相诋曰：「子言共产，子之衣易不解以与我，子之屋曷不迁出以让我乎？」此等择之言，其根本之谬误，即在此混社会问题为个人道德问题耳。今来书谓宜先注意共产，然后从事于推倒强权，其误略同。须知不推倒强权，固未由实行共产也。

来书又谓同志中有以酒食征逐为共产者，此无异杀人放火而自称仁慈，自非瞽人，断不受其所给，苟有此者，亦即不能复名为同志，吾人鸣鼓攻之可耳。凡无政府党，牺牲目前之幸乐以图将来者牺牲一己之生命以为社会者也，非具此精神者，决不足与言无政府主义，决不能为无政府党。

（一九一四年，八月。）

答规泉

（1914年7月25日，《民声》第二十号）

来书所述某君疑「共产之世，一切物产，仍当有人管理及分配之，实与今之官吏无异」。不知共产之世，各取所需，一切物品，人人皆可自由取用，故无所谓分配之人。若管理之责，不过保存运输等等，将来当有各种公会以任之。在某种工会任事之人，即为某种工事之劳动者，以劳动之余暇为之，其所事繁剧者，可直视劳动之一种。譬如某人长于农业学问，或熟悉农田之工作，即可自由担任，或由他人推举，以任事于农会，研究农务之改良，调查各处农产之盈缺，保存物产以供给于众，或运输所余以补他地之不足，如此等等职务，皆社会生活不可缺之事，故任之者可视为劳动之一种，而绝无丝毫管辖命令之意味，亦无丝毫特别之权力，与官吏绝不相同。总之将来无论何事，均属于劳动，而「奥梭利替」Authortiy（即法定的权力即强权），则当使之绝迹于社会，此即官吏与非官吏之大异点，亦即无政府之精义也。

某君又疑「将来房屋不足，或则茅屋草房，或则高楼广厦，美恶不平将起争端」，不知此亦不必过虑，盖无政府革命之后，资本家之高楼广厦，与乎一切公共建筑，及一切店铺，均当先取以安居今日贫无片瓦之人，不足则分居于室有余地之家（譬如某屋本可居十人者只居五人则益以五人与之同居），又不足则用简便建筑法（如木屋之类）即日营进，务使今日之无屋者均得安居，其已有住屋者，则暂仍其旧，而不复纳房租。此为革命初起时最要之务，大局一定，即调查人口，择旷爽之地，兴建公共房屋，以适合卫生为度，成，则移

现在屈居于湫屋破庐中者先往居之，而悉毁其旧居，以为他用。如是以渐更革，二三年间，必可使全社会之人，皆得有适合卫生之居处，而美恶不平之患，可以悉泯矣。在此二三年间，如有因争居优美房屋而致齟齬者，吾辈当以公理晓谕之，强暴者则摈斥之。且其时无政府之真理必已大明，纵有二三未尽明晓者，亦必居最少之数，吾坚忍博爱之无政府党，尽可暂让一步，断不至有若何之争端也。

(一九一四年，八月。)

答微觉

(1914年7月25日，《民声》第二十号)

问男女交合，固宜恋爱自由，惟同血统者于传种必有妨害，既无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名分，则互不相知，血统相交之害，将何以免之？答：「将来共产实行，家族制度废除，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名分，自然不复存在。惟以理想测之，将来之公共养育院中，必立详晰之簿籍，如某儿为某人所生，皆有纪载。人欲知其身之所自来，无异指掌，故血统之同异，未必互不相知，而此时科学真理日益昌明，所谓血统者不宜相交之理，人人皆当深晓，而不至自蹈其祸，固不必以空谈之道德妨闲也。」(观于现社会，表兄妹结婚，视为正当，兄妹通奸之事，亦不一而足，皆由不明科学真理之故，虽有道德妨闲，亦无能为力也)。

(一九一四年，八月。)

答恨苍

(1914年8月9日，《民声》第二十二号)

来书略曰：「《民声》第十八号《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一文，内有『且即就学校言，其管理员教员皆有特定之权力，对于生徒，能施以种种命令制裁及罚规，是亦奥陀利替之一种』数语，余以为管理员及教员之特定权力，只属分职，又对于生徒施以命令制裁及罚规，均不外维持求学之秩序，学校组织中万不可缺，安得目以奥陀利替之恶名。」

答曰：「奥陀利替 Autorite 者，法定之权力，凡以法律或章程规定之权力，皆可施以此名，学校教员管理员有权施命令制裁罚规于学生，明明由法律章程所规定，故即可曰『奥陀利替』，此物在吾人谓之恶名，而普通之解释，则不特不以为恶，抑且以为合理之权力，即来书所谓维持求学秩序，所谓万不可缺，盖亦视为合理之权力矣。学校之有命令罚规，明明与国家之法律同其性质，彼制定国家法律者，何尝不曰维持社会秩序，何尝不曰万不可缺乎。以学校之命令制裁罚规为维持秩序为万不可缺，则国家法律亦当在不可废之列，惟吾人既从种种理论与事实证明法律之当废，则与法律同性质之学校规则，自然亦属无用，此至易明者也。若谓『幼年学生未能自治，故不可不施以命令罚规』，此尤不然。凡未成年之人，在今日凶猛可怖之法律家，亦谓不能适用一般之法律，是现在之陷阱的社会，尚能宽幼年人于法网之外，安有弦歌诵习之地，而独以法网绳幼年学生者乎？儿童脑智未发达，判断是非之力尚未充足，任教授之责者，只当施以劝导与感化，若命令罚规等凶恶之物，不独有背道理，抑断非幼年学生所能任受者也。近世新教育学家已盛倡『自由教育』说，学校之命令罚规等等，久为有识者所反对，非必无政府党始排斥之也。至本报谓『管理员教员有特定之权力』，犹云特别规定之权力，即指能施命令制裁及罚规于学生之权力而言，非指管理员与教育之分职也。」

(一九一四年，八月。)

起！起！起！

起！起！起！

(1914年)

起！起！起！

起来收回你的东西！

起来用强硬手段！收回你的东西！

你不很穷吗！你作工不很苦吗！

你为什么很穷！为什么作很苦的工！不是你没有钱用吗！钱是谁的！是财主家的么！是财政总长的么！是银行的么！是督军的么！是那万恶政府的么！不是。一定不是。他们都没劳苦一点，去开银矿、金矿、铜矿。他们也没有去种地、织布、建筑楼房，作种种的木器、铜器、瓷器——这些吃的、穿的、住的、用的、一切东西、一切金银，都是我们工人造的、开出的。所以我敢大声的说：「一切东西都是我们工人的！」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被什么财主督军、总裁总长给硬抢去。他们享那很快乐的幸福，我们反来受穷！吃苦！真正冤死了！气死了！

来呀！来呀！我们不必怕他们，也不必打死他们，只要收回我们所丢的东西就完了。但是他们未必肯善心的还给我们，所以要「一齐起来，用强硬手段，收回我们所丢的东西，也该我们享享幸福了」。

来呀！来呀！一齐起来收所丢的东西来呀。你不要羞不要愧，这是应当的事。谁的东西，谁拿回去享幸福，这不应当吗？起！起！起！大家一齐起呀！

平等之真谛——无阶级而共产也。

自由之真谛——灭强权而无政府也。

博爱之真谛——废国家而大同世界也。

此三者完全实现，则是极乐之光明世界。

(一九一四年。)

上海之罢工风潮

(1915年5月5日，《民声》第二十三号，师复遗稿)

按：观此次如火如荼之风潮，劳动界之进步，一似有不可思议者，殊不知非也。罢工要求加价之举，各业均正常有之。即以上海之漆业水木业论，十年以来，行此者亦不下数次。此次风潮，亦不过循其庸腐之古方而已，并非于劳动界所处之地位有所觉悟也。故所执以为要求之理由，与夫所用之手段，亦皆最旧之故技，而未尝有所进步。如结队游行时，或手执香火，或肩负神牌，或高提鲁班先师之灯笼，如此等等可笑之举，不一而足。以是之故，社会上一般人均轻视之以为无意识之举动，官吏则指为流氓痞棍所煽惑，故卒未由得良好之结果。考其原因：实由工人智识缺乏之故。工人现在所处之经济地位，实为人类以下之地位，愈贫愈愚，于是工人之智识程度亦几乎退至人类以下。凡此实「资本制度」为之贼也。故工人欲增进自己之生活地位，第一须增进工人智识。然方今资本压力重于万钧，欲增进工人之智识，又不能不先有团体。于是本报所竭诚献议于中国一般之劳动者，不外六字曰「结团体求智识」。各行各业之劳动家，皆当独立一团体，名曰某业工团或工会，

大略如向来之公所会馆，惟推广而改良之，且绝对不宜与资本家所立之公所会馆同处一地。（向来工人方面，多有为资本家利用两行同一公所者此最为受愚之事）团中费用，由会员每月纳最微之月金，若人数太少之行业，可合二三行或三四行而为一工团。团中最要最急之事，即为平民学校，每行至少设立一所。人数众多者当多设之以为会员及会员之子弟求学之地。教授或以夜半或以星期日，当各相其地方及行业之情形而异。（参观答悟尘书）其人数众多会费收入较丰者，可兼出一工人报。复由各分业之工团，联为一工团联合会，或日总工团，以为全体之交通机关。此城之工团，当与他城时通声气，互相联络。工人之智识既渐渐增进，团结力亦必日见进步。及乎势力既厚，声气宏大，资本制度之死命，将由此工团操之矣。

顾此种进行，有当注意之点三：

（一）此种工团之根本目的自然为反抗资本制度，惟今日工人智识幼稚，一时尚难显出此作用，故目前之要图，实在乎多设平民学校。平民学校无论何人皆可举办。惟由工团为之，则其事轻而易举也。迨乎工人之入学者渐众，工人之自觉心发生，然后乃可以与资本家抗斗矣。至于最普通之条件，为今日所可行者，即要求增加工价及减短工作时间是也。二者皆社会革命时机未熟，不得不已而思其次之法。工价当就各地方之生活状态得一略优之率，工作时间当以每日不得过八时为限，而星期日休息，尤不可无。此为工团设后可以次第要求者也。

（二）工团之组织吾无政府党及社会党皆当为之鼓吹，且加以赞助，惟仍当以各业之工人自为主体，吾人但予以指导，以养成其独立战争之能力。更当由小而大，由简单而复杂，先从各行各业作始，然后联络各业而组织总机关，万不可徒骛虚名，苟且立一总工团或工党本部之名目。其实空无一物，徒呼号奔走，怱怱各地方设立支部，此等无实力之团体其收效必不良。且往往为不肖所利用。前年上海之「工党」即坐此弊。

（三）工团之宗旨，当以革命的工团主义为骨髓，而不可舍〔有〕丝毫之政治意味。如英美等国，皆有劳动党加入政界，为政党之一，遂为一般无耻之政客所利用。而各国之工人，亦往往受社会民主党之煽惑，皆以政治思想未摆脱净尽之故。法国总工会章程第一条曰：「本会宗旨，在保护工人道德上经济上各种权利，此会组织纯立于政治之外，惟恃工人自己之实力，灭除贫富之阶级，不得以工会之名目及势力，协助政治家而为运动选举者尽力」。不恃政治而惟恃自己实力以灭除贫富阶级，是即用革命手段以反抗资本制度也。是可见革命的工团主义之精神矣。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病中作。）

第二部分 译文

俄罗斯无政府共产党第一次联合大会告失败同志书

(1914年4月25日,《民声》第七号)

吾等与会于第一次无政府共产党联合大会之诸团体诸同人敢以最恳挚最亲爱之热诚告我过去及现在运动失败险阻艰难之男女诸同志。

诸同志乎!吾等组织之联合会,为欲创造无政府共产之社会,期吾人神圣之实现,已由各地同人开第一次大会,研究关于吾党理论事实之种种问题矣。

惟未言之先,有足令吾人怀莫大之成想者:即从前尽忠竭力于吾人正义人道公共幸福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之失败诸同志,以及现今在牢狱在拘所在军流地之君等也。

诸同志其奋勇!其毋馁!已有人鼓其最新最猛之锐气,以继从前被害被捕之同志之后,彼等对于吾人主义,常怀同一坚决之血忱,同一猛勇之手段及同一至死不挠之毅力,以至于最后之流血,期牺牲于无政府所凭弔之黑旗之下。

吾人将战胜一切快活之寄生虫(指不工作之富人)暴虐之强权家及掠夺者,奏凯而旋之时虽未至,然为期已不远矣。吾人主义已深入平民脑中,愈播而愈广,一旦受压制者至于无可忍耐平民革命之钟乃铿然鸣矣。斯时也,吾人自制一无牧师无皇帝无法官无狱吏无治人者无管辖者无资本家及寄生虫之社会。不必请愿,不必祈祷,亦不必恃欺人之国会代表;惟恃吾平民自己之实力,以赴最后解决之战斗。吾人对于主义之决心之希望,即最强之战斗品也。

吾人将由地主资本家之手取回吾人所应有之产业及千百年来所被掠夺者。吾将取回一切土地,一切制造厂,物产所,一切生产器械,一切消耗品,一切房屋及一切狡者之财产,现在掌握于少数强盗(指资本家)及恶徒(指政府教会等)之手者,悉数归于原主(平民)自治而自用之。

吾人将于新地之上,创造各画所能各取所需之有人格的生活(读者听之,吾人现在生活于资本制度之社会,直野兽强梁无人格之生活耳)。

同志乎!此乃必可实现之境也。

此时期且将不远矣,吾等无政府党已各竭其聪明能力以催促此佳运之快来矣。

男女诸同志乎!君等须知当此力作之时,吾人固未尝一刻或忘君等之在艰难困苦中也。

吾等当永永不忘,吾人革命传播之经历,实以君等拘囚流窜之贵重代价购来者也。

吾等继续君等之热忱毅力,以尽瘁于吾主义,吾等将出君等于不自由之域而复入吾人伟类中。

诸同志其益奋勇,毋失望,君等进步!无政府万岁!

(一九一四年,五月。)

告妇人

(1914年5月9日,《民声》第九号)

此书为万国和平自由会 Internacia Asocio「Paco-Libereco」所出版,Urbain Gohier氏原著,Fi-Blan-Go氏译为世界语,万国反对军备党书记 Felici Numietska女士序而行之。书

虽寥寥数篇，然其描写军队之恶状，语语动人，读之令人感泣。中国近日惨罹兵祸，焚杀劫掠，几无人理，于是人人皆知兵为不祥之物，然大抵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徒怨兵不能保民，而不知兵原为祸民之毒物，徒望军官之约束军人，而不知从根本上推翻军备。故人民一面苦兵，政府则一面言扩张军备，政治家一面倡军国主义之邪说，而平民亦不知所以抵抗之，盖未开闻「反对军国主义」Kontraumilitarismo之大义也。爰特取而译之，亦以见欧洲反对军国主义运动之一班耳。《万国和平自由会》出版物，除此书外，尚有《军人新指南》《告我农家之兄弟》《祖国战争及营房》《军国主义》《反对爱国主义》《上帝之罪恶》《国会主义之梦想》等书均以世界语刊布，译者附记。

吾人反对军国主义之运动所最不可缺者，即妇女之赞助也。

今之妇女，有设会以看护伤兵者矣，然不若防止伤兵之发生之为尤愈也。有联结团体以运动政府保持和平矣，然不若教育青年使其不乐战争之为尤愈也。俄皇德皇或英皇均不足为和平之保障，惟吾平民决心不愿战争，斯乃永久真正之和平耳。凡人无不由其母造成者也，为人母者，何故任野蛮强暴之根性潜滋暗长于其子之脑中乎？何故许人日以无稽之历史扰乱其记忆，好杀之恶德腐蚀其心肝乎？

常见清白无辜之儿童，往往以战争为嬉戏，饰军服，佩枪剑，所悬想者屠戮，所谈笑者杀人，天下可悲之事，莫此为甚，试问为此等可怜稚子之母者，果何等人耶？

军营之对于妇女，最足显示其残忍不仁者果何在乎？即凡人一入军营，无不鄙贱妇女是也。军营者，禽兽之畜牧圈也，荡子之养成所也，花柳病之发育场也。虽有善者，一入其间，即论于恶。「母乎！已非复汝子矣！少女乎！已非复汝之爱弟矣！已非复汝之爱夫矣！此即军营之所以报汝者也！」此言虽若可骇，然皆事实，不可诬也。汝等苟疑吾言乎？请留意一察，少年之归自军中者，其面如故，其人则已非矣。一出言，一举目，皆使汝为之失望，为之不安为之栗栗危惧如临深渊。盖至是而此辈冥顽生物，难与汝等日夕相对，而其间爱情已格格不入，无复丝毫融洩之乐矣。

善平佛礼千氏之言曰：「凡人一入军中，即无复人之价值，其归来者本质已坏，惟一痨病夫而已，花柳病夫而已，酒徒而已。其他永别不归者，则有若受毒也，热病也，亚非利加及西伯利亚之戍卒也，军法局也，枪毙也，割耳也，镣拷也，乱葬场也，营狱也。即此辈最后之结局也。」

若为殖民地战争，其屠杀之惨，更非言语所能形容者矣。

然而当世妇女固始终默不一言也！

意大利伯惠 Pavo 之妇女，尝抗阻其政府遣发彼等子弟往亚非利加之屠场矣。而法国为人母姊之妇女，则皆懽呼鼓舞送其子弟往马达加斯嘉岛（法国非洲殖民地）假借美名以夺无告之民之土地，卒之妇人之颂声未毕，而热病痢病之来，已如弹雨飞下，一场狂热，乃付流水，惨哉。

且此等战争，不特牺牲法人而已，对于被征服者，又必肆其焚杀劫掠，可断言者也。

人苟闻其子被杀于人，或其弟其夫为杀人劫人之事，其悲伤非易地皆然者乎？嗟嗟，死者一去不还，若何失望，其还者则已变为鲜血淋漓之凶人恶徒刽子手又若何可惊而可惧耶！

军国主义之流毒，由于军事家自顾私利竭力保存之，固已。然试问种此崇拜军人之种子者谁乎？则妇人也。

青年少女，当其择婚之期，所谓毕生之命运决于俄顷者也，军人用炫其野蛮装饰之军服以夸之，金线坎于肩，鸡羽翘于首，不啻攫取奁资之幻术，而购买爱情之资本也。

其为母者，则日以武事教其子，导以杀人之希望，此即今日之妇人社会所奉为圭臬者矣。

噫，此等妇人，无异迷信红袴金纽之蛮妇，何无耻者是耶？何不仁若是耶？如癡如狂，

臭气逼人，不可向迩，非狂妇何由至此耶？

然而佳时至矣，彼等自种之恶果，将自摘之矣，将洞见军人之恶德而猛然生惧矣。将有高尚之思想以代其恶劣之希望矣。自是彼等始恢复其妇人之人格矣。斯时也，彼等乃宣言与「战争」战矣，与「军国主义」战矣。

斯时也，彼将教育其子，对于历史所颂扬之大罪恶及大杀人家，深恶而痛恨之，屏绝恶徒，仇视强权，鄙弃可笑的金肩羽帽之装饰者，而以杀人为大戒。

斯时也，军营将毁而为生产的机关矣，军国主义将变而为生活之要道矣，人类将永远生活于和平中矣。

（一九一四年，三月。）

近世无政府党之师表

（1914年5月16日，《民声》第十号）

无政府之哲理，由来已远；自蒲鲁东、巴枯甯出，其主义始显著。及至克鲁泡特金氏，「无政府共产主义」乃如旭日当空，卓然成一家之言，斯诚吾党之先觉也。克氏学说，主张废除政府，实行共产，而手段则取急进，盖学者而兼实行家也。氏生于一八四二年，本俄之贵族，少年曾为西伯利亚军官，未几去职，从事于科学。一八七二年有瑞士德意志之游，遂入「万国劳动会」。返国后以鼓吹革命为事。一八七四年被逮下狱，后脱狱而逃于英，由英之瑞士，作《革命报》。复为瑞政府所逐乃之法。一八九四年党人刺杀法总统于里昂，克氏亦株连下狱五载。自后遂居伦敦。现已年逾七十，著作不倦。

格拉佛氏现为巴黎无政府机关报《新世纪》编辑，著作等身，与克鲁泡特金齐名。其学说亦与克氏略同。世称克格二氏为无政府党之师表，洵不诬也。格氏初发行《反报》*La Revolto*，当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四之三年间，乃法国暗杀风潮最剧烈时代，斯报实为制造风潮之中心点，以是被禁停版，后乃改刊《新世纪》*Les Tempes Nouveaux*，迄今法国无政府党之盛，为各国冠，未始非此报之力也。格氏为人热心诚恳，常与本报通信，极愿赞助支那同志之运动，屡赠以书报多种，可见其传播之热忱。

（一九一四年，五月。）

共产主义 Komunismo 之特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1914年5月23日，《民声》第十一号）

共产主义万世不易之大原则，非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乎？此原则果自何人发明之？即法兰西有名之社会主义家鲁意布兰 Louis Blane 也。

布兰氏生于一八一三年，卒于一八八二年。盖当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圣西门孚理亚等派之社会主义渐就萎靡而德意志社会主义尚未勃兴之际，布兰氏乃连络其间，为社会主义吐万丈之光芒者也。虽布兰氏生平颇注意于政治之运动，为吾人所不取，然其发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实为共产主义不易之原则。其学说固吾人所不可不知者也。今特取其有名之著作同「劳动组织」*Organisation de Travail* 一书关于此节之意见略述之如下：

社会主义之第一问题，即各人业务分任之方法是也。夫吾人所有之才能智识虽多，然非为营一己之私利而始有之，乃为图社会之公利而有之者也。脑想强而筋力健者长于作事，美感深而声音富者优于美术。彼其具有此种能力者，岂徒为自娱之具而已哉？亦将有以尽力于社会耳，以是之故，凡人有二倍之体力者，当负二倍劳动之义务，吾人若具特优之才

识者，则本其才识，普利社会，乃其天职也。是即弱者当借助于强者，而强者当扶助乎弱者，智者当致助于愚者，而愚者当受助于智者之谓，如是则才能愈大者，其义务亦愈大。吾人于此乃确定一原则曰「各人当观其所有能力之多寡，而定其常负义务之大小」。苟本此原则以为业务分任之标准，庶几得其平矣。

业务分任之问题既已解决，而吾人取自社会之需要品，其大小多寡之标准又当如何乎？此亦最要之问题也。昔圣西门派之学说，亦谓人之劳动，当视其能力之大小以为比例，是与布兰氏所同者也。然圣氏又曰：「各人所得之报酬，当观其工作之多寡以为比例。」是说也，果不失社会平等之理者乎？果适合于高尚道德之标准者乎？是直以不肖待人，谓人皆贪然残忍，而因设是例以限制之耳。夫人之劳动，既视其能力以为比例，能力既有不同，则工作之结果必互异，倘所得报酬必以工作多寡为比例，则强者智者之所得多，弱者愚者之所得少，是何异驱患者弱者使赴于自灭之途耶？（译者案：圣西门氏之学说，与近世集产主义盖相类。其大谬点有三：人之强弱智愚，乃由于遗传与所受之感化而来，并非其人自己之功罪，令所得乃不能一律，所谓人类平等者安在？此其违反乎社会主义之原理者一。人虽有智愚强弱之不同，而生活之所需，则与智愚强弱无关，并非智者强者之衣食必加多，而愚者弱者之衣食当减少也。今所得既不齐，则智者强者所享必有余，而弱者愚者所得必不足，所谓仓廩有红粟，道上多饿殍，与今日地狱社会之恶现象何异。此其违反乎社会主义之原理者二。报酬一语，何自而来，乃资本制度之社会，资本家垄断生产机关（土地机器），视工人为奴隶，工人得糊口之故，不得已得之服役，从而取得报酬之谓也。社会主义即以破除此种制度为根本。从资本家之手，取回生产机关，由工人自掌之自用之，如是则人之劳动，乃为自己而工作，乃为大众而工作，并非服役于他人，安得有所谓报酬，吾人既尽力工作，即当取得生活之所需，所自作之自享之，此乃天然之公理，又何为而设以限制乎，此其违反社会主义之原理三）。布兰氏乃复发明一原则：曰「各人随其所需，而得物产之分配」。盖人之智力体力，不能一例，嗜好互殊，习惯各异，于是各人之需要品亦因之而有千差万别之不同，在社会当一一有以应其要求，而不应有所限制，苟有限制，适足以戾乎人类之本性，而妨害其发达，此实大碍人生之「幸福」与「进步」者也（按布兰氏学说以幸福与进步为人生之目的）。

于是吾人乃得万万世不易之大原则曰：「各尽其所能，各取其所需」是既近世共产主义金科玉律之格言也。

（一九一四年，五月。）

无政府主义之元祖

（1914年6月6日，《民声》第十三号）

无政府主义之元祖果谁氏乎？克鲁泡特金尝于里昂裁判所中宣言曰：「汝辈以予为无政府之祖，予何敢当。足称无政府之祖者，蒲鲁东先生耳。」盖蒲氏于一八四八年著《革命之思想》首发表无政府之意见，是为无政府学说之权兴，至无政府党之运动，则始于一八六九年巴枯甯人万国劳动会为会员，谋实行社会革命，越二年创「犹拉会」Jurassienne 又翌年与马格斯派分离，是为无政府党之权兴。以故吾人溯无政府之元祖者必首推蒲鲁东巴枯甯也。

由此观之：无政府学说之诞生，距今不过六十余年，无政府实际运动之开始，则仅四十余年耳。而现今无政府之风潮，已有一日千里之势，其突飞进步，诚有非寻常意料所能及者，然则再越二三十年，无政府之社会又何难实现于吾人目前耶？吾党勉乎哉！今揭二氏之行略及其学说之大概于篇，其详则俟异日。

蒲鲁东 Proudhon 以一八〇九年生于法国之 Pesancon 家贫甚，为印刷工，殫精研究哲学及社会主义。一八四〇年大著作《何为财产》*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一书出版，详私有财产之起原，而判断之曰：「财产者，脏物也」。「财产所有主，盗贼也」。是书一出为社会主义史中开一新时代。一八四三年佣于里昂之航海公司，一八四六年其第二之大著《经济矛盾论》*Systemedes Contradictions Economiques* 出版，次年去里昂而至巴黎。一八四八年法国大革命起，蒲氏独不与闻其事，盖政治革命非其志之所在也。革命后为《人民代表》报编辑，未几以出版事被监禁三载。一八五八年复以著书攻击宗教，被判监禁三年罚金四千佛郎，蒲氏乃逃于比利时。一八六三年归巴黎，越二年而卒。蒲氏学说，对于政治，主张去政府，对于财产，指为盗劫，对于社会组织之形式，主张社会契约论，而其生产分配之方法，则非共产主义，而主张国民银行策，按各人工作之时间，由银行给以相当之易券，以故世人或目为集产无政府主义（按国民银行策，在吾辈主张共产者观之，不能不谓为蒲氏千虑之一失，然当无政府主义大辘椎输之始，其理想纵有不能十分圆满之点，究不足为蒲氏病也）。

巴枯甯 Bakounine 以一八一四年生于俄罗斯，少学于炮兵学校，一八三二年毕业，驻波兰为军官，越二年辞职，归莫斯科，研究哲学。一八四一年游学于柏林，未几游巴黎。此时法国社会主义大昌。一八四〇年蒲鲁东《何为财产？》一书出版，学说披靡一世。巴氏适于是时在法为《改革》报记者，与蒲鲁东辈游。一八四三年适瑞士，发刊共产主义杂志，一八四七年重来巴黎，演说于波兰革命纪念会，痛诋俄皇为盗贼为杀人魔王，俄政府捕之急，乃他走。次年法国大革命后重来巴黎，从此奔走于欧洲各国，运动革命，先后被囚于德奥及俄之西伯利亚。一八六一年由西伯利亚脱狱经日本北美而走伦敦，为新闻记者。一八六三年，助波兰革命，失败，由瑞典丹麦而至巴黎。一八六五年转之意大利。自后遂为极端急激之无政府家。一八六九年入「万国劳动会」Internationale Arbeiter Association 为会员，实行运动，以瑞士为中心点，势力蔓延西欧各国。一八七〇年谋共产革命于里昂，不成。当是时万国劳动会中，德意志之马格斯派为势颇盛，马氏主张政治运动，巴氏反对之而主张革命论。马氏主张共产，巴氏反对之而主张集产主义（按当时之所谓共产，乃中央集权之共产主义；巴氏之所谓集产，则即今日之自由共产主义。质言之，马氏实主集产，巴氏实主共产也）。屡次大会，两派争论至烈，至一八七一年伦敦大会后，巴枯甯派否认大会之决议，组织「犹拉会」Jurassienne 翌年（一八七二）大会于海牙，巴枯甯派遂与马格斯派完全分离。「犹拉会」纯取无政府主义之组织，西班牙意大利比利士英国北美等处，其势殊盛，是即近世无政府党发达之雏形。也一八七三年巴氏卒于瑞京。巴氏学说，撮其大要，不出无神论，无政府论，及集产主义（即自由共产主义）三端。主张废政府法律及私产，凡土地器械及一切资本均归社会，惟工作者得而用之，而实行之方法，则取革命手段，一处之革命已行，即组织公民会，经营经济问题及传布革命，并联合各地之人以图世界革命。

（一九一四年，六月。）

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要领

（1914年7月4日，《民声》第十七号）

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学说，可以数语概括之：

（一）一切生产尽脱资本势力之束缚，凡共同劳动之结果（即所生产之物）劳动者得自由取用之（是为经济上之自由）。

（二）脱政府之束缚，而自由组织各种公会及团体，由单纯以至复杂（是为政治上之

自由)。

(三) 脱宗教的道德束缚以达于无义务无制裁之自由境域, 人群生活之关系, 以互助之感情维持之(是为道德上之自由)。

(一九一四年, 六月。)

安那其

(1914年7月4日,《民声》第十七号)

「安那其」, Anarchie (法) Anarchy (英) Anarko (世界语) 一语, 华文译曰, 「无政府」。此术语之定义及其内容, 时人不甚研究, 而种种谬解, 遂缘之而生。今特略述数种定义, 以为研究之一助。

(一)「安那其」Anarchie 乃政治的及社会的学说, 主张个人自由发展, 不用一切政府之统治。(见法文新百科词典 *Nouveau Dictionnaire Encyclopedique Encyclopedique*)

(二)「安那其主义」Anarchism 乃一种新社会制度之哲学, 以绝对自由(不为人造之法律所限制)为根本。又断定无论何种政府, 无不凭藉暴力, 故皆为悖理害人之物, 当废弃不用者也。(见《母地》杂志 *Mother Earth* 引)

(三)「安那其」Anarchy 乃社会的学说, 主张人群联合, 废绝一切以人治人之统治制度者也。(见英文《百年词典》*Century Dictionary*)

(四)「安那其」Anarko 乃政治的及社会的学说, 主张个人独立生存, 无一切首领或政府。(见加比氏《世界语词典》*Vortaro Esperanto de Kabe*)

据上所举, 则凡释「安那其」者, 皆以无政府之义诂之, 而克鲁泡特金亦谓「安那其」Anarchy 即无政府 *Nogovernment* 之社会主义, 又谓将来之社会政府职权消灭净尽, 是为无政府之社会, *Society Without Government* 是为「安那其」。Anarchy 又谓安那其共产主义 *Communisme Anarchiste*。即无政府之共产主义 *Communisme Sans Gouvernement* 是克氏之解释「安那其」, 亦直以无政府为注脚, 尤为简单直捷。然则华文译「安那其」为「无政府」于义甚切(惟有当注意者「无政府」为一具体之名词, 其分量与「安那其」相等。犹言无有政府之自由社会。非但排斥政府之意也)。不知者乃疑其名之不当, 必欲易以种种支杂破碎之名词, 未免庸人自扰矣。

其名既定, 义亦随之。「安那其」之定义既如上述, 撮要言之, 废却政府之自由社会是也。废却政府之自由社会, 各个人完全自由。无一切强权, 惟藉自由之联合, 满足生活上之需要, 而无须乎强权之统治。若是者谓之「安那其」, 谓之「无政府」。故无政府主义即反抗强权之主义, 凡一切依附强权及为强权之保障者, 无政府主义皆反对之。世有嫌「无政府」为不足而以无宗教, 无家庭, 无政府(或国家)三者并举。名之为三无主义者, 又未知「安那其」之真相者也。

(一九一四年, 六月。)

克鲁泡特金学说之特点

(1914年8月2日,《民声》第二十一号)

克氏无政府学说之特点何在? 即本科学方式以为论据是也。近世所称为大主义大发明者, 其立说必准据事实, 用归纳法的科学方式, 而不复采昔日之独断的演绎法, 克氏之无政府主义, 亦依据此大例者也。彼以为社会者, 原由各个人之一切能力一切所有一切目的

所造成，故不可不依各个人之自由团结而组织之，故所谓社会者，必由各个人行同「互助」之大义，为自由一致之团结然后可，此克氏之社会观。也所谓互助之大义，即克氏社会论之骨髓，彼所称为互助之感情者，凡天地间生物皆有之，而高等动物尤著，此感情即所以为宇宙间道德的秩序之根本，感情也即伦理学家所谓爱他之感情也。在蒲鲁东谓之正义，在康德谓之博爱，在士梯尔谓之完全的个人。其名称不同，而其指归则无大异。人苟无此感情，则人人皆利己偏私，共同生活之自由社会，决无由成立。自蒲鲁东以来，无政府主义诸大家，对于此点，均不过于理论上说其所当然，而此种感情所以能发达之故，未容论及也。

克氏于此，乃纯用科学的方式以证明之，与蒲鲁东巴枯甯之独断的论据，大异其趣，克氏盖力避演绎论之谬误而取归纳法者也。互助之感情，凡属动物，几无不具之，克氏欲发现此种证据，乃先于动物界研究其生活之状态，竟集事实，以证明此感情为动物界所通有，然后因此以论断宇宙之大法，愿一切动物之道德，较下于人类，则人类之互助感情，自然当比一切动物为较优，然事实上此感情表现于人间者往往不若动物界之显著。动物界无所谓国家与政府之一切强权的组织体（即「无政府」也），而彼等之经营团体的生活，反能藉互助之感情以维持之，然则人类互助之感情苟能发达，则国家与政府，自然归于无用，而自由社会自由团体，必可实现矣。以上克氏之互助论也（欲知动物界皆具有互助感情之证据及人类互助之英理当识克氏原著《互助》一书（Mutual Aid—by P.Kropotkine）。

至此种感情在今日人类中尚未圆满发达之故，克氏以为实由现社会之恶制度有以妨害之，故非先改革现社会之组织不可。改革现社会之组织，其要件有三：（一）废绝财产私有制度，恢复生产家（即劳动家）之自由，实行共同生产之组织，凡所生产之物，社会一般人得自由使用之。（二）废政府之组织，惟本互助之精神，为自由之组织，以供给各个人之需要（三）有社会所据以成立之一切习惯，义务，制裁等，一律废绝，宗教的道德，亦彻底废除之。总而言之，即以互助之感情为根本，以图社会之改革，废私产制度，除劳动者不平之痛苦，凡社会之人，皆共同从事于生产事业，各个人之需要，以互助之精神供给而满足之，而从来亦社会之一切习惯，义务，制裁，及固陋矫伪之宗教的道德，一律排去。之如是政府去，法律毁，吾人自能经营和平自由之生活矣。

倘有当解释者，克鲁泡特金与蒲鲁东皆主张废私产，惟克氏以为一切财产，无论何人，不能领有之。司梯尔 Stirner 反其说曰：「万物皆我所有」，而克氏则以得一切财产生产，不应为各个人所有，惟当为社会全体之人所共有，由是可得三者之分别如下：

- （一）凡物不得为某人所有（蒲鲁东），
- （二）凡物皆我所有（司梯尔），
- （三）凡物皆社会全体所共有（克鲁泡特金）。

蒲氏以为凡物不当得某人所有，故集而置之，人人皆得取用，司氏以为凡物皆我所有，自然无私于我之心，而各人可以自由取用，克氏以为凡物为全体所共有，故当共同使用之。此即集产无政府主义个人无政府主义及共产无政府主义论据之异点也。（译者案：司梯尔乃德之哲学家，虽不自名为无政府主义，然凡言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几无不宗其学说也）。

（一九一四年，八月。）

平民之钟

（1914 - 1915 年）

是书原名「钟之福音」*La Evangelio de la Horo* 或「良辰之福音」盖报告吾侪之未来者也。体裁一仿新约之四福音书，词意显明，实为传播吾人主义之佳作。原著者篇 Paul

Berthelot 氏。

第一章

吾见之，吾闻之，有人焉；流动演讲，自田野，而乡落而城市。

其言曰：「余非鸣钟者，余乃预告未来之钟者耳。鸣钟者将随余而至矣。彼较余为大而且强。彼之名曰『平民』，此刻尚酣睡也。然余知彼不久醒矣，且将鸣其钟矣。彼之来也，非甘言以博众听者也，彼之标帜惟血与火。彼将杀不生产之牝牛，而投不良之谷于一炬者也。且万事皆将全改其旧观，而所谓上流人者，将与下流人杂居一处矣。幸福哉！早作准备之人乎！盖彼等之良辰，已将至矣。？幸福哉！贫民乎！所失者无一物，而所得无量数也。幸福哉！被役于人者乎！盖将享自由之新空气矣。幸福哉！今日之饥民乎！盖将无馁腹之忧矣。幸福哉！今日之号哭者乎！盖将有使之欢笑者至矣。然不作准备者大不幸焉，彼等将哀鸣曰『休矣休交』！于是有矫饰者姑为尝试曰：『吾亦准备之人耳』然而声嘶力竭，死期至矣。斯时也，不幸者有富人焉，以彼等将全失共所有也。有发号施令者焉，以彼时无服从命令之人也。有饱煖逸居之寄生虫焉，以彼等全失其所有及一切需要品也。总之今日欢笑之人，皆在不幸之列，盖将有使彼等号哭者至矣。今请告君等曰：君等其自今始，各自准备！钟之来也不远矣。将使汝心为之甯，神为之静矣。然而汝享幸福，汝当知工作，汝将何所为乎？汝当息尔个人私产之念，汝毋梦想为个人私利而工作。凡欲谋私人之幸福者，即自失其幸福者也，反是即富者也。盖凡欲自富者，即众人之仇敌也。凡一无所有者乃至富者也，社会之所有皆其所有也。苟其欲为个人私利之工作，则将无利可图，且不能久。彼断不敢培植树木，建筑房屋，盖将为他人所享用，即在目前耳。然凡为乘人而工作者，同时得享众人之供给。以斯时无一物属于某人，而凡物皆属于众人故也。更当戢尔骄矜藐视及欲自居于民上之妄想。盖凡欲居最高之位置者，必被推翻而使与群众并处也。凡欲居人上而命令者必受『拒绝服从』之辱。盖彼时无肯服从人者，惟服从『公理』而已。」

演讲既毕，听者环而视之。

且问曰：「汝何名乎？汝何国人乎？汝所说之钟？又为谁乎？」

彼则曰：「余名为『某』，余之祖国为『地』，余所说之钟，乃均贫富之钟也。」

第二章

当其行经一乡，乡人集而环听之。

且问曰：「请告我辈，彼时将何所为乎？」

斯人曰：「当钟之鸣也，君等相率偕来，共享幸乐可矣。其烹尔肥膻，取尔佳酿。且置大案于公屋中，饱食而与众同乐。斯时也，有房屋者可居之如故？其屋苟由租赁而来者，此后即不复给租值。其尚无房屋以安身者。可大呼众人而告之曰：『缔助我建筑房屋之工作。』凡有田者可自种之？凡有技艺者当工作如故，各量其力之所能，如蜂之制蜡酿蜜，以利其群焉。公屋中置簿借二，凡居此者，均来书之。其第一册所书者，曰某某能作何工，能供给何物；第二册则某某需用何物也。凡所需均纵给之，而不较最其所作。盖多能者，不自有其功，而不能者，亦不必以不能为罪。巧者不自有其巧，而拙者亦不必自惭其拙。然各人皆受良心之裁判，必已尽其能力之所能者，乃为清偿宿债之人。闻者于此或有所怀疑乎？天地间之和平，乃为善意之人而设。倘有不尽所能，而浪取所需之嫌者，则当由老成明达之人，本公平诚恳之意，考察其行为，而诘问其原因。尚彼果不能作事者亦不妨听之。而仅给以生活之必需品为限。倘彼更欲享不作工之特权，而妄侵他人之需要。则汝等可屏之一群之外，而不许其复来。是即所谓『无业者请他往之理也』（此语出万国革命歌）。」

乡人复问曰「吾乡所产，不敷所需，将若之何？吾等需衣服，需铁器，及其他各物之制自城镇中者，然皆非吾乡之所能自给也。」

此人则还问乡人曰：「君自刈之谷，与自制之油，果食罄而无余乎？」

乡人众口答曰：「否，余等每年所余之粟，与油，皆售于外者若干也。」

彼乃曰：「然则君等可往城中书于公屋之籍上曰：吾乡能供给谷若干，油若干，于城中。但吾等须由城中取用何物。（即君等所说者）」

斯时市民见君等能尽力以供给彼等之所缺，则彼等亦必将尽其所能，以供给君等之所缺矣。

但彼时必有无数之男女，不乐城居而移住于乡都者。

其中容有善为清谈之人，而多数皆愿与汝等共同工作者也。然汝可察彼等之工作，按其效果，而验彼等之有用与否，凡判断一切，不必听其所言，而当观其所行。」

于是乡人互相议论斯人所演说之钟矣。

第三章

此人行经田间，见有执粗重之锄以治田者。

锄既不利，故耕作已三日，而田仍未治也。

乃谓之曰：「汝何不用轻便之犁以治尔田乎？倘用犁者，汝田今已治矣。」田者曰：「余地既褊小，而复赤贫，我何由得利器乎？」

此时复四愿田间，则田者固不止一人，盖多数皆操粗重之大锄者。

亦有少数用普通之犁者，盖其人比较上为略富者矣。

彼又谓之曰：「汝等何为用旧式之犁？而不用巨室之新式大犁乎？」

众田者皆曰：「余等地既褊小，而复赤贫，何由得利器乎？」

乃告之曰：「钟将鸣矣，其毁尔各家之畛域，

其平尔疆界，去尔藩篱，通力合作于众人公有之大地。

且往巨室中取其大犁，举此广漠无垠之地，同时垦治之。吾知止需二三人，瞬息之间，此大田已可播矣。且用力又极少也。

其他各人，可从事于种种有益人生之工作，不至妨时而客事矣。」

众田夫乃间曰：「然则巨室主人将何言乎？」

曰：「其主人一闻钟声，其舌已燥而不能言矣。彼若设心不良，必思潜遁，然不能及远。倘苟能见机者，当大开门户而去其关钥揖众工人而语之曰：『行矣，我不复抚有工人矣，我将不给薪金及工价矣。汝等欲留者可自留，欲去者可自去，我亦将量吾之所能，共同工作矣。』倘彼仍夜郎自大者，祸将不远矣。以彼时无主无奴，皆与彼同等故也。复为述一寓言曰：『有一贫人，备工于富而不仁之某氏之葡萄园中以度活。园主人傲慢无伦，时目为惰夫，而使家奴鞭挞之。贫人始终忍受，不敢怨怼时，时复自念曰：『设吾主人不赐我以工作者，吾将何由生活乎？』嗣遇一有识之人，详告以此园不应为富人专有之理由，且谓凡操种植之工作者皆有同一之权利与富人等，即有权工作及享受其果实以为己用之谓也。于是贫人遂恣食园中葡萄，为向日所不敢者。此时富人适至，见之大怒，为曰：『贱人！谁教尔不作工而恣食吾园之果者？』贫人曰：『此园非汝所专有，我与汝有同等之权利者也，汝欲分尝此果者，请与我共同工作。盖汝非有特别之权，亦不过与我等耳。』富人愈怒，顾谓众奴曰：『速挞此狂奴，至失其知觉而止。但不可骤死之，以我尚需彼工作以代我劳也。』贫人乃乘间举大斧落于富人头上。而所谓资本家者，乃倏然倒毙矣。其众奴皆惧而逃矣。』然则何如听贫人之言，与工人平等之为愈乎？」

第四章

夕阳西下，其人缓步入市廛，众手工家皆环集。

忽见一人，为状至惫，赤足行街渠中。

彼问之曰：「汝执何业者乎？」工人答曰：「预备于鞋厂，每日作工十小时也。」

复见一妇人，两目晕红，鹑衣被体。

乃问曰：「汝又何作者？」妇人曰：「我为大衣店任缝纫，为工殆无问乎日夜。」

演说者于是告彼等曰：「钟将鸣矣，尽由四郊而入城中乎？」

进大商店中，各取汝所悦之衣履，衣之御之，其毋惧。盖昔汝等所手造者也。惟当保持严重之态度，勿学剧场之沐猴可也。」

未几，时已近夜，众渐散去。惟无家可归者，则随之游行街中。

行经广大之花园，宽平之夹道，则见宏壮之纪念建筑物，与夫华丽之宫殿，触目皆是。

演说者指而问曰：「谁寢处此广大之居室者？」众曰：「殆阒无一人。盖此为教堂，此为审判廳，此为部衙，此则银行也。」

彼乃坐于园傍之椅上，且曰：「吾等尽于此睡乎？」众笑止之曰：「吾伴乎，此乃禁例所不许者也。」

彼乃曰：「狐有窟矣，鸦有巢矣。惟人则不知何处为息身之所？...汝等不久将闻钟声矣。可以各居此华丽之区矣。若者为宫殿，若者为纪念之建筑物，吾辈皆可居之毋惧。盖今日无立锥之地者，彼时当得最美之居室，此公道也。」

此时街隅中忽有一为妓之归人，向彼呼曰：「本乎！余以爱情馈汝。」且欲与之牵手。

彼则曰：「汝之声伪为之，而汝貌毫无真意，余不愿受此沿途叫卖之爱情也。」

妇人闭言颜色惨变且叹曰：「我饿不可支矣。且有一幼子，其父方逝，亦与我同饿也。伤哉！」

彼乃问之曰：「汝何故不作工度日，以疗汝与汝子之腹乎？」

妇人曰：「恶是何言？我当怀孕时，即被逐于工厂矣。今已不能工作矣。且汝苟知女工佣值之微薄，则汝亦当不出此言矣。汝倘不喜余者，余惟有别觉他人以求明日之他而已。」

彼乃告之曰：「妇人乎，钟将鸣矣。汝将不必卖汝之爱情矣。汝与汝子可得正当之生活矣。且亦无人愿受此假爱情也。盖此时人之爱情，各有完全之自由。」

此时其人独立街中，默默自念。适来一武装者，注目视之，且拍其肩，告之曰：「按警律，此处不许闲人站立。」彼还问之曰：「然则汝何为站立于此？汝果何人乎？」

武装者曰：「我乃巡夜之兵，我受命令而来执行我之义务者也。此宫乃极大之产业，有当我巡守之时间，而有穿盗窜入者，予将受重罚矣。」

彼复问之曰：「然则此产业共为汝所有乎。抑有人以一部分赠汝者乎？」巡兵笑曰：「我乃一无所有，惟有极薄之佣金而已。」

彼乃告之曰：「不观夫狗乎？为其主人守夜，所得之酬报则骨与鞭耳。」

第五章

寺院中有行典礼者，平民院中人信仰者咸集焉。

有人叩之曰：「彼辈何为？」彼答曰：「据我所知，彼辈或有恐惧之心乎。因今日与彼辈有关系者，会有说焉，曰宗教典礼，此殆末次，断经之钟鼓，将永歇也。」

然彼院中人闻之，则呼曰：「是人慢神，速去勿怠。」

于是院中人信仰者，群起思所以逐之。

彼乃诏之曰：「噫，世上固有极乐土，为平民而设者，汝院中人信仰者，未会一人，抑

不令汝等人也？噫，汝等院中人信仰者所置之邱墓，装饰华丽，外观似洁净，内容则腐败囊蚀也。噫，汝等院中人信仰者，竭排山倒海之力，谋所以改革宗教，不知愈改愈远，与天理益矛盾耳。噫，汝等院中人信仰者，乃借口于宗教祷告，而乔没孤儿寡婚之金钱。噫，汝等院中人信仰者，日以固贫素位为说教之资料，乃反谋储蓄金钱且在在以名誉势力其念也。」

于时有旁观之政客挽言曰：「友乎！汝为此言，盖侮及吾等矣。」

彼乃答曰：「噫，汝等法律家道德家，日负规则之重任，乃已身反不一蹈规则也。噫，汝等为他人立法律者，他人乃戕汝之祖若父，谈者自谈，杀人者固自若也。此杀人流血之事，孰负其责？将惟汝等是问。盖汝等惟知巩固一己之权力也。或有宣布一部分之真理者，汝等必戕之毁之绞之斩之或枪毙之。或死于狱，成死于烈日之下，成死于西伯利亚冰天雪窖之中。凡此种流血之惨痛，吾今敢正告汝等，不出一世，将惟汝等是问也。」

于是道旁平民之环聚而观者，作耳语曰：「此人太豪悍矣，然彼安能得此演说。」彼乃广喻之曰：「有人焉垂死，以丰沃之圃遗其二子。共幼子知书善读，惟胸中满蓄毒意恶念。其长者心地简单率直，惟不能求学，盖彼终日营营，不仅为己，且为其幼弟，未尝稍息。其父既死，幼子取纸一枚，于其上作万种不合理之词，及毫无意味之语。乃以示不识字之兄曰：『此吾父志愿之遗嘱也。吾父谕吾侪，谓弟当掌簿籍，司祝祷，及各种秘事，凡此均为吾兄简单之脑所不及知者。吾兄则常治田圃，芟繁枝，护苗去莠。果实既熟，吾兄获之，惟吾侪不可骤食。因其为死父之物也。此秘事也。』此至愚之兄，信以为真，从之甚久。然亦尝试一学为书。居顷之，兄遂亦能一读所谓乃父之遗嘱者，始知所书者均为万种不合理之词，尽为其弟所杜撰者也。兄于是日侦其弟所为之秘事，则惊讶不已，盖其弟独享收获之果肉矣。且将有余者弃之，盖欲隐瞒其骗诈之事也。兄乃赫然震怒，以其弟之欺己也力驱之出园。」

于时院中人及政客，均暴怒如雷，盖彼等视真理为眼中之钉也。彼等乃发为奸诱之问以难之，盖谋人彼之罪而死之也。

第六章

有院中学生就而问曰：「夫子，然则我侪当尊重法律乎？」

彼答曰：「小蛇（译者按此证其奸）何为名我『夫子』？其实无所谓夫子，无所谓弟子。因夫子获益于弟子者正多也。若问需尊重法律与否？则须知『尊重汝身』即此已足，现在如是，将殊亦永永如是。」

于是有新兵一队过其前。

有人思杀峻而倾陷之，乃同于彼曰：「彼青年是否理合当兵，抑当抗拒而逃之乎？」

彼答曰：「朽木哉！人始以汝为人类也，今始知汝实一陷阱耳。吾固非言今日考吾人当何作，不过报告未来之钟，俾众人有所准备耳。返至准备完妥之时，凡人均自知为所当为，随机而应变矣。」

其中有一人衣常服，为彼所不疑者，问之曰：「君言诚灵敏，然若本国与外国间发生争战者，君将何以教之？」

彼答之曰：「陷人之诈徒！我何人而可以教人？我又无祖国，我之祖国，尚未在此世界也（无政府之世界即吾人之祖国）。然须知一旦果战事发生者，鸣钟之人，将闻声而兴起矣。至众人既闻此钟声以后，国与国间之关系如何，则今日莫能道之。」

又有一人问之曰：「然则吾等当纳税于国家乎？」彼答曰：「君等诚惯惯者！人有恒言曰：『凡帝王之所有者，均返之。』君等苟将铸有肖像之纸币一一返之于彼，君等亦无所损失。盖会计之钟就鸣以后，（即经济革命也）此种货币均无价值也。今日贫苦之人，均贴然

照纳租税。特彼富人则效鼠窃之行为，以自己处置之。」

别有一人又问之曰：「汝比富人为盗贼。但不知此我所购之衣服，应属于我否？」

彼答曰：「我又焉知之。君反躬自问诸良心可矣。凡为汝生活及劳力所必需者，即汝可取用之，因需要而占有，未为非理，人之常言：『凡保有非己所需要之物者，不啻劫夺于需要此物之人矣。』」姑去！进吾所报告之钟既鸣，则君亦不问此衣之是否属君矣。」

于是有一妇人复就而问曰：「凡为小儿为，对于养之之人，当爱之否乎？」

彼答曰：「汝所与彼之生命，诚有当谢汝之价值否乎？汝不见此幼女乎？遍体创痕，盖重受苦楚濒于死者屡矣。彼之此种生涯，尽得诸其母之赐，盖其母不愿生产会设各种秘密方法谋去其胎也。彼幼女者，现已尽知之，人以此种生涯与彼，彼反当以爱情与之乎？迨钟声一鸣，则不复有所谓肉体关系之父母子女，凡能尽父与子之责任者，则父之子之可耳。」

众人闭此言，怫然不悦者久之。然苦于不能翻驳。

且亦不敢显为攻击，盖深惧众民，时众民个蜂拥其前而愿闻彼之言论故也。彼等惟自语曰：「一此人并最神圣者而亦慢之矣。」于是默思所以杀之以灭其口者。

第七章

时则彼之所言，广传于市。博士学生之流，每注意听之。

中有人诘之曰：「君之所谓钟，除科学外，殆莫有能鸣之者。」彼答曰：「君之科学，诚至美之光。然人恒藏之于暗椟。因举世千万之脑，皆足以识此科学而策其进步者。奈何以愚昧而闭塞之乎！盖人于幼时，每受各种不相宜之职务，而残废其脑力也。」

又有一人续言曰：「人当推广基本的教育，而赖考试之法，俾此教育能为全体享受否乎？」

彼复答之曰：「君之所谓教育用以强迫小儿者，实足使彼等终身无生气耳。因此均足以代性伤生者。而以写字拼普文法为起点。今君竟欲小儿以考试之法，埋首于其中，而增长真智识者，反视为缓斗欤？」

于是又有一学校教师谓之曰：「然则凡各种校正读音写字之规则，亦当学之否欤？彼答曰：「此人绝类被缚丝端之金甲虫，飞行仅及于小小范围以内。读书写字安用校正者？不校正，将又如何？」

又一博士言曰：「吾人当保存祖宗之遗训与习俗否乎？」

彼答曰：「君真膏泽枯骨哉！曷若使之隐隐自灭。？木乃伊又安可再累及吾等？」

又有一议员来言曰：「法律不公平，确甚。于理当改造新者。」

彼曰：「君等所造之法律，均足以产生罪恶。若无法律，罪恶实不能一日存矣。法律所以限制罪恶之发生。然不能限制罪恶所以发生之原因。故当细索过失罪恶之真原因而刻除之。法律刑罚自无所用。」

于是有提倡道德者谓之曰：「人之受苦，溺于嗜欲故耳。人性似本恶。」

彼答曰：「人性本以求生，就乐而避苦，此又安足为恶。然盲目之教育家，反其道以教之，殊不足以胜人生之痛苦，且有痛诋娱乐之不当，谓吾人宜远避之，而以安贫守分为要道，谓吾人宜安处之者，此实吾等之罪人，而一部分人之功臣耳。」

然彼道德家又续曰：「如君所言，则世上固无善恶之可辨乎？」彼答曰：「君倘在五里雾中，请速降平地，吾实告汝，恶者自有恶，而善者自有善。人之生也，自给衣食，而与同处之社会中人相和协，且得其公认者是为善，因其为娱乐快悦也。人之生也，处于黑暗之中，戕贼共身体，且不得社会中人之公认者是为恶，因为忧患困苦也。福为善，祸为恶，而法律云云，妄言耳。科学必能告吾人以真善，其貌为善者，恶而已矣。世人多误以毒药为疗病良方，宁因小乐而受无量之苦，或觅幸福于不通之路，哀彼无知，以至如此。然吾

今告汝，时乎至矣。吾人皆可求得自己当有之幸福，此时对于甘自放弃避生就死之豫言家，将严格以试金石剔去之。盖若以长恶筹贵者，则犯众恶皆归之罪，而为吾人所攻击也！」

第八章

其时有若干厂中工人来问之曰：「钟声既鸣，吾侪将何作？」

彼答曰：「第一当欢欣鼓舞，盖奴隶之时代已过，而自由之来日方长也。」

彼等又问之曰：「然则吾等今日所执之业，彼时将由何人代为之？」

彼答曰：「吾人若觉何项事物需要时，则仍当悉聚于工场及制造所。特今日游荡之人，或为无益有害之事者，此时亦当从君等之后耳。君等公推经验最富者，以检查全体之情况，与外界之需求，务使用力少而收效多。于斯时也，人孰愿日用品之缺乏？故出品必较今日为多。既不制出劣货，亦无徒饰外观之品，如近日市侩之欺人者。凡事必求公益，因欺诈之无效，而罪在不赦也。目下鞋匠以劣革为底，惧时势不佳，难售高价之故。泥水匠以破砖黏合用之，盖彼已疲甚，其主人又急求其竣工也。反之，彼等苟为自己而工作，必注意使之坚固，安用自欺为哉？故其时凡所造作均属精心结构，盖彼自愿谷之非他人相强也。故人必各就其力之所能，性之所适，以相从事，因不愿受寄生虫之名词也。其有不劳而坐享他人之利者，必被放逐。于时，不准经商，房屋田地，机器什物，无出租者。盖彼之所需，不必购求，亦不必租赁，彼有需之则理常属之耳。故难若有人，欲出售或出租某物者，唯他人需用时，可径往取之也。自由间来之物品，为汝所需者，人亦知之。故不能使于彼于此，稍有不足，务使全部人民，生活于幸福中，而各得其平也。惟若君等不能通力合作，一考需要与劳力之比例，则上所云云，或不能实现矣。故目今以往，君等宜早为之备，俾知来日经营，若何措手。及是时而淡然置之，则饥寒将迫，诚大不幸矣。若果如此，可勿灰心，可去城市而致力于畝亩。盖天地之所出，必足供无量数人之所需，而农事尤为生活之基本也。」

中人又有问之者曰：「请君语吾，其时邮政电信铁道航路将如何组织？或有造桥梁，械隧道，制机器，作舟楫者若何为之？」

彼答曰：「为之者何，吾又安知。其事固甚繁也。吾若知之而告君，君亦不能明其故。客所知者，惟此时有益之事，必凡百具举，所用较今日为尤多耳。所以用此生活之新制，俾人人各得其平，吾等实信赖之。」

第九章

于时有爱其人者，群集乎其旁，彼乃谓之曰：「吾所报告之钟，乃生活之钟也。从此人人不复互相攻击，通力合作，以谋大多数之最大幸福。」

中有问之者曰：「吾等之幸福，其即如彼太古黄金时代之简易生活乎？」

彼乃答曰：「黄金时代，不在太古，乃在后世，即未来之社会耳。」

别有一人问曰：「此黄金时代者，不知须历若干世纪，始得实现也？」

彼答曰：「此未来之社会，乃如鲜艳之花，生于丰沃之腐植土。其始也，此处仅有童童之石壁，坚固异常，而日为露雨所销蚀，其后略生地衣类之植物，久之杂生藓苔类及地钱类。凡此下等植物，雨泽苟足滋润之，而风送之子实，遂萌蘖于此焉。又久之，此石壁者分解为沙土及腐植土，遂足以培植此娇艳之花。故未来之社会，惟恃过去时代之各种预备始能实现耳。」

然有思难之者诘之曰：「此未来之社会，殆强权所产出之物乎？」

彼答曰：「妇人之生产也，非受痛苦不能诞生，然胎儿之下，则因时期已熟之故。未来

之社会，犹之未孵化之鸡雏，非用力自碎其壳，不能出也。然所以生此雏鸡者，非此碎壳之强力，实昔日藏于卵中之滋养品耳。其始也，鸡雏诚有赖于卵壳，以生以长。今则此壳适足以阻碍吾人新时代之生活。故力碎之，俾不窒人至死，且抛弃此无用之碎壳。」

彼又续言曰：「未来之社会，亦类一大川。大雨滂沱，河水遂涨，树枝藤葛之励属，有阻其流，或河中沙土，积厚成堤以障之，于是水流被阻积久而溢。见者群谓此河为止水也。迨倏然堤倾树折，沙土崩圯而水遂溃流四溢。此水之溃决也，殆必不可免。盖川流不能或息，防川以逆水性，无益也。然河水，非欲涨决也，所以然者，则雨水大至，而障碍物有以壅之也。」

于是听者神往，咸趋而前，彼又续为比喻之辞曰：「虽然河之溢而决也，一泻汪洋，庐舍并没。若见机而早为之备，伐枝藤，去沙积，则水流无阻。一旦沙洲起于中流，不必躊躇愿虑锄而去之可也。否则有因此被溺，使全村人尽遭灭顶，或尽丧其家具宛转于饥寒交迫中者。君等宜早为之师备，勿一闻钟声而惊愕无措也。」

于是听者互相告曰：「其言确甚。再等固一无所有，而宛转于饥寒交迫中也。与其如此而生，无甯愿受一度之痛苦。盖吾等所丧失者仅为羈丝绊，而所获将无穷也。」

听者遂散，以传此事，告其兄若弟，俾得准备，只待钟鸣。

其人遂被控，以为「彼劝人暴动与扰乱秩序也。」有力者遂决意陷害之。

第十章

彼见有怀疑者时蹶诸后，似密为侦察者。仍告观者曰：「此时已迫，吾不能复为演说，盖吾将死也。然吾所言者，请后人布告于全世界。然若有人叩吾所告者为何语，则答之曰：『吾所告者无政府也。』人有闻而惊异者，则再言以申明之，『既有坚强勇敢之精神，毋庸讳此无政府一语。』君等速夫牺牲者一人已足矣。」众人遂散，即遵其言而行。其人独立于市，有强为和颜悦色就而告之者曰：「吾主人与君欲有所言，请随吾去。」彼自思曰：「吾早料如此。然我所欲言已尽言之矣。」遂从之而入其主人之屋。

甫入门都有人强曳之而投之于狱。且笑彼顷所报告之钟。

明日导之入特别之法庭。审判者早有成见，以入彼罪。

伪设人齐集而控之，约有款百端，有背理者，有可憎者，盖均莫须有也。

审判考伪为大怒状，旁观者亦多以为此人诚罪大恶极也。

然彼早知至此，故亦默然不语，而堂上遂宣告死刑，

诸隶役乃投彼入死刑犯所居之暗室，彼独居深念，忽忆及有一老妇，在堂上相离甚远。然此老归一闻彼之将死，其心碎矣。

彼又见山中鲜明之小屋，四围有静寂小园。

彼之所爱，即在于此，会告之曰：「吾爱汝，汝其勿行。」然彼卒弗听拾此福地而去。于是由山野，而乡落，而城市，以报告未来之钟，固明知此行之不利也。

盖凡人不能择己之所欲而为之，转能为所当为耳。

彼心于是大戚，有类临终之苦闷。

彼念及所爱之群众，因而大哭。须臾神定，心地亦为之甯静。

彼于是思今日诸事将了「事之所以至此，亦己之所预知也。果树仅知结果，吾侪有感觉之动物则当传布真理不可默尔以息。亦不可分心于传布以外之事，虽投身虎口亦当泰然。虽其结果，得幸福者悉在他人，于彼，则无味无趣，似美中不足者也。然精神上之幸福，随于彼之后也。盖报告真理之声，虽出自狱底者，亦足使强暴者闻之，心绪不甯。既不能息其报告之声，有力者必欲设法以灭其口，以为如是则可无危险矣。然吾等所流之血，即为彼污暴者作佐证，演说者之死，即为彼演说之酬报耳。曰今日之死甚佳，盖吾所欲言者，

早已尽言矣。吾之血其适为吾之演说作标记乎。今后凡闻吾之说者，必能自念吾之所言，决为真理。不然，何以有力者杀之以灭其口也。」

彼于是庆己身之成功，而静俟死期之至。

翌日晨光甫照，其人被杀而投于公冢中。

有力者群以为是人即去，其言论必随与具去。而孰知有大谬不然者。¹

¹ 《平民之钟》，师复先生译至第四章，因病辍译。以下请方君续译也。——编者

附录部分 他人评述

记师复君追悼会事

(1915年)

师复君不幸逝世²，吾党同志咸为惋惜。四月一日，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同人等，即于该社开会追悼，到者凡数十人。首由章诚君宣告开会理由，次由若虚君讲述师复君历史。毕，众以《民声》为东亚唯一传播机关，关系吾党主义前途至巨，亟宜设法维持，遂由章诚君提出办法数端，众均赞成，继复讨论同志社从后应行举办各事甚详，乃散。

记师复君香港追悼会事

(1915年)

师复先生不幸逝世，吾党同志莫不悼惜，海内外之开会追悼者，已有数处。六月二十七日香港，同志假座民德学校开会追悼，堂中高悬遗像，四壁张挂各地寄来挽联哀词甚多，到者四、五十人。首由同志某君宣布各地开会理由，次起立致敬，次诵读追悼词及唱世界语会诗，次由某君陈述先生生平事畧，报告先生没后吾党之状况。毕，众提议数事：（一）联络同志办法；（二）组织吾党在香港之交通机关；（三）传播事业之维持及扩充。决议后复有同志多人相继演说，会遂散。

心社创作人刘思复

(冯自由)

刘思复（后更名师复）粤之香山县人，少聪颖好学，十五岁应童子试，补博士弟子员。时国中言新学者方力斥八股文学，指为亡国弱种之源，思复闻之，大为感动，遂抛弃学业，专研究科学及算术，饶有心得。

壬寅年（一九〇二年）与同邑志士徐桂及族兄樾杭等发起演说社于石岐城，提倡改革，邑中士子从之者颇不乏人，复创办女学堂一所，不顾旧绅士之剧烈反抗，毅然以改良社会振兴女学为己任。

甲辰年（一九〇四年）赴日本留学，渐与革命党人相往还，益有志于光复事业。

乙巳（一九〇五年）秋孙总理自欧洲莅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于东京，思复亦列名册籍。旋至横滨，从惠州人李植生学制炸药。

丙午（一九〇六年）夏秋间孙总理决议在粤大举，留东粤籍学生先后归国从事实行工作者数个人，思复其一也。时香港《有所谓报》已改名《东方报》，谢英伯、陈树人等同任笔政，思复至港，谢、陈等力邀襄理撰述，思复允之。旋与安怀女学堂教员丁湘田订立婚约。

丁未（一九〇七年）春香港同盟会机关部以军界同志郭人漳、赵声等均奉调来粤充任重要军职，而孙总理所派许雪秋、邓子瑜等亦在潮惠两属运动发难，将次成熟，乃密设机关于普庆坊备同志栖止，思复与汪精卫、廖平庵数人同寓其内。是年二三月间党部以潮惠

² 师复于1915年3月27日病逝于上海。

举事在即，粤督岑春煊及水师提督李准均为党人大敌，非去其一，不足以消除阻力，而张党人之声势。因有选任实行委员专任此项任务之议。思复久有此志，且研究爆裂品有素，于是乃慨然请行。汪精卫及余等咸赞成之。思复既受任，初在《中国日报》四楼密制炸药，以试验不便，乃移至宝庆坊机关部，偶因试验失慎，为水银炸药击伤脸部，遂赴澳门就医，而实行计划一时为之停顿。迨脸伤既愈，乃偕李纪堂往青山试验掷弹方法，初拟于惠潮两地军事发动期间同时著手，嗣因脸伤未愈，延至四月下旬，始在广州觅地布置一切，并由香港机关部派同志张谷山、张伯乔、朱执信诸人助其进行。

张谷山字如川，五华县人，向在梅县充任教员，鼓吹革命最力，是时方在广州租定城内旧仓巷风翔书院，设一长乐留学公所，为运动军学两界之枢纽。张树柟字伯乔，番禺人，与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同在东京学习速成法政，归国后常往来港粤间，传达党人消息，最为出力。其家在制台前张大夫第，党人恒假之作会议所。二张因兹事至港，与思复磋商进行方法。与议者有余及胡汉民、李纪堂、刘樾杭诸人。决议李准方由汕头班师回粤未久，应即行诛以示威，使张谷山担任在风翔书院附近觅一僻静地所，以为实行机关之出发点，张伯乔则担任侦查李准每日来往必经之要路，以便相机行事。

议定后，张于四月二十六日返广州，思复旋接张伯乔报告，探悉李准每月朔望二日拂晓恒赴总督署参谒，每行必乘怒马疾驰大可邀之于道等语。遂不待张谷山回报，二十九日早遂乘轮抵省，由谷山就风翔书院中择一静密之房舍居之，复携谷山偕往督署及水师行台二处之前后左右交通道路，详细查考，以便行事。又以张伯乔所居在制台前，李准来去行踪不能逃过其耳目，相约五月初一早亲见李准入督署时，即到风翔书院报以暗号，而思复即可密伺李于要道而狙击之。詎伯乔如约于初一日拂晓目睹李乘马入督署后，匆匆过风翔书院门外报信时，思复尚未准备竣事，及见李乘马出督署驰返水师行台，思复仍未外出，知是早之机会全然错过，如欲卷土重来，又须准备若干时日矣。

思复所用炸药及铁弹，均由香港制就，分别携至广州，弹为螺旋式，用时以药粉与砂粒混合，然后配以铁壳。是早思复起床稍迟，致不及配置完善，初已装成炸弹一具，迨配置第二具时，铁壳外之螺丝边因有余药遗置纹上，稍遇摩擦，立行爆炸，声震若雷。思复被爆伤面部及左手下部，五指全废。谷山闻声往视，则见思复尚挺然直立，头部及手足皆鲜血狼藉，乃摇手使其勿声，自往邻近之图强医院，求医士伍汉持速往救伤。继复趋回书院，见伤者已横卧床上，神气尚清，亟问曰，医生即来，所有重要什物应速收拾免被军警搜获。时榻上之洋毡角置有已配成之炸弹一具，思复即命其移置室外之便溺缸。谷山曰，怕其炸否？思复曰，碰硬则炸，可轻轻拈至溺缸，徐徐放下则不炸矣。谷山依言行事。未几，同寓之学生工人闻声大集，附近之站岗警察亦来。伍汉持则挈医学生陈逸川、周演明、黄又夔数人携药品匆匆而至，见伤者满身是血，大骇。初以为被人用枪击伤，并未疑及炸弹爆裂所致。思复自称三水人李德山。及伍医士问以如何致伤，则瞑目不答，在旁之警吏谓非通报警局查明不可。谷山知事趋严重，遂托辞外出，驰赴豪贤街朱执信宅报警，并即易服去须，绕道佛山而至香港，当图强医院学生陈逸川察视伤者时，见床边藤篮内贮铁弹二枚，知为党人所为，复见床席下外露书函数件，即收入衣袋内藏之，纷扰良久，警吏因发现铁弹，渐疑伤者为革命党人，巡警道龚心湛令暂异伤者入韬美医院，俟伤愈乃审讯究办。思复既入院，法国医士恐伤势延及全体，遂将左手下部全行割去。

初二日晨谷山与朱执信先后至香港《中国日报》告变，余与胡汉民、李纪堂共商挽救之策。翌日余派男女党员数人至粤，联络韬美医院侍役，谋乘间援思复由医院后门水道出险。经营数日，卒以警吏防范严密而止。粤吏初严缉谷山，李准风闻此案以己为目标，主张从严究办尤力，因谷山无法弋获，遂疑与图强医校有关，特派军警大搜该校宿舍，无所所得，仅检获美洲温高华《华英日报》记者崔通约致校长伍汉持函件。中有「今日欲谋革命非革命思想普及人心不可」一语，指为与革命党人往还之证据，遽将伍汉持拘去。伍时在

法政学堂肄业，法政学堂校长夏同和及教员杜之枋等闻之，乃联名具函为伍保释，而伍狱始解。思复伤愈出院，清吏研讯多次，均自称三水人李德山，因试验化学受创，绝不肯供招真姓名。后因其聘妻丁湘田到狱视病，粤中各报相率揭载，世人始知所谓李德山者即刘思复，而思复亦不再于粤吏鞠讯时隐讳矣。粤吏经再四审问，均无佐证，卒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思复自是系香山县城监狱者两载。

至己酉（一九〇九年）夏陈景华自暹罗归香港，余知陈与豪绅江孔殷有旧，乃托陈为思复设法营救，江孔殷受陈托，因向当道说项，而出思复于狱。思复至香港，同盟会诸同志开会于跑马地愉园以欢迎之。思复在港息影三年，专研究巴黎《新世纪报》倡导之无政府主义，极为精进。

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武昌革命军起，粤中党人亟谋响应，思复与莫纪彭、林君复等运动驻香山前山镇之新军率先反正，号称香军，旋率兵会师广州，闻张鸣岐出走，胡汉民已任都督，遂放弃兵权，不问政事，隐居于杭州西湖白云庵者数月。复鉴于旧日同志之热衷权利，乃发愤宣传无政府学说，以为澈履功名之倡。初创设晦鸣学社，发刊各种宣传品，继与莫纪彭林直勉等组织心社于广州东园，规定十二戒约：（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婚姻、（六）不称族姓、（七）不作官吏、（八）不坐轿及人力车、（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陆海军人、（十二）不奉宗教。凡社员须一律敬谨遵守。癸丑（民国二年）八月龙济光入粤，晦鸣学社被封，思复乃移居上海，编印《民声》杂志，鼓吹无政府主义及世界语，不遗余力。

甲寅（民国三年）三月，以积劳成瘵，卒于医院，时年三十有一，民声社诸同志特为营构墓地于西湖烟霞洞侧。以前之心社信徒，自是风流云散，无复有效忠十二戒约者。

丁未刘思复谋炸李准

（冯自由）

刘最初之实行计画，原定于惠潮两地军事发动期间同时著手，嗣因脸伤未愈，延至四月口旬，始赴广州觅地布置一切，先由香港机关部派张谷山、张伯乔、朱执信、胡毅生诸人助刘进行。张谷山字如川，五华县人，向在嘉应州充当教员，提倡革命最力，是时方在广州租定城内旧仓巷凤翔书院，组织一长乐留学公所为运动学生军队之枢纽。因设置实行机关事，偕张伯乔至香港，与刘会商进行方法，与议者有冯自由、胡汉民、李纪堂、刘樾杭（思复族兄）诸人。决议李准方由汕头班师回粤未久，应即行诛以示威，使张谷山担任在凤翔书院附近觅一僻静地所，以为实行机关之出发点，张伯乔、朱执信则担任侦查李准每日来往必经之要路，以便相机行事。于是张于四月二十六日遄返广州。旋刘又得张伯乔报告，探悉李准于每月朔望二日清晨恒赴总督衙门参谒，每行必乘怒马疾驰，大可邀之于道等语，遂不待张谷山回报，二十九日径乘轮至省，由谷山就凤翔书院中择一静密之房舍居之。复亲往踏查制台衙门水师行台二处之来往街巷道路，以便著手。又与伯乔相约，如于五月初一早亲见李准已赴督轅参谒，即到凤翔书院门外报刘以暗号，而刘即可密伺李于要道而截击之。盖伯乔所居即在制台前张大大夫第，李之来去行踪均不能逃过其耳目也。

制弹失慎之经过

刘所用炸药及铁弹均由香港制就，分别携至广州。炸药有银粉水银粉二种，铁弹则为螺旋式，用时始用砂粒混合，然后配以铁壳。五月初一早，刘先装成炸弹一具，及配置第二具时，铁壳之螺丝边因有馀药散落纹上，稍遇摩擦，立行轰炸，刘被爆伤面部及左手下

部，五指全废。谷山闻声往视，则见刘尚挺然矗立，身首足皆鲜血狼藉，乃摇手语刘，使勿出声，自往邻近之图强医院，求医生伍汉持速往诊视。继复赶回书院，拟代刘收拾馀物，免被军警搜获。是时刘已横卧床上，榻畔洋毡角上尚置有已配成之炸弹一具，见谷山复来，乃命其将炸弹贮入室外之便溺缸，谷山依言行事。未几，同寓之学生工人闻声大集，附近之站岗警察亦来，伍汉持则挈医学生陈逸川、周演明、黄又夔数人匆匆而至，见刘伤状，初以为被人用枪击伤，并未疑及炸弹爆裂所致。刘自称三水人李德山，及伍问以如何致伤，则瞑目不答。在旁之警官谓非通报警局查验不可，谷山知事趋严重，遂托辞出外，驰赴朱执信宅报警。图强医院学生陈逸川等察视伤者时，见床边籐篮内贮有铁弹二枚，知为党人所为，因见床席下露出书信数件，即收入衣袋内藏之，忙乱良久。警察因发见铁弹，渐疑伤者为革命党人，巡警道龚心湛令暂舁伤者入韬美医院疗治，俟伤愈然后审讯究办。刘入院后，法国医士恐伤势延及全体，乃将其左手下部全行割去。清吏审讯数次，均自称三水人李德山，因试验化学受创，绝不肯供招真姓名。其后因刘之聘妻丁湘田自香港到院探病，粤中各报相率揭载，世人始知所谓李德山者即为刘思复。

炸弹案之牵连

与此案有关系诸人，张谷山逃至朱执信宅，割须易服后，即绕道佛山，然后乘轮赴香港，到中国日报告变。冯自由闻讯，乃派党员数人至粤，联络韬美医院侍役，谋乘间援刘由医院后门水道出险，卒以警察防范严密而止。粤吏初严缉谷山，李淮风闻此案以己为目标，主张从严究办尤力。因谷山无法弋获，遇「遇」似当作「遂」。疑与图强学校有关，特派军警大搜该校宿舍，无所得，仅检获美州云高华埠华英日报记者崔通约致校长伍汉持函一件，中有「今日欲谋革命，非革命思想普遍人心不可」一语，指为与革命党人来往之证据，即将伍汉持拘去。伍时在法政学校肄业，法政学校校长夏同龢及教员杜之枋等闻之，乃联名具函为伍保释，而伍狱始解。刘全愈后，粤吏研讯多次，均无左证，遂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焉。

张谷山述炸弹案经过

民国二年粤省举行国会选举，伍汉持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时有人以丁未凤翔书院炸弹案伍有意陷害刘思复为词，登报攻击，张谷山闻之，乃将此案始末详细补述，以释谣诬。照录如下。

前阅报载本会部长胡汉民先生告白一则，曰顷有自称旅港同志电捏会员伍汉持君谋陷刘思复事，早经刘思复君登报辩明；又曰，如同志中古应芬、叶夏声、谭民三、杜之枋、刘一伟诸君均知其详各等因。是则伍汉持并无谋陷刘思复事，当可见信于各同志矣。虽然，事关六七年之久，直「直」似当作「至」。今犹有疑伍君为谋陷者，犹有待于支部长登报辩明，是必犹有人未释然于心者，盖亦由于此一段信史未尝一大白于天下故也。顾欲征比「比」似当作「此」。一段信史，不可不将本案关系人逐一证明，并本案之前因后果一一表暴于天下。按兹事主动机关为冯自由、汪精卫、胡汉民诸君，省中暗为照料者则为张伯乔、朱执信、胡毅生诸君，失败后从中维持调护则为杜之枋、古应芬、叶夏声、谭民三、刘一伟诸君，从中奔走营救者则为谢英伯及某女士诸君。然彼时精卫往外埠，汉民、自由亦在港，即伯乔、执信、毅生因事起仓卒，当时亦未在场，至古叶谭杜刘诸君，则属于事后营救。是诸君子于当日事起之实际实况，均属未甚明瞭。即反问之刘思复君，时在痛苦之际，亦未能知其因由也。然则欲知当日之实际实况及伍汉持有无谋陷刘思复事，是不能不证之当日在场同人，及与刘伍之双方关系人也。当时在场同事与刘伍二君双方关系若张伯乔者，

其人已死，今已无从跟究。惟其人尚存而能以口笔将本案前后始末逐一证明之者，其人为何？曰张谷山氏。谷山固当日在场同事与刘伍二君双方关系人也。今日将不厌烦琐，举此一段信史，为诸君一一详告，可乎？刘思复炸案发生为丁未年五月初一日晨六点钟事也（著者按：谷山所述炸案时刻，似与事实未符，因谷山到图强医院延医时，伍汉持方与学生聚集早膳，粤俗早膳固无在六时左右者，据陈逸川所述，谓早膳在八时左右。以著者推测，当以陈说为适合。又据张伯乔事后亲语著者，谓是早思复起床稍晏，彼过凤翔书院门外报信时，不见思复，直至李准由督署返寓，思复仍未出，故是日邀击李准之机会经已错过云云，则炸时决非六点钟又一实证），兹事虽小，其连带关系影响极大。窃自孙中山先生于乙巳之秋组织中国同盟会于日本，阅一年丙午秋冬之间，党势已遍及全国，以民报鼓吹于前，以日本留学生诸同志相继归国实践于后，盖自丙午秋冬间即渐入实践时代矣。时则汪胡二君回港驻办进行各事，此外留学诸同志亦皆联翩归国，分道扬镳。刘思复君者，日本留学回国实践之一人也。谷山于乙巳冬加盟入会，丙午在嘉应教习师范，专为运动会员与鼓吹三民主义起见。至冬间，适潮州许雪秋氏等以中山函令拟在潮举事，专员通知嘉应各同志，谷山因同谢良牧、李诗唐到汕，意在察看情势，相机进止也。嗣因实力未充，兼之许部徒党颇难约束，因相率到港，于中国日报社开秘密会议，议者多主张急进，而谷山尚意不谓然，因是回潮谋事，自为一路。而谷山则入省运动新军，又自为一路。抵省，军学各界接见，异常融洽，知天下事大有可为，遂数数往来省港间，嗣由精卫、汉民、自由、执信、毅生诸君决定以谷山驻省垣为秘密运动之机关部。然是时但可为秘密运动，而表面上不能不另组一正当之名义，以掩清吏之耳目，因与军学各界商定，组织一长乐留学公所，订定章程办法，以谷山为之长，租定旧仓巷凤翔书院第三栋，是为长乐留学公所设置之原因。丁未正月初旬，潮州饶平等处事机败露，同志多走避在港，赵伯先君由江南改调来粤，初任督练公所提调，正月间改任燕塘新军标统。伯乔、执信、毅生诸君介绍谷山与伯先接洽，并在三元宫置酒欢会，商议新军办法。谷山以为新军界皆热血，气盛可用。伯先曰：新军官长陆军各学生必使到标部接见，联为一气，然后有议论，其徒然自称同宗旨者，均不可靠，必先令加盟入会，始得认为真正同志。由是如姚雨平、林震、张我权、何克夫、张醪村、刘古香以及在营在堂各军官学生皆相继加盟入会。又未几而潮州黄冈再举，而钦廉刘思裕亦起。时毅生运动广府属内会党颇为纯熟，清督调李准偕伯先往潮州，经伯乔、毅生与伯先商定相机援助。又未几调西路巡防郭人漳往钦廉，郭固同志，与伯先尤为密切交者，自西路回省，即由伯乔与郭商定，以为黄冈事已消灭，可以改调伯先一并往钦廉，如机会成熟，即合兵自西省出发，进窥中原。郭因商由谷山处调集谙练军事同志，如姚雨平、何克夫等一同前往，以备分派。此为以留学公所实司秘密机关之原因。当是时如广府属县，如东北三江，如潮汕，如钦廉各属，皆有党员分头运动。郭部六营为新练军，伯先部新军一标，内一营为开花炮队，吾党实力渐充。粤大吏尸居不足为虑，与吾党反对者，厥为伪提督李准，日以捕党人为邀功名，其部下杨某且来往香港侦探吾党举动，声息灵通，为心腹之患。岑春萱奉伪朝命，实授粤督，六月时行抵上海。自由、精卫、汉民诸同志在港密谋，若岑春萱与李准二者得炸其一，于粤省政界军界必有影响，彼时或即起兵进据广东，或各路蜂起，或吾党如郭赵二君得握最高兵权，天下事成败在此一举。议决，适思复在港制备炸药弹，曾在九龙山试验有效，遂毅然独任其役，而以谷山为之居停主人。时港中预此事者为精卫、汉民、自由、纪堂及思复族人，忘其名（著者按即思复族兄刘樾杭），省中预此事者为伯乔、执信、毅生诸人。议决后，谷山先回省，时为四月二十六日，相约谓学公所「学公所」似应作「留学公所」。复杂，应另觅一附近僻静馆地，以便装置炸药弹及其附属品，觅定后函知，即行来省。正在寻觅铺地租赁间，二十九早思复遽搭轮来省，携行李一夹「夹」似应作「大」。包，一籐篮，直入谷山卧房，即呼谷山起，一面飭伙夫备早餐，一面携谷山偕往督府水师行台二处之前后左右及来往之街巷道路。盖是时岑春萱尚

未到粵，目的单纯属李淮，察看来往必经之要路，以便相机行事也。并乘便告知伯乔，又至豪贤街告知执信，乃相携回寓草草早膳。膳毕，思复自籐篮内取出五加皮酒罐二，玻璃管一，及隔漏纸竹笄磁盆若干件。乃将酒罐内以水浸湿之药粉倒入隔漏笄内，隔去水质停干，以纸蘸药（实不见有药）用火试验，裂炸綦猛，并将弹壳四个拾出验视，其二如牛奶盒形，其二如鸡蛋形，随遣伙夫觅砂少许速回备用。先是谷山因学生及秘密机关往来人杂，同房不便，已改用与厅相对之房居之。当时因专意于秘密举动，同住如张伯伦、钟麟五等，已先令其回籍，只一陈敏孙同寓，住房则与思复相连。然敏孙亦就体育专修学校，每日黎明即须上课，所余只一伙夫张标而已。凤翔书院房舍至多，前二栋及左厢与本厅楼上，均有各地不同志之学生寄宿，亦多未从中接洽，惟在书院范围以内，尚属不扰。是日伯乔、执信均到所说机密，晚膳前后谷山尚与思复言，此举可在省住定，从容布置，不必过于焦急也。又向思复曰：「独自一人为之乎？抑尚须他人帮助乎？」思复曰：「独任之，非他人所能助力也。」又问曰：「自身尚期保全否乎？」思复曰：「牺牲之，何可望保全也？」谷山察其志决计定，纯一不二，以为必成功无疑。诘翌早黎明六点钟时，轰然一声，非常猛烈，谷山甫从睡梦醒觉，暖哨一声，知事坏了。即披卫生衣，穿鞋跃出房门，而思复大声疾呼，连呼数句，视其房门则冲斜骤不克启，然已斜开见面，则思复尚挺然矗立，身首足皆鲜血淋漓，左手下垂，烂碎不见掌。谷山固向为同事人所许为胆大如斗，从容镇定者，是时摇手告思复曰，不要出声，我即叫医生来一语。即呼同寓敏孙，则已锁门上课去矣。呼伙夫张标，则出街买菜未回。仓卒飞跑至图强医院，直入内厅，则见伍汉持君正在餐台早膳，盖伍君每日早餐后即往法政学校上课也。谷山以极迫切之形状语告伍曰：「汝不要食饭，即携救急枪伤火药伤之药料前去我寓所救急。」彼欲再问，而已驰回。同时凤翔书院之公共伙夫亦往伍处请速救护，而我固不能与伍君多问答数句者。一因寓所伙夫外出，同事均不在寓，面门户洞开；二因炸药弹尚未收拾停妥，惧有疏虞；三因楼上及左厢及下二栋寄宿多人，惧因轰声惊动，滋扰纷聚；四因炸声震动甚远，且非寻常声浪可比，惧站岗警察查视诘问。有此种因由，所以不及与伍君多言，遽行驰归，急切用力移动思复房门，始获开视木棚，房间床上地下皆鲜血狼藉不堪。时则思复已横卧在床，余见其神气尚清，亟问曰：「医生即来，所有应拾袭之物件即声明拾袭。」思复曰：「床头尚有一件东西至要紧。」余视之，则在毡角面上已装好一鸡蛋形之炸弹也。余曰：「怕其炸否？」思复曰：「碰硬则炸，入水则不炸，可轻轻拈至便溺处所轻轻放下，则不炸矣。」余拈至左厢便溺缸处，乃甫倒去之缸，绝无半点馀溺，又从左厢绕至右厢视使溺缸，是为半缸以上，乃将炸弹连手轻轻放落缸底，尚有少许停积溺泽，知甚停妥。至厅时，已拥挤多人，一为寄宿书院学生，二为书院伙夫工人，三为自外撞入贪看新闻之闲杂，四为站岗警察，亦即杂人三四名在内，而伍汉持亦已至。即由余引伍在房门察看，伍见状颇为骇异。余仓卒问曰：「怕死否？能即刻用药否？」伍曰：「似此何能医治？必死矣。」伍即问思复曰：「尔何许人也？」曰：「我三水人。」又问曰：「甚么姓名？」曰：「我李德山。」又问曰：「是枪伤是药伤？因何受伤？怎么利害闹到这个样子？」而思复则瞑目不置答矣。伍曰：「这般救么？究竟被人打伤，抑自己误伤？事关人命，非同小可。」在旁警察曰：「报局。」余即接口曰：「余将亲自往警局请验，尔等警兵无庸在此纷扰也。」是时伍已在房查验各种什物，谷山人已房内，忖事不了，而房内尚有二大书箱，均属革命书类，皮箱内尚存有盟单十馀纸，更为危险。先将盟单检齐藏在里衣，并有港纸十馀元，毫银七八元，拾藏衣袋，告知各人，着即听候我往警局带委员即来相验。彼时陈敏孙未回，张标回至门口，我饬其回所，谓所内有事，尔不必慌张，凡事可推在我身上，尔伙夫无干也，但须看守各物。出门后即绕道走豪贤街执信住家处，一妇人应门，嘱执信起，有紧急说话。执信见面，余即告曰：「思复误事矣，首身足俱伤，左手且全炸去。」执信曰：「何以会误事？」余曰：「大约是装置炸药，不觉一触即炸裂误事耳。」执信曰：「死否？」余曰：「现未死，大约必死无疑。」执信曰：「警察知否？」余曰：

「有警察在旁，已拟报局，医生伍汉持在，伍以为必死，故我亦托辞报警察，乘机绕道过来也。」因搜盟单十馀纸交执信暂存。执信曰：「焚去。势至如此，以暂避为佳。」我说：「现港轮已开，惟有先走佛山耳。」执信曰：「走佛山是。用轿直到黄沙过艇落车。」余即飭役备轿。继思我中装有须，穿短卫生衫，穿鞋又不穿袜，不免令人起疑，乃向执信讨长衫一件。执信曰：「高短肥瘦不伦，虽有长衫何能穿得？」余曰：「不如将须剃去。」乃将案头纸刀及水池之水草草剃须。剃毕轿至，即入轿放簾，绕小东门走黄沙，赏轿夫银二两。过艇入佛山火车，坐定觉腹饿，出钱买香蕉二条暂充饥腹。至佛山到盛记生号时，已十二点钟矣。郑云棠出招待，见余去须，且未剃净，郑机警，曰：「要打辫剃头否？」余曰：「一面呼发匠，一面备餐可也。」剃须及餐毕，携郑登楼密语以炸弹误事情形，并飭传吉照轩来，议定以吉送信及银到省接济陈敏孙与张标伙夫，及善后办法。郑即护送我再往省搭轮往港。是晚由佛山搭车复回省，用艇赶程，登轮即开，至港机关，则执信先到，在座。汉民、自由、纪堂及汉民夫人均在，详告以误事情形，翌日即由自由另派专员到省照料。以上即为谷山身亲境地之情形也。又翌日据省友报告书，谓余走后，该警兵亦到局报告，寻有警兵十馀人到所监视，并一面转报总局。时则伙夫张标回寓，警兵即将伊扣留。未几敏孙亦上课归，敏孙固不知此中情形者，见状错愕，不知所措，警兵再三盘诘，委实茫然，而张标亦即乘机逃去。又未几，警察总局专员督兵多人前来，一面将思复送往韬美医院，将陈与书院司书伙夫及伍君一并留住带回警局审讯，关于炸弹物品及余之相片来往信函，暨公所章程簿册等等，概起回总局，此外服物，则派兵看管。并令警兵云：有人再到者即行拘留。其意盖尚以为我乘机再回。是时省吏震恐，下令通缉我，翌日各车站轮渡均已分布侦探，而不知我已在港也。时重要机密必由李准主持，闻李与伍汉持君先有嫌疑者，是夜派兵即围图强医院，穷搜证据，适自箱内起出一自美洲某君寄来之信，措词激烈，李准即拟以此函加罪，将伍收押。寻又围搜旧仓巷某店，如何情形，以无关系，未详。当审讯陈敏孙时，斤斤以我相片相穷诘，因相片中有题词，语涉激烈，旁纪年以黄帝，而不清帝，题词者为陈培琛，即敏孙兄弟，并非同盟会人，而清吏又欲因陈而加敏孙罪也。词曰：「廿纪新潮怒警，何来珠剑气？亭亭玉树，八尺须眉千丈气，击得自由钟住。更独立精神尚武，抛却巾衫披白毡，便屠龙。更便闻鸡舞，我自恨，儒冠误。人因积毁才方著，慨频年，同群鸟兽豸狼当，骨傲公卿才玩世，一扫臂肝虫鼠。且仔细商量出处，北望神州东望峤，趁华年，向海天翔翥。掉头去，莫回顾。」

陈逸川述炸弹案经过

关于此案经过，尚有当日图强书院学生陈逸川所述，足资参考，照录如左。

广州旧仓巷图强西医学校为伍汉持所创办，丁未五月初一日上午约八时左右，学生适吃早膳，突来一浓眉广颡，口上有髭，身長六尺之伟丈夫，操嘉应州音，大声曰：「邻巷青云里学生寄宿舍有一学生玩弄手枪，自伤甚危，请速往救。」言毕而去。此伟丈夫前曾数次来校诊病，学生有认识之者。于是伍汉持即挈余及学生数人携药具出门。至则见伤者横卧床上，房中置木桌一，桌上满置化学器具，如隔水纸、安士杯、磁石、药春等等，四围门扇板壁「壁」应作「璧」。皆有铁片穿过或嵌入，与来报者所云玩弄手枪自伤者不符，殊为可异。该校学生中有革命思想者，只余与周演明、黄又夔三人。先年余在香港唯一趣报，曾与刘思复会过数面，时余见伤者满面为血所染，模糊莫辨其为何如人。予甫入门，伤者见余连点首，予不以为意，但见情形如此，则已猜定为党人制造无疑。予即与周演明面请伍汉持趁警察未知，即昇回学校医治。伍云：事关学生谋杀案，须先报警，然后昇回学校，方合法律手续。盖伍时未见桌上各种化学仪器，疑为谋杀，故发是言也。余等时尚年少，识见幼稚，鉴别力亦甚薄弱，亦以为谋杀案，不敢与伍执拗。予于是再入伤者之房察视，

见伤者左手五指已断，复见床边籐篮内贮有铁弹二枝「枝」当作「枚」，则益信为党人所为。旋偶于床席下检得书信数件，乃即收入衣袋内，奔回校中私室展读。一致其妹者，一致其弟者，一致法政学校杜贡石及某樾者。致弟妹二函，除永别之言外，均有于某日决心歼彼群贼之语。致杜樾二人之函，则托将其寄存之书籍衣箱转交其弟妹者。予阅毕，即密藏于地。再往凤翔书院，则见警察数名已入伤者之房搜查，似已知为党人所为。遂问伤者姓名，伤者答云：李德山。时伤者伤势虽重，尚觉清醒，一若欲言而不敢言也者，为状滋苦。无何，巡官警长先后到，并奉巡警道袭心湛令，暂舁伤者入韬美医院医治，待稍愈，然后审讯究办。故当时各报皆载云有党人李德山制造炸弹图谋不轨，不知所云李德山即刘思复也。其籐篮内之炸弹，则由两名警察用一长五丈之竹竿贯而抬之，战栗面无人色。自此案发生后，社会纷传不一，有疑与图强学校有关系者，有谓李德山系图强学校学生者。是晚八时即有警局委员带兵士数名来校，遍搜教员学生宿舍，然皆无实据，独于伍汉持书案内搜出美洲崔某寄伍函，有「今日欲谋革命，非革命思想普遍人心不可」一语，遂指为与革命党人来往之凭据，竟将伍拘去。是夜学生惊恐异常，多不敢返校，独予则终夜将刘思复遗书用罗马字拼音译出，以备将来发表，而原函则焚去，不敢藏，恐再来搜查也。至翌日，学校忽接署名黄谷山者送来一函，字用铅笔写，内云：「凤翔书院巷内之溺缸下有炸弹二枚，请急取去，免伤害他人」等语，予疑此函必系来校报伤之伟丈夫所发。然予辈每有举动，尚在警察监视之中，故置诸不理。刘入韬美医院后，经审讯数次，不肯供招真姓名。无何，其未婚妻丁湘田到院探病，世人始知李德山即刘思复。刘既全愈，当道因无左证，飭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伍汉持则由法政学校校长教员联名禀保，始获开释。刘至己酉年秋间，由陈景华设法营救，得以出狱，旋赴香港。港中同盟会同志冯自由、谢英伯等开会欢迎于愉园，予适与会，因详询刘以当日情形，始明真象。盖刘蓄志暗杀已久，是日实欲伺李淮回天香街公馆，路必经旧仓巷，乘间轰炸之。其炸弹所以失手，系因已制成一枚置于床畔毡角上，尚有一枚于炸药倾入弹内之后，一时不慎，偶有少许药粉散落弹口螺纹上，于旋转装置时，因受摩擦，故突然轰炸也。予后闻谢良牧言，所述伟丈夫其人者，系广东五华县人，姓张名谷山，面貌魁梧，豪侠好义，好读书，曾补廪，平时热心革命，创设学校于嘉应府城，特编辑种族历史，亲授学生，藉以灌溉革命思想于学生脑中，嘉属革命党之多，张与有力焉。其后由谢逸桥介绍入同盟会，进行益力。旋至广州，与姚雨平谋商革命进行，寄宿凤翔书院，将有所图。因刘案发生，被当局通缉，遂回乡暂避。辛亥岁粤省光复，惠州嘉应各属先后为党人占领，张之力为多云。

出狱后之事业

刘系香山县城监狱者两载。己酉夏，陈景华自暹罗归香港，冯自由知陈与豪绅江孔殷有旧，乃托陈为刘设法营救。江孔殷受陈托，因向当道说项，而出刘于狱。刘至香港，同盟会诸同志开会于愉园以欢迎之。辛亥八月武汉起义，粤中党人亟谋响应，刘与莫纪彭、林君复等首先运动驻香山前山镇之新军反正，自称香军。旋率兵向广州，闻张鸣岐出走，胡汉民已任都督，遂放弃兵权，不问政事，隐居于西湖白云菴者逾月。复鉴于旧时同志之热中权利，乃发愤宣传无政府主义，以为敝履功名之倡。初创设晦鸣学社发布各种宣传品，继又组织心社于广州，实行（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婚姻，（六）不称族姓，（七）不作官吏，（八）不坐轿及人力车，（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之十二戒约。癸丑八月龙济光入粤，晦鸣学社被封，刘乃移居上海，编印民声杂志，专提倡无政府主义及世界语。甲寅民国四年三月以积劳成肺疾，卒于医院，时年三十有一，民声社诸同志特为营构墓地于西湖烟霞洞旁。

香港支那暗杀团成立始末

(冯自由)

(一) 组织及预备工作

丁未年(民前五年)五月,香山人刘思复奉香港同盟会命谋刺清水师提督李准,以为潮州惠州之革命军声援。因装配炸弹失慎,爆发受伤,被捕,系香山县狱中。己酉(民前三年)冬秋获释,即赴香港,港中同志开会欢迎之,因暂寓同盟会所内。庚戌(民前二年)正月初旬,倪映典以新军举义于广州,事败,广州同志多逃亡香港,于是刘思复、谢英伯、朱述堂、陈自觉等聚议,谋组织暗杀团。推思复草章程,即进行选觅团址。时留日海军学生萧楚壁返粤未久,闻思复出狱,在港拟有所活动,特资助百元,乃用为租赁地方及筹备费用。随于香港般舍道赁得一楼,同时邀约决心牺牲之同志筹议进行。是年三月组织成立,定名为支那暗杀团,通过团章,计团员凡八人。刘思复、谢英伯、朱述堂、陈自觉、高剑父、程克、陈炯明、李熙斌,分认执行员辅助员任务,熙斌自认担任此后团内及一切运动费用,炯明亦略有资助,经费遂获解决。又以党内同志赞成本团宗旨者当不少,分由各团员分头物色介绍。惟本团极端秘密,对于团员选择至为谨慎严格。乃通过团员之外另选预备团长,增设一普通机关,以为预备团员集会及驻所,俾能随时视察。如确能严守团章,决心实行,始介绍为正式团员,因再赁一楼于油麻地。时同志徐宗汉、李应生二人于新军起义失败后,避地香港,乃介绍其入居油麻地会所中。嗣女同志宋铭黄亦加入为预备团员。团部布置略定,其第二步工作为炸药炸弹之试验。于是一面设法向外国购买炸药,一面自行制造。众以熙斌应生通英文,习化学,乃定制造炸药之事由其负责。自制之炸药为「格拉景」。另制发火药,以试验其发火之速率,及其所能受震动力之强弱。同时向香港某铸铁厂定制容纳一磅、磅半、二磅各种大小不同之铁壳。时同志邓三伯(荫南)居于九龙屯门,其寓所地僻人稀,附近山冈,常有爆石工作,即有爆声及震动,亦不启人疑,因择该地为试验地点。至期于场之四周疏植厚约寸余之木板多块,置弹于场之中央,距木板约二丈许,燃其导火线,计试验大小炸弹六枚,每一弹爆发后则详细检视其结果。虽最小之弹,木板皆洞穿多孔。继试验发火部分,以沙实铁壳内以代炸药,置发火部分于沙中掷之,无不应手立爆,试验结果良佳。是年六月,团部由般舍道迁往摩士忌街二十三号。未几宗汉应生有意从事别方面革命工作,移居九龙尖沙嘴。于是议决撤销普通机关,将油麻地之楼退租。

(二) 谋炸载洋之筹备

庚戌(民前二年)六月,开团员会议,议决全体执行员刘思复、李熙斌、朱述堂、程克四人赴北京执行清摄政王载洋死刑,其余团员留守香港担任后方通讯、调查及种种辅助工作。一面由熙斌返黄州迅变产集款,以利进行。一面托驻北京之郑岸父同志在北京调查赁屋运输等情形,以作准备。既而熙斌已筹得数千元,仍继续筹措中。郑岸父亦复函云赁屋不难,炸药亦已自制,并购入相当数量,进行已略有把握,程克遂请先行人京筹备。程本河南省人,前一年因在日本谋杀满清暗探亡命至港,众以其熟悉北方情形许之。遂于九月出发,携炸药约十磅乘轮往上海。程克既行,众以团员北上,无女眷易启人疑,遂再物色女同志,未几丁湘田女士及林冠慈同志相继加入为团员。湘田于思复丁未年谋刺李准案被逮后,奔走甚力,且数入狱中探视,诚实可信。冠慈为南洋归侨,平日深恶酷吏暴政,蓄志暗杀。由述堂、剑父介绍其到团中服务,经数月之视察,诚笃负责,深得各团员信任。于是熙斌仍返广州筹款,团议并派述堂助其料理一切。先后筹得万元,已足北行运动费用。

程克一去数月，竟无音讯，众疑其携有炸药，或于途中被发觉，致陷入清吏之手。乃请郑岸父就近调查其曾否到达北京，并托上海同志查其过沪情形，皆不得其行踪，且无迹象可寻，众大疑虑，尚未肯信其中途变志也。于是北上之举不得不稍为展缓，以待真相之显明，仍继续筹备一切，侯机进行。

(三) 炸伤李准之经过

辛亥（民前一年）春，黄克强、赵声等筹备在广州大举。熙斌一面加速变卖产业，以期迅集款项免受牵动。一面与述堂协助革命进行，办理租赁房屋安置同志等工作。逾三月廿九日黄克强与各同志在广州举义，进攻督署，毁之，卒以敌众我寡，旋告失败。熙斌于三十日晨被捕，羁押于水师行台中，因得悉该署内容，即日获释，遂赴香港。既而述堂亦继往，团部乃开会议，金谓北行尚未有定期，而最近攻督署一役，同志之遇害者甚众，清吏罪恶益著，遂决议先执行清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死刑。又以刘思复、李熙斌、朱述堂、丁湘田既预定北上炸载洋，不宜变更，以免牵动原定计划，应另选执行员，于是林冠慈慷慨请行。因决议派李熙斌、朱述堂、高剑父为辅助员，先往广州布置一切。并通过凡党中同志决心为国牺牲自愿执行者，各辅助员得依体察情形，请其参加，免除一切入团手续。熙斌、述堂遂于六月底先后往广州。熙斌旋入韬美医院留医，即以所住之房为临时总机关。时院中医生张清潭学生施正甫、李少华皆党中热心同志，对于交通消息，贮藏物品，甚为便利。所有会议进行及接洽同志均于此举行。又以同志梁倚神熟悉地方情形，办事谨慎，乃约其协助一切。对于运输炸弹，远择执行地点，及各执行员如何分任，如何准备，如何出发等问题，填密商讨。六月间炯明介绍马育航同志会晤思复，谓同志周演明张纶有妥善方法运炸弹至广州。并介绍陈敬岳同志为执行员。思复遂以炸药数磅及可容五磅炸药之弹壳一个交其运带。周张二人先运入少量炸药，数日后携弹壳及所余炸药密置某轮船唐餐房中暗限。及船抵广州先行登岸，并预定该房俟下午船将开回香港时，再下船携取弹药上岸。不料是日该船侍役于搭客登岸后，扫除房间，忽于床角下发现有物甚重，检视为一铁盒，乃报告船中买办。转报关员搜检以去。周张两同志于下午下船搜索弹药不得，知已事泄，乃急离去，走告熙斌。自是海关检查行客益严。

三月廿九之役，清兵尝检得革命党所遗炸弹，时清高级军官中有督练公所参议吴锡永者，以足拨之。弹爆轰伤其足，入韬美医院割治，李准等均曾往探问。其居室与熙斌居室仅隔数间，熙斌等欲借以侦悉各清吏行踪。顾熙斌入院留医时，吴已将愈，李准等已久不至，于是改由熙斌、述堂、倚神三人分头轮流在水师公所、水师行台，及总督衙门前伺伺。自三月革命党人举义后，张鸣岐深居简出。惟李准每日往来天平街水师行台与长堤水师公所间。其警卫甚严，轿前轿后均有特别卫队手携驳壳枪围护。侦察旬余，已悉其所经路径及其将出情形，认为于途中要击颇宜。六月杪熙斌往港团部报告布置经过，并商定执行人员到广州会集方法，即顺运炸药一批入广州。铜以弹壳量重不易带，乃由倚神商诸河南某机器铸造店张佐基、何报鸿同志等仿制备用。

时潘赋西、刘镜源两同志在广州，素具清除民贼决心。熙斌、述堂察其情真，分别约谈，潘刘两同志均慷慨以执行自任。闰六月初，述堂往港即借冠慈抵粤，并以风琴藏置弹壳及炸药，亲自运入。越数日陈敬岳亦到，先访施正甫，乃介绍与熙斌相见。斯时执行员已齐集，弹药亦足用。熙斌乃就张清潭医生房中，与清潭共同装配炸弹，只留发火部分临时装制，以免危险。其弹藏于清潭室内。述堂、倚神因商定以后每日仍分头侦察张鸣岐、李准行动。林、陈、潘、刘四执行员则分为四路，各在该地点临时观察情形而定。每日按时分到韬美医院，或预先指定之地点，坐候熙斌、述堂、倚神等通知，始分途出发，以免在路上太久，致启人疑。其炸弹亦每日到韬美医院携取。归时仍交熙斌安置，以免发生意

外危险。陈敬岳因路径不熟，由李少华同志引导。闰六月十五日侦得张鸣岐已外出，急以电话通知林冠慈出发，至仓前街要击。冠慈至时，张之乘舆已过十余丈，其后有多人拥卫，度追之不得而止。陈、潘、刘三人因相约地点距离较远，通知不及，冠慈深惜失此机会，态度虽激昂，然谈笑自如，其从容审慎，良不可及。陈敬岳于出发前两日赋诗见志。潘刘二人亦皆义勇奋发，临危镇定，非大勇者不克臻此。

闰六月十九日晨九时许，熙斌、述堂、倚神同至长堤水师公所前侦察，见仪仗已备，知李准是日必出，乃返韬美医院，分头通知各执行员准备午间齐集，分途出发。刘镜源到略迟未及行。冠慈置两炸弹于藤茶萝中，沿大南门双门底一带而行。就一书摊，伪为欲购，素阅书籍（一说云在某车衣店伪为购衣议价）。李准至，即出两炸弹连掷之，弹落其轿前约一丈，轿毁，李准伤仆路上，其轿夫及轿前轿旁卫队死及重伤者二十余人，卫队枪乱发，冠慈当堂就义，时约下午二时也。是役李准受重伤，断肋骨二条，设非为轿及卫队轿夫多人遮蔽，当死无疑。事后于双门底某照相店购得烈士就义后照片，其前额左眼上受伤，血流至颊，不知为枪弹抑炸弹碎片所中，当穿入脑中，殆致命伤也。后改葬烈士于红花冈时，启棺发现其胫骨旁有枪弹一枚。则当时身受数伤，不只一处矣。同时陈敬岳亦携两炸弹于吕宋烟盒内，由李少华引导至永清门，李即指示其直入，自行离去。敬岳刚入大南门，闻前途已有巨大爆炸声，知已由别执行员炸击，遂折入育贤街坊，因不识路径，且剪发西服，为警察所疑，潜尾之行。另一警察则截其去路，敬岳觉之欲出弹掷去，已为警察所执。经清吏酷刑严讯，卒不肯供开同志一人，遂被害。潘赋西以映相镜箱藏两炸弹，候于广府前某茶店，傍临街之窗口而坐。闻人声喧闹，且见路人多奔避，意或李准将至，遂下楼向双门底行，冀遇李击之。抵双门底，沿途人争奔走，遥见前面有多人围观，赋西乃以两手护抱映相箱，防人拥挤触动，杂人丛中观之，则见林冠慈浴血卧地上，身略斜侧，死矣。赋西遂挟弹直出大南门，径至天字码头，搭艇渡河，艇中人间箱为何物，答以映相镜。众争欲观之，赋西不许。俄乃伪作失手堕水中，初尚未即沉，艇家欲以竹篙捞之，不得而止。

事后熙斌、述堂、倚神先后返港，倚神遂正式加入为团员，于是团中正式宣布林烈士炸李准事。思复为烈士作传，并以其相片制电版，托《中国报》（为港中同盟会机关报）专印分送各同志以广宣传。烈士原名冠戎，其入团盟书亦署冠戎名，冠慈其别名也。烈士性至孝，恐其母闻耗伤心，故濒行时，嘱勿发表真名，从其志也。

（四）谋炸凤山之经过

自林、陈两烈士成仁后，团众以李准被炸不死，及损失勇烈之团员，深为悲愤，乃于七月初开团员会议，议决在广州执行第二次暗杀。自孚琦于三月初为温生财烈士所刺，广东将军一缺尚虚悬。又经三月廿九一役，满清政府思派一知兵之满洲大员坐镇广东，以期压制革命，乃派凤山为广东将军。凤山素以阴狠垮猛著，于是团中决议执行凤山、张鸣岐二人死刑。仍派李熙斌、朱述堂、梁倚神为辅助员，负责筹备。又鉴于李准受伤不死，由于卫队多人重重遮护，拟改用多量炸药之重弹（林冠慈所用之两弹，每个装载一磅半之炸药，爆炸力本亦甚猛，观于街石炸裂及死伤人数之多可知）。复以潘赋西、刘镜源皆文人，不克负重，乔装小贩亦不类，因并拟另物色多力荷重之同志，负执行之责。熙斌、述堂、倚神遂于七月中先后返广州，密商进行方法。以大南门双门底为清吏必经之路，若于附近赁一小铺位或摊位，摆卖什物，既可省挑负往来之劳，亦不致停歇逗留太久，易启人疑。一面仍由同志伪饰挑卖什物者，于附近旁路协助要击，伸不致漏网。时有刘伯祥同志（又名善之）热心负责，能干精细，熟悉商情，饰为店员最宜，因就商之，刘丞以辅助之责自任。又有赵寿（又名灼文）张树两同志皆极热心，愿任执行员。赵寿为林冠慈之友，平昔极相得。知林烈士之死，甚悲愤，恨不即手刃民贼。张树同志为张佐基同志之弟，皆多力

善负担，最属适宜，于是进行寻觅铺位。约数日选得一歇业之铺，在大南门之旁，仅约二十余方尺，面积虽小，而地点至佳，时方七月杪，距中秋甚近，拟赁为摆卖月饼，乃访其旧铺客及业主接洽。熙斌、述堂、倚神每日必经是处，详细勘察，该铺离巡警出张所甚近，一日见两警察立该铺前历两小时不去，因觉若以此为执行地点，易为警察窥破，遂拟于附近另觅地点。斯时炸药早已秘密运入，乃在张佐基、何报鸿两同志之机器铸造店内定铸可容炸药七磅之弹壳两枚，一备安置店内，一备挑负而行。熙斌又请张清潭以医生名义向药房购得毒药，入血可致人于死，备装置弹内，借爆炸时所发生之热力，熔粘弹壳，则民贼纵伤非要害，亦难幸免。各事渐次第布置就绪，所待决者一固定之铺位耳。

同时李应生奉黄克强之命，亦于广州筹设暗杀机关，担任执行者为其弟李沛基。而同志周苏群（即周之桢）、李芳及女同志黄悲汉、卓国卿等均参加其事。熙斌、述堂知其谋，乃与倚神聚议，认为既属同道，应力助之，但本团如何进行，则不便明告，俾免多人知易于泄漏。倚神遂为之在仓前街顶受一铺，所有往来磋商顶受立约及与业主议租修缮之事，倚神皆为奔走。于是分途并进，准备日渐完成矣。

九月初一日思复接到郑岸父报告，谓凤山已请训出京，约八月杪九月初可到粤。同日又得沪电，谓凤山已离沪南下。即多方查探，初三日得悉凤山所乘之轮船是日抵港，即晚开往广州，乃即分电告知熙斌、述堂。电到时已深夜，城门已闭，无法通过，熙斌乃于初四早往河南通知赵寿出发截击。赵同志乃以竹萝盛炸弹，扮作补鞋匠，由河南搭小艇渡河。熙斌一面促倚神往通知张树同志出发由别路要击，述堂得电后，于是早先往告知李沛基，谓凤山即到，急速准备，然后渡河至倚神家。沛基方起床，乃急将炸弹放置楼上临街之窗口，外护以木板，而以绳系板之一端，余人遂尽离去，时约八时，凤山已到接官亭，旋即入城，除卫队外仪从颇简，以为可避免人注意矣。迫抵仓前街，沛基牵绳去板，弹落立爆，凤山与其卫队多人均炸毙，邻近各店倒塌者约六七间。沛基同志从铺后避去，时赵寿方下艇未久，闻巨响知别方已执行，遂属舟子转回河南。既助沛基成功，熙斌、述堂、倚神遂相继返港。（李沛基炸凤山一事经过，近人所著党史或革命史多有记载，以非本文范围，故不详述。仅记本团派团员梁倚神助其筹备进行，及述堂传达凤山到达消息两节。）数日后郑岸父由北京到港，亦加入为团员，是为入团之第十二人，亦即最后之一人。

（五）广东光复本团解散

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军在武昌起义，捷报频传，全国人心大为振奋。香港同志谋在广东响应，及凤山炸死，团部复开会议，以革命成功在望，暗杀载洋一举，急切不克实现，亟宜先谋克复广东，于是决定组编义军，遂在香港铜锣湾赁屋为办事处，筹划进行。定由同志黎起焯、陈遵川、李思轅等廿余人至新安县，与刘肇槐等成立东新军，熙斌则与同志周演明、刘素初等十余人，入南海县属沙头，成立义军，直下佛山。时各地义军蜂起，清水师提督李准自被林冠慈炸伤后，不敢抵抗革命，密遣人至香港向革命党输诚。清两广总督张鸣岐慨于革命军声势浩大，惶惧不知为计，暗自出走，广州遂于九月十九日不血刃光复。

团员齐集广州后，访得林冠慈烈士葬处，开棺检视，尸身已化，惟所穿之香云纱衣服及其裤带之扣尚存，认为无讹。颅骨有伤痕，胫骨旁有枪弹一枚，乃为之改葬于红花冈，及期参与葬礼者数千人。惟陈敬岳烈士如何就义，一时尚未查得。（其后陈敬岳、温生财、钟明光三烈士亦先后迁葬于林烈士墓旁，即今红花冈四烈士墓也。）时各省纷纷独立而满清尚负隅顽抗，派荫昌率兵南下攻武汉，团员会商决定仍贯彻初衷，北上伺机轰炸载洋。会广东北伐军姚总司令雨平以所部有炸弹营，乏人主持，制造炸弹，坚约熙斌同行，熙斌遂于十月杪随军先发。北伐军沿津浦铁道前进，张勋犹思抵拒，北伐军连破之于固镇宿州，

声威大震。既而进克徐州，时南北议和之议起暂停再进。思复、湘田、岸父于民国元年一月相借到沪，准备北上，熙斌闻之，遂请假返沪，与思复等会商进行。至筹备已就绪，同志之留北京者亦愿相助，正拟启程，适和议告成，团员以推倒满清目的已达，决定中止北行，熙斌遂先归广东。月余，思复、湘田、岸父亦联决南返。团员仍集商，金以本团之结合，纯本良心之所安，绝无丝毫名利之念，决定即日自动解散。除林冠慈烈士之盟书肖像小传及其就义时之照片与本团「同心同德」之团章及书籍杂志等物仍交由述堂妥慎保存永留纪念外，其余本团章程、各团员之盟书及来往之函电文件等，皆予焚毁。本团由是宣告解散。

著者按：此文材料，是由该团团员李君熙斌供给，不敢掠美，特此声明。

师复居然复活

（汉胄）

师复自从一九一五年死后，已经六年多了。他底遗骨，长眠在烟霞洞里，差不多也已经腐烂垂尽了。但是近来瞧见北政府内务部底电文说：「侦得无政府主义共产党首领刘师复由海参崴派来党徒费哲文等，来沪……」，才知善于「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北政府，已经把他照赵又新、王天纵底例，叫他复活了。

有人说：「师复是不称族姓的，电文里都称是刘师复；师复是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电文里却说无政府主义共产党首领刘师复；也许这刘师复不是那师复罢！」

师复君传

（几贞）

师复君以一八八四年生于支那广东香山县。幼而聪慧，善属文。十五为诸生；稍长，薄举业不为，究心朴学，旁综百氏；占算如天元八线诸术，皆究其微。

一九一〇年，君方弱冠，愤政府无状，吮脂歃血，视民如鹿豕，乃创设演说社于香山城，提倡革命。旋留学于日本。逾年，会政治革命党人组织「同盟会」于东京，君为号召甚力。成立后，即走香港，主某报纸笔政，鼓吹激进主义。复以间旋香山，倡办女学。时风气犹未通，抗者环起；君坚拒弗为动，女学卒赖以成立。

一九〇七年：党人将有事于钦廉，提督李准，固号催锄革命最勇，大吏咸倚为重，君谓宜先取此獠，令敌惊乱，乃举事，因揣炸弹入粤城伺焉。顷之：顛李当出欲遮击共所经途上。甫行而弹遽发，伤君头胸及手，选者闻声驰集，舁之病院。医断其左腕，疗治弥月，既不死。既瘳，清吏鞠之数次，君坚不吐实。卒以嫌疑下狱。继移香山狱君则本其狱中经历，草「改良监狱议」上之县吏。吏惊异，谓君奇士，为请于大吏，释焉。

君在狱岁三载，惟以读书著述自娱。会著有狱中笔记，及粤语解，各一卷。

君出狱即重走香港，纠合党人之有志于单独行动者，组织「暗杀团」以反抗强权为槩，盖君在狱中经种种刺激及研究，无政府之主张，已根荦于是矣。一九一一年，团员林冠慈创李准于粤城南门，君实多所擘画。寻君欲赴北京炸清庭摄政王载沣。抵上海，而武汉革命军兴，清庭败覆；君意吾党主义已获得传播机会，单纯破坏，转非所急。因旋广州发起「晦鸣学舍」，提倡无政府共产主义。

君谓：世界大同，当以言语统一为先导，于是复发起世界语研究会，并于「晦鸣学舍」所发刊之民声周刊中特设世界语部。旋被举为「环球世界语会」广州代理人。

一九一三年，南方各省，反对临时总统袁世凯之专横，起二次革命军，发难于湖口。党中同志，多以倾覆袁氏专制政府，党事进行必较易，因相牵参与公事，君独不谓然，屹然不动；经营其传播事业，益笃，民声即于此时出版。迨南军败，龙济光入粤，民声遂被禁，罢刊。「晦鸣学舍」亦被封，袁世凯级黎元洪且通电各省拿禁，君乃走澳门续刊两期。又以袁氏要求葡人干涉，故复中辍，但君百折不挠转徙数地，卒恢复之，以继续传播，未会因横逆之濒加，而稍挫馁也，君会著一文，以勉支那之同志曰：

『『中华民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此语殆遍于今日之社会，无可讳言矣。满清之对待革命党，其残酷已闻于世界。今之袁世凯政府，会系毫末减否乎？满清时代：尚无所谓社会党，及无政府党，人民国以来，二者乃始发生。袁世凯于对待政治革命党之外，忽增加无数之劲敌；盗憎主人，势不两立，故即位数月，即下令解散主张无政府之『社会党』。及乎战胜国民党后，显盼自雄，益无忌惮；复借事下令解散非无政府之『中国社会党』，杀其北京部党员陈翼龙。各省之小民贼，承风希旨；于是『社会党』党员愤愤复以他事被枪杀于通州。当此疾风卷地，狂涛淘天之时，吾等鼓吹无政府之机关报晦鸣录——按即民声原名——乃适出现。不二十日，龙济光即强禁我出版；侦缉我同志；蹂躏『晦鸣学舍』之团体，及吾等迁澳门后，正拟重张旗鼓，李开仙即照会葡领事；袁世凯复令外交部照会葡公使，要求禁止晦鸣录出版于澳门。葡萄牙本一非驴非马之专制的共和国，无异支那之小影；其管理澳门尤横暴无理。故亦欣然乐从，禁止晦鸣录出版，以表同情于支那之大盗。不甯惟是：黎元洪以称拆邮信，而得『晦鸣学舍』之通告书，复据以电话告袁世凯遂通电各省，严密拿禁云云。此等举动，本不值吾辈一笑；然亦可见民贼之对待吾党，固无所不用其极也。』

今者支那无政府之生气，摧残殆尽矣，虽然：吾党抱反对强权之宗旨，为反对强权之运动，其受民贼之摧残，固在意中，何足馁吾人之气。自今而后；吾人之劳苦较前辈深；而责任较前辈重。吾人当视民贼种种之残暴，为吾人鼓吹之好材料，彼辈之残暴增一度，吾人之实力必须增一度；则平民厌恶政府之心理，当必随之而增一度。夫如是：无政府之时期不远矣，我亲爱之同志乎！其益决心！益猛进！无怠！无惧！以至于强权灭绝之域！杀戮囚辱，固无政府党之乐乡！惟最后之凯歌，则必由我辈唱之，可断言也！

「无政府万岁！」

「我辈向前进！」

一九一四年七月，君在上海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为实行社会革命运动之准备。成立之际，君草一宣言书，以公布于世曰：

「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完全自由也。资本制度者：平民之第一仇敌，而社会罪恶之源泉也。土地，资本，器械，均操之不劳动之地主资本家之手；吾平民为服奴隶之工役。所生产之大利，悉入少数不劳动者之囊橐；而劳动以至此生者反疾苦穷愁，不聊其生。社会一切之罪恶，匪不由是而起。故吾党誓歼此巨寇，废除财产私有制。凡一切生产机关，今日操之少数人之手者（土地及器械等）悉数取回，归之社会公有，由生产者公共使用之。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无男无女，人人各视其力之所能从事于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衣服食物房屋及一切生产物）劳动者自由取之，而无所限制。政府者：名为治民，实即侵夺吾民之自由，吾平民之蠹贼也。吾人有自由生活之权利；有个人自治之本能；无需乎强权之统治者，故政府必废。将来之社会：各个人完全自由，一切公共事业，自由组织种种公会种种团体以经营之；而无复丝毫治人之强权，是之谓「无政府」。行无政府于共产社会，是之谓无政府共产主义。抑『无政府』以反对强权之要义。故现社会凡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吾党一切排除之。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寄生者，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

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斯时也，社会上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幸乐。吾人为欲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所用之唯一手段，曰『革命』（革命者：非但其革命军之谓也；凡持革命之精神，仗吾平民自己之实力，以期摧陷强权者，皆曰革命）。对于真理之障碍物，以『直接行动』划除之，无所容其犹豫。吾党乃宣言于支那之平民曰：『无政府共产主义』乃光明美善之主义。所以出汝等于地狱，使人正当愉快之社会者也。『无政府』乃社会进化必至之境：近世纪科学之发明，与夫进化之趋势，皆与无政府之哲理相吻合。故谓『无政府』为理想世界无从实现者非也。无政府之社会：人人自由、人人自治，以独立精神，行互助之大道；其组织之美善，必远胜于政府之代谋。故不必虑无政府即秩序扰乱也。无政府党万国联合：不但为一国说法。故中国无政府，他国必来干涉之说，亦不必虑也。吾人之反对资本制度：乃主张废除资本之私有，非但反对大资本家而止。故中国尚无大资本家，社会革命非所急务之说，亦不足以阻吾人之前进也。人类之罪恶：实生于社会制度之不良，吾人改造社会之组织，即所以灭除人类罪恶之根苗。改造社会，同时即改造人。故人类道德不良，不可无政府之说，亦无由成立也，总之：无政府共产，乃人类天然生活之本则，社会进化之要道，亦为二十世纪不可避免之趋势，吾人可无庸疑虑者也。又宣言于支那之同志曰：无政府共产之实行，赖乎吾党之实力，而欲增吾党之实力，则联合全体，一致进行，实为今日惟一之要务。凡我同志，当各在其所在地与宗旨相同者联络为一。相其情势，创设自由集合之团体（或为秘密之组织；或为表面研究学术之机关）以为传播主义，联络同志之机关，以为将来组织联合会之预备。联合会未成立以前，则以本社为暂时之交通机关。无论为个人，为团体，均望随时与本社互通声气。务使散在各地之同志精神上皆联为一体，实际上皆一致进行。又宣言于世界各国之同志曰：「万国联合」已为吾党今日一致之趋势。吾人虽不敏，窃望互相携手，向此同一之途径而行，当支那无政府党联合会未成立之前，暂以本社为交通机关，凡世界各国吾党之团体或个人，均望随时与本社互通声气。凡吾党之国际的行动，本社同仁愿勉力担任之。」

旋又草一文，说明：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并解释时人对于吾党主义一般之疑虑曰：何为无政府共产党乎？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果何在乎？是以简明之语条述之：

（一）一切生产要件如田地、矿山、工厂、耕具、机器等等，悉数取远，归之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同时废去钱币。

（二）一切生产要件，均为社会公物，为生产家得自由取用之。（例如，者自由使用田地及耕具；而不必如今日之纳租于地主或受雇于耕主。工业者自由使用工厂之机械原料，以制造物品；而不必如今日之受雇于场主）。

（三）无资本家与劳动家之阶级，人人均从事于劳动。（如耕、织、建筑、交通、教育、医药，保育以及其他等等，凡人类正当生活所应有之事业，皆为劳动。）为各视其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自由工作，而无强迫与限制。

（四）劳动所得之结果：如食物、衣服、房屋以及一切用品，亦均为社会公物，人人皆得自由取用之。一切幸福，人人皆得共同享受之。

（五）无一切政府。（无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凡为统治制度之机关，悉废绝之。

（六）无军队警察与监狱。

（七）无一切法律规条。

（八）自由组织种种工会，以改良各种工作；及整理各种生产，以供给于众人。（例如长于农业者，可联合同志组织农会。长于矿业者可组织矿会）公会之组织，由单纯以致复杂。为组织某种工会者，即为某种工作之劳动者；而非首领非职员。任此者亦视为劳动之一种，而无管理他人之权。会中亦无章程规则已限制人之自由。

（九）废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产育者由公共产育院调理之。所生子女受公共养

育院之保养。

(十) 儿童满六岁，以至二十或二十五岁皆入学受教育，无论男女，皆当得高等专门之学问。

(十一) 无论男女，由学校毕业，至四十岁或五十岁，从事于劳动，此后休养于公共养老院，凡人有废疾及患病者，由公共病院调治之。

(十二) 废弃一切宗教及一切信条。道德上人人自由，无所谓，义务与制裁。使「互助」之天然道德，得自由发达至于圆满。

(十三) 每人每日劳动时间大约有二小时，至多四小时。其余时日，自由研究科学，以助社会之进化，及游息于美术技艺以助个人体力脑力之发达。

(十四) 学校教育采用适宜之万国公语，以渐废去各国不同之语言文字，而远近东西全无界限。

以上即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也。欲达此种目的，当用以下之手段：

(一) 用报章书册演说学校等等，传播吾人主义于一般平民，务使多数人晓然于吾人主义之光明，学历之圆满以及将来组织之美善，即使劳动助人生之天职，互助为本来之良德。

(二) 当传播时期中：各看其形势，与地方情形，可兼用两种手段：①抵抗如抗税，抗兵役，罢工，罢市等；②扰动如暗杀，暴动等。此两种手段。之所以反抗强权，伸张公理，亦所以激动风潮，遍传遐迩，无异迅速有力之传播。

(三) 平民大革命；及传播成熟，众人起事，推翻政府及资本家；而改造正当之社会也。

(四) 平民大革命，即世界大革命，故吾党万国，联合而不区区为一国说法。现在传播时代，各同志各就其地位之所宜，与能力之所及从事于(一)(二)两种方法，将来时机既熟；世界大革命当以欧洲为起点，如法，德，英，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均以传播极广。一旦起事，或数国合举；或一国先举；其余诸国皆闻风响应，工党罢工、军队倒戈，欧洲政府次第倒薨。无党之在南北美及亚洲者一当接踵而起，其成功之迅速，必有不可思议者，若就今日中国言。则最要者：莫如急起直追，致力于传播。庶免欧洲一旦有事，而东方传播尚未成熟，反足为世界进化之大之梗也。

以上又即吾党用以达吾人目的之手段也。

抑时人对于吾党主义，往往多所疑虑者，无非以为「难行」而已。或则以今日人类之道德个齐。一旦无政府必有种种纷扰，即规避劳动，任意夺取需要品之流弊，或又以大地人类聚多，传播势难普及；各国政府之强权，终非少数之无政府党所能敌。此两种疑虑，大抵为今日一般人所通具有者，今当有以解释之：

一、吾人以言欲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须先传播吾人主义，要求平民多数之赞同，倘若多数人晓然于此主义之美善，则少数人之未明晓者，感之固自易易。况无政府之人民，非必具有若何高深难行之道德。无政府之道德，不外「劳动」「互助」而已，二者皆人类之本能，非由外。但使社会改善，生活之状态日趋于适，此种天然之美德，必能自由发展。且彼时之劳动，乃最愉快之事，非今日之苦恼者也。

科学发明，复无金钱之束缚，凡事皆可使用机器。无论何种工作，必求其清洁省时，合于生。故每日数小时之工作，无异于体操游艺，人亦何乐而必之。倘仍有冥顽强暴之人，必欲他人不知服役；而已则饱食安坐者，吾人党本反抗强权之大义，摈之社会之外，彼少数人岂能为患哉？

二、凡事不合天然之公理者，其传播难；合于天然公理者，其传播易。今无政府共产主义实人人良心上所同具之公理，其传播岂极难；但视吾人之毅力何如耳。试观欧洲无政府主义之出世，不过六十余年，党人从事运动传播者不过四十余年耳。然今日欧洲各国

已异常发达。近十年间，其进步更有一日千里之势，无政府之团体，遍布各地。无政府之书报，汗牛充栋，在中国人闻而咋舌者；在欧洲则已视为老生常谈。今年，万国无政府党大会于伦敦，已预订有万国联合机关之组织。万国革命之实行，且将不远。尤可喜者：欧洲社会，除资本家外，即是工人。今日之工党，脑中皆以深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义理。观近年工党之活动即为无政府实行之朕兆。政府所恃者不外军队；而各国皆行徵兵制度。当兵者亦无非平时之工党，故在数年前，已常有政府调兵禁压罢工；而军人均不肯从命，甚或倒伐相向者。盖不肯为政府以攻其兄弟朋友也。然则将来一旦大革命起，军人亦将反抗政府，此实可断言者，比食肉之政府与资本家，何足惧哉！若就中国今日情势论之：此主义之传播诚不若欧洲之广，然吾东亚同志，群策群力，牺牲二十年之时光，竭力从事于传播，吾敢决吾主，义行将遍布于东亚大陆。此时，欧洲之进步当更不可思议。实行之时期必为吾人所亲见，慎勿视为，不可实现之理想也。

呜呼！欧洲战云，漫天地。以亿兆人之生命，为彼富贵者之牺牲；政府之罪恶，至是而完全揭露矣。战事完结之日，即为宣布政府资本家死刑之日。无政府风潮，必将涛淘涌而起。愿吾东亚平民，即从好梦中醒觉，奋步疾追，幸勿瞠落乎后也。

先是：当满清时，支那人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遭最痛苦之苛政，受最腐败之教育；人格全失，新思想无由发生。及其季年：欧美日本之新思潮，虽渐渐沦入：而其间有志者，大多数皆汲汲于政治革命之一途。惟一九〇七年，李石会、吴稚晖诸君始在巴黎发刊华文无政府周报，名曰：新世纪。虽当时满洲政府交网甚密，邮禁殊严；新世纪决不能轮入内地。然支那无政府主义之种子，实由此报播之矣。同时在留日本之张继、刘光汉诸君，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于东京，是会不但研究社会主义，实亦研究无政府主义者也。次年，刘氏复密刊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未岁：刘氏返国，而为端方之幕宾；张氏去东京，而走巴黎，于是，东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声响，阒然沉寂，而巴黎之《新世纪》，遂为独一无二之机关矣，新世纪继续出版者三年，至一九一〇年夏间，竟以他故停刊，迨一九一一年十月中国革命军兴，南方各省次第独立，江亢虎发起「中国社会党」于上海，订有八党纲，就表面观之：颇类各国社会民主党之主张，惟江氏宣言非政党，且不运动选举，则视社会民主党为较高；而对于财产问题，祇主张遗产归公，而不主张土地资本公有，于社会主义之根本要义，未免有所遗弃，则又视社会民主党为尤下也，江氏虽亦尝自称主张无政府社会主义，然后又谓无政府不能安居；不能进化；既而又宣言反对；强指无政府党采用强权，否认机关矣。

君既刊布民生周报；又遴选新世纪论文之尤精要者，录刊多数之小本，传之内地；数年前新世纪所下之种子，至是乃由君为之灌溉而培植之；风声所播，化者良夥，复驳斥江君亢虎之谬说，既详且尽，其文字散见于《民声》诸篇，故不具录，于是支那之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始明其真义所在，而不至为江亢虎之言所迷惑；且皆知无政府社会主义之完善，而知国家社会主义之无用矣。

曩日新世纪之传播无政府主义于支那也：未会为国际的联络运动，知者甚少，故世界同志，未能深悉我支那人所孟以求之者，宗旨何似？迨君继起刊布《民声》，既特设世界语部，以为言论交通之机关，复与世界各同志，各团体通信。交换杂志，讨论主义，往还无虚日；一九一四年八月，致书于万国无政府党大会，报告吾党在支那传播主义之过去历史，及其现在进行之状况；并向大会提议：

- (1) 组织「万国机关」；
- (2) 注意东亚之传播；
- (3) 与工团党联络；
- (4) 万国总罢工；
- (5) 采用世界语 Esperanto——五事。

「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及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君均译成世界语传布各国间，于是各国之同志及团体，皆知支那无政府党传播事业活动之实况，而于同志社宣言书，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尤传诵赞叹不置云。

吾人恒言：无政府其目的，工团主义 Syndicalism 其手段，明两者之不可须臾离也。君感于一九一四年八月，上海漆业工人大罢工之风潮，劳动界之进步，一似有不可思议者，殊不知：非也。罢工要求加价之举，各业均常有之。即以上海之漆业水木业论：十年以来，行此者不下数次。此次风潮，亦不过循其庸腐之古方而已。并非于劳动界所处之地位，有所觉悟也，故所执以为要求之理由，与夫所用之手段，亦皆最旧之故技，而未尝有所进步，如结队游行时或手持香火，或肩负神牌，或提鲁班先师之灯笼；如此等等可笑之举，不一而足以示之，故社会上一般人均轻视之以为无意识之举动，官吏则只为流氓痞棍所煽惑，故卒末由得良好之结果，考其原因，实由工人智识缺乏之故。工人现在所处之经济地位，实为人类以下之地位，愈贫愈愚，于是，工人之智识程度，亦岁岁乎退至人类以下，凡此实「资本制度」为之贼也，故工人本增进自己之生活地位：第一，需增进工人智识；然方今资本压力重于万钧，欲增进工人之智识又不能不先有团体，于是本报所竭诚献义于中国一般之劳动家者，不外六字曰：「结团体；求智识」。各行各业之劳动家，皆当独立一团体，名曰某业工团；或工会。大略如向来之公所会馆，为推广而改良之，且绝对不宜与资本家所独立之公所会馆，同居一地（向来工人方面多有为资本家利用两行同一公所者，此最为受愚之事）团中费用，由会员每月纳最微之月金，若人数太少之行业，可合二三行，或三四行而为一工团。团中最要急之事，即为平民学校，每行至少设立一所，人数众多者，当多设之，以为会员及会员之子弟求学之地，教授或以夜半，或以星期日，当各相其地方及行业之情形而异，其人数众多，会费收入较丰者，可出一工人报，复由各分业之工团，联为一工团联合会，或曰总工团，以为全体之交通机关。此城之工团，当与他城之工团，时通声气，互相联络。工人之智识渐渐增进，团结力亦必日渐进步；及乎势力既厚，声气宏大，资本制度之死命，将由此工团操之矣。顾此种进行，有当注意之点三：（一）此种工团之根本目的，自然为反抗资本制度，惟今日工人智识幼稚，一时尚难显此作用。故目前之要图，实在乎多设平民学校。平民学校，无论何人皆可举办。唯由工团为之，则其事轻而易举也。迨乎工人之入学者渐众，工人之自觉心发生，然后乃可以与资本家抗斗矣。至于最普通之条件，为今日所可行者，即要求增加工价，及减短工作时间是也。二者皆社会革命时机未熟，不得已而思其次之法。工价：当就各地方之生活状态，得一略优之举。工作时间：当以每日不得过八时为限，而星期日之休息，犹不可无。此为公团设后，可以次第要求者也。（二）工团支组织五无政府党及社会党皆当为之，吹，且加以赞助。惟仍当以各业之工人，自为主体。吾人但予以指导，以养成共独立战争之能力。更当由小而大，由简单而复杂，先各业作始，然后联络各业，而组织总机关，万不可骛远虚名，苟且立一总工团或工党本部之名目；其实空无一物，徒呼号奔走，怱怱各地方设立支部，此等无实力之团体，其收效必不良；且往往为不肖所利用。前年上海之「工党」，即坐此弊也。（三）工团之宗旨：当以革命的工团主义为骨髓，而不可含丝毫政治之意味。如英美等国，皆有劳动党加入政界，为政党之一，遂为一般无耻之政客所利用，而各国之工人，亦往往受社会民主党之煽惑，皆以政治思想，未摆脱干净之故。法国总工会章程第一条曰：「本会议宗旨：旨在保护工人道德上，经济上，各种权利；此会组织，纯立于政治之外。惟是工人自己之实力，解除贫富之阶级。不得以公会之名目及势力，协助政治家；而为运动选举者尽力。」不恃政治，而惟恃自己实力；以灭除贫富阶级；是即用革命手段，以反抗资本制度也。是可见革命的工团主义之精神矣。」君之工团主义思想，及其对于支那方面进行之计划，于此可见一斑。使假以数年，以君之学识毅力，必能由此以图建设，则大有造于被强权压制之支那劳动界，可断言也。呜呼！孰知君竟齐志不明，中道舍其最亲近之支那劳动界，而长逝哉！

君作事耐劳坚忍，魄力毅力两足。《民声》之刊本无凭借。助君选述者，亦寥寥无几人，文章经济，几交责于一身，君无馁焉。顾素羸弱，每成一起，辄为不起数日。病少却，则

孜孜又如故矣。论其摧剥，金石可销，矧在血气；卒以盛年积劳遭疾以殒。始君得疾，困莫能延医，同志多以出鬻《民声》印机为言。君曰：「此吾党主义，东方命脉；断之以活一人，吾不为也。」后藉友助，始就医某医院，而病已深，医百计营救，无能为矣。以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卒于院中；年三十有一。

君最后致友人书云：

「……余忽患肺病，全肺皆痛，咳极苦。初，初服丁福保药一礼拜，不见效，欲转西医，而无钱，故停服药两礼拜，惟是病势日深，恐贻大患，迫得向人借贷百数十金，昨日往某著名之德医求诊。诂彼谓：非进医院不可。进院则三四礼拜可痊愈，否则必日积日深，不可救治云，但入医院，以一月计，最少非二百金不办，试问余从何处筹措耶？然则亦唯有听之而已。又明科学本为富人之专利品；托尔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绝之也。现在《民声》垂危，几将易箠，余之忧《民声》，比忧病更甚。倘《民生》呜呼，余又真成为不治之痨病，则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

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是年九月二十四日，「民声社」诸同志葬君遗骸于西湖烟霞洞旁，盖君生前，曾一度游西湖，绝胜风景，流连而不忍去，当时孰知即其日后埋骨处耶？

君为人孤介，寡嗜欲，薄荣利。夙慕托尔斯泰之为。既介绍其学说于世；复仪型其道德，与同志数辈发起心社。社约十有二事：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乘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性；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既布，世谕颇相非难，君略不错意，履行益谨。当疾亟，医数强之食肉，君以死自矢，足不渝其守。

师复先生的革命哲学

（区生白）

一、关于政治方面

（一）政府之起源：政府之起，由于强权。野蛮之世，一二梟悍者自据都落，称为己有，奴役其欲征服之人，复驱其人与他部落战，互为敌国，此国家之由来，政府之从出。

（二）政府之作用：政府之作用有三：

1. 保护资本家：现在富人之所以能制断世界公有之财产而贫民莫敢谁何者，以有政府法律为之保护也。

2. 剥夺个人自由：人类饥则食，寒则衣，不待乎政府之指挥与政客之教训。而政府乃设为种种法令以绳吾民，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出此网罗陷阱中，而自由全失。

3. 扰乱世界和平：世界人类本互相亲爱，政府乃倡需爱国之论，训练行凶杀人之军阀，以欺凌人国为义务。于是宇宙同胞，互得仇欺，而和平全失。

（三）无政府之利益：无政府则私产灭，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

人类道德之不良由于社会之恶劣，社会之恶劣，由于政府，若万恶之政府既去，人类道德必可归于纯美。

（四）无政府之实行：平民若有推倒一国政府之能力，则分其余力助他国之无政府党以推倒他国之政府。一国之政府去，其他各国之无政府党必相继而起，各谋去其政府。

二、关于经济方面

（一）资本制度之弊害：私有财产之制既行，贫富之悬隔日甚，金钱之势力日大，富

者驱策贫民如牛马，社会上凡百职务，为人类所不可一日缺者，（如农工等）富者皆不必作，而惟贫者独任之。富者逸而荣，贫者劳而辱，不知不觉之中，遂造成社会上一种好逸恶劳之心理（实即好富恶贫）。而富者于个人一身之事，亦可以金钱买他人之臂力腿力（如仆役车轿夫等等），以代其四肢百体天然之运动，又复加以烟酒声色赌博种种懒人之生活，以消遣其无聊之光阴，为之既久，精神销铄，生理损耗，由是人身体魄脑髓天赋之本能，亦因之而消失，谓为好逸恶劳，亦固其所。至于贫者，终日劳苦，为社会劬无量之血汗，曾不得丝毫之报酬，耕田者饥，织布者寒，造屋者无片瓦，厨夫制精美之饌而自食乃馥馥，凡劳力所得之结果，皆为富者所掠夺，无论如何勤劳，祇以供少数富贵者之牺牲，而一己不与焉，而社会中多数之同胞不与焉。愈勤苦而所得之幸福愈寡，则由失望而懒，偷惰片刻，尚胜于盲动以供富者之淫乐。此即资本制度社会所做成的现象。

（二）无政府主义之定义：共产主义唯一之原则就是「各人当视其所有能力之多寡，而定其当负义之小」。故凡人有二倍之体力者，当负二倍劳动之义务，吾人若具特优之才识者，则本其才识，普利社会，乃共天职。是则弱者当借助于强者，而强者当扶助乎弱者；智者当致助于愚者，而愚者当受者助于智者。如是则才能愈大者，其义务愈大，以此为业务分任之标准，社会庶几得其平。

（三）共产主义之利益：共产主义实行之后，自无因贫而为人奴隶之人，凡人皆躬亲力役，不至习为骄奢淫逸，柔弱不能事事。且人人平等，无有富贵尊卑之别，自然无视工作为贱役之人。人人各执一业，合之而成协助之社会。凡所工作，皆以供全社会之生活，人与我同在其中，而非徒供少数人之牺牲，愈勤劳则生产愈丰，而社会之幸福愈大，亦即一己之幸福愈大。且到那时已无金钱贸易之关系，凡百工作，皆可以机器代之，人但司其机关，虽甚污秽及辛苦之役，皆不难变为安闲之事业。每人每日作工四小时即足供社会之所需，时间短小，工事轻易，劳动之苦恼，将变为游艺之幸福矣。

（四）集产主义之缺点：集产主义之原则各人所得之报酬，当视其工作之多寡以为比例如是则强者智者之所得多，弱者愚者之所得少，是何异驱愚者弱者使赴于自灭之途。故集产主义之谬点有三：人之强弱智愚，乃由于还遗传与所受之感化而来，并非自己之功罪，今所得乃不能一律，所谓人类平等者安在，此其违反乎社会主义之原理者一。人虽有智愚强弱之不同，而生活之所需，则与智愚强弱无关，并非智者强者之衣食必加多，而愚者弱者之衣食当减少也。今所得就不齐，则智者强者所享必有余，而弱者愚者所得必不足，所谓仓廩有红粟，道上多饿殍，与今日地狱社会之恶现象何异，此其违反乎社会主义之原理者二。报酬一语，何自而来，乃资本制度之社会，资本家垄断生产机关（土地机器），视工人为奴隶，工人为糊口之故，不得已得之服役，从而取得报酬之谓也。社会主义即以破除此种制度为根本。从资本家之手，取回生产机关，由工人自掌之自用之，如是则人之劳动，乃为自己而工作，乃为大众而工作，并非服役于他人，安得有所谓报酬，吾人既尽力工作，即当取得生活之所需，所自作之自享之，此乃天然之公理，又何为而设以限制乎，此其违反社会主义之原理三。

三、关于社会方面

（一）反对婚姻制度：师复先生以为社会之争端，不是争财，就是争色，财之争由于私产制度以财产为私有，色之争由于婚姻制度以妇人为私有。若私产绝，婚姻废，财与色均无可争，杀人之事，绝迹于社会矣。

（二）反对宗教：师复先生以为宗教教人服从，宗教实为政府与资本家之护符，故科学进步，真理日明，则宗教亦当与政府及资本制度同时消灭。

（三）统一世界语言：师复先生以为世界之人类，皆是兄弟，而政府则利用祖国主义之邪说，以使其互相仇敌，而言语不通亦其一最重大之原因，欲谋世界之和平，当自统一

语言始。

四、关于道德方面

师复先生以「互助」与「劳动」为人类自然的道德，现在之不能实行者，曾由政府与资本制度有以防碍其发展，若政府与私产废则人类道德必可归于纯美。

五、关于教育方面

师复先生以为政府所施行之教育，多与自由教育之原理相反，一般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等盲学说援据于人心，不特在资本制度尚未消灭以前不能普及教育，就是假使教育普及，也于人类之生活无益，故欲求良好教育之实施和普及，当自无政府始。

以上得师复先生学说之大要，简陋之处，在所不免，惟望诸同志有以纠正之。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

《师复文存》弁言

(景梅九，在上海作)

师复本无政府主义党健全分子，为同志中前辈后生所共倾服，以其有毅力，有勇气，有热情，有道德，有品格，所谓「一点不留余渣十分成就全身」者，是固一模范革命实行家。初不以文字鸣，然尝观其所为文，则又深入浅出，语重心长，说高尚之主义，如数家珍，能令阅者忘疲，听者兴奋。《民声》译著，对自义为能立，《伏虎集》文，对异派为能破。吾党虽不立偶像，而师复实有威棱，从途万古，横扫全球，现世流行祸水马克思教义，早早击碎于我师复三寸铁管之下。兴言及此，却惜师复文字流传未广，致令最近全国青年，沉迷于谬误浅腐之《资本论》《唯物史观》中颠倒错乱，不克自救，几多半为盗窃美名之共产党（实为集产党，师复剖解最明）作机械，以播毒种造恶于中国各地，欲赤化冷化兽化全社会人类，而一往不返，识者危之。然一般反对赤色共产党，陈义反在马氏主张之下，未能开其口而夺其舌，稚晖、石曾两先生皆唱「打倒共产学说，乃无政府主义能事」之言论。但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又求如师复缚马伏虎之笔力，并世难得，是以闻友人有《师复文存》之新刊，不仅跃然而起曰：「降妖破障之宝，久理地下，一旦光芒再露，足令举世妖尊，望影惊避。人类庶有舍暗趋明之机缘乎！不但为无政府主义呼快，并为误入迷途之盲众呼快，为世界革命前辈呼快。」敢以是为本书弁言。

(一九二七年，五月卅日。)

师复先生传

(文定)

先生于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出生于中国广东香山县。幼时很聪明而能做文章，十五岁就进秀才了。但此后却很看不起举业，独自研究小学及诸子，笔记极多；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如天元、八线等，又攻究得很精。一九〇一年，为提倡革命计，在香山城创设演说社。后到日本留学一年，同盟会正在东京组织，先生为他们努力号召，等到会已成立，就回国主持香港某报笔政，以鼓吹激进主义。那时风气未开，旧社会扭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说，禁止女子读书，而先生却不顾种种非议和反对，毅然在香山倡办成一女学校，使女子有求学的机会。一九七年，政治革命党人准备在钦廉起事。其时广东提督李准摧残

革命最厉害，一般视革命如蛇蝎的大官僚，一向倚他如左右手。先生以为不先把他除灭，革命党要举事，障碍太大了。于是携了炸弹秘密地到广州去，徐待暗杀的机会。有一天，探得李准要出来了，就预备在他所经过的路中，将他结果。那知先生刚刚出门，轰然一声炸弹爆发，头伤了，胸伤了，手也伤了，血泉汹涌，卒然倒地。但是先生还是十分忍痛地起来，将其他制成的炸弹，投到溺壶里去，又焚毁留给家人的书信，将这些从容布置完备了，于是所谓的一批狗官的走狗如警察侦探之类，才骤集起来，捉住了先生送到医院。先生深恐家人受惊，当时称为三水李德山。有友人某，不愿先生死于贼手，欲与以毒药，但因为贼辈监视太严，不得下手，而先生遂得保有余年，以为无政府主义努力。先生在医院一月，伤始痊愈，但左手却被医生割断，自此以后，只能用一只右手做事。办《民声》印刷部时，先生以只手排字、摇机，同居友人，以其做事不便，常愿为之帮助，但先生为婉却之。某君有一联云：「稚晖五体投地，师复只手回天。」前一联是引用稚晖先生给先生的函中语；后一联很可以表示先生只手之力了。先生将伤医好了之后，官吏审讯许多回，但是先生坚不告诉真情，终于以嫌疑人狱。李准本欲亲自提讯，后因巡警道与之争权，不允提解，判决移归香山县监狱。先生在狱三年，常以读书著作自娱、曾著《粤语解》一书，就古今不同的粤语，考究他的本源、流变。又著有《狱中笔记》。更根据狱中的经历，草《改良监狱议》，给县官看，县官惊叹为「奇士」，为其请求于大吏而释放他。先生对于家族，极其敬爱；平时祖母爱他特甚。当先生在狱时，家人诡称先生到南洋为教员，每月又伪造家书，以安慰老人。先生出狱后，因为炸伤左手，不欲使祖母见而伤心，只于黄昏后，潜与母亲兄弟妹一叙，一直到次年在香港装好假手以后，始往省祖母。他的爱祖母的情是怎样的深厚呵！出狱后，即到香港结合有志于单独行动的个人，组织暗杀团，以反抗强权为揭橥。所谓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先生在狱中经过种种刺激及研究之后，在此时已发生了。一九一一年，暗杀团团员林冠慈刺李准于广州南门，很得先生擘画的力。后来先生又欲到北京刺清摄政王载沣，经过上海，而满清已被推倒。于是游西湖，往白云庵一月，心社的社约，就在此时创议。先生以为无政府主义，从此已有传播的机会，而当时最急要的并不是单纯的破坏，于是回到广州，发起晦鸣学舍，提倡无政府主义。一九〇七年，李石曾、吴稚晖等在法国巴黎编印《新世纪》周报，介绍巴枯甯、克鲁泡特金等学说，不过到一九一〇年夏间因故停刊，文纲极密，邮禁很严，又未能输入内地，所以影响很小。等到晦鸣学舍成立，他们一面编印《晦鸣录》，一面选录《新世纪》论著，刊行小册子，于是无政府主义的种子，逐渐传播国内了。先生又以为都市太繁扰，想约同志到乡村居住，半耕半读，曾在新安的赤湾，觅得一地，从香港航行，约两小时可到；面临零门洋，右傍宋帝陵，有田七十亩，荔枝五百株，拟名之为红荔山庄，后来又成了泡影。先生为人孤介，寡嗜欲，薄荣利，很慕托尔斯泰的做人。在一九一二年又和几个朋友，实行组织心社。这心社的戒约是（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做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做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他的重视人道，反对强权，废止家族，反对迷信的主张，在这了了十二戒条中已完全俱备了。先生对于戒条，躬身实践，不肯丝毫放松。后来当生病很重的时候，医生屡次劝先生食肉，先生以死自矢，终不破戒。亲戚朋友，有很多受其感化而加以敬畏的。某日先生友人聚集于广州东园，有某君适吸香烟，听见先生到会，即藏纸烟于衣袋中。某日有某政客乘轿往访先生，一到存善东街口——晦鸣学舍的所在——即下轿步行，始敢与先生把晤。先生生平取自由主义，对人绝不干涉，但是他的纯洁的行为，却于无形中足以促起不拘小节的人们良心上的不安，这也可见先生的感化了。先生又以为世界大同，当以言语统一为先导，于是发起世界语研究会，后又被举为环球世界语会广州代理人。先生提倡世界语非常热心，每天从西关步行到东堤会所，到夜深二时多才回家，在狂风暴雨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时广东人世界语会的，有三四百人之多。一九一三

年，南方各省反对临时总统袁世凯的专横，在湖口起二次革命军，国民党人多以为袁氏专制政府推倒，党务进行比较易，加入的颇多。但先生以为以政府倒政府，终无善果，如是屹然不动，专心一意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中国很有价值的无政府主义杂志《民声》，即于此干戈扰攘的时期中产生。独立独行，不靡于物，这是先生最值得敬佩而为一般人所最不可及的。后来南军失败，龙济光到广州，《民声》被禁止，晦鸣学舍被封，袁世凯、黎元洪且通电各省拿禁。先生于是将全部迁到澳门，继续出版二期。那晓得袁世凯令外交部照会葡国公使，李开侁照会葡领事，《晦鸣录》又禁止在澳门出版。当时广州政府甚至使人欲以摩托车劫先生往前山，幸先生闻讯戒备，得不遭毒手，然亦可见先生所经历的危机之多了。《晦鸣录》在澳门被禁止以后，先生转徙数地，百折不挠，终于在上海恢复。当时勉同志文中，有「杀戮囚辱，固无政府主义党之乐乡。」先生不怕挫折的精神，于此可见。一九一四年，在上海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为实行社会革命运动之准备。成立时草一宣言，说明无政府主义的意义及无政府党联合的必要。又刊布《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一面又痛驳当时伪社会主义者江亢虎的谬误。从此以后，国人对于无政府主义的真理和价值，很易了解，而无政府主义的种子，广布于国内了。自《新世纪》发行以后，中国虽然也有怀抱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但是没有国际间的联合，各国同志无从知道中国同志的进行状况。先生编印《民声》以后，在《民声》中特设世界语部作为言论交通的机关，又和世界各国团体各同志相互通讯，交换杂志，讨论问题，一九一四年八月，复致书于万国无政府主义大会，报告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传播主义的过去及其进行现状，并向大会提议：（1）组织万国机关，（2）组织东亚的传播，（3）与工团联络，（4）万国总罢工，（5）采用世界语。于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始和世界发生关系，这也是不能不佩服先生的远识的。一九一四年八月，上海发生漆业工人大罢工的风潮，先生曾著一文，指示中国劳动运动的进行方针，而归结于革命的工团主义。文未刊布，而先生已辞世。倘使假先生以年，先生必能给予中国劳动界以很大的助力，使中国劳动运动开创一新时代，先生的事业岂仅止于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民声》这几笔呢？但是先生终于夙志不瞑，中道而逝，这是不能不为中国的劳动者深深惋惜的。先生耐劳坚忍，有毅力，有魄力，编印《民声》，每出一期，辄须卧病好几日，但病稍愈，又努力照常工作。脆弱的血肉之躯，那经得起继续不断的摧剥，先生终于积劳成疾而不起。当先生初得病时，因贫不能延医，同志多以出售印机为言。先生说道：「此吾党主义，东方命脉，断之以活一人，吾不为也。」后来得到朋友的帮助，始到某医院就医，无如病根已深，医生虽然百计营救，为时已迟，终于无效。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卒于医院中。时年三十有一。先生最后给友人书云：「……余忽患肺病，全肺皆痛，咳极苦。初服丁福保药一礼拜，不见效，欲转西医，而无钱，故停服药两礼拜。惟是病势日深，恐貽大患，迫得向人借贷百数十金，昨日往某著名德医求诊。诂彼谓非进医院不可，进院则三四礼拜可愈，否则必日积日深，不可救治云。但入医院，以一月计，最少非二百金不办，试问余从何处筹措耶？然则亦惟有听之而已。文明科学本为富人之专利品，托尔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绝之也。现在《民声》垂危，几将易箠，余之忧《民声》此忧病更甚。倘《民声》呜呼，余又成为不治之痨病，则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民声社诸同志葬先生遗骸于西湖烟霞洞旁。至先生关于政治经济道德教育各方面的学说，有先生的文章在，这里不赘说了。

我的纪念师复先生

（文定）

师复先生的人格，值得我们纪念的很不少；但是在现时代，我们所当特别注意注重的，是他的认真，他的专一。他在清季也是一革命党。那时他觉得应该从事推倒满清的革命，他就努力去干，他决不随便，他决不他顾，刺官僚，坐牢狱，他毫无所畏缩，这是何等的认真，何等的专一！

他后来觉悟到真正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无政府的革命。他对于政治革命的关系，就毅然决然的脱离净尽，专心一致的宣传无政府主义，这又是何等的认真，何等的专一！

所谓「认真」，所谓「专一」，就是把精力集中于一点，就是以全生命的力对付一种事，就是使志愿，信仰，事业和生命融合得一。凡是艺术家，宗教家，学问家，事业家，能够对己得到慰安，对外有所成就的，都决不能缺乏这种精神。革命家自然也是如此。

现在，国民党员中，很有相信无政府主义的；而本来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加入国民党的也不少。他们所以如此，多半因为环境的影响；他们依然相信无政府主义。但我却深深的希望他们学一学师复先生的认真和专一。社会极其复难，我们可走应走的路很多；可是我们不能同时走各条路，我们只能走一条路。因此，我们只能择一认为较善的路，单独走走。自己的路，总得自己走才好。对于别的路，只要他是向前的，不是倒退的，我尽可以让人们去走。我不必而且不该强人们和我走同一的路，但是我也不该强我自己和人们走同一的路。国民革命，我们不能不认为在进步的途中的一条路，但是无政府主义，却比他更进好几步了。我们的不赞同国民革命，不加入国民革命，并不是以他为不进步，我们以为他是还欠进步。北洋军阀的反对国民革命，是要拉他们向后退，我们的反对国民革命，是希望他们的更向前进，这就是我们和北洋军阀大大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反对国民革命，至少，可以促进他们，策励他们，对于他们，形式上是反对，实则相反相成，只有辅助，因为引他们上更进步的路上去。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同志，即使以为国民革命在现代是非赞助不可的，也是来做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的工作好。而且所谓国民革命，虽然尚未完成，但已经不是二十年前四十年前的情况了，已经近于康庄大道了，大家正趋之若鹜，少我们几个人，不见得有多少妨碍，而我们无政府主义的路，在现在的时候，还是一片沙漠，还是满地荆棘，我们少数人如果只是为人作嫁，耘人之田，而不得自己辟草莱，斩荆棘，那末，康庄大道，永远不会出现，我们自己的路，也将永远走不通了。原来置足荆棘丛中以及走康庄大道，苦乐难易，制若天渊。含难就易，好乐恶苦，人之常情，亦何足怪。但是后来者的快乐，都是须由现代少数人的苦痛购得的，世间寻不出无代价的快乐。我愿我们的同志，以自己的苦痛，为后人购快乐。当民国元年，政治革命的基础，何等薄弱，但是师复先生尚且置之不顾，宣传无政府主义，使我们得见一条较进步的路。这是他的远见，也是他的大勇。现在政治革命的基础，较之民国元年，总算稳固得多了，诸君即使爱国民革命，但是诸君如果不要忘记无政府主义，诸君也未当不可以放手了。这是我纪念到师复先生而又不能不希望于同志的。

纪念师复先生

(吴稚晖)

自从师复先生死了，中国的无政府党，是冷落极了。足见师复先生害了肺病死了，中国的无政府党，都好像害了肺病一样。幸而师复先生脱下来几个嫡嫡亲亲的朋友，还健全些，所以此处彼处，还常有一些鼓吹的声浪。这不是还受了师复先生的影响么？现在纪念师复先生，那更加威叹先生，爱慕先生了。若止剩我们只种银样蜡枪头，所谓三千年后的无政府党，岂不糟透了么？但是这句三千年的话，我也可以来说明一下。宇宙的年载，

是无穷的。三千年在宇宙里面，算做什么一回事呢。我们人类，无论拿科学证明，拿神话猜想，终已经有了极少数的几十万年了。我们人类有历史，止有六千年，乃至一万年而已。五六千年以上的历史，还明明告诉我们，茹毛饮血，穴居野处，说不定，还吃人的。然过了五六千年，现在世界的人类，依然在深山穷谷冰洋荒漠之中，还有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最少数；说不定，还有吃人的怪物残存。五六千年的成绩，不过如此。纵然世界进步，定像几何级数，前迟后速，乃是一定的。然而我们理想的无政府，断然不单是把茹毛饮血穴居野处以及吃人的朋友们，变做像我们一样的二百五，就算大功告成的。若要充我们的理想，值得后来还有超无政府的，把我们无政府党又看作老朽怪物，不看作洪水猛兽，你想到底要多末大的工夫？至于现在把我们那老朽怪物的国民党，还看作暴徒道党；把我们的灰孙子共产党，（不是褻渎共产党，正是赞他是一只新出的狸猫），竟看做洪水猛兽。我们的资格，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止有一个罗文干，是我们的知己。他对于传达主义，什么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都一概不提。止对于传布无政府主义的，要监禁十年。世界上必定要罗文干多起来，我们才有些价值。不然我们听着人家讨赤讨赤，绝不听见来讨无讨无，也还觉失色的罢？这虽然定要想到师复先生死了，剩下我们没出息罢了。然而我们定然可以把一个指头遮者面孔，说大器晚成；正正经经说出来，曲高和寡，也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我就定下了三千年的理论。朋友们且勿听了便暴跳如雷，以为我阻人勇往，或者简直是藉词延宕。在我的不肖，这两层，或者在所难免。可是我谆谆有词，以为必定要能勇往不延宕，三千年才实现理想的无政府。若因为尚有五千年，没有勇往的人，止有延宕的人，老实不客气，下句骇人听闻的话，时间又要扩充到一万年，还说不定了。那末，假使勇往得真利害，时间可以缩短么？则敬对曰，这是自然。缩到五百年三百年，都说不定。倘然还嫌时间太长，那就止好另请高明，我就不敢做这个推背图了。因为按我理想，若党员都照我这样，那定要一万年。照诸公十分努力，规规矩矩是三千年。若照师复先生一样，才减到五百年三百年的呀。然我是说的实实在在。若说挂招牌，像现在共产党一样的沾沾自喜，那是三十四十年里头，也可以有地方挂了无政府招牌，行三民主义的呀。诸公听了这种怪议论，毕竟摇头，反正还是无价值的瞎说，即使稍有理由候空了再陈述罢。现在顶要紧的，就是我们纪念师复先生，因为失了他，时间增长了二千五百年。倘如诸公的高明，能一个个起来，努师复先生同样之力，时间依旧可以缩短来呀。

怀师复先生

（李德山）

这时我——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的军国主义的迷梦正在打破，从许多谈主义的文章里，看到二十三期《民声》的一篇师复君行略，使我的多情的眼泪简直倒流到肚里去，我从行略里看到悲壮的事迹而想见其为人。惜乎，那时令人敬仰的师复离去尘世已四五年，所可凭吊者只有一纸的遗像而已！现在旧话重提，又是十一个年头了。我自认识了师复的言行，便无时不把他放在心目中来做模范人物，可恨我的劣根性，不时为物欲所蔽，终于未能成一个纯粹的师复信徒。当了个师复死去的十一周年纪念，我感怀往昔，禁不起无穷的悲感袭来！

师复的一生精神在于能言而又能行：谋炸暴徒李准而断了左腕，《民声》的文章经济交责于一身，以印机为命脉不肯断之以活一人，以死自守不食肉的主张。这些在中国式的无政府党里头，能邀阿谁稍稍一盼的呢！他们那些自给不暇的人，自然无暇管这些闲事。那些生活已经丰富或升了官发了财的呢，酒肉徵逐，狗苟蝇营，便是他们的功课，谁耐烦理这些鸟事：有什么经济上要他们援助的事么？他们的金钱甯愿化给野鸡和烟馆；有什么事

业要动他们贵手的么？他们甯愿打打马将，吊吊膀子，这还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若是政客土棍呢，自然不必管，可是什么主义还挂了他们的满口，什么的主义者还做了他们的虎头牌啊！唉！有些便以老前辈自居，高兴时俊管开开尊口，谈谈乌托之邦，架子倒摆到十足，至于先觉觉后觉的责任他们是置之脑后的。还有些是迷头埋脑读他们的死书，着他们的鸟文，一若大同的世界便在其中，此外便是多事的。至于以主义为敲门砖，出风头之具的，更是下品的无政府党之尤，不堪一道。倘是师复尚健在，见了还班光怪控离的所谓无政府党，岂单是如吴老头所说的只有加入国民党而已呢，还不摇头叹气他们的太不出息么？

遇事不愿小节，马虎随便，我人之所以不及师复者以此。无论个人或公众的卫生，在我人是漫不在乎的，以为革命只是喊喊便已尽了能事，谁耐烦这些劳什子；所以尽有些一面喊着革命便一面干看如宿娼和抽大烟的堕落勾当。师复之所以能以身殉道，或以为由于他的热情；但他这些热情是从那里得来的便无人过问。其实我们观察那人是否能尽忠于所务，由他的小节便可看得出来：师复不单对于主义是鞠躬尽瘁，就是连带的对于素食等也能以死自矢，这种不弃小节的魄力，何等的令人景仰。反之，坐在人力车上还大骂车夫误了他赴劳工会的劳工运动者，宿娼的妇女解放论者，抽大烟的卫生家，他们的言和行是这等的矛盾，还能望干得出什么好把戏来呢！不要说那沉迷于酒色和烟赌的人们吧，单说那些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之流：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以昼作夜，早上非睡到日上四竿是不起床的，他们不会利用早上空气清爽的时光，也不在意迟眠晏起是如何碍卫生的，所以干起他们的所谓革命事业来得尽管起劲，也不免费时失事，若是希望他们领袖群众到模范之路，那不是正如粤谚所说「食矢痾饭」一样的难事么？总之，事无大小，不看轻，不殚烦，这才真担当得起革命的担子，可惜在谈革命的人群中有如师复其者，在那里找得着半个呢！

参加工团运动，虽也是师复所主张，但他所用的手段，武断的说也不外是扶助，或引于正轨而已。有些人以为劳工是无智无识的下流人物，欲参加他们的运动，务先迎合他们的心理，无论嫖赌饮吃，只要是他们所好的，都和他们同流合污，这才干得出好事来，归根弄到一个工团恶化，成了一个乌黑的活地狱。这些劳工的领袖们，自以为被群众所信仰，也便欣然以革命成功自鸣，那知好好的一班群众，无形中便给这些领袖黑化，如果这些领袖先前是纯洁的人物，因他卷入漩涡故，便也堕落到不堪了。这样的劳工运动，不特不能促进主义的成就，还要养成主义的恶障，这岂是师复初意所料的呢！假使这些参加工团运动的劳工领袖们，稍肯一为主义的前途着想，而以师复的引人向上的「心社」社约（如不食肉不饮酒不吃烟不乘轿及人力车等）来标榜，则无论怎样下流卑污的群众，多少也受了这种潜移默化的好影响，为主义的前程无形中添了许多生气，又何至自暴自弃，把纯洁的劳工运动，弄得一团糟呢？

在时间上占了三十一年的师复，他不死于失恋，不死于穷困，不死于强盗之手，而死于为主义尽力，这可说是自作自受——活该！谁不叫他如一般的主义者，谈而不干，干亦不起动，谁叫他断了左腕还要只手来死力维护民声，谁叫他不牺牲了主义的命脉来苟延自己的残喘！如果他肯迷头于利禄之途，那尽可保险他有一般老人的长寿，何至终于「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呢！不亦大可哀哉！！

新世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师复十二年祭日

师复与我及我们

(三木，即李少陵)

当我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我虽然有了十七岁的年龄，但是我一点事体也不知道——不要讲甚么学说和主义——我的唯一事业，就是读死书；我的唯一目的，就是毕业以后，怎样可以去攫取一个小学教师的饭碗或一个机关的小位置。

忽然于一个严寒酷冷的寒假期中，在一位朋友处见到一部《民声》。我因为天冷无事可做，便向那位朋友拿了这本未曾见过面的书来看。那位朋友起初表示不愿意给我看的样子，因为已被我拿在手中来了，也没有法想，只好对我说：「这是一本奇书，我从千万里带来湖南的，请不要随便看过了——尤其不要损坏！」我听了那位朋友的话，只好小心谨慎，闭着门儿，演那「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故事！

我虽然注意来读这部书，可是这时候的我，因为理解力太弱——也不仅是我一个人，这时候的湖南人，大都在做梦期间咧——又从来没听见人说过甚么主义，结果，把牠当做一部小说一类的书看过了。因为我那时决不会是想到「政府」是可「无」的；「产」是可以「共」的。

我嘻嘻哈哈与那位朋友说笑了一回「不吃肉，不讨老婆」的和尚笑话，我便丢开书走了，我脑筋中只有一个印象——一个会做文章的师复。

再过了二三年，我有二十岁了，我见了《民声》第二十九期的通告，知道师复死了。我一口气将他的传略读完以后，我深为叹息他「不幸短命死矣！」同时我又佩服他是一个不怕死的志士，是一个艰苦卓绝的革命家，是一个牺牲个人以救人类的救世主义者，是一个不为外物动摇的真英雄。简单说，我只知道一个英雄式的师复。

我到了上海，与几个师复的旧友相往还。他们将师复的生平全般告诉了我。他们将师复的遗像赠送给我了。他们将师复的主义告诉我了。我不断的揣摩他的思想及其人格，才知道他是一个热烈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介绍无政府主义给中国人的开山元老。

这时候我才认清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师复。我特此才切实地研究无政府主义，并参与无政府主义的活动。

又过了几年，我跑到广州，得着同志的介绍，到了师复的家里。我瞻仰着师复的伟大的遗像，我几几乎要掉下泪来。后来与工界上的朋友往来，问及工会的历史，知道师复的伟大，不仅在个人的人格，文字的宣传，而在他的实际运动。在民众方面，生长了不少的花苞。

南洋同志回来，也如此的说：「南洋的工人及学生的组织，大都直接或间接得自师复的指导。」

我现在才明白了——

一个主义有方法有力量的师复。

他死了，死在一个荒岛上，除开几个穷苦朋友外，谁肯去料理他的尸骨呢？

他葬了，葬在一个荒林中，除非几株山花，几只小鸟，几头野兽，谁肯去照顾他的孤坟呢？

他化了，化成了壤土，化成了植物，化成了气质，除非几个热烈的同志，将他的精诚收藏在自己的脑海中，谁肯来开会纪念他呢？

自然的，他既不是国父，自然没有许多国子来孝顺他；他又不是世界革命的导师，自然没有世界革命驯羊来纪念他；他的生平，是一个被政府驱逐，被资本家忌恨，学究轻视无地自容的叛徒，自然祇有我们三数个被人唾骂的流氓来替他呐喊几声呵！

我们当真万死！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便已预备呐喊几声，印行几部小册子，来纪念这位叛徒，可是时间过了，我们的声音，还是没有颤动；我们的册子，还是没有印行。今年的期待又到了，我们到底有怎样的表示呢？仍然不过是从囚笼里抽，出一二小时的工作，

来做成这部小册子！

小册子印行了，纪念时间过去了，我们的工作完了！

呜呼！完了！当真完了么？同志们呀！不要学滑头！不要做懒鬼！要振作精神，奋勇向前啊！

要有师复那样刻苦自励的精神！

要有师复那样持久不变的毅力！

要有师复那样不屈不折的勇气！

要有师复那样透明清晰的头脑！

要有师复那样投身民众的活动！

要有师复那样多才多艺的能力！

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的——

刊印《师复文集》；

建筑师复学校；

开办师复公园；

实行师复主义！

我个人被救了，这完全是由于师复的引导得来。我始终相信我的唯一道路，就是无政府主义；我愿始终不懈的来担负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工作。我愿受人唾骂，受人驱逐，受人排斥；不愿受人怜悯，受人爱护，受人抚养！我愿继续师复未竟之志，将个人的力量，个人的精血，来栽培这朵未开的无政府主义之花！

我愿我们的同志，不要被邪说蒙蔽了你的思想！不要被利禄熏黑了你的心肠！不要被势力钳制了你的行动！不要因环境改变了你的本衷！我们大家都要时刻取法师复的为人，勇往直前的猛进！打破一切障碍，创造无限的光明！将你的心血，去激励一般人的同情心；好像师复所照示给我们的一样；将你的事业，投入一般的民众，如同师复所赐给民众所一样。然后由小组织，而大联合。成立东方无政府主义者大同盟，开始东方的无政府大革命！

从纪念师复谈到无政府主义

（毕修勺）

一种主义的实现与否，完全在于信饰此种主义者的努力如何；这犹之乎一亩田的是否有良好的收获物，完全要看种这亩田的农夫曾否做过相当的劳苦工夫。如果信仰主义的人有大无畏，百折不挠，以主义为第二生命，甚至于列主义于生命之前，于主义有益的事，虽粉身碎骨亦所不却，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此种主义就不难有实现的希望，倘若它是合理的：我们读史，见到许多莫名其妙，违反逻辑，完全人为的学理或主义在历史的过程上演了不少的惨剧，占了不少的势力；例如基督教在欧洲几乎做了二千年的主人，虽然它所希冀的天国未曾实现，但一般教徒却享过人间天堂的幸福，连南面独尊的寡头君主有时都跪他们膝前，听候命令。不合理的基督教教义为什么能这样得一般民众的尊崇，受一般治者的欢迎？大原因当然在民智未开，迷信盲从或治者利用之以自肥的所致，可是初期的基督教徒的努力、牺牲与殉道的精神，亦未尝不是其中原因之一。天下常有在后人想来极不可思议的事物，例如十字军之东征，为夺耶稣的坟墓，虽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牺牲了几千百万人的生命，亦奋勇而为之，在我们稍具理解力的二十世纪的子孙想来，真不值一笑，而且太息他们的愚蠢残暴，几无异于禽兽；殊不知当时的人们皆以为为此而捐躯乃人生最大之光荣，行之极安于心。这自然是人类的一种大错误，但也可见出有信仰心而又能努力的势力，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师复，想到我所敬爱的师复的精明，以身殉道，

以主义为第二生命的可羨可慕，尤其是在乌烟瘴气的中国，有这样纯洁的人格。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在中国只有他可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他无时无地不以主义为自己人生的目的，殚精竭力，使之实现于世。你看他临死时给友人的最后一信中有：

「……余之忧《民声》，比忧病为更甚。倘《民声》呜呼，余又真成为不治之痼病，则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

可见他看主义之重，远过于自己的一身。他病剧时，友人多以卖《民声》印机作医资劝他，他终答：

「此吾党主义东方命脉；断之以活一人，吾不为也！」

何等悲壮可风。我们的不努力，不长进，竟令无政府主义与师复同葬支那之黄土，思之无愧于心否？

师复离我们而去已有十二年了，回顾这十二年中，我们继起者的工作如何？无政府主义虽然未尽葬于支那的黄土（这是主义本身的不灭之故），但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实在无异于消灭。

现在有些同志说我们应该有组织，另外有些造谣中伤的敌人说无政府主义者不主张组织，专尚空谈，言而无物。噫！我们有目可视否？我们不见师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团宣言》么？

「……又宣言于支那之同志曰：无政府共产之实行，赖乎吾党之实力。而欲增进吾党之实力，则联合全体，一致进行，实为今日惟一之要务，凡我同志，当各在其所在地与宗旨相同者联络为……，相其情势，创设自由集合之团体（或为秘密之组织，或为表面研究学术之机关），以为传播主义、联络同志之机关，以为将来组织该联合会之预备……」

我们失师复已有十二年了，我们几乎把他的言论也掷之于九泉之下，否则为什么以上这一段话竟无人顾及呢？敌人昧心造谣不足怪，我们继他面起的人为什么也置之周闻呢？在这纪念师复的时候，我不得不叹我们同志之率负师复的苦心。

现在我乘纪念师复的机会，来谈谈师复死后无政府主义在中罔之不振的原因。

一、一般反对论者都说无政府的理想是极好的，是无可非议的，是人人所盼望实现的，可是大地茫茫，人心不良，此美妙之无政府主义不知何时能见诸实现，「还在不可知之数，所以还是做切近的工作较为有益。这不但反对论者如是说，就是所谓同志也有许多这样想。如吴稚晖老先生说笑似的说要三千年实现无政府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好供反对论者以无稽的话柄。这可以说对无政府主义无明晰的了解，无确定的信仰的缘故。因无明晰的了解与确定的信仰，所以对于主义就马马虎虎，可有可无，专门做与主义漠不相关甚至相反的工作。有一次我与一个曾经在政治中过过生活的信仰主义的人谈天，他以觉悟似的，忏悔似的语调说道：「我之所以堕入政治旋涡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对于主义无确定的了解与信仰。……在政治上混了几十年的生活，……不十分注意我们主义的原理。……」这位同志现在已宣言：「恢复我的自由了。」所以，无确定的了解与信仰，在我看来，的确可为中国近年来无政府主义不振作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人大概都有不专一的通病。儒家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话，实可为代表。一件东西未完成，就想做别件东西，做来做去，一无所成。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也脱不了此种毛病。所谓「活动」「活动」，有时活动得太多方面，结果徒耗精力。

一无所得。同志们，请扪心自问，不专一是不是师复死后无政府主义沉寂的原因之二呢？

三、有人说：「假使你们无政府党有几千万大洋钱放在这里，信仰你们主义的人一定很多，恐怕有磨至杳来之概！可惜你们没有钱！……在现在的中国没有钱，哪个信仰你们的主义呢！……」唉！天啊！我难过，我怀疑他的话的真确。现在中国所谓革命的潮流不是澎湃极了么？难道做革命运动的一般志士。都惟钱是图的么？这未免太看轻我们的革命志

士了！不过，话虽如此说，钱实在是很紧要的。假如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有如他说的那么多钱，的确有许多投机的先生们来入无政府「党」来代我们作运动。这是不离奇而合理的揣想，虽然这些先生们终无益于主义。老实说，经济的压迫，时常为我们宣传的障碍。同志因生计的问题不能献身于主义的很多很多。我们的宣传——即就出版物说——也因无经济不时辍歇。所以无经济亦未尝非无政府主义不能扩展的原因中之三。

四、我听到少数同志说：「我信仰无政府主义好了。我觉得无政府是社会进化上的必然的结果，何必斤斤于要牺牲现世的幸福而不享，徒学宗教家的苦修精神呢！」唉！师复！我想到你说的：「此吾党主义东方命脉，断之以活一人，吾不为也！」「余之忧《民声》比忧病为更共……」的金言。我觉得我们后起者太对不住主义及你，你的牺牲，你的沟道，你的以主义为第二生命，有少数所谓你的继起者以为是笨伯的行为咧！这当然也是无明晰与确定的了解与信仰所致。我可以少说少数享乐主义者的作为，以主义为装饰物，为出风头的先生们的行动，是我们主义呈消沉现象的原因之四。

五、古语说得好：「欲速则不达」。现在一般人作事大概都有急于成功的念头，而我们同志中也不乏其人。「希望愈大失望愈大」是必然的事情。主张无政府主义而又有急于成功的念头（我们当然很希望无政府早日出现，可是切不可有政党式的那种希望，我所说的急于成功的念头是指那类的希望），往往容易灰心变节。「只顾耕耘，不管收获」应该为我们的座右铭。近年来有少数同志耕耘不顾，却管收获，那能有好的现象？那能不自叹主义难于实现呢？这也算是原因之五。

其余还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如政治的压迫，同志间无良好的组织无互相谅解的心理，无系统的工作方法，群众方面因知识缺乏，见近不见远，沉迷于政治运动中等等，言不胜言。

师复哟！总之，你有我们所无的，无我们所有的。我们有的是不努力，不会牺牲不能以主义为第二生命，你有的完全与我们相反。师复哟！你去了！剩下我们这些不长进的人，我们的主义那能不葬支那之黄土啊！师复哟，我怨天不予你以较长的年寿呀！

师复！你知道要主义之实现，非有十分的努力不可，如你尚存，见到我们现在的种种情形，不知要如何的悲伤呀！

同志们呀！我们可以醒了！支那的革命钟毕竟要我们去敲咧！我们果然无痛改前非的勇气么？

纪念师复的一点感想

（警秋）

一提到纪念师复，便觉有无限的感慨！因为自从他在沪甯铁道医院断气之后，他的身体由温软而冷而僵的进棺材而入土；于是他手创的《民声》也就由断续不定的而延期而停版了！在表面上说：似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宣传机关，从此完事，同时也有人联想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也就几乎完事了！有了这种错误，所以这几年来，有人说：无政府主义是梦想主义，是菩萨主义，是清高主义，是不合中国的主义，最近泽借着吴老的一句随便谈天，便说是三千年才能实现的主义，说到这里便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师复先生之可敬；因为他知道主义是要人力去行的，所以他为主义尽力到死，今日也才引我们来纪念他！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敬佩吴老先生的诚实，因为他老先生见到现在无政府党人的努力程度，以及他不愿意党人苟且挂冒牌的苦心，这是我们不得不倾倒的地方，现在他老先生这一次又说了：只要人努力，五百年也可实现的！我想现在一般人又将说无政府主义是五百年实现的主义；说到这儿，真不得不为中国一般口挂主义主义的先生们伤心！口中充满了主义，实际

却什么主义也不理会！不说远的，中国革命十六年，弄得军阀骄横，生活成了非人的生活，皆是由于躺在鸦片烟灯旁空说的毛病！我们简单的告诉一般爱谈主义的先生们，无政府主义的学理虽繁杂，撮要而言：是想要将人生弄成……生活平等，男女自由的节目，至于何时实现？只看人们需要热门说来我这两件事的缓急为期！至于人们说：无政府主义是梦想，菩萨，清高，不合乎中国人的话，那我们只有请人们自己去答复；生活平等与男女自由两件事，是否梦想，菩萨，清高，不合乎中国人？

想起刘师复

（丝丝）

偶然从旧书堆中检起一本《师复文存》！想起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的生平，再想到中国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变节，不禁感怀无量。

记得吴稚晖有一对挽刘师复的联如下：

刘师复只手擎天

吴稚晖五体投地

我觉得这一对挽联写得真好。它不但对仗工整，对于刘师复的伟大，也表现得相当恰切。刘师复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时候，会经单独一个人办刊物，从写文章判印刷，只由一个人担任，就这种情形而言，真可说是只手擎天。他为着要炸死袁世凯，在制作炸弹的时候，把自己的一只手炸坏了，这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只手」。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名人，很多在中途变节。张继是变得最快的一个。在他提倡无政府主义的时候，他标榜不作官，当他有参议员可做的时候，他就去当参议员了。最后，他和吴稚晖一样，由无政府主义者的身分，变成蒋介石先生的御用人物。当张继作参议员的时候，刘师复就以同志的身分，发表一件质问张继的公开信。如果今日刘师复复活，看到吴稚晖和张继这些人的嘴脸，大概是不能免于痛哭流涕的罢。就刘师复的全节而死，和他不但能谈理论，又有实际行动而言，他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只手擎天的。

我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我认为无政府主义有不少的缺点，但是把刘师复和吴稚晖张继之流比较起来，我们对于刘师复的只手擎天，确实要五体投地

（一九四七，四，廿贰。）

我所知的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片断

（金中炎）

原作者为金中炎，文中记叙有些许不实，请谨慎识别；此外，由于补充

②为复述《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内容，因而略去；本文错字已尽量改正。

本文的材料，是我当日从不同的地点时间，不同的人物叙述，现凭追忆写出，其有关文件，亦从当日看过的书刊中忆写，片断零碎，实欠完整。我本身又非无政府主义者，其全面内容，所知尚少，错误遗漏之处，希为补充指正。

一般的活动概况

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据其中人说，是无组织规章，无领导支配的；他们志同道合，

随时集会，没有固定地点；他们商谈讨论时，采取茶叙、郊游、诗歌小会、学术座谈…方式，总是合则聚，不合则散，绝不拘束或惩处，这是他们的主旨，因此他们的活动，是多式多样，有大有小，有暗有明，有短暂，有长远等等，为着了解其大概，得先把无政府主义者在广东活动的主要人物刘师复提一提。刘氏的事迹王安、司徒剑、叶天仪都和详细说过。（注一）刘是中山人，早年曾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返香港办报，创办女子学校，鼓吹反对强权统治。1907年，在广州谋炸水师提督李准，因制弹失慎，胸部受伤被捕，在中山县过了三年监狱生活，1909年释出，即往香港组织暗杀团，以推翻强权，实行无政府主义为号召。民国成立后，刘氏在广州仍极力倡行无政府主义，并致力于著述和翻译无政府主义理论，编印世界各国无政府主义者活动情况的书刊等，他还发起「心社」的组织，并成立「晦鸣学舍」，出版《民声》（详情见下段）。后被查禁，迁往上海秘密刊出，为逃避摧残，伪称在日本东京出版。刘在上海又联络其同人组成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发表告群众的宣言书。随着公布了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的政治目的和采取的手段（注二）积极活动。不久之后，广州也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刘氏一方面要联系同党策动各种团体的成立活动，另一方面要翻译著述和出版《民声周刊》。刘因体质素弱，宿患肺病，1915年春病死上海，时年才三十一岁。当袁世凯窃国时，其同党有对刘建议先用暗杀手段，摧毁袁氏，然后再从事主义宣传、联络、扩展工作，其大要《民声》曾刊过。刘氏审度形势，认为只用武而不用文，不能达到目的，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恐或因之中断，故未接纳，而采用一面传播主义，一面采用暗杀暴动等手段。（见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政治目的和手段）各地负责传播主义执行纲要的，如上海，广州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等，只称曰团体行动，实施手段订定后，交由各地无政府主义者去实行。刘氏本人则以大部分时间精力从事于出版译著工作。

刘氏在广州所成立的「心社」及「晦鸣学舍」各有其不同的活动范围与任务，「心社」是1912年间成立的，采取绝对自由主义，没有规则章程，说是「各凭良心以相结合」，它的主旨是：「破除现社会的伪道德以及恶制度而以人的良心上的新道德代替之」。另订有社约十二条：(1)不食肉；(2)不饮酒；(3)不吸烟；(4)不乘轿及坐人力车；(5)不用仆役；(6)不婚姻；(7)不称族姓；(8)不作官吏；(9)不作议员；(10)不入政党；(11)不作海陆军人社；(12)不奉宗教。凡有能履行这十二条规定的就是社友，其遵守与否，各问良心，并无罚则，可见「心社」的任务，其作用侧重于使它成为联结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核心团体，使他们之间在精神上有一种联系，主要是对内活动的。「晦鸣学舍」的活动，主要是对外，是有行动的，除在宣传上刊送各种无政府主义书报外，并标榜其倡导社会革命，促进世界大同的八项纲要，其纲要如下：(1)反军国主义；(2)共产主义；(3)工团主义；(4)反家族主义；(5)反宗教主义；(6)语言统一；(7)素食主义；(8)万国大同。八项纲要中有三项明明指出要反的，所以它自然会有行动了，由于它有行动，所以当日北京政府防查极严。

自广州的「晦鸣学舍」被封，北京的沙淦（又名愤愤）、陈翼龙（是无政府主义人物）被捕杀，其时国无论是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一律受到严禁，并查缉其负责人员，目之为乱党。因此这时国内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表面上暂归沉寂，但是仍有地下活动的，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秘密，连通讯地址，也不是公开，如上海的通讯处，是美国信箱913号，南京无政府主义讨论会是58号信箱等。

广州方面：同样明静暗动，当日为激励无政府主义者坚强工作，「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会印发了告同志书，其中有「吾人惟有预备实力，以对付外来之干涉，自誓曰决死、曰毋畏」等词句。（注三）态度是较前强硬，在实际行动上，也有表现。例如从广州远赴福建漳州策动工作的有胡某，驻在上海常与广州联系工作的有章某（名字不详），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所公布的政治目的和手段广州同志社是照样去实行的。

其对国内除上海、广州有同志社的建立外，在常熟有无政府主义传播社，南京有无政

府主义讨论会，广东省各县也有他们的分子在传播活动，比较显著的是新会、东莞、三水等县，三水并有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物（姓名记不得），成立阅书报社，暗中宣传无府主义，鼓动人民反抗暴政（《民声》似乎刊过，但追忆不大清楚）。各地的活动情形，大致就是各就其所在地区环境上的可能或明或暗地作主义的宣传，以及传递刊物，联系同志等。

无政府主义者除上述的团体外，还有它的外围团体，在国外的如巴若夫的「科学会」，瑞佛氏的教「育会」，国内如各地的世界语机构等。在各国工团成立的进程中，亦有用团体名义出头的，如农会则以「农业研究会」等，我国各地工会，初期筹组，为避免政府干涉阻止，也每每采用此种方法。

宣传刊物

（1）《民声》原名《晦鸣录》又名《平民之声》，后简称《民声》，是七日一期的定期刊物，主编人刘师复，地址广州西关存善东街八号「晦鸣学舍」，我看过大的有十多期，《民声》是标榜着凡当代一切新发明的科学，足以促进人民生活者都辑载。但主要是倡行无政府主义，和刊译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著述，介绍中国及世界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些活动情况，世界各国工人罢工概况。其中刊载有刘师复指斥江亢虎是冒牌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江氏也有文面反驳，以后还出版了名「洪水集」的刊物，专载反驳刘氏等的论文。江氏脱离无政府主义者而另组中国社会党的叙述。张继是充当了国会员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背叛分子，他原与刘光汉等同在日本与日籍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游，极力倡行无政府主义，其后刘氏返国，做了满清两湖总督端方的幕宾，张氏返国又做了国会议员，并任议长，故刘师复一再撰文指责）等文章，《民声》一共出版了二十八期，自刘师复于1912年组织了「晦鸣学舍」后，于翌年八月创刊，除刘本人主编及写稿外，还有郑彼岸、黄文山（又名凌霜）、黄尊生（又名鹄声）、区声白、许论博、梁冰弦、林君复等支持和撰写文章。该刊因经费没有固定，只凭各方签助、筹募、书价三项所得来维持，刘氏主持颇感艰苦。王安亦曾签助过，但为数不多。又以当时政潮起伏不定，赞助刘氏者虽极有心，为避免麻烦起见，多不敢露面，签助款项者，均随意用一别名，如恨强、梦觉、寄凡、天则、素灵、复生、优仔、悟元等，亦有因无政府主义者是反对姓氏宗族的，故签助者只用名而不署姓，以此表示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信从。但亦间有用真姓名的如陈廉伯、林景云等。至1915年三月间，刘氏病死，《民声》由林君复主持，继续出版，迨1916年秋，刊行至28期时，因撰写者或已出国，或分散各地求生活，集稿筹款都有困难，乃由梁冰弦提出，暂将《民声》改为无定期刊物，经过上海，香港，广州的《民声》关系人互相通讯商定，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印刷费和稿子解决，随时出版。

当《民声》在广州出版刚刚两期，即受到当时广东的统治者龙济光所严禁，查封「晦鸣学舍」，缉捕其负责人。据1927年江门市政府编辑室主持人叶天仪说（当日我亦在江门工作）龙济光查封「晦鸣学舍」时，学舍的人事前已有所知，人都跑光了，一个也未被捕获，也未遭受到什么重大的损失。刘师复随把《民声》迁往澳门黑沙湾十一号复刊，又被龙济光饬令广东民政长李开侁，照会葡萄牙领事，禁止《民声》在澳出版。葡萄牙允诺是项要求，通知澳门当局查禁，但《民声》在刘艰苦挣扎下，仍编辑了第三、四，两期在澳门秘密刊出。嗣北京的袁世凯政权，又令外交部照会葡萄牙公使转知澳门严禁，并追捕其负责人，刘以《民声》在澳无法继续存在下去，迫得暂时停刊。后迁上海，仍是秘密刊发。

（2）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定期刊物，除广州的《民声》外，其他在国内国外刊行的，为数众多，如1907年间，李石曾等在法国巴黎刊行的《新世纪》华文周刊，又将蒲鲁东、巴宁、克鲁泡特金等著述译成华文，出刊小册子，宣传的主要对象是留法学生及华侨中的知识分子，国人之在国外研谈无政府主义者，即以此为开端。至1910年，《新世纪》停刊，

与此同时，有留日的张溥泉（张继）、刘光汉等在东京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秘密出版《衡报》，共同干其「安那其」事业，《衡报》因刘氏返国，张氏赴法而停刊，国内更有在南京出版的《一九一五杂志》，该杂志出版时各商店无人敢承印，后由一商店暗中承印，刊物面世，即被当局严禁。其承印之商店店东亦被拘捕。后虽查明店东系以做生意为目的，非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物，得准保释，但此种恐怖情形，是使人谈而生畏的。此外如小册子单行本的刊物有《无政府主义浅说》、《真理丛刊》、《安那其》、《伏虎集》、《安那其主义讨论集》、《世界风云》、《世界工会》、《军人之宝筏》、《传播明信片》、《总同盟罢工》等多种，《伏虎集》是刘师复死后，由梁冰弦搜集了刘氏生前与江亢虎论战的文件编辑而成的，顾名思义，是一本抨击江亢虎的集子。《民声丛刊》、《无政府主义真理》、《克泡特金自传》、《告青年》、《面包略取》等等，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出版的刊物，用以宣传他们的主义的，因事隔太久，何地何时出版的已记不清了。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华侨方面的宣传，也不遗余力，在南洋一带，也有刊物《正声》的出版，宣传的对象，是华侨中的工人。因《正声》远在国外出版，所以它的详细情形，不大明白。

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之活动，自刘师复死后，其中分子有的已当了国民党政权的官，如刘石心、天心等。有的专搞反动工会，如李德轩、朱敬、陈炳等。有的亦官亦学（像办世界语讲习学校），如区声白、黄文山、黄尊生、梁冰弦等。

1936年，刘师复的胞弟刘石心曾随养甫回穗，任广州市社会局局长（所谓社教合一的），当时手下要员，如秘书黄艺博，第一科长黄一鸿，第二科长罗粤峰，第三科长刘帆声，第四科长谭祖荫，第五科长区声白，市一中校长黄文山，二中校长梁天泳，均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赞助过它倡行的人物，区声白在1938年广州沦陷后，充当了汉奸，做广州市伪社会局科长。

记得有一次，叶天仪曾拿了一本没有面底的小册子我看，书名叫做《雪社诗集》（似是1926年后出版，是不是期刊已记不清楚），说是在澳门出版的，据说「雪社」的人物，其中有当年刘师复在澳门秘密继续出版《民声》时的得力精助者，「雪社」的分子，有无政府主义者在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雪社的成员，多以雪名，如秋雪、宇雪、印雪、冰雪、抱雪、卧雪等，也间有不以雪名的；如草衣、哲士等。惟多不冠姓，名字想也不是常用的。我看这集内的诗句，五绝七律都有，作者确多以雪名为署。我非诗人，也没多大注意，但其中有「人到飘零更护花」、「霸才今日已无多」、「剑有光芒亦可凭」、「多才到底天人忌」、「捭阖纵横古所无」，等等的句子。寓意何在，颇耐寻味。叶又说：「这些人有的是遁世文人，有的是辛亥时期的革命者，他们对于当日的政治不满，自是事实，但除了吟诗填词外，在外表上却未见他们有什么其他的行动」。这一事似是题外，但我想起《民声》的「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句子，又以其同人曾协助刘师复密刊《民声》于澳门，故并录出，以供研究者的参考。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初稿

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补充

补充

①王安是我的世伯，在广州市校任教很久，当过市小校长，曾介绍我会见过区声白，对我说过很多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介绍我看过《民声》十多期和《无政府主义者浅说》等刊物多种，其子在勤，也给我解决过职业，因而获识了李家英、陈炳等。1927年间，我在江门工作时，又结识了司徒剑、叶天仪、朱敬等。他们不断介绍了很多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我看，如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告少年》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出版的刊物，他们还很多次对我说过有关无政府主义者在各地活动的概况。据司徒剑说那时的新会城及篁村都有他们的分子在活动。叶天仪曾把一本天心在上海发表的《告青年》小册子给我看，

写法是仿照克鲁泡特金在巴黎大学所发表的《告青年》差不多，内容除了反帝反资本之外，还诋毁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说它们只是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质上既有府，政府的本身就是剥削，绝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是要无政府主义才是真正革命，号召青年们要朝着他的路走。但时间不久，叶又对我说：「钟天心被孙科收买了，已跟随孙科做官，钟氏大放厥词的目的已达，此后就不见他再有这类言论发表」等语。

② （略去）

③ 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告同志书，大要如下：

人生于有政府之世，而作无政府之事，自必身冒大难，以与强权相见，强权既未摆脱，吾人自难优悠自在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之理，强权乎？反抗耳！吾人惟以至死不朽之精神，与此强权恶战，强权愈凶，则反抗亦愈烈，最后胜利必将属于吾人。顾吾人所组之同志社，文明国度，本不干涉，但吾国不足以言之，故吾人有预备实力，以对付外来之干涉，其他不必文也。近来上海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已成立，读其宣言，发人猛省，乃同志中有首鼠两端，畏法惧罪者，适足为无政府党人之羞耳。诸君乎！为实行神圣之主义，必先以死自励，请先自誓曰敢死、曰无畏。（原文颇长记忆不起）

关于刘思复之暗杀活动

（郑佩刚）

郑佩刚，师复之妹夫，中国最早的一批安那其主义者，错字已尽量改正。

十九世纪末，欧洲社会民主革命运动高涨，以暗杀作为促进革命的手段之一，在当时是很盛行的，特别是俄国虚无党人愤于沙皇政府之专制、横暴、腐败，起而进行暗杀沙皇，暗杀官吏，消息不断传来，我国革命志士亦受其风气所影响，以为暗杀可以除暴惩恶，杀一警百，于是扩大宣传以唤醒民众，以振奋人心，来推动革命发展。因而有吴樾在京津车站炸五大臣³，史坚如在广州炸巡抚德寿⁴，徐锡麟在安庆枪杀巡抚恩铭等壮烈事件发生⁵，政治暗杀层见迭出。

香山县（今中山县）爱国志士刘思复（即师复）对先烈英勇表现非常景仰，1904年春在石岐开会追悼陈天华⁶、冯夏威⁷两烈士时，思复会献挽联云：「京津站中，亦大有人，疼寂寂无闻。独二公享此馨香，曷能瞑目？支那本部内，早非吾土，叹哀哀亡国，问我辈具何面目，来赋招魂！」他认为反对万恶统治者的斗争，不应该采用消极的懦夫态度，应该像吴樾那样激烈地冲击。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立同盟会，刘思复与郑彼岸等恰在东京留学，成为第一批的老同盟会员，同时也结交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思复就是在一个俄国虚无党人那里学会了制造炸药和炸弹的。

一九零六年春，刘回国，宣传革命，联络各方爱国志士，积极准备条件，伺机起义；

³ 清廷为欺骗人民，伪称即将立宪，派大臣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宪政，企图换汤不换药，向外国统治者学那更狡猾阴险的奴役人民新手法。——原文注

⁴ 兴中会会员史坚如从紧贴巡抚衙门的隔邻民房内掘地道通入衙门地下来炸德寿。——原文注

⁵ 光复会会徐锡麟混入清政府，捐资得为安庆巡警道来进行革命。在某会场中，开枪击毙恩铭。——原文注

⁶ 著名爱国作家，《民报》记者，著有《猛回头》……等书，因愤国事，蹈海死。——原文注

⁷ 一九〇四年美帝强迫清廷更苛的「华工禁约」，同时在美国各地掀起排华运动。华侨工人冯夏威（南海西樵人）为了抗议美帝国主义迫害华侨，号召全国同胞坚持抵制美货，废除苛约，立下遗书两封：一封是《全国同胞书》，一封是《致美事书》，为了激发全国同胞反美爱国热情，堵绝美帝的威迫利诱妥协道路，遂在上海美领事馆门前自杀示威。——原文注

同时在广州仓边街某试馆赁一房，开始进行暗杀活动。那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阴险凶恶，多次残酷镇压革命起义，破坏地下组织，大家恨之人骨。为了打开局面，非先除此獠不可。

某日，刘在室内秘密制造炸弹，准备暗杀李准，不幸在安装雷管时，不慎爆炸，重伤左腕。近邻是伍汉持医院，伍亦同盟会会员，闻声赶到，见刘昏迷，即将所有文件焚毁。不久警察亦到，将刘拘押，送进韬美医院疗治。医生决定将左腕锯掉。在医疗期间，党人千方百计营救，有的打算把他劫走；有的还建议秘密送给他毒，如一旦抢救不成，将被杀头，不如让他自杀，免受折磨凌辱。但因看管很严，无从入手。痊愈出院即被解往巡警道受审。刘伪供为三水县人李德山。后来被李准的一个幕僚郑荣（曾做过香山县知事）识破，要巡警道将刘移交李准审理。各亲友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幸而得判为嫌疑犯解归香山县监禁。始免陷李准毒手。

刘在狱中，十分关心外间革命工作的进展，同时也抓紧时间进行自学、著述。有《粤语解》、《佛学大意》、《寥斋笔记》等投刊《香山旬报》。《香山旬报》是他的挚友友郑彼岸主办的，作为同盟会在石岐的地下机关。当时岑春煊任两广总督，为收买人心，树立个人威信，在某些方面故作姿态，有多少所谓开明改良措施，其中对于监狱管理方面，曾命各县加以改良。彼岸怂恿刘上呈《改良监狱议》，另一方面又同时加紧运动县官和广州士绅江孔殷等来营救他，刘遂于一九〇九年冬得释，即赴香港。

刘到港，党人在跑马地愉园集会欢迎。他就住于同盟会南方支部（干诺道捷发办庄三楼）和谢英伯一起主持工作。一九一〇年庚戌正月广东新军起义失败后，许多同志逃港，刘多方设法安置照料，解决他们生活问题，或经休整后重新派回内地。不久新军被改编，调离广州，有一部分驻扎香山县前山。同盟会迅速与之建立联系，派人打入军中，发展组织。

一九一〇年春，刘在罗便臣道另租一寓所，邀集一些人秘密组织「支那暗杀团」，据我所知，这个暗杀团在组织系统上并不隶属于同盟会。团的开办经费是李熙斌变卖家产来支持的。不久，因佣人阿兴把地址泄漏外人知道，把阿兴辞退后，叫我另租到摩士咭廿三号寓所。这一条街大多数是西洋人住的，颇便于秘密工作。团员有：刘思复、李熙斌、朱述堂、高剑父、陈炯明、谢英伯、陈自觉、丁湘田（女）、程克、林阿庸（即林冠慈，辛亥年春由高剑父介绍入团）、郑彼岸（辛亥年初夏从北京回粤才加入的）等。我因年幼，只让我担任交通员，所有该团通信均寄到我处代转。我那时在香港美孚火油公司做工，联系接头，不致惹人注意。有人欲访刘等，亦先到我处定会面地点和日期才能会晤。

入团宣誓仪式，为着避人耳目，是在夜间进行的。宣誓时，厅房四围张以黑布，当中置一圆桌，围以白幔，上面放一骷髅头，层边燃着一枝白腊烛，熄了灯，但见烛影摇红，入团者一人独对骷髅头三分钟⁸，由主盟者宣读团的宗旨、方略。团员有两种：一种是执行团员，一种是辅助团员，为着行踪不露，平日非因必要，大家都很少直接到团部。有刘和程克驻在团部担任工作，或轮流出外行动。李熙斌、朱述堂担任侦察任务，常常往来省港间。程克是河南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由汪精卫介绍与刘相识。一九一〇年冬汪精卫、黄复生等谋刺满清摄政载沣不成，被捕下狱。刘决定再由「支那暗杀团」继续进行，务杀清酋。遂安顿好团部事务；由刘和丁湘田、程克等北上，合力除贼。此时团中经费支绌，由同乡萧楚碧挪来一百元作北上旅费。一九一一年初，先由程克携炸弹北上，程穿洋服，说日语，化装为日本人，较易瞒骗检查过关。去后消息杳然。那时郑彼岸在北京主编《京津日报》，刘托他调查程之下落，亦无结果，疑程已遇险⁹。当时北京警备森严，不可能再

⁸ 据我想大概是考验胆量，同时也增加秘密社会的气氛，多少是从俄国虚无党那里模仿过来的。第一批团员宣誓时是采用过这种神秘仪式的，以后就废除了。——原文注

⁹ 满清政权被推翻后，始知当时程克已变节，投靠了袁世凯。北洋军阀时代，程曾任北京某会会长，内政部次长、天津市长。——原文注

派人去硬干，而且广东正在积极筹划起义，刘遂将暗杀清摄政王事暂时搁置起来，加紧布置在广东方面革命工作。

同年三月廿九日广州起义在可恨的水师提督李准镇压下失败了，革命精华，付之一炬（孙中山语）。据内幕消息，总督张鸣岐，对革命党人还有所顾忌，颇欲网开一面，尽量减少杀戮，但李准则死硬顽固，反动透顶，不肯丝毫放松，对于这样一个标准的铁杆奴才，著名残暴的刽子手，是绝不能再饶恕的了，是必须加以铲除的了。「支那暗杀团」在刘领导下开了几次会，讨论暗杀计划，决定侦察员由李熙斌、朱述堂担任，老马识途，各方人事和情况等都容易联系探听，主要执行则由林阿庸自告奋勇担当，此外还有两个执行员：潘赋西、陈敬岳，非支那暗杀团派去的。林阿庸是顺德农民，自幼曾受官兵敲诈、凌辱，满怀愤恨，常思反抗，恨无实力。高剑父在乡下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发展组织时，阿庸受到启发，就离家跟剑父到香港，加入了「支那暗杀团」，住在团部，担任勤务工作，对思复帮助很大，因为刘手已断，生活方面诸多不便。阿庸身材高大，豪爽乐观。我初见他是在辛亥初春。他闲时喜欢吹口琴和唱基督教赞美诗。我曾笑问他是否基督徒，他摇摇头，说在乡间常听基督教徒布道唱诗，学识几首罢了。

农历辛亥闰六月中，林阿庸、朱述堂、潘赋西、陈敬岳先后分头到广州，先由朱述堂探听李准出行日期和所经路线。十九日午时，林阿庸用一茶箩盛炸弹两枚，守候在双门底一书摊，蹲着诈作翻书。果然不久就见一簇人马来，打着水师提督旗号，前呼后拥，鸣锣喝道而来。林向李准乘轿掷一炸弹，不响；跟着再掷一弹，一声巨响，重创狗官；李准从轿中滚出，昏迷过去。卫队亦炸死炸伤多人。其余兵勇乱枪齐发，林阿庸额上不幸中弹，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至于另一执行员陈敬岳，是分派在另一条路上埋伏的，当他听说李已被炸，就急急找路回联络点，他是华侨，对广州路途不熟，又不通广州话，身穿西服，又是剪掉辫子的，遂被警探郑家森截获，搜出所携木箱内之炸弹，被捕就义。潘赋西在第三个埋伏点听闻炸弹响后即迅速潜出城外，沿长堤行至一码头，叫一艇过河南，为防避给警探搜出凶器而暴露行动，遂在江中心把藏在照相机内的炸弹，悄悄地沉浸水中。

李准被炸后，报章没有发表执行此役者是谁人，于是一时传说纷纭。甚至有卖膏药之崩牙成为出风头，竟不怕死，对人夸耀说是他干的。鱼目混珠，辱没英灵，刘忍无可忍，遂作《林冠慈传》公布于世。林阿庸有老母在乡，平日事母至孝。出发前曾力嘱如不幸牺牲，切勿让他母亲知道，怕她伤心，故刘迟迟未公布其事。

革命风暴，越来越烈，声势浩大，遍及各省。一九一一年九月（新历）四川借铁路风潮，酝酿独立。广东为革命策源地，清廷尤为恐惧，特派铁腕人物将军凤山（满人）来镇压革命，加强华南的统治。那时张鸣岐、李准已成惊弓之鸟，无法控制局势了。革命党人决定对凤山来一个迎头痛击，迫使清廷在广东的势力再度下降。凤山上海时，住在泰安栈。同盟会会林直勉拟在那里先把他结果，奈无机会。因查悉他于某日乘招商局某轮来粤，特拍一电报给我转刘。电文是：「货由某船来」。我把这暗语密电立刻转交刘思复，他就马上布置「支那暗杀团」准备行动，分头派人侦察，运弹，设埋伏点、联络点，撒下天罗地网。我记得刘当时将特制的重型猛力五磅炸弹，藏在风琴内，由香港运入广州。

凤山一向强横跋扈，不可一世。九月四日到广州时，不稍忌惮，仍威风凛凛，大摇大摆，由天字码头上岸，经接官亭去将军衙门上任。沿路五步一岗，全由旗下弁兵出哨。警戒森严。但是我们早已布下陷阱绞索，单等大虫入洞。我们的人，有的在大南城门外，摆下鞋箩，乔装补鞋；有的混入行人中间伺机行事；有的就在惠爱中至将军衙门附近恭候；有的在仓前街（今南关电影院附近）一小商店设下埋伏。这小店有前后门，可通两路。炸弹盛于一块木板上，板的一端系以长绳，悬在后门瓦檐角。凤山的八人大轿刚到门前街心，埋伏者把绳一扯，将木板牵动，炸弹倾下，轰然一声，硝烟冲天，路面崩裂。这个清廷倚为台柱、妄想挽狂澜于既倒的铁血将军当场被炸死。此役执行者是年仅十七岁之青年，名

叫李沛基（李援）。是黄兴的姨甥，徐慕兰¹⁰之次子，李应生之弟。炸弹响后，沛基由另一门从容逸去。从此革命声威大振，街上的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不敢抬头，李准自从被炸伤后，更是魂飞魄散，伤处医治数月始愈。他受过这次血的惩罚，非常害怕，凶焰稍敛。凤山死后，他更加对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有较明确的估计。频频与革命党人接洽，谋求后路。

刘等在狠狠地给敌人几次大打击之后，辛亥年秋，刘去东江一带联络、组织各地群众性武装，策动起义。十一月间全省光复后，他到广州。某日在东郊永胜寺为林冠慈烈士开追悼会，为林烈士重新装殓，安葬于红花岗。那天到会致祭的除「支那暗杀团」全体团员外并有同盟会军政府人员和各界人士，备极肃穆、热烈、盛大和隆重。

辛亥冬，华中、华东、江南各省，虽多已光复，但清廷尚盘踞北方顽抗，各路起义反正军队由于各种原因，进展不快，一时受阻，光复大业，未完成。刘同郑彼岸、丁湘田三人辞却那时在军政府中各项职务，乘轮北上，经上海去北京图炸清摄政王载沣。到上海时，遇见汪精卫。汪那时刚从北京出狱。他对刘说，现在正与北京谈判，和议将成，清廷将被迫退位，不必再北上了。以后，刘就解散了「支那暗杀团」，停止了暗杀活动，先后建立了「心社」、《民声》报、「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同盟」、「世界语学会」，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片断

（邓警亚）

错字已尽数订正。

查三水全邑自开县至解放时止，只出现过一间开智阅书报所，并无其他阅书报社成立。该所肇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乃余个人独力创办直至1905年，因我往港学英文，乏人料理，便告停止。筹备期间，曾呈报广东学务处经张鸣岐批复嘉奖，并给予通告并饬知当地营县保护有案。该所设备简陋，只有少数杂志、日报，无力购置其他书籍。原本不值得称许，学务处因其得风气之先，故小题大做，以资倡导。当时余年甫就传，一个14岁童子，竟创造这新鲜小玩意。地方官绅感诧异，迄今思之，以乳臭小儿不自量，独力难支，宜其终于搁浅。金中炎君原文谓：三水并有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物，设立阅书报社（姓名记不得）暗中宣传无政府主义，鼓动人民反抗暴政等语。显系传入耳之误。缘我1912年主编《广州平民日报》时在副刊特辟专栏，以心社作宣传阵地。所以论辗转说传为：该阅书报社乃无政府人物宣传机构。其实当时全国内陆，尚未有人提倡无政府主义，又远在刘思复、梅鸣学社鼓吹巴枯宁学说。当时，三水阅书报社只有我所办之独家开智阅书报所，我当时目的旨在开通民智，尚无鼓动人民反抗暴政意图。1905年，余参加同盟会之后，始从事鼓吹革命。1908年，看到巴黎发刊之《新世纪》报，方知有无政府主义，然始终未尝介入这个运动，应予辩正，以明真相，庶免混淆史实。

刘思复和心社活动的订正

刘思复、郑彼岸、莫纪彭等组织之心社成立于民国元年（社址初设于广州东堤东园内，后迁于西关存善东街之鸣学舍），当时广州各报馆对心社宗旨均不赞成。广东独立后，余始与刘、郑相识，间有会晤，但过从仍非亲密，自心社刊布社约，开始嚶鸣求友，余极表同情。爰在我主编之《平民日报》副刊内特辟一专栏，给该社作宣传阵地，但舆论多持异议，

¹⁰ 徐是黄兴之大姨，民元时曾任花地孤儿院院长。——原文注

致《平民日报》发行数量为之减缩。同业颇多非议，经济亦受其影响。余均未动摇。民国二年初，余因专责筹办广东同盟会记者俱乐部，不暇兼顾，报务由党部派容伯挺代理总编辑，容以无政府主义言论激烈恐销报纸路更少，便取消这一专栏。于是刘思复鸣学舍购置印刷工具发行《晦鸣录》期刊。秋雪君原文谓心社并在广州《平民日报》、《天民报》开辟心社析疑录一栏，讨论社约和公开鼓吹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等语，亦有出入。盖特辟专栏办心社宣传者只有《平民日报》一家，而《天民报》则在辛亥年夏季已被广东巡道王秉思所封禁，该报核心人物李孟哲、卢梭魂已往港另组《大汉报》继续鼓吹排满，迨心社成立时，李卢二人，因广东独立，遂结束港报返粤。胡汉民委任卢为南海、李为新会县长。故《天民报》与心社绝无关系，特为订正。

从刘思复谈到晦鸣学社、心社和《民声》

(陆丹林)

略有删改，错字已尽量改正。

辛亥革命，广东光复以后，社会团体，风起云涌，其中有些因为动机不良，分子复杂，几个月间，便已烟销云散，化为乌有了。个中情况，我在《广东光复后的社团回忆》中，已有写述，今不赘说。

1913年（民国2年）5月间，广州有异军突起的晦鸣学舍。这个团体，是刘师复联合几个同志设立的。它既没有组织章则，也没有领导的职员，而是自由集合。主要任务是，传播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晦鸣学舍成立后，继续出版《晦鸣录》等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丛书，以及组织心社，出版《民声》周刊等一连串工作，都是刘师复和同人们戮毅力办理。尤其是在两年间，刘师复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于主义的苦心孤诣精神，非常突出。

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心社的社友，我只是和他们如林直勉、梁冰弦、黄凌霜、梁一余、莫纪彭、郑佩刚、一伦等认识。与刘师复见过两面。抗战期间，旅居香港，一次黄凌霜约午饭，曾和郑彼岸相见而已。今所写的，仅就手边所掌握的一些资料和回忆当年所见所闻的情况，浮光掠影，不全不备，自在意中，希望亲与其事的、别有所知的，加以补充、订正。

刘师复的略历

刘师复，原名思复，广东香山（今名中山）人，青少年时代，即抱有改革社会的远大志愿。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指出清王朝腐败无能，列强虎视眈眈，要瓜分中国，非实行革命，推翻专制政府，不能够挽救垂死的国家。师复接受新思想，便抛弃旧学，研究社会科学。留学日本时，即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回香港后，一度在《东方日报》担任编辑，与谢英伯、陈树人等同事为了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与旅港的革命同志郑彼岸、高剑父、梁倚神、李熙斌、谢英伯、林冠慈、丁湘田（女）等，组织「支那暗杀团」，以刺杀清吏为对象。师复参加的第一组，除了执行实际的行动任务外，还要亲自动手制造炸弹，供应第2、3两组的使用。1907年，他在广州，因计谋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在寓所装制炸弹，不慎炸伤了面部和左手，给清吏巡警道龚心湛侦悉，以革命党嫌疑，判回原籍监禁。他在狱中，手不释卷，写了不少札记。1909年，由同志陈景华设法运动，才得恢复自由，从事社会改革工作。后来旅居香港，因好阅读李煜瀛、张人杰等在法国巴黎所办的《新世纪》杂志、新世纪丛书等，思想便转向于无政府主义。辛亥秋间回到香山，和同志们策动前山的

新军起义，建立「香军」的革命活动。

关于刘师复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作，请参阅广州政协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郑佩刚《关于刘思复之暗杀活动》和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心社创作人刘思复》等，便可得知，此处不再复述。

晦鸣学舍与《晦鸣录》

清王朝推翻后，有些旧官僚、劣绅们钻营有术，摇身一变，做了民国的官，还是旧一套的作风上层党人做了新官儿。有些因为政治没有出路、思想生活受了影响。因此有些党人看不过眼，自命清高，退出政治圈子，去做和尚。汪精卫等且投机组织什么「进德会」，标榜不参加政治。有的趁着机会，取得一笔留学官费，出洋镀金。热心政治的除了极少数的效忠于革命政党之外，便是运动当议员，作名利双收的享受。也有利用特殊阶级，兜得转的手段，经营商业，企图发财，当资本家。最坏的是投到袁世凯的脚下，或军阀官僚幕中，为虎作伥。这是辛亥革命后某些革命党人的动态。

刘师复既因思想倾向无政府主义，又被当时客观现实所刺激，几经考虑，便约集几个同伴设立鸣学舍，它的定名是从《诗经》「郑风」的《风雨》篇：「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来，是处乱世思君子之意。地址在广州存善东街8号。出版《晦鸣录》（一名《平民之声》），创刊号是1913年8月20日出版，以倡导社会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为标志。它在《编辑绪言》（创刊词）指出：「晦鸣录既以平民之声自勉，其言论即直接为平民之机关，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而自陷于痛苦秽辱不可名状之境。推原其故，实社会组织之不善有以致之。」跟着指出：「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实社会一切强权，……正当真理之新社会以代之，然后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

接着举出所记载的纲要八项，也就是晦鸣学舍所努力的目标是：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此外凡一切新发明之科学，足为生活改良人类进化之母者，亦得附载。文体用浅文言，文字前数页是汉字，后数页是世界语，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刊物。它所附刊世界语专页的目的是在：「希望语言之统一之故，……一方面传达世界语于支那，一方面披布支那社会之真精神于全世界。复以世界语及华文两者征集文件。互识而并载之，使东西两文明，日益接近。」师复用世界语写的文稿，署名「SIFO」即世界语师复二字的拼音。后来《晦鸣录》停刊，《民声》周刊继续出版，风格也是汉语与世界语合刊，版式是16开本，16页，用5号字排，杜林纸印的。

晦鸣学会初期编印了一些小丛书如《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刊》、《军人之宝》和传播无政府及世界语绘面明信片等，读者函索即寄，只收回工料费，就是《晦鸣录》也只收寄费。即使读者有时面索、函索，不纳邮费的，他们也照样供应。国内外各地特约传播只数十人代为联系同志，转送宣传书刊等任务。

晦鸣学舍的印刷费，多是学舍同人与赞助人各尽所能的自由捐助，《晦鸣录》创刊号公布第一次收得助款是4667元，其中学舍同人（不记名的）助款1200元。其他助款人除了两三人用真姓名的，如林景云、陈廉伯等之外，一般是用假名。来款地址有从四川与国外横滨、东京等处。首次出版小丛书15000册，传播信片10000张。于此可以反映开始时活动的情况。

师复发起世界语研究会，被推为环球世界语会广东负责人，即在东堤二马路世界语学会广州事务所，开办世界语讲习所，9月2日开课，分日夜两班，每周各授课6小时，每月学费2元，学习的人很踊跃。（我一度参加了学习了半个月左右，因为发音难得正确，而自

动的中途辍学)过了些时,迁到河南(海珠区)海幢寺内南武学校其后又在华林寺设立世界语专门学校,广东高等师范内也开设星期研究社等,(香港也有人组班研究)当年担任传播世界语的,区声白、许论博等授课较多。

心社

晦鸣学舍设立不久,另组织心社,核心人物是刘师复、郑彼岸、林直勉、莫纪彭等(当时他们都不用姓,今所写的,便于参证。),社址与晦鸣学舍相同、又在东园做通信处。晦鸣学舍是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因为使社会人士对无政府的新兴名词,与当时的政体有了抵触,发生关系的人有许多顾虑、避忌,工作不容易发展,特另组心社来做外围,团结青年。心社是采取绝对自由主义,只「各凭良心以相结合」。它的主旨是「破除现社会的伪道德以及恶制度,而以人的良心的新道德代替之」,纯然是唯心论者。订有社约 12 条,是: 1、不食肉, 2、不饮酒, 3、不吸烟, 4、不乘轿及坐人力车, 5、不用仆役, 6、不婚姻、 7、不称姓族, 8、不作官吏, 9、不作议员, 10、不入政党, 11、不作海陆军人, 12、不奉宗教。凡能赞同履行这 12 条社约的,就是社友,其遵守与否,各问良心,并无罚则。这 12 条社约,与《晦鸣录》所提出的 8 项纲要,缓和得多。纲要中有政治战斗性,社约却是一种信条,也可以说是个人的「立身处世」标的而已。社里没有一般社团的社长,董(理)事等职员,社费也没有规定,随社友各尽所能,自由纳助。

心社在报上公开发表后,轰动一时,像太空中抛下了一个重炸弹,社会即发生两种不同的反应。一是有些青年久在封建制度的压迫、政治不良的影响下,觉得它是新奇而愿意参加,但不一定能够完全遵守社约。当时国体变更不久,旧的已经破坏,新的还没有好的建立起来,青年苦闷异常。加以对政治认识模糊,辨别不出它是反动性的思想,只是不满现实与喜好新奇,期望得到思想的出路而已。一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们的顽固守旧分子,尤其是宗教界,看它是叛逆,是眼中钉。因为它提出了「不奉宗教」就是反对宗教,反对他们所迷信的教主,简直就是向他们的信仰开炮轰击,动摇了信徒的心魂,斩断了他们上天堂的扶梯,也就是要把圣经烧毁,把传教士的饭碗打破,这还了得!

宗教界对它最恐怖、憎恨的,是基督教,今举两事做例子。花地培英学校,原是基督教北美长老会在广东设立的文化基地之一,中学部有几个学生加入心社,甚至预备当传教士的神道科学生也有加入。不知怎的,给美籍校长那夏礼、那威林父子知道了,大肆咆哮,多方侦查。结果,找不出人证、物证。因为参加心社都用假名字,无从根究。后来,只得在星期日中午,集合全校的师生员工做礼拜时,顺便宣布:「凡是人心社的学生或是教职员,希望他本人从速的脱离关系,否则,一经查出,立即驱逐出校。更望大家醒,坚定信心,免受撒旦(魔鬼)的诱惑。」这是消极的无聊的空炮,不了了之。而参加心社的学生,为了今后设受邮件的便利,只好改变通讯处,在一个就近代洗衣服的家庭妇女的寓所,避免校方的兴风作浪。事实上许多华籍教职员与同学们都知道某人参加心社,但大家不肯向洋鬼子告发,做出卖同学的丑行。

两广浸信会的定期刊物《真光》主编张亦镜(文开)在报上撰文,谩骂心社的人是狗,可见他们的愤恨与害怕了。过了十多年,广州 6 月 23 日,人民反对英法帝国主义者,发生沙基惨案,工潮扩大,《真光》在广州不能出版,移到上海编印。有一次,我和张亦镜聊天(护法之役前夕我和张曾在香港大光报同事),无意中谈到心社。我说他当年谩骂心社的人是狗,是失了学者的态度,不从学理主义去辩论,只是谩骂,没有用处。等于孟轲骂杨朱、墨翟「是禽兽也」同样的偏狭思想、门户之见而已。张说,当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心社提出不奉宗教,等于推翻基督教,我是教会的文字工作者,不得不起来卫道,只图称快一时,任务已尽,不计其他的事。说毕,哈哈两声便了。这可见反对心社的某些人

只是意气用事，绝不从学理去研究。

心社在社会上出现后，函索社约，通信讨论的人，纷纷而来，他们在《天民报》、《平民报》特辟专栏「心社析疑录」解答问题，并作公开的通信。有的人入了社，在报上发表离婚广告，表示思想「前进」，实行社约（实际上多是假离婚）。有的对于某些社约不够了解，或一时不能完全遵守，师复因此特定一天，约集了部分社友几十人开一个谈话会。友人陈君是心社社友，约我前去旁听。那天师复用谈话式约略地把 12 条社约来说明：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是属卫生问题，不食肉与迷信轮回的戒杀放生不同。我们日常生活，一切工作，要亲自动手，蓄婢使仆，是人类的莫大耻辱。现在的夫妻，绝大多数的是家长包办的盲婚，毫无爱情。不婚姻不是禁欲、绝育，而是男女要恋爱自。各地发生械斗起事缘由，不管是非曲直在于何方，多是同姓相帮，异姓对敌，盲目的蠢动，自相残杀，全是姓氏从中作祟。子女跟父亲的姓，是男性中心社会的表示，是男女不平等事实之一。现在的官吏、议员、军人，都是压制平民的统治者爪牙。政党是争权夺利的集团，故我们要跳出了这个圈子。乘坐使用人力的车桥，是把人做牛马，违背人道。宗教是初民社会的产物，有点科学常识的都不会去迷信它。某些基督徒，说我们主张不婚姻，不称姓氏，不奉宗教的，便是魔鬼行为，事实上耶稣本人就没有姓，也没有结婚，且是反对犹太人所信的摩西教。我们社约中，除了不食肉、不饮酒之外，多是和耶稣平生的生活相同，他们数典忘祖，泼妇骂街，只是充分表现他们是无知的蠢物。况且除了不奉宗教的一条之外，用一句笑话来说，是社会的「准和尚、尼姑」罢了。何必惊奇诧异，手忙脚乱，瞎说心社是洪水猛兽呢？足见反对者是思想糊涂，缺乏常识的蠢才笨伯。（这里仅记述他的大意）师复发表谈话之后，参加的人提出了一些问题，如违背社约，是怎样的处理。师复说，心社社友是自由结合，没有奖励，也没有惩戒，全靠个人的自觉自愿去实行。如果暂时不能实行某一条，可以向社中声明，如不食肉，有人暂时为了生理关系，一时很难办得到。又有人刻下因职务上或手续上应用具名的关系，也不能把姓除去。至因病求医，行动不便，没有机动车、兽力车时，不得不暂时用人力的交通工具，这是因事制宜，不必固执。总之，一切要根据实际灵活应用，实事求是，能够做到的即做，绝不是讲空话。

心社的宣传对一般青年，影响颇大，尤其是废姓，不信宗教的两条。广州高第街北京鞋厂的「少东」骆君，把名字改为「一伦」，一直用了二十年。他说五伦中只要朋友的一伦，因此废姓改名。后来他与女友同居，改名「海影」。对朋友说「一伦」已「死」了。生了孩子，取名非灭，入校读书，学校教导处因为非灭没有姓，拒绝注册，不得已用「海非灭」做姓名。江苏省金山县的何白蕉，废了姓至今三十多年，还是用白蕉二字，人们都误会他是白姓、白居易的同宗，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原姓。（白蕉是诗书画家，后在上海的中国书院服务。）

《民声》与《伏虎集》

晦鸣学舍、心社的成立，是在 1913 年二次革命的前夕。不久，四省讨袁军爆发，袁世凯指使爪牙龙济光带领「外江壮士」济军，由桂侵粤。劣绅、奸商等旧势力复辟，民党除了临时仓皇逃难之外，惨遭济军杀戮的无数可计。晦鸣学舍、心社，虽然属于消极的反对统治者的团体，不是有夺取政权行动的集团，换一句话说，是信仰无组织的理想的空洞的主义，用积极精神，宣传消极主义而已。可是军阀龙济光不问是非黑白，乌龙龙的也把它作为「乱党」看待。《民声》（是《晦鸣录》一名「平民之声」的缩写）的出版，本来是较鲜明地传播无政府主义，创刊时，民贼龙济光的铁蹄已经踏入五羊城中，出版后，即遭到龙贼查禁，但仍秘密印送。龙贼进一步的查封舍（社）址。事前师复早有准备，因此同人没有被捕，也没有什么大损失，印刷字机也能搬出，转到澳门去，继续活动。晦鸣学舍、

心社的通信处由澳门黑沙湾 11 号师复收转。《民声》地址托称在东京出版，澳门的殖民地政府，得到龙济光的查禁咨文、北京袁世凯的外交部也照会葡公使转知澳门查禁。《民声》出版与通讯受到压迫，收信改为上海敏休尼路（今名西藏南路）212 号收转了，这是 1913 年 12 月 17 日在《民声》第 4 号启事的。《民声》第 5 号延到 1914 年 4 月 11 日才出版，就是那时已移到上海继续编印，名义上还是假托在东京印行，通讯处又改为上海美国邮局 913 号信箱收转。（按：当时帝国主义者还在我国各商埠地区，设立邮局，侵夺我国的主权，客邮尚没有收回。）

师复在上海时，对于宣播无政府主义，虽极努力，但还是常受压迫与侮辱，许多工作，都不能够如理想地进行。

《民声》多次发表驳斥所谓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的文章。（江亢虎后来在抗战期间，投到南京汪精卫的伪组织当汉奸的考试院副院长）师复把江六虎的四不像社会主义，抽丝剥茧般解剖，双方发生论战，终于使江在所编《通讯片》第 7 期纸缝中附带几句：「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各行其是，无事相非，愿孟前途，为道自爱，息其锋锐，以对非社会者，无以身败名裂九死一生之鄙人为介，公私幸甚。」措辞卑鄙乞怜，可见江虎打了几个回合，便没有招架的余力，大出洋相，只可竖起白旗了。（按：当时江亢虎肩着中国社会党首领的高脚牌，在国内到处招摇，给袁世凯通缉，到美国去，所以江有「身败名裂，九死一生」的话）事后师复把这次论战的文章，汇印《优虎集》，表示胜利。

最后的琐谈

师复与同人主办晦鸣学舍、心社，编印《晦鸣录》、《民声》等，大小事务，都是亲自动手，分工合作。《晦鸣录》、《民声》的文稿，无论著作或译稿，十之八九，出于师复的手笔；包扎寄发、图书刊物，答复来信，也多由师复一手办理。有一个时期，他还亲自做排字、印刷的工作他的左手因为炸伤没有手指，一切劳动，只靠右手。他又有肺病，还是不辞劳瘁的埋头苦干。因为频年的刻苦劳动，精神心力过度消耗，营养也差，便于 1915 年 3 月 27 日，病死上海，年纪只有 31 岁。同志们把他的遗，营葬在杭州西湖的烟霞洞旁，所立的碑是汉字与世界语合刻的。他的遗著，由梁冰弦编印出版，书名《师复文存》，《民声》也编有汇刊本

师复逝世后，《民声》为不定期刊，出版了一个时期，北伐前后，还是断断续续的出版好像是 1928 年吧，正确的年月记忆不十分清楚了，南京市社会局科长梁一余，为了代发无政府主义书刊，被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的党官说他「传播反动图书」，几乎掀起「党狱」、「文字狱」。后来由社会局子梁维四（粤东人，留法学生）的维护斡旋，才得了事。梁冰弦住在上海贝勒路（今名黄坡南路）时，也出版过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分送。抗战以前，上海徐家汇交通大学附近，郊区真如暨南大学附近的书店，也有半公开式的出售一些进口的世界语与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图书刊物，它的渊源，是与师复的世界语、无政府主义的运动有着关连。至于 1923 年，景梅九（定成）在北京主办《国风报》附张的《学汇》，内容有一半是宣传无政府主义。保定张墨池奔走南北，伪装基督教徒做掩护，宣传无政府主义，编印了几种小册子分装。这些都不是继承晦鸣学舍与《民声》的。

回忆师复

（莫纪彭）

一、从一挽联说起

春梦断江南，红荔湾头虚宿愿。

夜盟记湖上，白云菴里忆前尘。

这是「彼岸」哀晚师复的联语。师复客死沪江，其时「彼岸」在纽约，闻耗后寄到上海。

如今我于四十五年后写这文稿，现系修正稿。素具方归自香港仅二旬，据报：「彼岸」已于前雨三年死在大陆（谁也不知在大陆的朋友死亡的确实时间），更增加我一番凄凉旧感。这篇近二万五千言回忆文字，应从何处写起。只能先从这一联写起。

又因为这一联语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每一个字都是意识上的原料。有如浮雕立体影子，如今一提笔已玲瓏现在稿纸之前。虽然只得二十四个字，可当为一篇约二万五千字的回忆文稿的缩影。说缩写也好。

（A）白云菴的夜盟

联语的文字却要介绍几句：先说时间：「春梦断江南」，这一春字就是辛亥革命成功后第一个春。不容再有的一个春。我于写此文之前写过一篇万六千言李文甫遗墨跋语。我认为最动情处，就是与文甫订交之日。我说道：人生百年如白过隙！百年中如有美韶华；只得这一日。现在可说我已经又有过这一个春。约为艳阳三月，师复及其女友丁湘田、郑彼岸及我四个人次第游江南。到了新首都，我招待他们与我共同居住。住在江南有名的建筑物——张伯论侯府。伯轮系李鸿章女婿；邸第之雄，藏书之富，甲于全京。侯府因以享名，其时侯府已给淮上军借用，成为淮上军驻京办事处。军中同志划出府旁几个厅房招待我；而我反客为主，转招待师复、湘田、彼岸住了半个春天。

次说地点：白云菴。侯府里宾主们在江南住了半个春天，稍稍分散他们三位带了江南的剩余春色去到杭州西湖。他们住在西湖白云庵里，不到半个月，我也被邀同游。似春水面上浮萍散而复聚。四个人又结成如初来时的小集团。庵小人多，各有不便。由于乡人湖上老客刘问初之介，从白云菴搬家到南湖。住在廉南湖的小万柳堂。半租半借，占领他们小万柳堂西楼一角。

游过杭州西湖的人们，就会知道西湖的天下，给康有「割据湖山小许」（康的联语）。又给廉南湖夫妇割据了小许，建立一个小王国——南湖。一点不会说错，这附庸国截长补短方半里，的确有独立性的湖光山色的。现在我们这几个，刚刚打倒人家天下的革命党，再割据南湖的西隅一角，又来建立我们的新天下。

中华民国成功不到半年，有了奉信无政府主义的小集团。集团行动：第一声有如春雷贯耳的「心社」出现！心社社约十二条：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不坐人力车，不用仆役，不茹董，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当军警，不信宗教，不称姓，不婚姻。一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实践者。心社社约一稿，初草于白云养里。定稿于南湖小万柳堂西楼。

西楼之东，便是小万柳堂之堂了。某夕月明之际，仆从笑语，杂环佩叮当声，西楼的人，历历可闻。原来是女主人自外归来！这人就是吴芝瑛，廉南湖夫人，西太后邪拉氏的班惠姬。那拉氏在西宫日常延芝瑛入宫帟，向他习字。芝瑛又染了一点时代色彩，有收葬鉴湖女侠秋瑾一事。值得耸动一时；为潘达微收葬烈士于黄花冈的蓝本，早已博得我们党人很大的同情。却甚怪月明今夕，西边几个无政府主义新少年，与东边带时代色彩的大家，人在咫尺而不僧相藏。越三十年后抗战日，余居重庆，常客吴稚老家。认识芝瑛儿媳：廉邵成、黄毓芬。其后邵成暴亡，余厚赙之。毓芬检出芝瑛遗墨几帧，有十二字一小联贻赠，表情答谢，余甚珍惜之。日悬广州葛中董楼，今与大陆俱沦亡。

（B）红荔湾的夙愿

再次谈到红荔湾头。我们自西湖分手后，师复先回归广州。我到广州时，心社社约十二条早在报上发表。不久后社员们要付之实行筹建一个大同村。社员有一位林景云，在新安县办盐务，熟藏地方环境。介绍县境临海处，有几座土山，山下有水田百亩，山腰一带

平坦环有荔科技园数围。成果的荔枝有四五百株。待栽的果苗无算。参差其间望之不尽的，有百种杂果繁花。山牛里外，有峭崿、峻陡，斜临海面。去海面有一道洋关，稽征从香港人口舶来品的税金，置有小砲舰，游弋其间，以防漏税与海盗。

多月来筹建大同村，踏破芒鞋无覓处。如今以五事：土宜先产风景、治安、交通，各条件有美俱备。于是建村于此，众议乃决。这时已交入中华民国第二年是三四月间事。我们在归程中，回头一望：早熟的荔枝，已垂垂如大小红紫玻璃球，弥漫悬空。秀园诗集有句：「红荔湾头万颗红」，是记述我们当年预计将来此地取名为「红荔湾」（其地原名蛇口）。

二、暗杀时期

（C）从虚无党人学制炸弹

老史家冯自由把师复历史写在辛亥革命民军的香军里边。彷彿他系香军一个统领。别人写的也一例误笔。其实不然，香军系我与何振、林君复、彼岸诸同志共同组织。虽然香军中香山同志居多数，但没有师复其人。人们后来以为这几个无政府党老搭档，必系以前的老袍泽，这些历史，出入无关重大。师复系中山先生的老信徒，早在民国五年前，加入同盟会。留学东洋，做学生日，与汪精卫特别要好，两位好友遇到一位俄国虚无党员，向这位党员传授制造水银炸弹技术。又约回国，担任革命暗杀工作：汪担任暗杀北京摄政王，师复担任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当年中山先生的信徒，接受中山先生的领导，担任暗杀或大举工作；是一事。不受谁人领导，「是我良心喜欢如此」（托尔斯泰惯用语）。又是一事。前者由于外边的智识启发；后者由于内在的伦理冲动，有一位朋友断然的向我说道：师复民前的革命工作的原动力，是属于后者的。叫我写稿时，着重在这一点。却我认为满不必在乎。总而言之，师复民前民后革命工作（未草约心社以前），始终是革命暗杀工作。

师复于民国三四年，由日本回到广州。为了要与目标接近，就在距离水师提督行辕不远，一个转湾的街坊旧仓巷，一条横巷里赁得一间小屋。约有几个同志在小屋里制造炸弹。已经制成两颗了。后来因为小许剩余的水银粉留在铁炉里未清，碎然一声，把铁炉炸成粉碎，有一碎片打中师复左手，受极重伤。左手有一块肉被炸去。而这块肉斜飞黏在墙上，仍然血滴淋漓流，本身如一个血人，倒在地上。说来稀奇，在这样重伤之下，神智却异常清醒。直到邻家一位医生伍汉持，来小屋救伤时，师复清醒醒醒一事又一事告知他。两颗制成品放在那里，室内革命文件储藏在那里。说完过后，又请求伍医生把两颗炸弹投下屋后水井中。一切违禁物品悉数移去。汉持一面救伤，一面遵办后，恰好来得及，这时警察始入户搜查。

（D）李德山人狱与管救

伪姓名为李德山，因留学回国，试验化学失慎。警察据此以报案。于是成为一宗嫌疑犯案。

何以伪姓名为李德山？这不是侨姓名，是真有其人。原是屋里有一位同志叫做李德山，这时因事回乡去了。明日必然广州报纸上看见这一段新闻，李德山因炸弹已经出事了。于是在家里的李德山，便不会回来了，真姓名伪报案理由如此--这是师复聪明与技巧，至于伍汉持，在历史地位应该占到很重大的一页。我每次写稿以汉持为「东方宪法之神」。他是为宪法流血的，东方宪政史第一人。可惜与我共鸣的甚少。汉持初在香军任秘书，由香军提名，当选第一届众议院议员，在众院日，卓有声誉。后因弹劾袁世凯的违宪非法，在天津被捕，然后，被杀掉。这里有机会带几句哀悼他。

把嫌疑人犯李德山押解广东省营务署（专司拿办革命党员的机关）。这时管务署总办：姓郑名荣；革命同志谈到郎荣，如谈虎变色！这位阎罗王与师复有过一段历史关系：螂荣

不久之前，充任过香山县知事。以酷吏考绩，乃升官至现职。他做香山县知事日，师复正做本邑绅衿。提倡新学，提倡教育，事事为官方所不容。官绅雨方，时时引起冲突。有过一次，师复一马当先，拍案闹公堂，大骂郑荣为反动！今日冤家路窄，李德山提堂受审。卢山面目不在此山中（香山改名中山）。是夜，铁槛人静，郑阎罗一个人，鬼影幢幢走进监房！一见面便作狞笑，问道：「为何今日为李德山？」不数语便退去。

本来师复左手伤势虽重，救治后仍可保存无恙。但郑阎罗令医生连腕至肘一齐锯去尺余长，师复终身遂为残废之人！无须再掩饰为李德山。邑中亲戚朋友，只有合力管救刘思复（师复做秀才时原名）。营救中，最难得的为一群老绅耆，四出呼号奔走。结果，签在具结文上的人名，有过一千之多。投呈管务署，取保嫌疑人犯刘思复。

这是半世纪前的一些陈迹。民意表现，却须特别注意到上千绅耆的庞大数字。即在今日看来，意义也够重大了！「民意」二字不是中国没有，中国社会不是发生不出力量，中华民族不是冷酷无情。碰到机会来临，像这次成千人数的绅耆具名保释重大嫌疑革命人犯的情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具保绅耆，出于自动，也必然与师复个人人格及其门第有关。师复才华横溢，早负盛名，又是香山巨族。他们家里有一座有名的建筑物：叫做水楼。水楼四柱大厅，玳瑁伪梁，紫檀为柱。至今邑人猫称道不衰。可是如今革命人犯出自名门子弟，可谓似早雷起地样的，事出非常！所以能激动舆情，反抗凶暴。过了若干年「舆情」两字，翻新为「民意」，是之谓民主。原来吾家旧物，用不着舶来（这一段文句是在香港凝稿日，刘石心提示我：要特别注意写出，如今我是全然根据石心的口语写的）。

千人具保不大生效，接下来有乡云鹗「上京告御状」一幕传奇。必须先写几句郑云鹗。彼岸原名螂云鹗，号伯瑜，又号岸甫。做了心社发起人，因废姓以后通称彼岸。以善词赋，精制艺，延誉乡邦，志气如虹；功名进取之日，以中四元为标的。原来科举时代，解、会、状为三元。必须加添一个县试案首入学，为案元。先做了秀大哥，始能独占鳌头为四元。初云鹗县试，只得了第二名，称为亚元，乃弃之如敝屣。果然明年得案元。又明年科举废。此后做革命党，做无政府党终身为无元之人；师复先云鹗一案，也以案首入学。两人同负石歧才子之令名。如今乡绅们就地营教师复无效，云鹗一人独自出马，告状到御前。至少两位秀才大哥，平日交情必然有了如顾梁汾金楼曲词那一句：「宿昔齐名非窃窃」到了有人落了难，又有一句：「乌头马角终相救。」言犹在耳，郑云鹗必不肯独让前人。然而，彼岸自己告诉过我：刘与郑谈不上有似顾与吴那样的深交。彼岸又对我说道：上京告状于师复案外并带有徐桂，徐桂上一年闹睛路案，也收在县监。但这人简直连朋友二字也够不上。所以见到此行，乃激于公愤。一本于老无政府党精神「路见不平，拔刀相向」不是尽为了私情的。而刘石心于我写稿至道一段时，稍持异议。则谓其兄师复、彼岸、萧叔儒，又中华书局郑健庐，四人系幼年同学。如今彼岸已死，幸石心仍在。朋友风谊，为人生难逢的瑰宝；故不惜文字犀杂。于写述营教师复前后故事之外，稍留此一遗闻。

彼岸告诉过我：他上京之日，毫无凭借，连路费也没有。只向一位朋友，叫做刘庆一，借得白银十馀雨，狐裘一袭。此外一无所有，有一枝秀才五彩笔，到京之日，就凭这枝笔写稿向各报馆投稿。《北京日报》最欢迎他的小品文：鸳鸯蝴蝶派的短篇小说。不久，受《北京日报》聘为主笔。民前多年，报馆主笔，在社会上地位很高。常自谓一枝笔，如拿破仑的谎言「等于三千枝毛瑟利器」。郑云鹗凭借手上利器，与同乡的京官接触。又进一步，巴结有权势的人。更与王室中，知识界份子比如明珠之子，纳兰成德交游。于是与这一辈人饮食、赌博、冶游，鬼混了牛年。达到了目的，由他们领衔逐电粤吏：释放未有确证的嫌疑案的人犯刘思复与徐桂。

这时郑云鹗大事已了！只为了道一事高空孤喉，孑然一身而来。今日道事既告完成，便可朴被都门，飘然一身归去了！都门送行人物，长亭十里，总共有五十余人，而清一色

尽系在这半年光阴，饮食、赌博、冶游各场面，各大菜馆，大饭店的，招呼过这一位《北京日报》主笔的侍者。

本来乡党神者，与京邸贵人两个势力的联合，已可压倒郑荣。在他人早已宣告无罪，怎奈冤家不放过，彼岸回至广州，仍只看见师复悄悄脱离虎口，解回原籍，在香山石岐收监！

前后谈到彼岸与徐桂，至此在关于徐桂此人，更警数言：当著香军进至广州时，仍留有机关在香港澳门，机关中如潭民三、郭仙舟、古伯泉等，纷纷为募集饷糈工作。其时徐桂冒香军名义，在香港即日开办报馆，名曰：《军事日报》。余不以为然，嘱其交代。不肯，余约与决斗，后亦作罢。民国二年，彼岸在香港穷困无以为生，乃随徐桂去美国（徐受袁世凯命，宣无华侨）。时余亡命在日本。彼岸过横滨，约余由东京来一见。余由东京至横滨一程车资已向人求贷，囊空如洗，以为彼岸可能济我。他告我徐住头等舱而他住下层，身上衣履为其女友名叫云山医生脱金钗为其置换，口袋自香港上船日存有港币二角五分到今云。客里相逢，两穷饿相对确似牛衣对泣。船行后，余归东京代代木，吟成七律一首寄之。他得诗在回邮筒中，夹有玫瑰花七片。以后：七片玫瑰成为友人笑谈中俊语。诗句犹忆及有云：「难于斯世求朋友，念子于余友与师。绝世孤高成洁癖，百年磨折变情痴。风流卫介羊车日，狂侠荆卿燕市时。一去两球分梦寐，蕉亭夜月几人知。」蕉亭夜月，是夜三儿之母李夫人在友丛中，陈哲梅吹箫，唱《宝玉哭灵》一曲，儿母闻而泪下。为余二人恋爱之始。如今人琴俱亡！余独苟存，怨哉！

（E）丁湘田探监

前文说过的，与师复同游江南有一个女友丁湘田。如今说到丁湘田，追踪到石岐探监。事前，湘田是否与师复认识？到今仍无从知道。只知她系香港安怀女子学校教员。安怀校长，后嫁踵荣光成为锺锺艺庭，原系我老友，其后与我过了二十五年半生岁月的老朋友，应该说我的妻李夫人，和我的相识即是由锺锺艺庭一手包办。并把我们的足下系上赤绳。师复可能在安怀学校教过书。不过这一次湘田陵波远涉，追踪到近水楼台。有人说，由于安怀男教员谢英伯等之怂恿。亦有人说，全然出诸湘田突如其来的崇拜英雄之自动。她到了石岐之日，就住在水楼。连下来住了六十天。这六句中，为了她的「一缄情泪红犹湿，满纸春愁墨未干」，传书递简忙却了水楼中人。因台瞻近梳妆毫，倒是引惹力最伟大的，却就在这一事，显出无政府党精神伟大。悠悠六句，除于梦寐外，住在水楼的客人，未曾与收在县监的犯人有过一次会面。不在话下，一方面必然有所要求。可是另一方面始终严词拒绝。只许函达不能面谈。

大大苦了水楼一家人！无端来了一位客人，为这人已啼笑皆非！幸只六句而已。然而水楼老少男女数十人，日日愁对距离不到雨条街坊的县府监狱，倚间门而望狱门！为了管教这一个全族寄出厚望的儿子，把家财散尽，咫尺天涯，过了整一年的哀愁日子。

终究为了背后有着京师与地方两方潜在的力量。而该案又未曾定讞。卒之，师复于民国前一年，带回一只完好的右手，而出狱门。

（F）组织暗杀团刺杀李准

我于上一个双十节，为香港报纸写过一篇稿，题目为《革命无畏精神》，引用刘师复给郑荣锯去左手，回到家中的故事。郑荣的意思是：威吓人们一下，俾知有所畏惧，他日好做守法良民——不敢再来犯法，但他竟然枉做了小人！革命精神是无畏的，这时师复回归水楼住不多时，已经近约好彼岸，远约好湘田，约好雨人先行在香港组织机关——组织暗杀团，名为「支那暗杀团」（前后时间，有黄克强、徐慕兰、李沛基母子，组织另一暗杀团名为东方暗杀团。二者名目一时回忆不清。非甲则乙。有李熙斌一编很详细纪录存在党史会，留待考定）。师复自为团长。团员有陈炯明一人。利用他的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即省议员）的名义，在外边通消息。有李熙斌一人，广州富商之子，破家被暗杀，卖了两间广州

大屋，充团经费。有朱述堂、陈自觉、潘赋西、李祀堂（与国父有过十年以上交谊历史的李祀堂）多人。他们都自称为实行委员。第一个目的物仍篇李准。到了实行之日，各委员当仁不让，卒以拈翻方法解决。责任落在一新进团员林冠慈身上，林冠慈进了暗杀团，资格极浅，只做了一个月的实行委员。冠慈稳抱着茶箩，在茶箩中藏好炸弹。一身斜站在一间洋布店宝龙架前面，迎击民贼李准于双门底（今篇汉民路）。新员手艺未谙，弹在半程爆炸，只炸去李准一片屁股。林冠慈在血泊中毙命，实行任务未达成。如今林冠慈烈士坟墓，在红花冈与黄花冈相望。

李准既炸不死，第二个目的为凰山。给李沛基炸死的满洲将军凤山就是这人，当年要除民贼，投身暗杀，不止李沛基一人。又不止一个暗杀团。几个团体，分开几条路线，要除掉这一人。可知革命力量，有人各自靖献——不约而同之伟大。这人必无生望的，而本稿只写述支那暗杀团各委员一段行事。那天早上，该团派出朱述堂，把守一条通路，又派出李熙斌把守另一条通路。潘赋西做临时把风：高低上下张望巡逻各阵地。到了赋西回来，一声报导：李沛基已成功了！至于朱述堂、李熙斌、各委员个别抱着茶箩藏的、袋载的，成为半公开的，大小炸弹。只在中午稍过，收队回团。

（G）组织革命军

时间已是来到辛亥。革命工作与时俱进，暗杀做完后便纷纷大举。委员陈竞存，为谋大举已入惠州，委员刘思复，则结合刘兆槐大举于与香港贴近之新安，与刘兆槐组织革命军名为兆军，师复自任兆军参谋长。

这里要插上我一份。我平日敬佩师复，却未得一面之缘。我组织的革命军先几日已经到达广州，一日因事行经长堤，闻得前头马路有人呼叫：「又有一支民军埋城了！」稍后，民军埋城（粤语即民军进城之意）一句话，广州市民成了相惊伯有。我停下来，与几个朋友看民军。甚像扮演戏剧的演员，方才下了台，倒喜欢来看别的演员正在唱戏一样。却看见前头一个马上人，高提青天白日旗，一只手提得高高的，另一只手垂在马背，垂得低低，又套上雪白的丝手套。旁的朋友告诉我：「这一位就是炸李准不死的刘思复了！」我于路旁未班荆，已拜识荆州。

不到半个月，我与师复成为要好朋友，我与师复成为朋友，由于陈竞存之拍合。因为当年民军纷纷埋城，彼此不相统属，尚幸革命空气维系得紧，不致在市间中有法外行为。而拿炸弹入财政厅，吓得李煜堂（冯自由岳父）面如灰土，乃常见之事。这时陈竞存已任全省靖署主任，意思要一个机关居中调度，这就是国父遗教中提到的军团协会。盼望我与师复两人主持其事，我们既已答允竞存的诿诿，日日在军团协会见面，因此发生友情，说来曲曲折折的，而我与彼岸订交之始，也有很动情的序幕：当着我们组织革命军在第（c）项头几行已经说过，于革命工作秘密进行之日，为了要接近澳门之北十里的前山（一个中葡对汛要塞）驻防新军便于联络，有一个机关设在澳门。澳门是亚洲明珠，为世界人们所公认。游过澳门的人们，谁不寄以欣赏？谁不缝维难忘？当日我们的机关设在澳门，而位置恰于最幽胜之区，名曰「南湾」。门牌四十一号。南环再向后转，有几条马路，叫做荷兰园。荷兰园一带，绿荫森森地夹着行人道旁，海风软软地吹入行人衣袖。那个风景住宅区，只容许人们美的与爱的诗题作背景的。四十一号同志有一位师复同学萧叔鸾与他的夫人就住在这里。萧夫人侗傖好客，我数不尽地多次领情过她的美点名茶。一次偶然移几临窗，萧夫人给我一盅烹熟的红茶，放在几前。我嘴边插着一枝雪茄烟，这时茶烟与雪茄烟，浮动于上空，任由通过绿丛吹来的软风，卷成一线。我正在凝视这卷成的一线，又把袖里藏有一卷，刚刚自巴黎邮寄的《新世纪》取出来，眼睛转移到这刊物。未曾察觉后面有人，轻轻拍我之肩，呀！原来是郑云鹗！已经在几后偷看多时！《新世纪》刊物原来他亦喜欢读这一类禁书。不到几日后，南环四十一号同志分头发难：一批人马入石岐，发动防管。一批向前山，发动新军，我与何振发动新军，领导驻前山新军独立。彼岸与林君复，入石岐

急图响应。两日后，我们会师于石岐。于是把新军与防营改编为革命军，建号曰「香军」。为武汉起义后，东南各省最早独立之义军。从国父出生地，首先举起青天白日旗。我任香军参谋长，君复与彼岸任参谋副长，何振任司令。不到半年后，我与彼岸同为心社发起人，何振与林君复为心社赞成人。我又与彼岸同为晦鸣学舍工作者。同住在东园一所房屋里，做世界语夜班同事。

(H) 几个同志的再遇合

由于一拍之缘，我与彼岸抢先师复约有一个月时间成为朋友。我料他们必然常常谈到我，谈到我是一个醉心社会革命的人。及到我正离开广州要到南京，带有需要料理香军北伐任务的时候；而彼岸这时已离开香军；与师复、湘田另有一位支那暗杀团老团员陈自觉，有上海之行。我便约同他们四位，搭一条海轮到上海。后又一起同他们住在静安寺路，一间很讲究的店名叫别克登饭店。陈自觉不到三五天，要回香港去，落下我与他们三位，两男一女，一连住在别克登三十多天。我于他们同行同住，可说是完全偶然巧合的。或者由于我自己贤贤情切，对平素所敬佩人物，下意识冲动，说行便想同行。要住下去便想同住下去。他们不问我理由，我亦不知理由在哪里。不过我与香军仍有关系，他们是知道的。而他们为了什么事来到上海呢？我蒙在鼓里，一点不知。其后由上海到南京，如(a)已提过，我招待他们三位住在侯府。才慢慢知道他们一路由广州出发，四个老实行委员做完大举后，又回转旧业，这一行为的是要入北京暗杀袁世凯。

恰值汪精卫在北京已出狱，快要南下。他们就预备见汪一面，然后行事。所以中途，于京沪之间，耽搁下来。到了南京，既碰到汪。两个虚无党老艺徒，「今生又多此一见」。顿时给汪说服了他们，力阻北行之举。当年汪有一封信与师复，其后我知道信内有两句话：「南北和议不绝如缕，公等又以利刃断之矣！」出诸这人这日之口，有如口啣天宪。这人口说出的甚么话，都有甚麽道理的。何况这两句，衡量时局，亦确有一点道理呀。于是他乃取消北京之行——不以利刃断和议。于是他们二男一女告辞侯府，去了西湖。

这里要写上我与何仲达。何仲达已带领香军队伍从海运到南京。一日，我与仲达行经广东会馆附近四象桥，适与师复在桥头相遇。

他问我们：「那里去？」我们答：「正要去铁汤池。」他问：「为了何事？」

我们答：「为的是要找黄克强，给两份学费去欧洲。」

这时他稍停一下，不作声。有为我们考虑的神态。

我们接上来说：「如今南北和议将成，革命工作终结，倒不如出外读几年书，好来充实自己。」

他听到我们说到这里。他一口气把我们前头的话打断。他说道：「克鲁泡特金说过：『真理已在人间了！』革命党人用不着学甚么！（不错，今我于四十八年后，才知道革命党人，总是情在先而学在后。先有大同之情，然后有大同之学。不是如吴稚晖惯说『虔城隍』『拉土地』：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先也起点于爱美之情！）民族革命完成，社会革命等候我们工作。」

他说到这里，看见我们默默无言。又接着说：「我们回到广州工作吧！欧洲之行不如作废！」

我们站在四象桥头，听了他一大番训话。以后我与仲达便绝口不再谈游学事。到了接到他们去了西湖多天随后来了一封信，邀我去西湖，仲达一时不能离开军队，只我一人独行。

(1) 民族革命完成——开始社会革命工作

我一个人到了杭州，见到他们就是为了如(a)说的住的在白云庵。其后又住在小万柳堂西楼。有秀园诗句为证：这时大家「高谈哲理超时空！」决定宣传无政府主义，草成心社社约十二条——充份发挥自由平等博爱的大信条！这些社约信条，人们今日看来或者有些

刺目。就如与我清稿的文字之交，几年前在吴铁城回忆文字上，看见了只几条。已经弄到至今满腹怀疑。不错，四书有逸民一节，当年孔夫子必然满腹怀疑，怀疑到这七八位逸民。不然他的门弟子不会在论语中穿插上这一段。巢由洗耳与牵牛，高风可挹。却醉心功名之士，必有所怀疑。这里我不略与分辩。只尽可能说一句，民国元年人们欢喜谈这些信条。有蔡子民的四不会，四信条。有汪精卫的六不会，六信条。我们在西湖草稿的由六一倍而为十二，并不稀奇。

社约草成后让师复先回广州。我随后来，因为我有些人事待清理。就如随军队而来任护士几位女同志：中二位黄剑生，与陈志坚要去日本读书；又一位邹紫萸其后去了法国。于是我不能说走就走。同时林直勉仍然在侯府。由于直勉之牵连，临时给中山先生邀去畅游武汉。所以我们游过武汉，回到广州日；师复、彼岸一辈心社同志，已在广州西关一条大街名叫存善大街，租得一所堂哉皇哉的大厦，做晦鸣学舍地址。晦鸣学舍系心社对外的机关。民国既建，以进大同：十二条消极亦积极的天地一新，一一付之实行。

恰好在我归途中，有一位同乡世好叫做陈韵琴。亡清日广州置业公司股东，而人在香港，要求我与林直勉回到广州接理他在广州置业公司的事务。该公司在广州有东堤一带填河的大块地皮：有新建筑的上下层房屋百座；有最新时髦的「广舞台」戏院一所；背后又有地占三十亩，畜奇禽栽珍木，供士女讌游而索其值的花园，叫做东园。一塌括子交下我们代管。而我们正在新归，求而不得有这位居停主人。乐得接受他的请求，却声明不过问他的业务。我们就在东园前面几座新楼，开办世界语学会，学会里设有夜学班。又在附近楼房，割出一部分做为有朋自远方来的世界语学员的宿舍。学员有眷属的，钗光鬓影，带着同居，自此日后，一东一西（巴枯甯的两个「Barricades」）分峙五羊城郭！夷齐行歌于市上。夷逸挚侣于途中（怨哉！独少了夷丘一个！）。在我个人感想，民族革命完成，脚踏上来从事社会革命工作，不到半个年头，凡此军团协会十来位老袍泽，今日「良心喜欢如此」殊不负当日四象桥边，偶然一遇之约言！

三、中国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人

（J）一段安那其历史

有人信奉无政府主义——以后只称安那其，由来已久。「不知帝力」在（1）段提过的许由巢父，便是信奉安那其的祖宗。一两千年后，其子孙有一大堆，长沮、桀溺、荷蓑丈人，连那逸民七位，当年孔子的信条，是有政府的，贵族世卿以及其他类型的政府。所以他既然不能不感慨于这些藕耕人。又不能不赞美这七位。只得自己声明：「我则异于是！」却仍未尽忘情！再有「作者七人矣！」一句，暗示着，他对这七位有其创作性格的，殊未能去诸怀！及后，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唱然而叹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夫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一篇大文章，这篇大文章出版年代，至少是稍后于荷马诗史；而或与小亚西亚七贤同时代。必然是日后我们与西方人谈东方文化，最好不过古式的安那其学说材料。

与孔子时代不相上下，西方有一位名叫做仙诺（Zeno），创斯多噶（Stoic）一学派。他们对于政治权力，极致怀疑，可说是无政府派。恰与柏拉图相信有政府一派，两派形成对立。

又过了一两千年，英国学人威廉高文（William Godwin），清清楚楚的向政权攻击，向产权攻击，被认为近代的安那其人（Modern Anarchist）。接下来数十年后，有法国蒲鲁东（Proudhon）更倡言「私产即是强盗」。发明很多代替私产的组织。自题其主张，为积极的安那其（Positive Anarchy）。

来到十九世纪中叶，蒲氏信徒带他的主张到了美国，有最大的特色：他们反对国家社

会主义！这一辈安那其人，尽是东北方的新英伦（New England）知名人士。其中有一位十三州革命名将后裔，约锡华林（Josiah Wallen）被称为美国第一个安那其人。创办一刊物名为《和平革命人》（Peaceful Revolutionist），与英国欧文人（Owenites）嚶鸣而合作。

到了十九世纪末叶，那一位超群绝伦，俄国的巴枯甯（Bakunin）为安那其奋斗终身。提出许许多多自由组织。由（I）段说过的街坊 barri - cades 扩大至于市、于省、于国！由欧洲的联邦，扩至于世界大同，巴枯甯自己也有时使用激烈手段，却依然集中于道理说服，于社会教育，于人格感化，于文字宣传；是和平革命一派直接相承下来的。

进至与我们同时代二十世纪，安那其的伟大人物克鲁泡特金（Kropotkin）著作等身，从大自然历史进化论，证明有互助论。这一本互助论杰作，乃左证大自然界确有真一善一美的一面。互助二字原来系生物科学的科学名辞！不止是人文科学的伦理名辞！他老人家作过很有趣的统计表。到时安那其的世界，人们一年工时应估一千五百或一千二百小时。人们一生工作，由二十岁起做到四十五岁或五十岁，便该休息。人们自由择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安那其的世界，一片锦似的前程！

与克氏同时代的，有大文豪托尔斯泰（Tolstai）被人们认为系一位耶教徒的安那其人。托尔斯泰反对政府，反对财产。抱守无抵抗主义，采用消极的反对。于是不服从命令，不纳税，不上法庭，一生主张与巴氏及克氏一派，尤其法国列克劳（Elessee Reckno）主张相同。说来有趣，似传统的，凡信仰安那其的人们皆反对宗教。他们认定宗教与私产，系政府所靠以支持的两大支点，惟独托尔斯泰老人家，则异于是。

二十世纪初年——一九〇六年，中国文字宣传安那其的刊物，有巴黎世界学社出版的《新世纪》（G段等及之）。信奉的人们有如今健在的李石曾，有去世未久的吴稚晖，有张静江与蔡子民。这四位俱系国民党元老，《新世纪》主持人，或撰稿人。近日有一位中美交换学生名叫高慕柯（Mickael Gasster）。他来到台湾，要研究国民党思想问题。一日到我家提出老国民党有一刊物《新世纪》。又有一个组织叫做「欧事研究会」。我把各别内容告知他。承认国民党初期，显然有两派思想，极之相反的，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包涵有左右两派。我未向他说明如何分派，我只说国民党元老，有安那其人们。自有历史以来，安那其刊物《新世纪》放一异彩。一九〇六年发刊，未有间断，共有五个年头之长期（安那其刊物多短命的）。本人那天移几临窗，手上那一册，已是一九一一年出版。安那其宣传史，《新世纪》寿命算长的。而师复信奉安那其，可能就是他与汪精卫在东京碰到俄国虚无党那一年，即是《新世纪》创刊之年。

所以我在（C）段述及，那位朋友提起我重视师复革命思想之发生，由于我良心喜欢如此。如今可能说，师复信仰三民主义，同时信奉安那其，便可从他日后的行动得到征验。他自日本东京回至中国，第一工作第二章（C）（D）（E）等段所述的工作。他组织暗杀团，他组织革命军，他提起青天白日旗，骑马入广州，他系民族主义的急先锋。至于他再要入北京暗杀袁世凯，仍然脱不离政治问题。必到了政治问题他认为已经完结后，于是往西湖，在西湖白云菴草创心社社约。这时乃转入社会革命工作。回到广州后，开始做安那其文字宣传工作，明明系安那其正统派的一个和平革命者。成功为安那其已进入中国一个地区用中国文字附带世界语，宣传安那其的第一人。

（K）第一期工作印成小册子

师复系安那其和平革命工作宣传人。所以他的工作，仍以文字说服，仍以社会教育，仍以人格感召，为他的第一期工作，即以后亦然，这是巴枯甯，克鲁泡特金，交入二十世纪后，安那其一派，与前世纪使用暴烈手段另一派，不复相同。师复于广州存善东街晦鸣学舍成立以后，开首印行宣传文件有《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刊》，有《无政府主义粹言》，有《军人之宝筏》，有《新世纪丛书》，俱系小本袖珍印刷品。从安那其名家著述，翻印成书。一律作为赠品派送的。又以精良印刷制成名人照片，如巴枯甯，如克鲁泡特金，如托尔斯

泰。其下附以短文介绍，并摘要其嘉言名句，广为流传。

(L) 心社社约的公布舆民声的发刊

心社社约十二条，在西湖起草后，必到了师复回到广州有了晦鸣学舍做机关，始行公布，公布时署名发起人，原只师复与彼岸二人。其后加入我。虽然我在西湖日，已预闻草约一事。师复仍以我一时脱不了政治与军事纠缠。及到发布前后日，乃征求我同意。我不待思索附在他二人骥后，于是心社发起人共有三人。发起人外有赞成人，十二条社约，不是人人可以奉守的。譬如佛门有十菩萨戒，又有十沙弥戒，十足受戒，有待于将来。心社十二条，愈后几条愈难遵守，所以开些方便之门，有赞成人一项。若干条社约，我良心喜欢如此，我便乐意遵守，列为赞成人，何仲达与林直勉，为最初赞成人。所以第一期小本刊物封面，是直勉以他的佳书写题的。赞成人多广州智识份子自由职业者、西医师等人。有一位汇丰银行买办，也署名赞成人。广州堂地以外从四乡来的，从香港来的、从澳门来的，要做赞成人的函件，日日邮箱内收件很多。情绪上，中心悦服。而理论上，有疑问的人们，来到晦鸣学舍，质疑问难，坐客常满。我们在坐，日日忙于接待来宾。而师复居然似在安那其宝殿里，升座做了大法师。

又心社赞成人名单，及其遵守社约若干条的注明，皆分日一一在广州发表。以堂地人物而论，有登报讯问的，有亲来辩难的一一都能得到圆满的答复。亲来辩难的人们，一经说服，欣然告别：来时一腹糊涂，去时有若解脱！来时手中秋扇一把，（晦鸣学舍夏秋间成立的）去时安那其刊物满载而归！这是回忆师复，回忆到最动情处。《民声》系一种定期刊物。类于四版小型杂志。内容有晦鸣录，师复先生手创之《民声》。

记载学舍每日工作。纪录来社客人讨论事件，凡所讨论过的记载，很像宋明儒语录。文字务求简明，理论深入浅出。希望这便可成功一种社会教育。总之，述而不作归结于克鲁泡特金「真理在人间」一言。

世界语版，则将晦鸣录版译篇世界语。目的系与世界安那其同志通消息。本来世界语学者，已有通讯组织。但我们以世界语为工具，把我们在中国广州这一区安那其同志动态与工作，向世界同志报导。

《民声》定期刊物，办了数期以后，收效极阔。所有欧洲同志，南北美同志，尤其日本同志，都互通音问，同声相应，天涯有若比邻。从此日后，晦鸣学舍邮筒，世界语同志信中占了过数。秀园诗稿有

两句：「楔事群贤殊类至，兰言重译远邮通。」回忆到这工作成果，令人难以忘怀。

师复天生聪明。通晓日本文，又有英文根底。学世界语不到半年便可写作，每期《民声》中文版是他一手编定。世界语版是他稍稍费力，也安排得近于自然。每期《民声》出版前数天，他便关起门来，开始工作。夜以继日，我们人人尊重他，直勉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正经先生」。从此人人皆称「正经先生」而不称其名。每见正经先生僧房闭关。旁边一大堆零乱稿子，前面一盏灯，通亮晶莹，街鼓不听到三更绝不休歇。

(M) 晦鸣学舍的字房及世界语学会

第一期小本赠品，系在市上印刷的。出钱做代价，以金钱买劳力、印刷工人与印刷物中所载的内容，毫无关系与感情。晦鸣学舍成立后，急于筹备事：自己来印刷自己文章。如写一封信给人家系自己亲笔写的，或打字的——多半是他人手汗，其意味全然不同，所以自己印刷《民声》，并不只「不用仆役」，不利用他人劳力的一个意义，是要写成的文章与印刷成的一致，执笔人与手民清一色。于是一大批铅字，新式印机、装订工具，运到晦鸣学舍后，同志们紧急练习排字、打版、装订等等工作。几个星期后，居然除白纸需买入外，而《民声》全册自始至末，全是晦鸣学舍工作人制成品。

自己印刷《民声》，特别是字房工作。如今要提到几位女同志：无为、无等、天放、抱蜀，这不称姓的四位姑娘连旧日丁湘田共五位。首四位芳龄自十五六岁起，二十过外止；

兰芬雪白似的天使一群。从何处而来？直勉好给人们起掉号，叫她们四只猪仔。是最近几天，从香山水楼飞来！是正经先生同胞小妹妹。所以这里要回头一谈（D）段师复人格的问题。人格感召，系安那其促进大同一方式。能够感召社会，必先感召朋友。能够感召朋友，必先感召家人（不好的环境除外）。我们因钦敬四猪仔，更加推崇正经先生。其后，又有两位从香山水楼飞来。一位就是各段提到的刘石心。初，石心在黄埔陆军小学做学生，好不容易由何仲达，当年以广东陆军参谋次长资格把他解除军职，送入字房。另一位叫做抱真，名实相符，终身为安那其努力。来到晦鸣学舍，做成《民声》印刷班的岳家军。我们看见她们与他们在字房工作，就无法不加入共同工作。我们之中，以佩刚一人（佩系彼岸弟）为存善东第二把手。师复做不到的，一概推到佩刚身上。尤其是今日字房工作看大样，系他的特权。而我们除佩一人外，入字房只是客串而已。负起《民声》定期出版的全部排字装订，乃系秉公四个爱女，二个幼子，一身污，一袖油，常年如是。星期日也少放假。

再来回忆到晦鸣学舍的厨房与字房，是划一的。四位小姑娘精于烹调（凡香山女人皆讲究茶饭饮食，（G）段提过，以蟹眼清泉，煮熟一局红茶放在几边，早已有了根据了），尤精于素菜烹调。合乎我们「不茹董」的条件。「隔邻二叔婆饭香」东边的同志，每每借故西行，为的是「徒哺啜」。烹调是香烈的！饭菜的分配用西式，每人一份的，雪洁的台布与餐巾，精致的磁盆与勺碟，以及长长的公箸，安放得有条不紊的；这时走入饭堂，男女老少，平等自由，熙熙攘攘，满面欢喜；义理之悦我心，酒菜根之悦我口，大同世界这就是一小型。

（L）段说的分峙五羊城郭，安那其的阵容有两翼：在东边一翼为东园，开办世界语 Esperants 学会设有夜班。来学世界语外县的同志有彼岸的眷属，有悟原与秋水女士两同志，有觉任同志，有一对姓郑的夫妇。环绕学会前后结邻而居。另外有何仲达，有紫萸女同志随我与直勉住东园里边，教师许论博世界语学者，共推为中国第一人。每当夜班班房上了灯火，必见西边存善东街师复一个人，或连同佩刚来上夜班（石心与抱真来得及学世界语否我回忆不起）。风雨无阻，夜夜如是。字房那几位女同志未曾参加夜班，因为除了夜班外，有函授，她们在函授用功。函授倒比班房的收效宏大。譬如黄尊生是函授生，尊生代表过中国人出席世界语大会。某一套百科全书黄尊生博士以世界语勋誉占了几行。到了夜班半年毕业，师复成绩最高。我是万二分惭愧的：我甚麽事情都懒做的。当年我与彼岸常常被正经先生批评为夜班两个懒学生。

环绕世界语学会同志虽然多数是「不茹董」，但只有在东园里边几个人系共同生活。彼岸好洁成了痴，变了癖。身边不离酒精与棉花一盒，就是一根牙篆，不经过酒精洗涤，不送进嘴边。因此东园的厨房方位既通爽，设备又最讲究。即以一洗碗池而论，用白磁砖砌成，长四尺宽三尺。彼岸在厨房的工作，为专司洗盘洗碗。设若拿调味与西边存善东比较，东方远不如西方的了，我与直勉、仲达三人俱系东莞人。东莞人好吃糖，菜根香总是甜味过重。

（N）国内外的反应可略分为 1.2.3. 三项：

1. 这是一群巢，由夷、齐、行歌于市上，这一风气系初开，并且举动带些惊人。好在当年政府方面的官员，不久之前仍是朋友。巢由与稷契同城，道并行而不悖。只那一册《军人之宝筏》送出我们旧游之地——燕塘，往日同志们在军中读到，喜欢到顶点了。人人手中一册《军人之宝筏》，影响到军中的典一范一令，顿时失了效率。绥靖主任陈竞存以老友地位，写过一封信给师复。信里似乎这样说过：真理大家朋友一样赞成的。《军人之宝筏》不可输送到营盘，这一点盼留意一下。有一警察局长陈景华，（陈自觉之胞兄）杀人大王（做过一任广西县长，杀过一万人）冒充革命党，一夜夜深便衣走入东园，明晨有一张警察厅告示贴在园门首。于是林直勉急的马上走入都督府，要求胡汉民重新出过一张都督

府告示，封贴在陈出的上面。这些是官府一面的表示，而舆论界却一致拥护我们。知识份子，看见十二条条文，多数是莫逆于心。短时间广州市上，茶座酒楼，有闲谈必谈心社。谈心社十二条条文，有闻的人们，谈心社是最新鲜、最时髦，又最好不过的谈话资料了！

其中有一段小小故事：黄明堂老将军，是云南河口之役、广西镇南关之役革命都督，国民党谁不认识黄明堂，国父孙先生最信任黄明堂。自心社条文公佈后，有一日，跑到我跟前双泪盈盈，两手颤震，一长筒二一金钱数十个，当作布施，出家人吃斋的袈裟锡杖之所必需。刚好我母亲白毛太在座，快快拿回去，石龙老家的租居正在塌下增加一层小楼。

2. 外省最先反应的有江亢虎。《民声》各期与他辩论的文稿甚多。师复死后，经佩刚手汇成一小册叫做《伏虎集》。有太虚和尚，一日改穿西装革履，来到晦鸣学舍做安那其人。有景梅九，远在山西树起一枝黑旗号召安那其群众。有福建同志一大群，林语堂之兄林撼庐，为信安那其主义，终身不渝，而厦门同志，有报馆、有学校，几乎自广州晦鸣学舍蒨谢而后，此地叶茂枝荣。我于民国十八年，一游其地，受极盛大之欢迎，更有四川重庆几位黄花冈袍泽，他们说：当年看见心社社约十二条在报上发表，他们喜欢极了，马上重行印刷十数万份，分布川东、川西。仍以杭州一般同志篇最熟情。后来做了我的学生的陈昌标与他的师友们有了小结合（昌标号范予，我对于这一位朋友极之惭愧。他住过我家两次，有很长时间。死后有遗书一册，Rosseland 著的 Theoretical Astraphysica，盖在卷首有他生前使用章印朱白文各一方。又一册原是我的 Human Heredity，他译过几段译稿，仍夹在卷中，这两书经过流离转徙，现保存在中山北路现居，《天体物理学》一册，牛津出版的三百三十五页的天书，全是算式的，安那其同志有谁再来读这一本天书。他日我在黄泉碰见昌标，必告知他再世为人后，我再用功，先服罪！）。又有一位西湖筑堤的工程师，安那其同志与师复、佩刚的公私关系，留在后文再详。

如今要提到吴稚晖他老人家。早年自称「烧成炭为国民党，化为灰为无政府党。」晚年又自称是三千年后的安那其人。如果真理存在人间的话，视三千年如旦暮。前文各段提到他老人家已不止一二次，可是我们在晦鸣学舍以前，与他从来没会过面。巴黎一辈先进，也没有一个拜识过，故此十二条心社社约发表后，吴稚老看见也惊奇起来（可能如（1）段我一个心爱的朋友一色一样）！于是开首调查（他老人家在重庆抗日痛恨高思调查国民党）！以为这一辈南蛮鸡舌之人：无君一无父一无国一无家一无神，于今居然结成了群。似魔样的，究竟系从何时何地降生人世呢？经过调查以后，也太明白了。这不过孟子说过的，「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开出了十二条不为条件。比之别的人家多出几条而已。稚老总是知道“有所不为”不特行为上是最有效的选择，即在思想上，为去然后真存。「Occam Rozor」一名词近代哲学最伟大的利器。罗素一派在哲学技术上操纵这一本利器，「以消极方法，求得积极结果」（这几句话全依照青年哲学家伍德（Alan Wood）著的《罗素传》说过的）。再来一次提起（1）段已经指出东方的教派有菩萨戒等等，而西方的也有摩西十诫，仍不是一样的吗？这些故实，稚老一定知道比似魔的一群更详尽的，而且这群无国无神的，发起人也好，赞成人也好，更也不过是前几日惯见的老面皮国民党急先锋。近几日再来见面皮新了一点，安那其急先锋。总而言之，人类有温情：乃是神交有灵，教育有效。这些人们全是他老人家倡言不讳，从《新世纪》刊物教育出来、说服成功的函授学徒。「薪尽火传」，几十位百来位不是天外飞来，而是从革命策源地，一气降生出来的而已。

3. 国外反应给人们满怀兴奋。广大的人类同情心一朝发掘出现，可能反应的那一方，与动作的这一方，同样的满怀兴奋哩！《民声》刚刚邮递往返一程，接获世界同志无数邮件，向我们报导同情与拥护。安那其人——自由、平等、博爱实践人；安那其刊物——宣传真理刊物，远如天方夜谭似的，经某度、纬某度，已有光芒万丈吗？这一个本行星给火药气充满，冤臭味昏迷，乃如今某某点与线上，有了一大批人类、够得上清醒一点，为同志吗？于是英伦老报《自由人》，与我们通讯。于是巴黎未变质前的《人道》与我们交换稿件。很

像美国的水星 Mercury 也有过消息登在《民声》。而我们最光荣的，有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大文豪《民声》撰稿，日本同志幸德秋水一派人，与《民声》关系更切。受世界人们爱敬那一位老夫人伊玛高德文（Emma Goldman），时时给我以鼓舞。她的丈夫亚力山大巴克文（Alandu Beskman），与幸德秋水的信徒大杉荣，于《民声》迁到上海时，曾做过我们来宾。尚恐怕我在四十八年后回忆到（2）（3）二节，也挂一漏万，佩刚看见我这一篇文字，希望为我补遗。

四、筹建大同村与富山田庄

我们建立大同村，不是本文末附有黄尊生赠我那首七古，列举的那几种乌托邦（尊生这首七古已在他新近刊印的《小沧浪集》载及）。

尊生一首七古诗，吟哦过几种乌托邦，原始模型的为柏拉图共和国。这一个国，已是反民主！罗素批评过他，为共产独裁作俑于两千年之前！

自古以来，反政权、反财产，仍留下一个国的大问题。以为在这过渡时代，国家一物不可废。弄到乌托邦美梦未酬，而共产独裁大祸来到，拿匪党为圣经列甯着的一本书叫：《国家与革命》，其中有这几句话：「我们与安那其没有分别，关于革除国家与国家权力系最后一课题，没有分别。只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与国家权力，系革命时期所必需这一点，与安那其主义有分别……」那么，列甯党徒不死，权力永远在所必需！手段永远系目的！国家与天地长存、与乾坤永固！

其次，为摩亚尔 Thomas More（亨利八世贵族院长，反对立宝连被斩首，现于一九三五年又敕封为圣人）南半球的岛国。是一水兵叫做拉法罗（Rophaed）发现的。岛国乌托邦共五十四州，大小一律共产化，马路一律二十尺，住宅一律平房，前临马路，后有花园。可是各州中有奴隶制度，奴隶叫做邦民（bondmen），专供厨师杀生。又是童奴制度叫做餐童。那一家孩子满了五岁，便要站在餐柏旁边肃静无哗做小侍者，等了大人们吃过后，小鬼们才吃其残羹冷饭。又其次为傅立叶（Foairied）的一千六百二十人的法兰斯蒂亚士（Phalanster - es），傅氏在生前得不到人们热情拥护，必到傅氏死后若干年其信徒孔锡多兰德（Victor Condueran）来到我的美籍儿孙出生地德萨斯（Texas）才有了地盘；实行傅氏苦心规划的乌托邦。又后有麻省的溪庄（Brook farm），一大堆男女名人。由一八四五年起迄于一八四九年止，前后有过五六年头，热烘烘来试验一下傅氏的空中楼阁。这种空中楼阁，我国何尝没有。武陵渔者的桃源、锺南山下的琅环福地。尽是那一类要求于充满冤臭与烦闷世界之外，建立一个清凉空想世界，就是叫做乌托邦。

惟独安那其人则不然，不承认有这几种乌托邦，只承认世界只有一个。无地球以外的别个！又无他生来世的另一个；要做好就在这个上做到好！要改良世界就在本街坊内改良！巴枯甯街坊内的 barri - cades 就是表现安那其人不作避人避事的迴避浅见！并且不能忍受目前看见的，立刻负责的热情（吴稚老一生主张要住上海英租四马路。于胜利后空邮给我一封信，到了上海要日日与我到那间大马路一乐天茶馆闻谈天。）巴枯甯以为一个隐士（a hermit），就等于个吃人肉的野番（a cannibal），前辈高山，只堪仰止：建立大同村并不是如尊生诗内列举的：自柏拉图共和国起，迄于麻省溪庄止这一辈半幻想半玩笑半名士半隐士半仙半佛之所为。

我们建立大同村，是一件很现实的事。（H）（I）段中早提过：存善束街是租的，东园是借的。像蜉蝣不定一样，并非久远之图。倒不如同志们一次筹备一笔巨款（年来晦鸣学舍开支，由同志设法筹来，比方何仲达每月一份薪水，必于一号就拿到存善东街。觉任同志一次拿出田租数千金之类）.建立一个固定的工作中心！于精神，于物质，都上算的，这就是我们一件现实的企图。于是有大同村筹备一件事。

所以大同村择地要不离人境，即离也不离开很远为原则。如第一章红荔湾，具备五条件，可以说明。未决定在红荔湾前，有过几次短程旅行。为了选择地点，我们几个人陪着正经先生出游好几次。如今略可回忆到的，有过二次陪着他作一日舟游。去看广州黄埔附近的约有二三百亩水稻田，与广州距离不到百里，水陆交通俱便。只田价索得过重，未能成交。其后民国二年四五月间，那一位心社赞成入林景云，介绍一座土山，地在新安名蛇口，我们又陪了正经先生作稍远程出游。一切俱满意了，如第一章（b）段五条件所说的。即日山主某君随同我回至广州，住在东园。住了好几天，我们日夜请他观剧、饮酒。双方预备成交有日了。山价林木在内，并不算大，共为一二万元强。我们可能拿得出的，只为时局所累，山主正在等候交价而江西革命军起。是为二次革命之役。此后广州军事日在紧张中，山主看见成交无望，告辞而去。

于是大同中只得在联语中，在诗句中，似游仙一梦！若说留有实物作证的话，则有大同村缩写为大同屋，现存在广州朋友张伯超家（闻已物故）藏书万卷，有几本书盖有大印一方，「大同屋」三个字。今日大同屋也与不知第几次革命失败与大陆俱亡。

有南美洲华侨：日日读《民声》，月月读《民声》，由于良心喜悦的驱使，结束他们一生劳瘁所有；万水千山春三月粮而访大同于故国。慕道热的高度，同情心的深度，闻其声未见其人，已经激动人们带着数行欢泪！来到故国二次革命已失败。晦鸣学舍已仓皇出走，由广州迁澳门，再由澳门迁上海，正是陆放翁诗句「志士悲伤闻里过，好花憔悴雨中开。」这等日子，双方同志在故国相逢，只好为他们安顿一下。去上海不远，皇山县城外，置下几处田庄。以后「凿井耕田，不知带力」，同志们过得也不错。我们住在杭州、上海，不时与他们有欢聚，有往还。民十年间，黄文山与克强幼女黄文华在上海结婚，大排筵席。昆山同志们从田间来参加婚礼。喜酒三巡，那位同志向我说道：「契约爱情，没有意义的。难为文山居然做得出！弄了大半天，人喧马嚣，倒废时失事！接下，又向我愤说道：「饮酒！饮酒！」我只好与他干一杯！十三年，我再游皇山，在这几位老同志的大同庄住了一夜。临别有一点钱，我留给大同庄。一位同志尚说，记起，早年在南美洲看见《民声》，晦鸣录有彼岸集句赠我一楹联。其文云：「孰盈孰细孰付与，亦狂亦侠亦温文。」大同村一段历史，可回忆的到此篇止。

本（o）段写述我们的大同村，并非他们的乌托邦，又拿出皇山一事附在后头。证明我们对于这些事件，系很现实的一种当下企图。人们只是没奈眼前何？要负责任！大同村不是且不能当做乌托邦看法。至于诗人黄尊生，随便点缀一下并无大问题。却人们千万不可看安那其乌托邦！

安那其先辈学人，从科学证明，生物学有互助。生物进化有人类，而人类生存竞争，系不得已的一暂局。其终一局，必为互助生存！这仍然属于科学的机械论！在哲学，不能不承认人类有自由意志。如果意志有自由的话，谁人不愿意追求其安那其的大同世界？谁人不愿意在自由平等博爱中过着日子？谁人愿意终日与良心违背，历遍人间烦恼，拼命去争这碗饭，为的是要生存？仍然是北京人以前那种生活机动，不是有人气的意识作为。所以从科学上，从哲学上推论，安那其为世界必有之一终局决然无疑。

如以为安那其信仰者，目前只有少数，我敢说最少数。却我要问：接近太阳第三行星有了人，已一百万年。这人在九十万年前，过着吃的一碗不知是什么东西的生活，在十万年前，吃的一碗，是人肉：在这十万年前 cannibal 是普遍现象，是占最大多数的；而不吃人肉，是占少数的，是最少数的！不知若干年过了，到了距今不够两千年，以这一位不吃人肉的教主做纪元，今年一九五八年间，吃人肉的，却只有少数的生番。

科学与哲学推论出来的真理，人类喜欢自由组合。人类喜欢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类喜欢如宋儒说过的「民我同胞，物吾与也」。不特不吃人肉，更不必要叫摩亚尔先生的 bondman 代君子远庖厨，恰如庄生告诉过我们「禽兽可系羈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兰。」

(全部老庄充满安那其情绪，素食为大同起点之情！连兽肉也不吃！必有这一日！必有这一日！看远一点少数变成多数，从陈范予读的那本《天体物理学》看来只不过是旦暮间事) 师复家庭与个人(P) 家庭背景成功的人，必有他的不平凡背景。吸收这一背景的或丰或啬的养料，发育为个人。家庭背景，佔最大因素。师复的家庭背景，在本文前几段已纪录到。而本(P) 段，综合一下，再畅诉一番：

那座很讲究的水楼，显示着即在师复未出生以前他们的家况，如何丰富。不必受人们调查，又不必受历史家鄙贱。以为这些人，一定是如法国闹革命的罗伯斯宿(Robespierre, 陆译罗伯斯庇尔)，只不外「瓮牖绳枢之子」。又如那篇祸世殃民共产党宣言罗素读了以为全文可不要。只要那末后两句：「The proletarians have nothing to loss their, They have a world win」就也够了，如今我畅诉一番，我不是拿师复的门第来做安那其装门面的嫁妆。好来遮掩我秀圈诗稿，有贫女吟一首，只意味着，与其受人调查，倒不如自供。

当年秉常刘公高卧水楼，养儿育女。一向不大出门一步的，一位富而好礼好好先生。却自那年儿子炸弹案闹出后，讼狱缠身。连年亏耗，到了儿子出狱那一年，景况更不堪，于是秉老答应奉天巡抚陈昭常之邀聘，游幕于外。儿子做的事情，把老太爷累倒了。及后，民国既建，陈竟存带了一点老世侄的敬意，快快请秉老回至广州，给他一个安闲的差事。到了民国十六年后，石心在南京山西路附近造成功一所很好的房子，迎养双亲。我这时得在堂上参拜。老人家怡然雍雍然，很喜欢与小辈交谈。老人家活到民国二十年后，辞世归天。

他的德配，师复的母亲。为他生了十一个孩子：五男六女。这一稿、初稿写在香港时，为三十九年十二月，是与他第三儿子石心互相参证、分日安排写的。我在写稿，常到石心家裡，喜见金萱健茂——年已九十。而四猪仔剩下一个抱蜀，抱独身主义，站在老母亲旁边。

师复行次，长兄亦宋。脚下有三弟，除石心与抱员前各段略提过，另有一位叫做亚源。小妹妹字房四个女同志，其下尚有一位叫做亚微，又一位叫做励予。兄弟姊妹行次如此亦宋在家不作事，辞世亦早。抱真留学法国，晦鸣学舍解体后，以教学为生。死时情况极不明白。亚源年年居上海。做得一份洋行小工，安份守己良民。石心一对夫妇，夫人刘蕙缕，为他教养成功几个好孩子，既聪明又有志气，在抗战困难日我常时给他们一点旧衣服，孩子穿起来已够长大成人。我初到台湾，稚老两次叫我约石心来，找一点事情给他做。竟然一言不复我。四猪仔中的无等，我们有时称他为大姑娘，与佩刚在存善东街日已恋爱成功。一群儿女，最长的女儿叫做德菱，与我们甚稔洽(融洽)，有人告诉过我，佩刚一生安贫，惟近年享到做老太爷的福哩！无为与鸿一恋爱，其后过着什么生活？我们俱未甚详。抗战胜利我们回至上海，一日我与石心乘车行经马路，石心一眼抢见无为，一个人蹒跚(蹒跚，徘徊)独行于路边。石心下车一把手拉住姊姊，很像异地重逢，问她居处，实不肯吐实！我们大家也心照了，不再苦苦问她！双方约好，明日在亚源家会面。会面时，我给她三万元。又明日我请求她到我们家裡同居。她并带有一及笄(十五岁)少女，胖胖的，云是育女。胖胖的已许字与人。向我们告辞，愿意随女去长做老外婆！天放与警秋同志发生恋爱，系于晦鸣学舍末期，已迁到上海成都路的那些日子。除天放自己外，我们叫他做「一条腿」，「一条腿」同志，老辈中吴稚老最喜欢他。稚老晚年鬻书大功告成，系一条腿警秋为之安排。警秋多才艺，末后几年，又手创南京银行。不知何故，胜利日在南京，一夜之间，一个人也不在旁，天未明已死去！天放要做未亡人！在京沪日，我们常去探望她，意要找一点话头安慰她，却一提到警秋，天放便昏倒！抱蜀独身，唯孝与友，无可纪录。亚微，出嫁雀载杨同志。生育几个儿女后便夭亡。现时载扬在党部，每年旧曆元旦，一家人都来拜年。末了说到励予：忆是与我有一个时期，往来甚密。当着抗战日，家人皆散去，而母亲年已八十，留在广州。励予只好奉侍，在广州市教小学，勉图生存。胜利后励予要求我

为她保留这一份教席。市府诸公既答允，而终给免职。有一日，励予要求我送她一件荔枝核绸旗袍。旗袍已做好，约我游荔枝湾。她身边携同冠卿同志的女儿（与我们喂牛奶的准乳娘叫做亚带，恋爱后生下一个女儿。冠卿去世，这个女儿今年已长到十五六岁了）。于是三个人出游。我与冠卿遗孤扒三板。励予身边带有一册《宇宙风》。末期刊有我金陵什感八首七绝，正在快意吟哦。是时，我们老少的浆声，与励予的诗声，同时在水面抑扬。又后，我来台湾前三日，忽然励予作盛妆，来到蔼文中学，告诉我，她快要携同四个男孩子去美国了，她的丈夫美籍工程师，要他们回去。及我到了台湾，闻得广州紧急日，她一家人五口搭撤侨飞机，安全回到丈夫的怀抱裡。

师复家族背景，我一路写来，也够洋洋大观，秉老夫妻养出来的三个男孩，系安那其同志。四个女孩，系安那其同志。高踞东床而坦腹的三位，又系安那其同志。语曰：「不信夫亲，不信夫朋友矣！」师复的伟大，从信夫亲起！乃信夫朋友！乃信夫欧、美、日本的朋友！故我乐为之道详于此一文。

（Q）恋爱的苦与乐

很像三王五帝时代，一只变了性的玄鸟，飞入水楼以后，正经先生坚拒丁湘田在囚台会面。出了囚台，尽可能有妆台韵事。我与彼岸陪着师复与丁湘田住在别克登饭店，那三四十天当中，几乎隔不到两三天，我们四个人就往戏院观剧。那时名脚七盏灯与小子和，师复喜欢看那一生一旦演出的剧情。剧散后，我们四个人与来时殊不一致，队伍改编，他们俩为一队，衣香鬓影，回归他们的客房，我与彼岸仍为一队，赍然若丧：回归我们的客房。明天早晨，红日已上三竿，彼岸风流好事，在窗帘下隙中窥探。人犹未起哩！以后别克登的餐台：初来时排列我们如今四位，breakfast，只须排两位已够，这一小段故事，系我亲知亲见的。

生民实难！既不能如木石鹿豕之无知！又不能如木石鹿豕之无累！生民有情，一旦机会来临，二性相逢，因而相爱，因而成亲，不止一段，又不止一时。带韵味的故事系希望有永恒性的，快乐的，是人生稳定的过程！可惜师复的韵事，结束得太匆匆！师复恋爱的梦想，幻灭得太迅速了，上海韵事过后，回到广州存善东街，两人恋爱情绪，便日日降低下去！这时丁湘田已腹大便便。她抱着许人见，不许人知的成见。到了分娩日，她去了那一家医院，我们仍然不知。其后渐渐闻得生了一个女孩子，我们也不许见。然而正经先生平日除了在东园上夜班，万不得已出外游游，如同前往看大同村那几次外，他的起居注有一定纪录的。他是否在外间看过这一个婴儿！若然问到佩刚，怕与我一样糊涂。我们绝对不能问起，他与丁湘田爱情有无变更一回事。不过看见他对湘田面孔日坏，虽然我们一样尊敬湘田，无等大姑娘等等一样以长辈看待他：在晦鸣学舍，他们自己两人，已进入一个无言无语的世界。

师复在存善东街，已经有患肺病的徵象。他终日不休息，过于疲劳。粗劣的素食，更谈不到营养。流离转徙，随晦鸣学舍迁出澳门。立足未定，又迁到上海。自到上海以后，卧病在床。这些日子，他拒绝湘田入他的病房！啊！他们自己两人，又更进入一个不问可知的痛苦世界。

他们俩人的恋爱史，如要述其间的苦乐，却写不到几行；他们俩于石歧出狱后，往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史料自此开宗。谁要去执行暗杀，换言之谁就会来送死。在这死生不明的当中，他们在恋爱快乐的。暗杀事件结束后，与我们游上海，游南京，游西湖，他们的恋爱乐达到顶点。其后他们由西湖回至广州，同居在安那其宣传机关裡，乐与苦在交织中。从此以后，这一条恋爱线便是一度复一度降落。民元交人民二初间已经陷入恋爱苦。

又过了半年，连人在病房都不许她问病；与当年人在监房，不许她探监；这两不许，比较起来，乃乐与苦的天地易色！人们如要研究师复，同是生民有情；既然有情，这情如何变动？情绪转点从何处起落？我不能说。如要说：师复的人生，带有秘密性的话，我只

好搁笔。

要说的，恋爱结果，只有一婴孩。她长大了吗？长大在何处？可惜我于四五十年前，未注意到这一问题。如今我要告罪。我只知道师复死后，丁湘田就离开安那其团体。一隻玄鸟，其来无踪。谁也料想不到，民国十一年，我在陈竞存旁边，竞存摸了口袋，只得不到百元港币，叫我交给客厅裡的客人。这客人就是丁湘田：相隔十年，人已老成，却甚健康。寒暄几句后，接下不到百元港币便告辞。这时我应该乘便问一句：女孩子今长大的多哩！我却未有这一句话。

这时，我只知怪陈竞存，太寒酸。他常自称为广东纳税人省钱。却因此得罪朋友。今日对于丁湘田，更简直失了体统。区区数目，何以为情。正与湘田告别后，回报竞存。他指着旁边放下的几本书，叫我代他收存。呀！系晦鸣学舍的藏书：本本盖有晦鸣学舍的铃记，一本英文的马克斯（马克思）节本《资本论》，一本法文的《傅立叶传》。另有几本我不能回忆了。我问：「书从何来？」他答：刚才丁湘田送赠给他，作为纪念品。这时，花落人亡的这时，送赠与陈省长作纪念品，也太滑稽了。只是当年师复死后，房间裡一切的一切，衣服器物书籍，丁湘田囊括而行。留得几本残书，正经先生生前留有摩挲手泽的，今日不知从何处来，要与人家换取财物，这又是我亲见亲知的一件事，千端万绪，不能不写在回忆本文。

（R）病终上海

我认识师复以后，已感觉到他的体质不够坚强。他那年人在血泊中，不知已毁伤他几多精力，一只手给砍断成了跛手：而鼻梁端上肉，带有大如双银角样的一黑块，料是当日受重伤结疤后，留下这畸形！我看他不时以一条丝巾拭鼻，又必然抵抗力弱，伤风太多。天赋予聪明壮志！天不赋予坚强体质！即使天赋予坚强体质，也不够同时同地住在这星球里 cannibal 的人们来摧残。

以当年环境来论，民国三年间，凡在上海的朋友，大家都陷于穷境。我当时有一张当票，票面数字为两元，后交佩刚代我赎回。其中有台布有内衣零星物色共二十余件，使得佩刚戚然动容，在这些日子，我们连白饭也要捱饿的了，就在这些日子，师复的病日日转深。

本年初，我已经自日本回至上海。看见他生病，时常到成都路与他闲谈天。或把马路上得来的新闻，与他解闷，到了病情严重，林君复向几处同乡（记不清是否萧叔惊）借得几件皮衣服，当了一点钱，与他人医院。经过一位德国医生叫做克礼诊视。断定系肺生疮，把他口中吐出来的痰，制成药剂，再给他吃。说是这是治肺癆药最近发明，经过无效乃施手术。

施手术后，疮口以纱布掩盖，人已不醒。我坐在他旁边，有一股带腥恶气向我吹来，如今记起喉嘴也似难过。隔一日又再来施手术。手术未了，师复在医生刀与剪之下，断了气。

师复肉体生命，至此终结。总共得太阳系内层第三层，这颗行星时间，三十三公转。

君复痛恨这一位医生，要向法院控告他，负医术错误的责任。克礼系那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医生，兴讼未必胜利。大家一时气愤过后，就作罢了。葬地在西湖烟霞洞。（E）段说过的安真同志赠送的，自晦鸣学舍迁上海，日常事务已经多仰赖这位安真同志帮忙，民十四、五年，我们居上海，这时安真患肺病将不起，见过两次面。烟霞洞原是石崖，葬地又过窄。只可容一棺，上题世界语一行：

师复先生之墓！

心社社约，草创于西湖。仅仅三年间事。于今师复一死，又葬在西湖。联语：「夜盟记湖上，中国宣传安那其主义第一人，长与湖上烟霞千古。」

师复死后，君复接手办《民声》续刊数期。又再不能继续下去，遂告停刊，我曾长函

南洋陈竞存求济。他于二次革命失败后，与一般武人亡命新加坡。经过相当时间，接到他寄来叻币二百元，晦鸣学舍民元秋间成立于广州存善东街，民三秋冬间结束于上海成都路。前前后后，熟烘烘一大段文化史过程，只得两整年。

纪念师复，除本文外，我看过的，有佩刚手编的师复年表。甚为遗憾，未能存下这一年表，附在此处。

(S) 师复的性格

除了我自己在师复旁边亲知亲见之外，这一段的资料，多得自石心。共有五项：

(1) 不妥协：石心说，他一生如此做一件应做的事，要做到底。不能中途停顿、或与人妥协。比如至小的一事，民初香山绅耆请他赞成改香山中山，他始终公开反对，谁也不能说服他。他的见解是：不该如此做作，类于献媚。中山先生的伟大，满不在乎一城一邑之易名。还有极重大的一事，是他病在垂危。体质太弱了，医生力劝他吃些肉类，如鸡汤等。他毅然峻拒，甯愿因不够管养而死，不愿破坏心社戒约而生。

(2) 生活严肃：平日不苟言笑。一生未曾讲过半句虚伪话，比如与丁湘田的关系，在患难中男女慕悦做成朋友，不论如何总是高尚的行为。却不能在收监中容縱在这时间与这地点与他会面，有邻于下流。他不肯把新生的女婴带回存善东街，意思是：不肯给人们错觉存善东街彷彿即是石岐水楼——这是我数十年来的揣测。由林直勉叫起，叫做正经先生，以后人们一律这样叫他。可以从这一名，透露出他的严肃性格的一面。

(3) 求知专一：治举子业而好许慎说文学。其后又好清代盛行的朴学，关于这一类学问，他早年有些著作。但连他自己也忘记这些著作叫做甚麽了。到了学世界语时，一口气就学成功。以前留学日本，日语通畅，能与日本同志交谈无阻。欧美文研究过，只未臻熟练。所以《民声》的取材范围甚广，不限于一种文学的来源，足见他的博雅。

(4) 有雅量：在存善东街工作的同志们有勤有懒。如我与彼岸常常被他批评懒惰。却是凡已提过的一件事，下次决不再提。一日石心问他：「自由恋爱代婚姻，有毛病！」他答：「我们只说婚姻应废，恋爱应自由。过此限度不能说！」又一日石心问道：「日来有点太看不惯了！也有点太生碍了！」他答：「这是你的生碍，也许你有偏隘！」

(5) 爱美：他不特致力于说文学与朴学，诗歌词曲这一类美文，他尤笃好。做秀才时，写过很多诗与词。就以我们同住在别克登一个月看舞台剧本。他看后批评时下戏剧的优劣，有如我们在醒天梦（我们鼓吹革命时所组成的剧团）现身说法一样老贴切，老在行。衣履之洁，微尘点污不染。赏花玩月、湖山之美，我们同游日，他与我们同寝馈于大自然而相忘。

右五项、师复先生建立安那其信仰的个人人格，以人格感召，系和平革命一条最稳健的路线。——求员求善亿万人心之所同然——这一路线，随本行星私转与公转而迈进的（回忆文字结束）。

附与黄尊生唱和七古二首：

来诗卅四年三月开九日，黄尊生从贵州遵义寄出。题目为：卅四年三月开九日寄纪彭。

当年射虎攀龙手，恭难枪绝轩辕冑。头颅大好，叹无家，暗鸣叱咤风雷走。广州三月升九。一声霹雳弹飞烟，党人革命撬枪吼。督轘溅血泣鬼神，七十二烈士黄花冈上，长埋首。

先生革命不论功，功成身退倡大同。不量、不酒、不舆、不仆、不纳、不椅、不儒、不释、不我、不仕、不议政：黄、农、虞、夏、莊、周、墨、翟、标同宗，小康礼运张三世，人人独亲其亲、子其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兼绍西欧先哲诸家之学说：柏拉图共和国，摩亚尔乌托邦，而后有圣西门，与蒲鲁东。晦鸣学舍共一室、切磋心社心魂通。

我时年齿最幼初解事，新知沦汲开鸿漾。即今云烟过眼一瞥三十载，世事散乱随秋风。

复遇刀兵烽火，七七、七载煎国难，生涯促促如飘蓬。穷愁日日蔽烟雾，归心东望珠崖东！
何时歼仇复土凯歌高唱洗兵甲，重轮归去心魂髮。厘门日出火轮红。海南招手潜蛟龙，红
棉时节花正浓。琶洲孤塔矗长空，月明珠海香濛濛。指点珠海珠石，听潮钟。冲虚华首飞
云峰。罗浮容我逍遥踪。尔时与君把臂话旧论古今，一壶一盞、水仙、茉莉，花光十里，
春无穷。

答尊生

河梁取记曾携手。主义凭之为甲冑。揭竿一声伙涉来，传车百里降王走。不入危邦虎
穴探，那得神州狮子吼。扁舟归去天地迴，几个少年今白首。谁贪女石补天功。江湖魏关
将毋同。辟纁洁志思陈仲，观星诡说鄙林宗。研经要做三绝韦。读史烂熟十二公。陈言未
惬开新说，大同村在岭之东。

楔事群贤殊类至，兰言重译远邮通，南华经、同与兽居，互助论，克于鸿蒙，二三子
相从方外游，道之行有如草上风。迴波百转犹萍聚，一旦颶风吹去，散作九秋蓬。即今川
黔相望数元老，年年月月，梦魂绕大江东。黄花节日赠我琼瑶句，预游有约羨君意态何轻
松。

红荔湾头万颗红。云中见首真神龙。白云菴里意兴浓，高谈哲理超时空。小屋渔舟水
蒙蒙，梦迴游仙听晚钟。为学为道，必须探螭宫，登驼峰，靓楼写来不尽悲喜交集之前踪。
行将东归与子理旧业，此中乐老益坚无穷。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节录〉

(郑佩刚)

我的青年时代，恰恰处在二十世纪初期，全世界、全中国都处在大变革、大动荡的年
代。革命爱国志士纷纷向西洋、东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走了不少弯路，碰了不少钉子，
吃了不少苦头。作为动荡年代的目击者，有责任响应党的号召，把当时一些史实纪录下来，
供有关方面参考。

当年，在科学的社会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之前，早已有各色各样的社会革命新思潮被介
绍到我国。无政府主义也算是较早传入的一种社会改革理论。现在把我所知道的无政府主
义在中国的活动写出来。自己年纪老了，脑筋也老，所写的东西总会有些观点不正确处，
记忆不详实处，希望大家指正。

(一)

十九世纪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日益深化，迫使人们设法找寻出路，改
革社会，以求解决人类彻底解放的问题。于是各种招牌的社会主义到处发芽滋长。这些社
会主义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在空想的社会主义中，有一种叫做无政府共产主义，虽然有一个笼统统统的共产主义
目标：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和阶级压迫工具（国家、政党）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
民主、人类个性彻底解放的大同社会。但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纲领、策略，则没有明
确指出。这个无政府共产主义有集权共产主义、工团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名目。
由于它在揭露批判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合理、戳穿统治阶级丑恶面目方面，起过一定
的作用，所以无政府主义在欧洲曾风靡一时。以后就经由法国、日本而传到中国，较之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中国早了十多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十月革
命一声炮响才送来的。约在一九四年，清朝驻法国使馆参赞李石曾曾受法国无政府主义思

想的影响，创办了《新世纪报》，在巴黎出版。同时出版《新世纪丛书》和《夜未央》《鸣不平》两个剧本。这些书刊，传播到日本东京的一群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一些如饥如渴追求真理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们之注意。当时日本的幸德秋水领导下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很活跃的。我国留学生中刘思复，郑彼岸、林君复、张溥泉、景梅九等早已对中国社会的腐朽，民族的被压迫，深感痛心。当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建立同盟会时，刘思复等就加入了同盟会。这时又接触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深受其影响，开始醉心于无政府主义。思复并跟从一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制造炸弹。同时张浦泉翻译《总同盟罢工》《无政府主义》两书，在东京出版。同时刘光汉办一《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托名在澳门出版。他的妻何震除办一《天义报》（1907年在东京出版）提倡女权外，并提倡无政府主义。

一九〇五年春，刘思复等相继回国，刘思复和郑彼岸在石岐创办「进德女学」，开创妇女教育，提倡女权；又组织演说社，鼓吹革命。思复不久又去香港，和易次乾创办一《东方日报》，宣传推翻满清，改革社会。一九〇六年春回到广州，当时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但好几次计划起义都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破获。革命爱国志士陷于李准毒手的不少，民愤很大。刘思复遂决心首先铲除此贼，在仓前街租一间试馆的房间，准备制好炸弹，伺机进行暗杀。某日不幸在一次安装雷管时，不慎爆炸，重伤左腕。隔邻是伍汉持之医院，伍亦是同盟会会员，闻讯赶到，见已昏迷，即将思复之文件焚毁。不久警察亦到，共同送其进韬美医院疗治，医生为之断腕。创伤平复后，解往巡警道受审。思复口供伪称为三水县人李德山。后来被一李准幕僚郑荣（曾做过香山县知事）识穿，要将他移交李准审理。幸而各亲友各方奔走设法，结果判为嫌疑犯解香山县监禁。没有陷于李准毒于。

思复在狱两年，著有《粤语解》《佛学大意》《寥斋笔记》等投刊他的拳友郑彼岸主办之《香山旬报》。时岑春煊任两广总督，为收买人心，命各县改良监狱。彼岸怂恿思复上呈《改良监狱议》，岑春煊颇为赞赏。彼岸乘此机会，运动县官和广州绅士江孔殷等多方营救，遂于一九〇八年冬出狱，随即赴香港，初住于同盟会南方支部。翌年春，迁居摩士咕街，组织支那暗杀团。这暗杀团和同盟会没有直接关系，是思复自己邀集一班人组成的，虽然成员中有一部分是同盟会会员。辛亥年（1911）闰六月十九日团员林冠慈在广州双门底炸李准，是思复所策划的。九月，清廷派来广东镇压革命的风山将军，在大南门被李沛基炸死，那五磅炸弹是思复所手制的。

辛亥（1911年）九月，武昌革命军起，思复在东江一带参与领导民军起义。是年冬，思复辞却职务，同郑彼岸，丁湘田（女）三人北上图炸清摄政王载沣，时载沣尚领导清廷盘踞北京，革命军受阻，进展不快，思复为擒贼擒王计，拟先除之，以利革命进行。到沪时，南北和议将成，议和代表劝思复停进，思复等遂乘此机会游西湖，在白云庵勾留一个月，计划今后将致力无政府主义运动。

一九一二年夏，思复等三人回到广州，在西关存善东街八号创立「晦鸣学舍」，作为同人进德修业之所。

七月，刘思复易名为师复（从此废姓）与彼岸、纪彭三人署名发起设立「心社」，作为个人修身处世法则。社约有十二条：

（1）不食肉，（2）不饮酒，（3）不吸烟，（4）不用仆役，（5）不坐人力车、轿，（6）不婚姻，（7）不称族姓，（8）不作官吏，（9）不作议员，（10）不入政党，（11）不作海陆军人，（12）不奉宗教。完全履行社约者为社员，履行部分者为赞成人。消息传播于外后，议论纷纷：称许者誉为圣人，反对者口为禽兽。质疑问难者，纷至沓来，有登门请教的，有通邮的，均由师复以口头、笔头一一答复。并于广州《天民报》、《平民报》、上海《神州日报》辟《心社析疑录》一专栏，阐述「心社」观点，和讨论社会问题。当时也有些好奇者来参观「心社」同人的生活，有…位不速之客，当我们摇铃午餐时，他见到雅洁的餐具，鲜美的素菜，要求分享一份，我们欢迎他人座。

有人认为「心社」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机构，师复对此有所解释，说：「『心社』乃以道德问题为准的，除社约外无他事，故有与社约同意者，集为社友，其于自由之旨固无背也。若无政府主义者则以推翻政府及资本制度为目的，凡从事于此目的者即为无政府主义者，而不必再问其他。」

我和师复是同乡，自幼相好，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和彼岸（我的大哥）的影响很大。十几岁时，我在香港美孚洋行做练习生；身受洋鬼子的虐待欺凌侮辱，眼看祖国大好河山，任由帝国主义掠夺践踏，满心悲愤，对人间的不平，社会的不合理，根源何在，惶惑不解。当时正是血气方刚，求知心切，追求进步。我读过卢信公（后在纽约主编《民气报》）的《人道》（在我心日中是…本最初介绍社会主义的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开始对社会革命有些模糊概念。师复又借给我看些《民报》《新世纪报》《天义报》《新世纪丛书》《夜未央》《鸣不平》等书刊。这些书报中，尖锐揭露批判旧社会的病根，使我大开眼界。《民报》有一篇《社会主义商榷》给我印象很深。《夜未央》是我寝食不忘的读物。后来师复组织支那暗杀团时，我就担任秘密交通员。辛亥革命时，我跟从大哥彼岸参加了香山民军，光复香山。旋参加香军的敢死队，进军广州。敢死队解散后，到澳门组织「仁声剧社」进行社会宣传。以后又回广州参加「晦鸣学舍」工作，建立印刷所，与师复等人一起，翻印《新世纪丛书》，无代价分赠读者。初印五千册，不一月告罄。又从《新世纪报》中选录名作，辑为《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丛刻》《军人之宝筏》（反对军备主义的），均各印五千册，邮赠国内各报馆、各会社、各省议会、县议会。由是无政府主义的名词，渐为国人所知。

西关宝源路「平民公学」附设世界语夜学，传授者是许论博，他新从法国游学回来，把这国际新语介绍给人。师复、彼岸和我都参加了学习，学员约六十多人。那时世界语教材很缺乏，我们读的是从法文译的「十课」，边讲边译，用真笔板¹¹印发。

是年秋，师复、论博建立「广州世界语学会」，会址设在东堤东园前面。经师复努力号召，短期间会员发展到三百多人。上海世界语总会，来信表扬「成绩为全国之冠」。冬天，假座东园开世界语学会成立大会，会众达千余人，论博、师复各被选为正副会长。师复除在「晦鸣学舍」工作外，并于每口下午从西关步行到东堤学会工作，风雨不改，不久又被「环球世界语会」任为「环球世界语会广州分会」会长。

同时上海出版的社会主义刊物渐多：《良心》《新世界》《社会世界》《天声》《社会》《人道周报》均先后出版。内容较丰富、印刷较精美的要推《人道周报》，它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之机关报，主编人为徐安真。周报用道林纸彩色印刷，每期更换颜色，报末辟世界语一栏，由盛国成主编。《良心》主编人是乐无（太虚和尚）、愤愤（沙涂）。在嘉善有一《善报》，由程天放主编。以上各报都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

我们的印刷所除自行筹措经费外，又得友人刘觉任资助千元，李悟元百元，惨淡经营，粗具规模。参加印刷工作的有师复、彼岸、佩刚、世元、湘田、无等、抱蜀、无为、天放等（湘田以下五位均女性）。对于印刷技术，各人初都外行，但摸索些时，都熟练了。师复虽曾因谋炸李准而断了一只手，但仍积极领导一切工作，除主持计划，撰述文字外，并亲身用单手排字，摇机。时方盛夏，我们在炎威下工作，都达十二小时，但为了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美景所鼓舞，忘却疲劳。（当时我们以为无政府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一九一三年七月创刊《晦鸣录》周刊，是二十开书本式，道林纸印，每期十六页，内有四页载世界语，作国际宣传专栏。文章大半是师复撰述，世界语由许论博担任。师复对于印刷质量极讲究，丝毫不肯苟且，如发觉一错字，即使已开印了，都要立刻更正改排；甚至不惜移动整行整段。有人赞美《晦鸣录》的印刷质量，可以媲美「商务印书馆」所印的书刊。

《晦鸣录》出版时正值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局势非常紧张。袁世凯

¹¹ 真笔板是当年的油印工具。——编者

压倒国民党后，横暴益甚。对异己者，动辅加以乱党名目，格杀勿论。社会党（该党是从中国社会党分化出来，领导人是愤愤即沙涂、乐无即太虚，是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遭到解散，党员愤愤在通州被杀。江亢虎之中国社会党亦遭其蹂躏，北京分部党员陈翼龙被捕枪毙，罪状是「拟以猛烈手段，对待政府，计与虚无党联络，以图乘间起事」云。在这反动势力嚣张，在反革命恐怖浪潮冲击下，《晦鸣录》不避利害仍继续出版。师复在《晦鸣录》发刊词上，揭发反抗强权之旨：「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守于强权，而自陷于痛苦秽辱不可名状之境，推原其故，实社会组织之不善有以致之，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社会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而改造正当真理之新社会以代之，然后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

发刊词外，主要论文还有《无政府浅说》《政治之战斗》等。《无政府浅说》对怀疑论者加以评述，最后下了「无政府主义不但理论正确，且必可以实行」的结论。「政治之战斗」一文是对当时之二次革命之利害得失有所评论。

《晦鸣录》出到第二期，龙济光的魔爪伸到「晦鸣社」头上来了。风声渐紧，知交力劝师复暂避其锋，但他不肯走，拟以手枪炸弹与敌人硬碰。说一枚炸弹，胜于千百册子之宣传。后经多方说服，始暂走香港，报社由佩刚负责善后。不久，局势更紧，知不可幸免，遂在一个夜晚，设法把印机、铅字等重要工具、书刊等从西关观音桥雇一扁艇运到白鹅潭，载上澳门轮船赴澳。翌晨侦骑来封屋，但人捕不着，只好下令通缉。

报社初迁澳门南环四十一号（前为同盟会机关）后又迁黑沙湾九号重整旗鼓。改《晦鸣录》为《民声》，继续出版。

当时各国友人常来信鼓励，用世界语的、英语、法语的都有。最令我们高兴的是得到克鲁泡特金、格拉佛、高德曼、大杉荣、柴门霍甫诸先进的来信，各国出版的各种社会主义书刊和世界语书刊也纷纷互相交换。

中国社会党解散后，党员徐安真也来澳门参加「民声社」工作。

《民声》在澳门出了两期，风声所播，民贼震骇。袁世凯令外交部照会葡公使：广东省长李开佐照会葡领事，要求禁止《民声》在澳出版。于是又被迫他迁。徐安真建议迁往上海，因上海五方杂处，便于地下工作。议决安真先赴沪筹备一切。

一九一四年农历元宵节，我装运印机、铅字乘「泉州」轮过港，再转乘太古公司之「安徽」轮赴沪。过港时有彼岸、冠卿照料，我与彼岸在船上相别后，不久，他去美洲作亡命客，一去二十二年，一九三六年才返国。

不久，师复等亦随到沪。在南成都路乐善里租到一双幢石库门房子，是新建的，还没有住过人。那时南成都路冷静如村落，除了乐善里，一带都是空地，荒冢累累，这样的环境，颇便于秘密工作。

一切安排就绪后，《民声》继续出版，印行地址写作日本东京以作掩护。另在外滩美国邮局（时未收回外邮）租一信箱作通邮之用。寓所虽至亲好友亦不许带进。在沪参加工作的除原有人员外，有盛国成加入，主编世界语。日本同志山鹿泰治，亦从东京来沪参加工作，我们和他交谈是用世界语，如仍不明白，就写汉字代言。

当时往来较密的还有陆式卿（在中国传播世界语的第一人）乐无、白苹洲、汪千仞、沈若仙、林君复、煮尘、林直勉、黄禅侠、潘达微、史德孟（俄国虚无主义者）等。

（二）

一九一四年七月，另在法租界白尔路租到一房子，门前挂「世界语传习所」的招牌，借世界语的棍子来活动。所务由叶纫芳、苏爱南两人主持。经费一半由各人捐助，一半靠学费收入。同时组织一「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Anarkikomunisto Grupo，对外名称用

A.K.G. (社名缩写), 译名是「区克谨」。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立后, 各地亦纷纷继起响应。在广州有石心, 常熟有蒋爱真, 南京有杨志道都先后发起成立同志社, 互为声援。国外如星加坡, 苏门答腊, 檳榔屿一带地方都有同志在活动, 或组织工会, 或开办学校。在星洲的冰弦当时主持「养正学校」, 并出版《正声月刊》。彼岸在加拿大参加工会运动。同赵畸一起创刊《劳动月报》, 宣传无政府主义。

是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各国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有主战的, 有反战的, 克鲁泡特金则认为德国的侵略政策假如得志, 全世界至少有半个世纪的退化, 所以协约国方面的抵抗是不得已的, 因而号召无政府主义者要协助协约国作战。但荷兰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安士潭开大会, 讨论结果以全力反对这玷污文明裁贼人道的战争。师复对上述两种意见加以评论:「克氏是从事实上判断, 荷兰同志是从理论上判断, 总之战争的原因是资本和国家, 根本解决当反抗一切经济上政治上的压力, 废除资本与国家」。又师复在答无吾信中, 表示对此次战事之观察:「则窃以为无论何国胜败, 亦无论战期久暂, 战事完了之后, 世界平民之痛苦, 必较前倍疑, 政府之罪恶愈显, 经济之冲突愈烈, 欧洲大陆, 必将起一度之社会大革命, 此则可为预料者也。」他所预料的社会大革命, 果然不久就在欧洲大陆爆发了。这次大革命是在列甯英明领导下进行的, 同时是在无政府主义的故乡的俄国得到了最大的胜利。可惜他早死, 不及亲见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廿九日至九月六日, 无政府党万国大会在伦敦开会, 师复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致函大会, 报告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传播主义的历史和目前的工作情况; 指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有二易: 思想一致, 没门户之见, 其易一; 中国无社会民主党, 亦无人倡集产主义之学说, 不足为吾人主义之大梗, 其易二: 也有二难: 工人知识极低, 不容易接受宣传, 间有工会, 绝无政治的社会的思想, 故欲激发之使能抵抗资本家, 殊非易易, 其难一; 中国政府限制得厉害, 传播事业异常棘手, 其难二。同时献议五事: 一、组织万国机关, 注意东亚之传播, 三、与工团党联络一致, 四、万国总罢工, 五、采用世界语。

是年双十节, 南京路「惜阴公会」有热烈的庆祝大会。我和苏爱南捧一批《致无政府党大会书》(大会当时在伦敦开会)和《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宣言》等传单到会场, 趁爆竹声起, 把传单从高处散下。群众哗然, 我两人在混乱中乘机溜走。

漆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 改善生活同资本家作斗争。他们手执神香或持灯笼结队向官厅请愿, 要求主持公道。这种与虎谋皮的请愿, 未免幼稚可笑。我们印了些传单, 由我和几位同志渗入他们队伍, 启发和支援他们; 但他们认为我们非同业中人, 不大信任, 结果罢工失败。师复对此事曾在《民声》有所论述。

《民声》向不收费。但读者乐助, 亦所欢迎。社中经费, 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二次革命未失败前, 常有知己好友解囊相助, 但自反动势力大肆逞凶后, 能为力者多作亡命客, 而报社迁徙频仍, 耗费很大。经济状况已陷于危急。两餐不保, 能有两小块烧饼, 或一小碗白水面, 或以酱油拌的饭充饥, 就算不错的了。

一九一五年上海天气特别冷, 毛巾洗过面后即凝结如硬棍, 案上墨水瓶、花瓶也常因冰结而爆裂。我们初从温暖的岭南来, 忽然遇此寒威, 更觉难握, 又因经费支细, 无力购置火炉, 只好将字纸或抹印机的油污纸, 搓成圆球点着, 用来取暖。

师复因身体弱, 不久即伤风咳嗽, 起初以为小恙, 不大注意, 十多天后始冒着朔风步行到跑马地丁福保医生处诊治, 后因病日渐沉重, 改到广慈医院诊治, 诊断为肺病, 说要注射百余针才能痊愈, 约须三百多元。那时社中吃饭也成问题, 无法筹款, 大家想将印机变售救急, 但师复以工作为重, 说印刷机是我们的武器, 不应因个人问题而影响革命工作, 他极力反对这主张。再过些时, 病更恶化, 千方百计, 东挪西借, 勉强将他送进靶子路铁道医院疗治。

他虽在卧榻被病魔纠缠，仍不忘工作和学习：对国内外时局形势发展，极为关心。对一些工作常亲自指示布置。在病中还特地请人到中华书局购一册《英语会话》来向英国籍护士学习英语。医生以他身体衰弱，须多食牛肉汁、牛奶、鸡蛋以补充营养，但他不肯违背心社社约，甯死不食。

后来经 X 光检验是肺痛，要开刀疗治，开刀两次后终于不救，于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去世。享年仅三十一岁。九月，遗体移葬于西湖烟霞洞，在墓之山壁上，刻「师复墓」三字。用世界语刻写他的生平事迹，以防反动派灭坟。疆耗传到旅美他的挚友彼岸处，彼岸哭挽以联云：（一）「春梦断江南，红荔湾头虚宿约；夜盟记湖上，白云庵里痛前尘」。（二）「继秋旋卿（秋瑾）女士分占湖上青山，他年三丝重经，感旧应添一付沿：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黄土，此日重洋怅望，哭君甯为十年交。」

师复之死，大大削弱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以后虽还断断续续印刷一些宣传册子，但理论建设，后继无人。

师复死后，《民声》继续出版，由君复主编。撰述人有冰弦、尊生，盛国成、乐无等。同时又印行许多小册子：《无政府浅说》《平民之钟》《夜未央》《鸣不平》《告少年》《无政府主义》《总同盟罢工》《伏虎集》《两个工人谈话》等。

无政府主义者在广东活动的一鳞半爪〈节录〉

（郑佩刚）

配合越南爱国志士的一次义举

1924年6月19日下午，广州沙面发生一宗反帝的壮举，就是越南反帝爱国志士范鸿泰暗杀法帝国主义驻安南总督马特兰的英勇行动。那次行动是在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大力协同配合下进行的。安南爱国党人痛恨故国沦亡，成为法国殖民地，同胞为牛为马，遭受异族鞭挞，无时无刻不思光复故土，当时越南爱国志士潘是汉著一书名《无乎帝乎》，痛述亡国之惨状，激发同胞奋起革命。我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后，更鼓舞了他们对革命的信心。

1913年，以师复为首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存善东街8号（今11号）设立「晦鸣学舍」时，安南革命党人就常来学舍与师复等彼此就两国革命问题和社会科学思潮进行讨论和研究斗争方法；师复并教他们制造炸弹。当时安南反帝爱国革命志士中有不少是无政府主义者。

1924年，法国驻安南总督马特兰路经广州，住在沙面。马特兰是双手沾满殖民地人民鲜血的头号杀人犯，安南人民复仇的怒火早欲将他惩戒。潜伏在广州的安南革命党人经研究后，认为大好时机，岂可放过；但力量有限，人地生疏，大感困难，遂请求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支援。同志们本着革命不分彼此的国际主义精神，决定由黎昌仁、李占标、叶楚沉、李少陵、叶镇良等配合行动。他们把安南同志范鸿泰安顿在惠爱东路叶家祠内。联络员是一姓赵的。当时由黎昌仁动手制造一约10磅重的炸弹，弹壳部分是由机器工会骨干分子罗组打造的。炸弹制好后，派人探悉敌情，知于某日有一批法国大资本家和中国的买办洋奴在沙面西桥脚的域多利大酒店（即今之胜利大厦）大排筵席公宴马特兰。在开席前，范鸿泰同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国青年叶铁良，两人都穿着笔挺的西服，神气十足，俨然贵宾模样，从东桥进去，到达域多利大酒店，从容入座。叶铁良是作为范的助手的。李占标、叶楚沉等则在西桥脚山泉茶楼放哨。另有一批人驾一小火轮在沙面南堤岸接应。主客正当兴高彩烈，举杯相碰时，说时迟，那时快，范鸿泰即从手提箱中取出一枚烈性炸弹向首座掷去。

轰然一声，炸死 7 人，伤 10 多人，全场鸡飞狗走。可惜罪魁马特兰没有死掉。范鸿泰掷弹后在骚乱中夺门而出，预定计划，本应走向堤岸，那边有人接应，但他急忙中又不识路，竟行往西桥，后面有人追赶，西桥闸门又已关闭，他只有跳下河，致遭灭顶，壮烈牺牲！

事后同志们收骨葬之于黄花岗对面山麓。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表扬忠烈改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内。忠魂浩气，永垂不朽。李少陵作《范鸿泰烈士传》，有单行本传于世。

关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点滴回忆〈节录〉

(刘石心)

我是师复的胞弟，受他影响，早年参加过一些无政府主义活动，今天想起来，恍如隔世。我八十七岁了，这几年身体又不好，很多事情记不准。仅就现在想起的几点说一下，供诸位参考。

(一) 关于师复的家世和他参加革命前后的一些情况

师复原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满，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信仰无政府主义后，废姓改名师复，三个名字代表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想。他祖籍安徽，南宋时迁居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隆都溪角村，清初迁县城，即今石岐市。刘家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因为院内有池塘、桥廊、亭榭等建筑，被称为「水楼刘家」。父亲是个读书人，维新运动时，创办了香山县第一所学校，组织「天足会」，每年都要印赠维新派人士宣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筑路的小册子，被人看作本县第一个新派人物。我的一个姐姐抱蜀也留了天足，女扮男装，并且带头下河游泳，其他几个姐姐，有经缠足的，也都一下解放了。我的家庭当时也算开明的。

师复兄弟姐妹共十三人，他排行第四，下面是我的四个姐姐：无等，抱蜀、无为、天放。我排行第九，下面还有弟弟世元、抱真等人，他们后来都或多或少参加了无政府主义活动。

师复生于一八八四年，比我大十一岁，幼年受过系统的旧学训练，十五岁即考中秀才，名列全县第一。第二年，赴广州参加「秋闱」，应举人试，因亲眼看到考场的黑暗情景，对科举产生了厌恶心理。当时的考场，屋子又矮又小，天气很热，吃饭、考试，大小便都在屋里，不准随便出来，因此，经常有人病死在里边，也有的发了精神病。师复一到考场，头就发涨，也病了，便把试卷乱划一通，结果当然落榜。父亲不相信师复会落榜，托人查看卷子，据说，卷子上画得乱七八糟，还写了些歪诗。人家告诉：「上司不追究，就算幸运，还查什么？」后来提到这件事时，师复对我说：「看到考场的黑暗，才使我认识到政治非改革不可。」

此后，师复便在当地从事社会活动，成立演说社，阅书报社，并创办了香山县第一所女校——凭德女校。但是，在创办女校时，却遭到了劣绅何玉铭和恶毒的知县郑荣的反对。

何玉铭即何鼎元，是香山绅士集团的首领，为人险毒虚伪，当面说好话，背地害人，人称「何老虎」。师复办女学时，要求县知事郑荣拨款资助，而掌握公款实权的就是何玉铭。由于当时那拉氏已正式下令「维新」，叫各省办学校、兴实业，师复倡办女学，绅士们口头上不得不附和，但内心是反对的，何玉铭便在郑荣面前力主从缓。师复在与郑荣交涉遇到阻力时，竟拍着桌子指责他，这在香山是从未有过的事。由于师复是全县考第一名的「案首」，人望所归，据理又充足，郑荣等一时竟无如之何。但从此，他们对师复却恨入骨髓，处心积虑地要寻衅报复。而师复的请款也就没有下文，凭德女校是靠私人凑钱办起来

的。这是一九〇二年的事情。

师复于一九四年到香港，又去日本留学，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会。他在日本学会了制造炸弹，一九〇七年回到广州，根据革命党的统一部署，准备刺杀水师提督李准，以配合武装起义工作。他在安装炸弹时，不慎造成爆炸事故，左手受伤，后经医院治疗，截去左手，伤愈后即被移交警局受审。当时炸弹爆炸时，师复房内还有三个制好的炸弹和一些与香港党人来往的信件，幸由赶往现场抢救的医生伍汉持帮助掩藏，敌人才没有查出师复参加革命党和刺杀李准的真凭实据。师复被捕后，自称三水李德山，因做化学实验引起爆炸。但在一次审讯中，却为已充任李准幕僚的原香山县知事郑荣认出。师复便从容地说，他是怕引起年迈祖母的伤心，才隐满姓名的。由于多次审讯均无结果，郑荣便出了一个恶毒的主意，将师复送往香山监狱看管。因为香山有师复的老对头何玉铭，何在地方上的权势很大，这样就可使师复不能轻易得到保释，而在查不出多大罪名的情况下将其长期监禁。师复被转往香山监狱不久，他的女友丁湘田由香港来到我家，她密告我们说，港中同志正在设法营教师复，准备组织若干革命党人，趁节日灌醉看守人员，武装劫狱。她写了一封信，由我带到狱中面交师复，师复看过后，要我將信烧掉。他了解周围地形，认为这个计划行不通，坚决不同意。后来丁湘田又建议女扮男装，由我引导到狱中亲自与师复面谈，也被师复拒绝。她在我家住了五十多天，回港去了。

最初，香山监狱对师复看管很严，由于我家花了很多钱，买通了上下左右，看守的人得好处，也就有些放松了。我每逢星期天下午都要进狱同师复会面，帮他料理生活上的事情，师复也借此机会给我讲授有关汉学及清学的概要，这使我在文史知识方面获益不少。由于当时我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狱中对我带进的东西及与师复谈话的内容也不大注意，我常能把他需要的书籍带进去，其中包括从香港转来的《新世纪》。这是在巴黎出版的一种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他看得很上心，有时还讲些内中的道理给我听。他赞扬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是崇高的，但还不曾听他说以后要走这条路，可能是由于他在这期间要集中力量打倒腐败的清政府的缘故。

师复在狱中两年多，直到光绪和慈禧双双死掉，宣统即位后照例宣布大赦时，我父亲才有可能设法运动，使香山县一千多有名气的人物联名保释师复。但由于何玉铭从中阻挠作弄，营教师复的事情拖了很长时间才办成。为了这次营救，托人求情，以及两三年的应付，花钱太多，我家因之破产，父亲不得不到吉林长春一个官办的农产公司当文案，依靠每月一百元的薪水养家糊口。

师复于一九〇九年底出狱后，即去香港。这时候，他仍是主张单纯破坏主义的。他常说：不破坏就不能建设。有一本叫做《波兰亡国记》的书，对他影响也很大。师复在香港组织了「支那暗杀团」，成员有陈炯明、谢英伯、高剑父、朱述堂、李熙斌、郑彼岸、林冠慈、丁湘田等人。一九一一年林冠慈狙击李准及李沛基炸死广东将军凤山两役，均系该团所组织。这都是当时革命运动中轰动一时的事情，不少书籍已有详细记载，我不多说。此外，师复等人还计划刺杀清摄政王载沣，因派往北京联络的团员程克变节而中止。

除了暗杀之外，师复还进行了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香山离澳门很近，有一年，澳门发生了葡萄牙人欺侮中国人的事件，清政府便派了一支五百多人的部队到香山与澳门交界处示威。后来这支部队便常驻此地。师复、郑彼岸、莫纪彭、林君复等对这支部队进行了许多工作，终于争取了他们的起义，并以其为基础，组织了「香军」。林君复组织了两千多人的民军，与香军共同克复了香山。师复还参加了东江地区的起义，带领东管义军，与香军一起进驻到广州（这时广州已经光复）。

（二）关于「心社」和「晦鸣学舍」

师复为什么要搞「心社」和「晦鸣学舍」？从思想根源上讲，固然要追溯到辛亥革命前他所受的《新世纪》及托尔斯泰的影响，但是，企图解决革命后的现实矛盾，也是一个重要的动机，师复和义军一起来到广州后，立刻感到那里的形势十分复杂。原来，广东光复前，胡汉民收买了上万人的民团和土匪，答应光复后让他们进驻广州。现在胡汉民当了都督，这些部队也真的到了广州。因到处骚扰，引起居民不满，特别是商人，都纷纷要求陈炯明的正规军队给予保护。陈炯明手下也有上万的人马，并且觊觎着广东都督的位置。这样，陈、胡之间的矛盾就突出了。同时，各种牌号的民军瘤集广州，人员复杂，指挥不统一，彼此经常发生磨擦。师复与林君复、莫纪彭居间调停，但无效果。看到这些情况，他感到非常失望。师复原有刺杀载沣的计划，这时革命的主要敌人已成为袁世凯，他便把军队交给陈炯明，北上刺杀袁世凯去了。

师复在外地也听到和看到了一些新政权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情况，例如浙江、江西、安徽等地，为了都督职位问题，都发生过不少矛盾，湖南甚至把新任都督焦达峰杀死了。令人不快的事情，在我们家族内也发生过。香山光复后，我的一位堂兄当上了县教育科长，他名义上是日本留学生，实际上是搞了一张假文凭，连日本话也不会说。他的根本不懂法律的父亲，居然也当上了警察局长，他还想把自己的妹妹提拔为女师的校长。谁知他这位妹妹，学识很差，在女师毕业时，考了倒数第一名，很不受学生欢迎，我当时正在县中，为了反对顽固的校长，领着学生闹学潮，听到这件事，便哇哇地叫起来，找堂兄去辩论，反对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我的四个姐姐为了表示抗议，便一起从女师退学。师复知道此事后，对我们非常支持，师复原计划去北京刺杀袁世凯，走到上海，正碰着汪精卫南来，得知南北议和即将实现，便与彼岸、湘田一同到了杭州。在杭州环境比较安定，他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碰到的那些问题，并经常与同志谈心，交换看法。师复很聪明，遇事爱动脑筋，但也很偏激，容易走极端。他看到社会上和新政权中的一些问题，便对政治产生了厌恶情绪，认为任何政府和官吏都是不好的，要想消除这些弊病，只有搞无政府共产主义，而这又必须从宣传和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做起。这样，组织「心社」的轮廓就在他的脑中大体形成了。

一九一二年夏，师复回到广州。不久，便写了心社社约十二条，与彼岸、纪彭联名发表。其中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轿及人力车五条，是关于个人德行的；不婚姻、不称族姓，是为了反对家族主义的；不入政党、不做官吏、不做议员，旨在反对强权，杜绝官场争权夺利的腐败现象；不做海陆军，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兵多扰民的情况而发的；最后一条不奉宗教，是为了反对迷信。那时，梁冰弦正在《平民日报》当编辑，便专辟了《心社析疑录》一栏，登载心社的文章和消息。严格说来，「心社」只是一个宣传道德修养的精神上的组织，并没有一个有形的机构。真正有形的机构是设在广州西关存善东街八号的「晦鸣学舍」。

晦鸣学舍是师复在广州建立的以宣传和实行无政府主义为目标的组织，它的成员都是师复的好友和亲属，主要有无等，抱蜀、无为、天放、世元、湘田（扈离）、彼岸、佩刚、君复及李希斌等人。其中佩刚是彼岸的弟弟、无等的爱人。在师复看来，这个学舍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生活，相互协助，人人平等。学习时，师复主讲无政府理论，有时还出题目，让大家做文章。语文课由湘田讲授，她原是安怀女学的教员，语文程度很好，还能写诗词，大家都很佩服她的学识。数理化和英语则出李希斌教，他是圣约翰毕业的，后来到美国留学去了。当时的主要劳动是排字和印刷。师复利用搞暗杀时剩下的钱（这些钱由芬捐得来），选录《新世纪》上的文章，印成《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刻》，还重印了《新世纪丛书》，一共几千本，免费赠给读者，这些书的排字印刷都是学舍的人自己动手的。

(三) 关于《民声》

《民声》的前身为《晦鸣录》，是晦鸣学舍办的，创刊于一九一三年八月，正当袁世凯疯狂镇压革命党人的时候。《晦鸣录》只出了两期，就为龙济光查禁，不得已迁往澳门，改名《民声》。这时，社会党人徐安真也到澳门参加了《民声》的工作。他原是浙江的筑路工程师，民国初年，参加了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负责主编该党刊物《人道》周刊，后因信仰无政府主义，又加入了沙愤、太虚组织的社会党。该党被取缔后，他到了澳门。《民声》在澳门出了两期，由于当局的迫害，又迁往上海。师复在上海除编辑《民声》外，还进行了一些组织工作，建立了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这时，原社会党各地支部的成员，如南京的杨志道、常熟的蒋爱真等都纷纷成立类似的团体，并与师复联系，表示愿意合作，师复也经常《民声》杂志上与他们讨论学理。

《民声》的编辑工作完全由师复一人负责，他除赶写稿件、校对清样外，每天还要处理几十封信件，工作很累，生活条件也不好，很快就把身体搞坏了。他患了严重的肺病，又无钱医治，终于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去世。当年九月，由同人将其遗体安葬在杭州西湖烟霞洞。一九二三年，又重修其墓，由佩刚撰写墓表，王思翁书写，镜刻在山石之上。其辞云：「师复为人道主义者，生平谋诈悍将，厉行革命，被铜三年，出而组织东方暗杀团。辛亥而来，舍其单纯破坏，转而为自由社会主义宣传，创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及心社。旋发日《民声》杂志，沁厉自刻，尽弊其主义，呕血以死。死年才三十有一，不终其纪。痛矣！君于公历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生于东亚之广东香山县，以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没于上海，同年葬于浙江西湖之烟霞洞，越八年而修其墓，以志不忘。」

师复生前，吴稚晖曾劝其到法国留学。但师复认为，中国只有他最熟悉无政府主义理论，又有决心传播，还能够筹款，维持刊物，此外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他，所以终于没有出国。

师复死后，《民声》的编辑工作发生困难。林君复勉强代理了几个月，但他自觉力不胜任。恰巧，梁冰弦来上海参加师复的葬仪，佩刚使请他负责编辑。不久，冰弦到新加坡，《民声》的稿件多由他在国外编好，寄到上海，再由佩刚印刷出版。到一九一六年，这个刊物已很难继续维持，出到二十九期便停刊了。

《民声》停刊后，佩刚还出版过几本《民声社纪事录》，作为同志间互通声气的工具。但民声社的同人，大多离开了。师复到上海不久，因为经济上的问题，与丁湘田的关系便逐渐恶化，听说师复死前不让湘田到他的房间里去。师复去世后，湘田还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便离去。民国二十五年，我从南京回广州时，还听说她在广州当中学教员，后来就不知去向。师复的好友林君复，因与表妹谈恋爱遭到家庭干涉，表妹上吊自杀，他也出家当了和尚。

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一些活动〈节录〉

(秦望山)

要谈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活动情况，就要追溯安那其主义者与中国同盟会的关系。晚清政治腐败达于极点，世界列强加紧侵略中国，瓜分和共管之声喧嚣一时，亡国之祸迫于眉睫。国内外有志之士奋起呼号，期救国于危亡，拯民于水火之中。孙中山先生组兴中会，提出革命的纲领和口号；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君主立宪，变法图强；李石曾、吴稚晖等则认为必须联络国际革命力量，方能遏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众说纷坛。时安那其主义已成一股国际潮流，李石曾、吴稚晖等投入其中，1908年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报》。张继、刘师复等在东京与日本著名安那其主义者幸德秋水联系，在东京创办《衡报》（按：系

刘光汉创办，在澳门出版）以宣传安那其主义为宗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李、吴、张、刘等均加入，他们联成一气，一面进行推翻清室的活动，一面宣传安那其主义。李石曾、吴稚晖的《新世纪报》言论，曾引起南洋一带同盟会组织的强烈反对，后经孙中山先生亲自解释，才告平息。与此同时，刘师复从东京回粤，图谋暗杀清室大官要员，在制炸弹以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时，因失慎受伤就医，断去一臂，并以此受嫌疑被捕入狱。经党人多方营救，出狱后奔走香港，又设立支那暗杀团。同盟会会员谢英伯、陈炯明、莫纪彭等均加入该团。清将军满人风山素以凶狠残暴著称，奉令来粤镇压革命，到任之日，即被该团炸死，清廷官吏闻风股栗。推翻帝制之后，刘师复解散暗杀团，辞去军政府职务，前往上海组织心社和安那其主义同志社，继续出版《民声报》（1912年创刊于广州，1914年移上海出版）及组织世界语学会，以宣传安那其主义，直到他病死为止（年仅31岁）。这时，安那其主义在国内传播颇广，在知识界和青年军官（特别是保定军校出身的）中拥有不少信从者，甚至在活动于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等会党中，信从者亦有其人。安那其主义是由刘师复的系统传播到福建来的。

袁振英的回忆〈节录〉

（袁振英）

从「心社」「大同社」到「实社」

中国无政府主义宣传，早于马克思主义。一九一二年七月，在广州东堤东园地方，刘师复、郑彼岸、林直勉、莫纪彭等组织了「心社」，提倡无政府主义。「心社」主张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仆役、不坐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等等，并出版了《晦鸣录》（后改名为《民声》）。

当时，我在香港香仁书院，与同学杜彬庆、钟达民（即钟子晋之弟）等组织「大同社」，同广州「心社」相呼应，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无家庭、无国家，提倡世界大同主义等，「大同社」的主张大致和「心社」相同。

一九一五年七月，我又在北点大学同赵畸（太佐，后任青岛大学校长）、黄凌霜、竟成（亡清满洲子爵）等，组织了一个「实社」，继续研究无政府主义，并且出版了《实社自由录》。

与师复的会见

（向井孝）

一九一二年（大正元年）十月，大杉荣、荒畑寒村等人创刊《近代思想》，迈出了打破所谓寒冬时代的历史性第一步。在《近代思想》一月号（大正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行）的后记中，大杉荣如是写道：「澳门有位名叫师复的先生，以前在广州出版的汉世双语无政府主义杂志《平民之声》遭到袁世凯政府驱逐，转移到澳门，在澳门又遭到葡萄牙政府禁止出版。但是，他最近写来一封信，声称近日又设法恢复出版了，并一起送来了杂志和小册子，后者题为《军人之宝筏》，收录了 Alfred Russell Wallace 的排斥军国主义、Gustave Herve 的反对祖国主义 Portalle 的征兵逆境、以及《军人与服从，社会革命者军人唯一之事业也》，写得实在是痛快淋漓。」

接着，一九一四年的春天，大连滨町满铁发电厂的实验室内，山鹿正拿着停表，握着

计算尺检测电度表，忽然便收到了大杉荣的来信。信上写着：「中国同志师复现已潜入上海，开始发行汉语、世界语并用的周刊《民声》。你要不要去帮忙？」

这时候，山鹿正打算离开大连，稍稍向欧洲方面接近。读了这封信后，山鹿直呼：「好，我去！」实在是个快意的汉子。他当场就写好了辞职信，把信放到了总工程师桌上，回了宿舍。要是走慢了，肯定会有人挽留。所以山鹿把身边的东西、冬装和其他破烂全部留在住处，提上一个手提箱，去奉天和旅顺瞅了几眼，就从大连港坐上了去上海的轮船。

船上，有个男人看见手提箱上的名字，向山鹿搭话道：「山鹿这个姓还挺少见，您是上海山鹿三郎的亲戚吧？」上海有家山鹿洋行是山鹿的从兄经营的老字号，所以那人就贸然断定了。然后，那人就多管闲事，担心山鹿在上海找不着方向，在船在杨树浦靠岸后，打电话给山鹿雇了马车。然后，山鹿就被强制性送到了广东路的山鹿洋行。

「话说回来，虽说我这算是飞到上海来了，但是民声社的地址实在是个秘密，我除了知道 P.O.BOX 以外，就啥也不知道了。于是，我就想着，总之先写封信，联络一下试试。然后，第二天下午，就有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瘦削男子前来拜访。他一见我，便掏出我写的信，用世界语问道：『你就是山鹿泰治吗？』『我并不是怀疑你，但是保险起见，你有什么东西能证明身份吗？』我正好身上带着珍藏的幸德秋水译本《面包与自由》，说道：『您瞧这个。』幸德秋水译本不看内容的话，看不出什么端倪，因为封面实际上是旧杂志的封面。师复看后，说道：『民声社的住处是绝对机密……但是，我信任你。』然后，他双手同我握手。其中有一只手冰凉，感觉极其微妙。」

「第二天早晨，我进到他告诉我的赛马场右手边的街道，往右转，边走边找后街内的门牌号，很快就找到了民声社的地下据点。在安静的住宅区，我围着高墙绕了一圈后，发现了一个角落。叩响大门的铁环，旁边的窥视窗打开了，可以看见其中有人眼在发光。传达来意后，门不久便打开了，师复在门口摊开手站着。门内照例还是石子铺成的路面，穿过正厅就是印刷厂，那里有两个年轻女子用手摇着机器，另一个女子往上放纸。师复回到他的房间后，摘下黑框眼镜，咔嚓一下，就把手取了下来。我看见，他的右手自手肘开始就没了，昨天戴在手上的白手套自然是没有，和昨天简直判若两人。我大吃一惊，他看到我吃惊的表情，笑着说道：『其实，我被英租界通缉，一旦被人认出来，就会遭到逮捕。所以，昨天外出的时候就乔装打扮了一番。这只右手在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在广东因制造炸弹失败，被炸掉了。』师复在广东和澳门时曾被当地政府驱赶，这个秘密印刷厂的印刷机就是那时带过来的，那是一台一次可以印六页的手动圆压型印刷机，备有充足的世界语和汉语活字。《民声》是一种周刊，用 B 版纸印成，总共三十二页，一半汉语，一半世界语，还有印有照片。师复对报纸吹毛求疵，印刷出来的成品十分清晰。哪怕是印刷背面，通过去看，表格和页数没对上，他都会要求重印。师复认为，《民声》虽然是秘密印刷，无偿散发的，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乱来。民声社的成员有师复的妹妹无等、亚源之外的年轻女子六七人，男子十人左右。而师复每周都要负责制作原稿、编辑、组板、印刷、制本、发送，这些事他一直都完成得很好。虽然只有一只手，师复却一直在起带头作用，简直是个超人。其中，郑佩刚的世界语说得很好，他当时还是个二十二、三的青年（他在当时和师复一样，也是受到通缉的，后来他和无等结婚，继承了师复的遗志）。我从那天起，很快就开始帮助编辑世界语栏，顺便和姑娘们轮班转印刷机。」

山鹿就这样融入了民声社的集体生活，作为他们的一个同志，不分彼此地开始工作。

「伙食上，大家一起在二楼吃饭，餐具是西式的，盘子里总是米饭和蔬菜加鸡蛋。偶尔还有南方同志送来的枇杷和香蕉吃，没米的时候，就只能吃上几天红豆羹，那玩意儿是虫蛀过的，非常要命，除此以外就没有能吃的了。师复当时二十八岁，从和妻子分别，到由真恋爱发展成结婚，这期间一直是单身。他不吃肉，不喝酒……给自己立了一大堆戒律。他说：『来自自由社会的民众所要实行的，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现在都要实行，不然就无法在

大众面前做好表率。』他不会去强制别人搞他那一套，但是他自己实行得非常坚决。周围的人看了，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效仿了。』

接下来，山鹿在民声社的生活，在不到半年后就结束了。一九一四年八月，大杉荣寄给山鹿一封信，写着：「我把《近代思想》停掉了，打算出版《平民新闻》。你要不要回来帮忙？」他依然还存着去欧洲的希望，和师复谈了一下后，师复说道：「我们这边总是有办法的。将来，中国和日本的同志终究是要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加倍努力的。所以，你回日本去活动也是理所当然的。」师复这个时候已经是发行完一期报纸后，就会病卧榻上这般程度的体弱，但是在送别山鹿之际，他还是亲笔在银箔扇面上为山鹿写上：

「无政府者无强权也非扰乱也。」

克鲁泡特金语；

「财产者赃物也资本主义者盗贼也。」

蒲鲁东语；

为山鹿爱友师复

师复右手不利索，这是他提笔写下的唯一墨宝。后来，因为中国方面的委托，山鹿还将扇面照相给送了过去。

就这样，山鹿回到了东京，然后不到半年光景，他就满腔思绪地收到了师复的死讯。

编者后记

本书至此已完，不知诸位读者观后何感？恐怕有些人已为师复的人格所倾倒，这是自然。毕竟，周遭因遗产、彩礼、生意而起的骇人恶事愈加增多。因而，许多人不禁开始呼唤「师复」，或者说，他们是在呼唤一个道德救世主义者出现，试着挽回沦丧的道德。而造成这样的最大直接原因就在于，社会环境日益泥沙俱下，生活方式因外部环境而剧烈变化，人的思想观念却相对不怎么大变。这么看来，不由得使人发问，究竟是我们的思想观念落后于时代，还是时代真的在愈变愈坏……

不过，很遗憾。上述疑问，书中难以给出。编者以为，凡事的答案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书籍只是起个指导作用，它能够让大家在实践当中少走很多弯路。编者以为，史学的价值也就在此，所谓以史为镜，给后世提供教材，而且主要是反面教材。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是正面教材？

正如商鞅曾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实际情况，机械地去照搬，被所谓历史中的正面教材绑住了手脚，研究来又研究去，竟然思想观念愈加偏向古代人……果真如此的话，这个历史不研究也罢！说到这里，也就不难明白，在社会变革之中，打头阵的为什么永远是青年人。毕竟，他们是最不受传统思想束缚的。

最后，在此感谢，一切在此书编辑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人。本书的内容和国内的环境，决定了它仅仅是能编成，就已经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恐怕不会问世，就算问世，也要等到好久之后了。

2023年2月4日

相关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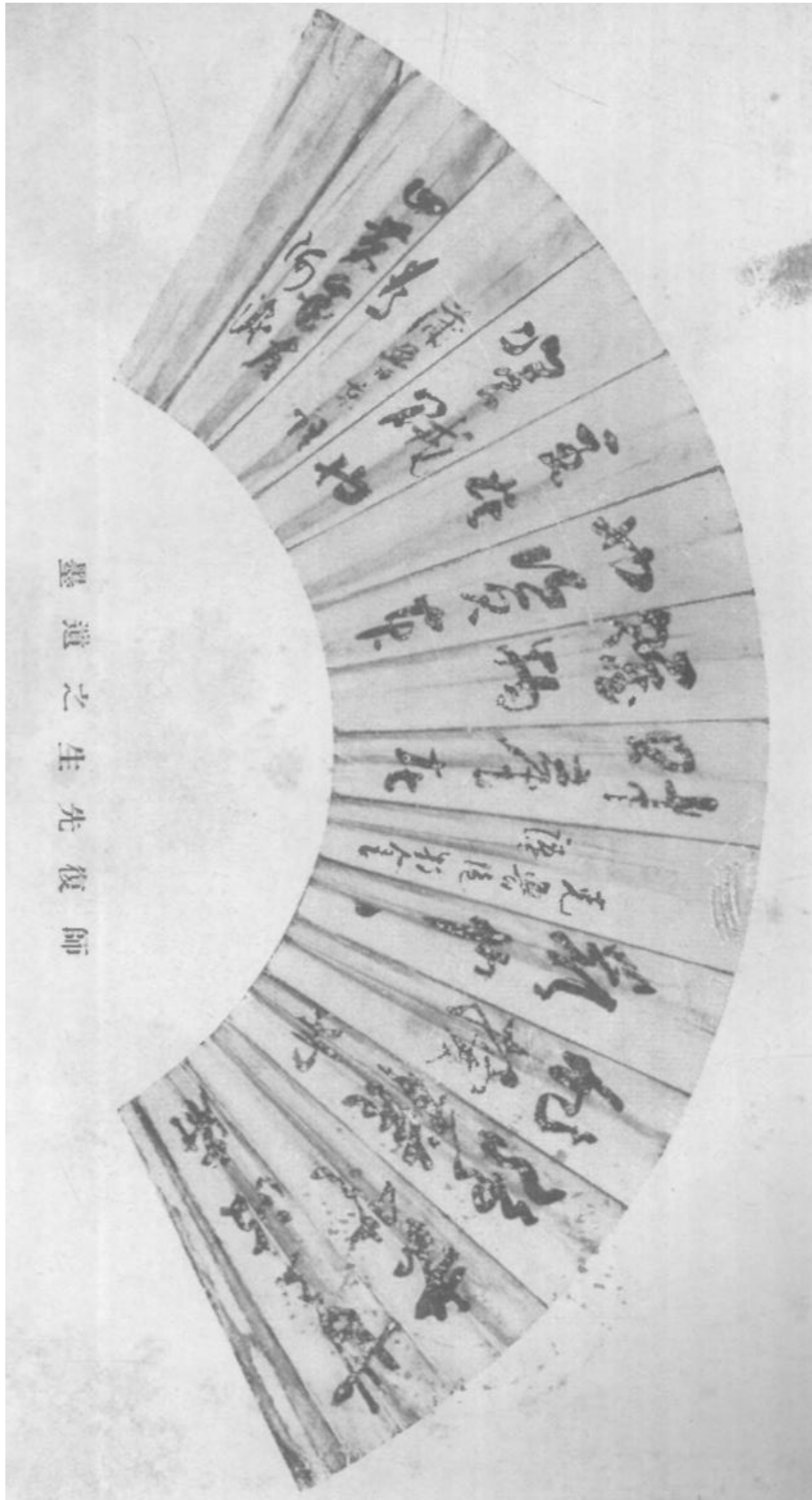






品播傳義主府致無之贈印生先復師

聲民之創手生先復師





煙霞洞之師復墓



萬民書社

师复著

师复文集

1908-1915 年

<https://wanmin-books.github.io>

Anti-Copyright/Version 2